

## 杀星小子（下）

芮诗纯挑眉一声冷笑，身形微侧，软剑剑走轻灵，招变“笑指天南”，快如电闪般地点向易瑞棠面门“心经”穴。

易瑞棠心中不禁暗暗一忖道：“银衫少年书生何人？剑术造诣竟是这等精奇高深……”

他心中虽在暗凛暗忖，手底下可是丝毫不敢大意怠慢，脚下连忙横跨半步，偏首避招，挥剑还攻。

霎时，只见寒光飞洒，剑虹电闪，一刚一柔两枝长剑，已经展开了一场激战，双方各展绝学，互争先机。

说来实在太慢，就在易瑞棠和芮诗纯两支长剑展开激战的同时，灵虚道长和杜浩然等一众三派高手，大半已经掣出兵刃，目光灼灼地射视着麦亮宇，神色沉凝地朝麦亮宇缓步逼近。

麦亮宇目睹这等形势，脸色神情虽然毫无异样，但心头却也不禁暗生震凛！

他内心十分明白，知道这种现象，正如一场险恶无伦地暴风雨将临的前奏，三派高手如此缓步逼近，不发则已，一发之势，必将有如山崩地裂，海啸怒涛般地威猛无比，锐不可当。

他俊脸神色笼罩着一片冷凝肃杀之气，双目有如两道寒芒利刃般地环扫着三派高手，胸中暗暗深吸了口气，蓦地朗声大喝道：“站住！”

这一声大喝，乃是提聚丹田真气发出，声如霹雳，只听得三派一众高手心头全都不禁猛然一震，脚下顿然伫足止步。

即连那方自展开激战，互争先机中的易瑞棠和芮诗纯二人，在这一声大喝之下，也不禁愕然一惊地同时一收剑势，各自飘身后退。

杜浩然嘿嘿一声冷笑道：

“麦亮宇你可是害怕了？”

麦亮宇双眉挑轩，仰天哈哈一声大笑，道：

“麦某乃当今顶天立地的昂藏七尺须眉，盖世奇男，岂能害怕你们这些自命不凡，自誉侠义，实际却是挂羊头卖狗肉，欺世盗名的恬不知耻之流！”

他这番话，骂得实在太刻毒，只骂得三派高手全都不由脸色勃变，双目暴瞪。

灵虚道长双目微皱了皱，沉声说道：

“施主小小年纪，口舌就这等刻毒，实在……”

“哼！”麦亮宇冷声截口道：

“麦某只不过是根据你们这些外貌伪善，实际心地险恶，毫无江湖道义，不分是非，狂妄自大，为求目的不择手段，动辄联手群殴，以众欺寡的行径，实情实说而已，何能谓之口舌刻毒？”

语声一顿，脸色冷峻不屑环扫了三派高手一眼，一声冷笑，倏然转向那横剑岳立在一边的芮诗纯朗声说道：

“芮兄，三派之人找的是我麦亮宇，与芮兄毫无关连，芮兄也实在没有必要淌这浑水，请立刻退身圈外静作壁上观，勿管闲事。”芮诗纯脸现犹疑之色地星目眨了眨，忽然问道：“阁下，你真是那‘寰宇三英’的老三麦亮宇？”

麦亮宇神情不由微微一怔，道：

“芮兄难道认为有假？”

芮诗纯沉思地点点头道：“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麦亮宇诧异地问道：“为什么？”芮诗纯正容说道：

“因为我曾见过另一个麦亮宇。”

麦亮宇心中不由一动，星目倏闪异采地急问道：“芮兄在什么地方见过其人？”

芮诗纯道：“开封城外。”

麦亮宇道：“什么时候？”

芮诗纯道：“半个月前的夜晚。”

麦亮宇道：“芮兄认识他？”

芮诗纯摇摇头道：“不认识。”

麦亮宇微一沉思道：

“芮兄能说出他的容貌长相么？”

芮诗纯又摇摇头道：“我只看到他的背影。”

麦亮宇心中不由甚感失望地道：

“芮兄怎知他是麦亮宇了？是听他自己说的吗？”芮诗纯道：

“不是，是华山弟子说的。”

麦亮宇精神不禁一振，注目问道：

“那个华山弟子叫什么名字？芮兄可知他现在何处？”芮诗纯道：“那个华山弟子已经死了。”

语声一顿又起，接道：

“小弟虽然只看到他一个背影，没有看到他脸容貌相，但敢肯定那决不是你！”

麦亮宇苦笑了笑，说道：

“那根本不是我麦亮宇。”

芮诗纯星目凝注地道：“是他冒你之名杀人？”

麦亮宇点头道：“事实正是如此。”

语锋一顿，星目倏然转望着灵虚道长，杜浩然和易瑞棠等人说道：

“这位芮兄的话，诸位听见了没有？”

易瑞棠冷冷地道：“老夫等耳朵不聋。”

麦亮宇道：

“如此你们就应该相信，杀死你们三派弟子之人实在不是麦亮宇。”

易瑞棠嘿嘿一声阴笑道：

“你两个一拉一唱，说的活龙活现，这份天才实在高明，也实在令人佩服，只是可惜，你两个白费心机了，老夫等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江湖上什么样的鬼崇伎俩没有见过，焉能被你们这些鬼话所惑上你们的当。”

麦亮宇双眉微轩，沉声说道：“你们一定不信？”

易瑞棠冷冷地道：

“除非死了的人能复活过来替你作证！”

麦亮宇脸色凝寒如冰，目射煞芒地喝道：

“易瑞棠，我郑重警告你们，最好别逼迫我，否则就休怪我麦亮宇手下绝情！”

杜浩然突然一声冷笑道：

“手下绝情又怎样，你已经死在眼前，还要逞狠逞恶么？小子，杀人偿

命，你拿命来吧！”

话落，脚下突然跨前一大步，手中金刀疾挥，顿见金光耀眼，刀影如山般气势威猛凌厉无匹地直朝麦亮宇闪电劈到。

刀未到，森森刀气已迫人遍体生寒。

的确不愧是昆仑派中顶儿尖儿的高手，也不愧誉称“闪电金刀”的美号，在这柄金刀上确有其不凡的造诣功力火候。

出手刀势不但威猛凌厉无匹，更且奇快绝伦。

然而，实情虽是如此，奈何今天他遇上了“武林五异”合力成全的传人身怀罕绝奇学功力，强者中的强者。

此刻，麦亮宇已知眼下情势，任凭他如何容忍解说也都是白费，对方因为人多势众，已将他视作“俎上之肉”，处此情势下，他要想活命，就非得辣手绝情，大开杀戒不可。

杀死一个敌人，就减少敌人的一份力量，他也就多有一份生机。

否则，在三派十七名高手联手围攻久战之下，后果如何？实在难料想。

是以，杜浩然挥刀攻到，威势力气虽极凌厉迫人，但他身形却竟是不退反进，右手倏伸，奇快如电地一把攫住了杜浩然持刀的右腕脉门，左掌同时疾挥，击向杜浩然的胸脯。

他出手奇快无伦，杜浩然根本连闪避的余地都没有。

“砰！”的一声，杜浩然胸脯上已经被他一掌击实，口中一声闷哼，脚下连连后退，张口喷出一大口鲜血，身躯一晃，倒下昏死了过去，手里的那柄金刀，也就立刻换了主人，到了麦亮宇的手里。

尚幸杜浩然内功深厚，而麦亮宇又旨在夺刀，这一掌只用了六成真力，否则，杜浩然必已断魂掌下，回天乏术了。

他夺刀伤人，手法奇快利落，罕世无匹，这种功力身手实在太高、太惊人了。

灵虚道长和易瑞棠等一众高手，目睹这位昆仑顶儿尖儿的高手出手连一招也没有走上，就落得这么个下场，心头全都不禁骇然大凛，暗忖道：

“这小子究竟是何出身来历？是什么人的门下？……”

蓦地厉喝怒叱之声倏起，杜浩然所率领的五名昆仑高手已身形电掠扑出，二人检视杜浩然的伤势，三人各挥兵刃直扑麦亮宇。

麦亮宇口中突然一声大喝，手中金刀电挥。

灵虚道长和易瑞棠等一众高手募觉眼前金光一闪，立闻两声凛人心魄的惨叫突起，那扑向麦亮宇的三名昆仑高手，竟有两个被斜斩于麦亮宇身前五尺开外地上，倒卧在血泊中。

另一个则被麦亮宇这种霸道的刀法吓得掉了魂，发了呆。

灵虚道长等人见状，心中全都不由倒吸了口气，暗道：

“这是什么刀法？好霸道！……”

蓦地，一声龙吟般地清啸划空传来，百丈开外出现了十多道人影，电射飞掠奔来。

当先一人，身形有若天马行空，来势奇快绝伦，片刻工夫便已掠近十多丈之内，直似流星般飞坠射落。

来人身形落地，乃是位身材长，白净面孔，双眉斜飞入鬓，年约四十开外，气度威仪慑人的青衫中年书生。

灵虚道长和易瑞棠一见这位青衫中年书生，心中不由立时眉头暗暗一

皱，灵虚道长随即勉强镇静地轻咳了一声，青衫书生稽首为礼地说道：

“帮主侠踪久已未现江湖，想不到今天竟然驾莅此地，真是幸遇。”

说话间，其余之人也都已电掠奔至，是两个年约十五六岁，眉清目秀，头上发挽双髻，肩后斜背短剑，穿着一式蓝布短装的童子，另外则是八名身穿黄色劲装，背后各背着一个长形包裹，年约三十开外的精壮大汉。

两个黄衣童子身形电掠奔到，立即左右一分，垂手肃立在青衫中年书生两边，八名精壮大汉则并肩排立其身后，个个脸色神情肃穆，目射精光，相貌威武凛人。

原来这位青衫中年书生，乃是名震大江南北一十三省，当今武林誉称第一大帮的“穷家帮”帮主，“落拓书生”席俊纶。

肃立在他左右两边的短装童子，为他随身侍童“蓝衣双童”，身后的八名精壮大汉，乃其帮中年青高手“八杰”。

“落拓书生”席俊纶不但一身所学功力精深高绝，而且饱读诗书经典，满腹锦绣，天文地理，星象卜卦，奇门异数之学，无所不通。

因他一身内功修为精纯，已臻上乘，年纪虽是已逾半百，看来却仍只四十许之人。

他于二十多年前接掌“穷家帮”帮主重任，当时，“穷家帮”在江湖上的声誉，正是最衰弱的时期，但是由于他卓越的才干，和全心倾力的领导，不数年间，便即声誉日隆，转弱为强，威震江湖，急追当代武林八大门之后，越十载，终于名齐八大门派。

灵虚道长话音一落，“落拓书生”席俊纶立即微微一笑，说道：

“兄弟因事路过此地，偶闻惨叫之声，不知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所以特地前来查看，想不到竟是道兄和易大侠等诸位在此……”语锋微顿，目光如电地扫视了现场的情势一眼，当他的目光接触到麦亮宇那手横金刀，满脸腾腾杀气，煞威凛人的气势时，心头不由倏然一震！暗道：

“这少年人好重的杀气啊！”

他心头虽然暗震，但是脸上神情却十分平静地望着麦亮宇问道：

“小兄弟，杜大侠是伤在你手下的么？”

这时，杜浩然已被其派中两名高手救醒，跌坐在地上运功疗伤。

麦亮宇神色冷漠地一点头道：“不错。”

席俊纶道：

“小兄弟手中金刀可是杜大侠的兵刃？”

麦亮宇道：“是的。”

席俊纶道：

“这么说，地上的两位昆仑弟子也是你杀的了？”

麦亮宇点头道：“不错，是我杀的。”

席俊纶眉锋微皱了皱，道：

“小兄弟，你好狠毒的刀法。”

麦亮宇淡淡地道：

“那只是帮主的看法，在下却认为并不。”

席俊纶双目凝注地道：“你认为并不？”

麦亮宇道：

“十七搏一，我不杀人人必杀我，必将身受乱刀之惨，如此，帮主明白了么？”

席俊纶虽然早已看出现场形势，三派高手有联手群殴的现象，但心中还认为三派之人大概还不至于那么不惜声誉，那么无耻。

因此，麦亮宇话音一落，他心中不由暗暗一震，双目倏睁地道：“十七搏一？”

麦亮宇道：

“眼前的形势帮主应该看得出来，在下决无半句谎言。”

席俊纶心念电转了转，问道：“是为什么事？”

麦亮宇淡然一笑道：

“在下说来帮主也许不信，还是请问灵虚道长他们好了。”

席俊纶点了点头，目光立即转望灵虚道长问道：“道兄，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可否说与兄弟一闻？”

灵虚道长略一沉吟，说道：

“帮主可知武昌城外万盛庄‘铁笔秀士’黎靖钦家中的那件血案？”

席俊纶点头道：

“此事兄弟已经听说了。”

灵虚道长道：

“帮主可听说过那凶手是什么人没有？”

席俊纶道：

“据本帮武昌分舵详报说，凶手是一个自号‘寰宇三英’的老三麦亮宇。”易瑞棠突然抬手一指麦亮宇，嘿嘿一笑道：“帮主可知他是谁么？”

席俊纶心中微微一怔，双目眨动地一瞥麦亮宇，随即明白了地，睁目道：

“他就是麦亮宇？”

麦亮宇点头说道：“不错，帮主猜对了。”

席俊纶目光倏如冷电激射地逼视着麦亮宇，沉声问道：“你和青城、昆仑、无极三派可是有仇？”

麦亮宇一摇头道：“无仇。”

席俊纶道：

“他们三派那些被杀的弟子与你有过节？”

麦亮宇道：

“也毫无过节，并且除青城七子以外，其他的人在下连见也未见过。”

席俊纶道：“那你为何杀害他们？”

麦亮宇剑眉倏挑又垂，道：“帮主相信么？”席俊纶神情微微一愕，道：“你不是麦亮宇？”麦亮宇淡然一笑道：

“帮主误会在下的话意了，在下是如假包换的麦亮宇。”席俊纶凝目问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了？”麦亮宇道：“帮主相信他们三派那些被杀的弟子，确实是在下所杀的么？”

席俊纶道：“你说那不是你所杀的？”

麦亮宇正容道：“根本不是在下。”

易瑞棠突然接口沉声说道：“小子，大丈夫应该敢作敢当，你不承认就能赖得掉么？”麦亮宇双眉一挑，冷笑道：

“易瑞棠，我麦亮宇顶天立地，并非怕事之人，更不是那种敢作不敢当之辈！”

易瑞棠再要开口，席俊纶适时抬手一摇，阻止地说道：“易大侠且请稍安毋躁，是非曲直总脱不了一个理字。”易瑞棠道：“帮主相信他的话？”

席俊纶微微一笑，道：

“兄弟并不一定相信，不过兄弟却认为凡事应该先弄清楚事实真相。”

语声一顿，目注麦亮宇，说道：

“麦兄弟，你说三派弟子不是你杀的，可有人证？”麦亮宇没有立刻回答说有，却反问道：

“在下请问，他们指说在下是凶手，可也有人证没有？”席俊纶目光倏然转向灵虚道长问道：“道兄，有么？”灵虚道长朗声答道：

“每一个被杀者的现场都留有麦施主之名。”

麦亮宇接口问道：

“可有人亲眼目睹事实？”

灵虚道长摇头说道：

“贫道不愿谎言，这个并未听说。”

麦亮宇突然朗声哈哈一笑，目视席俊纶问道：

“灵虚道长之言，帮主听清楚了么？”

席俊纶点点头道：

“我听得很清楚，但是我想听听小兄弟的解释。”

麦亮宇星目一眨，道：

“帮主可是要听那现场为何留有在下之名的解释？”席俊纶道：

“不错，希望小兄弟对此点能有个合理的解释。”麦亮宇注目问道：

“帮主，你可相信在下？”

席俊纶正容说道：

“我生平素以诚信待人，也极少有不相信别人的意念，只要小兄弟你说的有理，我自然相信。”

麦亮宇点了点头，神色突然一肃，说道：

“帮主乃当代高士，应该想得到，在下如果真是那残杀他们三派弟子的凶手，既敢在现场留名，就没有不敢承认的，反过来说，在下既然不欲承认，又何必当初，留名给人证据，自找麻烦。”

语锋一顿又起，接道：

“由此可见，那杀人的凶手，根本不是在下，事实也至为明显，那凶手杀人留名的用意，乃是‘嫁祸’。”这番话，虽然不能说是绝对合理，但也不能说是无理。席俊纶微一沉吟，道：

“你知道那冒名嫁祸之人是谁么？”

麦亮宇摇头道：

“在下要是知道，早就去找他了。”

易瑞棠忽然嘿嘿一笑，接口又道：

“俗语有云‘口说无凭’，你这番话说来虽然有点道理，但是焉知你不是使的那‘以进为退’的诡计。”

麦亮宇双眉挑煞地说道：

“易瑞棠，你应该明白，在下决不是怕事之辈，天塌下来也敢一肩承担，话，在下已说得明白，你们三派弟子一个都不是在下杀的，信不信就只好听由尊便，不过……”

语声微微一顿，神色沉寒地又道：

“在下警告你，你最好别迫在下过甚，否则，一动上手，你将是第一个溅血断魂刀下之人！”

他说时神色沉寒肃杀，语声冷凝如冰，令人听来打从心底泛起一股寒意。

易瑞棠脸色不禁倏然一变，厉声喝道：

“小子，你好狂妄的口气，老夫……”

他话未说完，席俊纶陡地冷声截口说道：

“易大侠，在兄弟和他交谈之时，你可否暂别开口？”

易瑞棠在无极派中身份地位虽然不低，在武林中虽也颇负盛名威望，平素十分狂傲自大，但是与这位一身侠骨，义薄云天，名满江湖的“穷家帮主”比起来，他可就差得远了。

是以，他对“落拓书生”席俊纶不得不稍存顾忌，也有点儿不便像对一般武林人一样的狂傲自大。

其实何独是他易瑞棠如此，就是他师兄“无极派”当代掌门“乾坤圣手”袁尧，面对席俊纶也不得不稍存顾忌之心。

是以席俊纶话音一落，他立即嘿嘿一声干笑地说道：“帮主既这么说，老朽遵命不再开口插话就是。”

席俊纶展颜一笑道：

“谢谢易大侠给予兄弟面子。”

话锋一顿，目光倏然一凝，望着麦亮宇，问道：

“小兄弟，可否实答我一个问题？”

麦亮宇道：“什么问题？”

席俊纶道：

“小兄弟最近十几二十天来的行踪，可否坦诚赐告？”

麦亮宇星目一眨，道：

“帮主可是要在下以行踪来证明所言确实不确实？”

席俊纶微微一笑道：

“小兄弟是聪明人，当知此一问题，对小兄弟是益多害少”

麦亮宇心念电转，想起“独臂神叟”之言，立即正容答道：

“那天上午在下和我大哥二姊随同孤独客离开‘万盛庄’以后，便一直和孤独客一起，当晚一同前往路加山赴约，由二更一刻直等到三更将半辰光，因未见青城七子和黎靖钦践约，乃即前往‘万盛庄’寻找青城七子查问失约原因，哪知到达黎靖钦家中时，在下等所见到的除了那些尸首外，未见一个活人人影。”

席俊纶问道：

“当时孤独客和你们一起没有？”

麦亮宇点头说道：

“除孤独客以外，在路加山上等着看热闹的那些江湖人物也都随着在下等人身后同去‘万盛庄’上。”

席俊纶道：

“知道那些人物都是些什么人不？”

麦亮宇摇头道：

“不知道，可能大多是江湖道上的人物。”语锋一顿又接说道：

“在下等离开‘万盛庄’以后，便和孤独客一起同赴凤阳，直到十天方才分手。”

席俊纶道：

“这么说来，十天以前被杀的弟子，孤独客都可以证明不是你杀的了？”

麦亮宇道：

“除了在下的大哥二姊以外，孤独老人家是在下唯一证人。”

席俊纶道：“知道孤独客去了何处么？”

麦亮宇摇头道：“那就知道了。”

席俊纶微一沉思，双目忽然一凝，道：

“听说你曾经夜入少林，盗去了两部佛门真经秘本，有这回事？”

麦亮宇道：“没有，并且那也根本不可能。”

席俊纶道：“何以不可能？”

麦亮宇道：

“少林失经之日乃上月二十三日的夜晚，而那时在下正远在两千里以外和孤独老人家一起，由武昌同往凤阳途中。”

席俊纶道：

“你既然没有去过少林，又怎知道少林失经之日是上月二十三日？”

麦亮宇道：

“六天之前，在下曾途遇少林一心监院和十戒十僧。”

“哦。”席俊纶说道：“一心监院他相信小兄弟确实不是盗取那两部真经之人？”

麦亮宇道：

“一心监院自是不肯相信，当时几乎动手，恰好‘独臂神叟’龙老前辈赶到，经他保证，一心监院始才作罢。”

席俊纶道：

“你和‘独臂神叟’龙老前辈认识？”

麦亮宇摇头道：“素昧平生。”

席俊纶道：“那么，他为何会替你保证？”

麦亮宇道：“龙老前辈和在下的二姊是熟人。”

席俊纶沉吟地道：

“如此说来，杀人、盗经留名之举，都是别人存心嫁祸？”

麦亮宇方自微一点头，默立在一边的芮诗纯突然接口说道：

“这本来就是‘冒名嫁祸’，而且我还遇见过那个杀害了一位华山弟子冒名凶手，可惜我只看到他的背影，没有看到他的面目。”

席俊纶目光一凝，问道：“小兄弟贵姓大名？”

芮诗纯道：“姓芮名诗纯。”

席俊纶道：“你不是‘寰宇三英’之一？”

芮诗纯摇头道：

“我要是‘寰宇三英’之一，就不会不知道那凶手冒牌麦亮宇了。”

席俊纶道：“你们不是朋友？”

芮诗纯道：“是朋友，只是甫才认识论交。”

席俊纶微一沉吟，目光灼灼如电般地望着芮诗纯问道：“你这话绝对实在？”

芮诗纯双眉倏然一扬，正容说道：

“不但绝对实在，并且愿和‘独臂神叟’龙老前辈一样，替他作保证。”

麦亮宇闻言，星目不由异采飞闪地深望了芮诗纯一眼。席俊纶默然沉思了刹那，望着灵虚道长和易瑞棠二人道：“二位认为怎样？”

灵虚道长目光一瞥芮诗纯，口中轻咳了一声，说道：“他二人所言都是

片面之词。”

席俊纶双眉微皱了皱了，道：

“那么道兄的意思？……”

灵虚道长尚未开口，易瑞棠已接口说道：

“麦亮宇所言根本不可信，芮诗纯之言也不可信，更不配替麦亮宇作保做证。”

芮诗纯突然一声冷笑道：

“易大侠，你说我所言也不可信，不配替麦亮宇作保做证，有道理没有？”

易瑞棠道：

“道理就是你人微言轻，身份声望两皆不配。”芮诗纯道：

“如此我请问，要怎样的身份声望才配？”

易瑞棠道：

“最起码也得要有‘独臂神叟’龙大侠那等身份声望。”芮诗纯眨眨星目，道：

“席帮主的身份声望怎样？够不够？”易瑞棠目光一瞥席俊纶，道：

“你可是想请席帮主替他作保做证？”

芮诗纯冷冷地道：“不可以么？”

易瑞棠嘿嘿一笑道：“你想席帮主会为他作保？”芮诗纯道：

“那是席帮主自己的事情，我只问你席帮主的身份声望怎样？够不够？”

易瑞棠目光一瞥席俊纶，说道：

“席帮主侠誉满江湖，身份声望乃当今武林数得出的高人，当然够。”

芮诗纯星目转望着席俊纶问道：“帮主能帮这个忙不？”席俊纶道：

“芮兄弟是要我替兄弟作保？”

芮诗纯点头道：

“以三个月为期，让他查访那‘冒名嫁祸’的凶手。”席俊纶微一沉吟，说道：

“根据两位所言，一切如真是实情，这自无什么不能帮忙的，只是我和两位，素昧平生，萍水相逢……”芮诗纯接口冷声道：“帮主是信不过我？”

席俊纶敛容摇头道：

“芮兄弟，这并不是信不信得过的问题，而是……两位的师承出身我尚毫无所知，日后如有事情，我何处去找二位？”芮诗纯微微一笑，道：

“帮主请放心，关于师承，稍时我自当奉告。”席俊纶道：“何不先告诉我？”芮诗纯摇头道：

“除帮主以外，我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

席俊纶双眉微皱，默然沉思了刹那，目光深望了芮诗纯和麦亮宇二人一眼，转向灵虚道长问道：

“道兄意下如何？”

灵虚道长双目一凝道：“帮主当真要替他们作保？”席俊纶点头道：“尚请道兄给兄弟这个面子。”易瑞棠忽然轻咳一声，接口说道：“帮主这是何必？”席俊纶道：

“易大侠可是认为兄弟不该这么做？”

易瑞棠道：

“帮主和他两个既是萍水相逢，素昧平生，何必多管闲事替他们作保？”

席俊纶微微一笑道：

“这么说，易大侠是不给兄弟的面子了？”

这时，杜浩然恰好已运功疗伤完毕站了起来。席俊纶话锋一落又起，望着杜浩然问道：“杜兄伤势已经无碍了么？”

杜浩然抱拳一拱道：

“谢谢帮主关怀，一点轻伤，已经不碍事了。”目光一瞥地上两名门下弟子的尸首，双目赤红地瞪视着麦亮宇厉声喝道：“小子，你好狠好毒！”

麦亮宇神色冷凝地道：

“这焉能怪得在下，在下要是真狠真毒的话，此刻你已经无法开口说话了。”

杜浩然冷哼了一声，倏然转向灵虚道长和易瑞棠二人问道：“道兄易兄，你二位打算怎样呢？”

不待灵虚道长接话，易瑞棠已抢先开口反问道：“什么打算怎样？”

他明知杜浩然此问之意，但他却别有用心地假装糊涂不懂。

杜浩然道：

“这小子手下太硬，也太狠太毒，如不及早除去，你我三派门下弟子必将还有人毁在他的手下，请二位和兄弟同心协力联手收拾他，以除后患，并为武林除害，二位意下如何？”

易瑞棠嘿嘿一笑道：

“杜兄说得是，兄弟和灵虚道兄对杜兄此议虽然非常赞同，也有同感，只是……眼下的情势可能不行，由不得你我。”

杜浩然道：“为什么？”

易瑞棠目光一瞥席俊纶，干咳了一声，说道：“帮主不许。”

“哦……”杜浩然口中轻哦了一声之后，立即望着席俊纶，问道：

“是么？帮主。”

席俊纶点头正容说道：

“请杜兄看兄弟薄面，暂勿向这位麦小兄弟寻仇。”

杜浩然心念电闪地转了转，又问道：

“帮主和他有渊源？”

席俊纶道：“毫无渊源。”

杜浩然道：“和他相识？”

席俊纶摇头道：“也毫不相识。”

杜浩然目光一凝，道：

“如此老朽请问，帮主为何要老朽等暂不向他寻仇？”

席俊纶道：

“依据麦小兄弟所说最近二十天来的行踪经过事实，他根本不是杀害你们三派弟子的凶手。”

杜浩然道：

“帮主认为他所说确实可信？”

席俊纶点头说道：“兄弟认为应该可信。”

杜浩然道：“有道理么？”

席俊纶道：

“据他所说，自武昌和‘青城七子’约战之时起，他和他大哥二姊三人

就一直和孤独客一起，直到十天前才在凤阳分手，于此可见，那杀害你们三派门下弟子的凶手，实是另有其人，留名麦亮宇显然是个‘嫁祸’的阴谋。”语声一顿又起，说道：

“所以兄弟才请杜兄和易兄灵虚道兄看兄弟的薄面，暂勿向他寻仇，中了那凶手阴谋诡计。”

杜浩然双目眨动地说道：

“帮主这‘暂勿向他寻仇’之意，可是要向孤独客查证？”

席俊纶点头道：

“不错，事实真相和他所言实与不实，只要找到孤独客一问即知。”

杜浩然微一沉思，道：

“帮主所言虽然甚有道理，可是……”语锋一顿，抬手一指地上那两名门下弟子的尸首，说道：“他二人乃是他所杀，老朽请问，此事应当如何解决？”席俊纶道：

“杜兄乃当今武林高人，当知天下事总得讲一个‘理’字，他二人虽是他所杀，但以眼前的情势言，却是错不在他。”杜浩然道：

“照帮主这么说，是他二人该杀该死了。”

席俊纶道：

“此事应该留待以后再说，目前最要紧的问题应该先弄清楚他究竟是不是杀害你们三派门下弟子的凶手，如果不是，便应该同心协力着手追查那冒名嫁祸的真凶。”

杜浩然眉锋微皱地默然了刹那，忽然转向灵虚道长和易瑞棠二人问道：

“席帮主之言，二位认为如何？”

易瑞棠眨眨眼睛，干咳了一声，回首望着席俊纶，说道：“帮主能否不管这件闲事？”

席俊纶微微一笑，说道：

“易兄应该明白，兄弟这不是管闲事，而是维护武林正易瑞棠道：

“但是兄弟却希望，也是奉劝帮主最好别管这件事。”席俊纶正容摇头道：

“易兄应该明白兄弟的为人性情，既然遇上了这等事，既然开口问明了事情的因由，就决不会半途撒手不管。“易兄如执意要在此时向麦小兄弟寻仇，兄弟将不袖手。”易瑞棠嘿嘿一笑道：

“这么说，帮主是不惜和青城、昆仑、华山与敝派结仇为敌人？”

席俊纶脸色不由微微一变，双目倏射寒电地说道：

“易兄，你这是想以此威胁兄弟？”

易瑞棠又是嘿嘿一笑道：

“帮主言重了，兄弟只不过是就事论事，说的乃是实情。”语声一顿。抬手一指地上那两名昆仑弟子的尸体，接说道：“帮主应该看得出来，姓麦的这种杀人手法，可说是武林少见，实在是一个心黑手毒的恶徒，帮主与他既是素昧平生，毫不相识，又毫无渊源，又何必要多管这场是非。”

不待席俊纶开口说话，麦亮宇突然轩眉朗声哈哈一笑道：

“易瑞棠，在下是不是个‘心黑手毒’的恶徒，日后武林自有公论，你此时说来无用，席帮主也不可能听信你的。”语声一顿，星目倏射冷电寒煞地沉声说道：

“你们既然不信在下所言，认定在下是杀害你们三派弟子的凶手，要向

在下寻仇，那你们就赶快联手齐上吧，在下当单独和你们一搏。”

易瑞棠嘿嘿一声冷笑，道：“小子，你这话可算数？”麦亮宇一声冷哼道：

“若论单打独斗，你们没有一个能是在下三招之敌，只有联手齐上，或者还能支持个三五十招。”

易瑞棠双目一眨，忽然转望着席俊纶道：“帮主听见了么？”

席俊纶眉锋不由微微一皱，目视麦亮宇，麦亮宇却神情潇洒地朝他一笑，说道：

“在下想请帮主帮忙件事，可以不？”

席俊纶问道：“什么事？”

麦亮宇敛容说道：

“在下想请帮主替在下做个公证人，证明今天之事，在下乃是被迫不得已，并非持技杀人，也并不是个‘心狠手毒’的恶徒。”

席俊纶对麦亮宇要单独和三派高手一搏之举，心中虽然有着“太过狂妄”的感觉，但他眉锋深蹙地微一沉吟之后，立刻点头说道：

“小兄弟，你只管放心动手吧，我这是个铁打的证人。”

麦亮宇含笑欠身一礼，道：“谢谢帮主。”

话落，脚下倏然跨前一大步，星目电闪地一扫易瑞棠等三派高手，脸色沉寒地冷声说道：

“诸位请出招动手吧。”

他手横金刀，气势如山，煞威凛人心寒。

易瑞棠、灵虚道长和杜浩然三人，虽然都已暗中提聚起一身功力，准备全力以搏，但是由于麦亮宇那煞威凛人如山般的气势，心中都有些迟疑地不敢轻举妄动，不敢抢先出手。

他们三个不敢出手，所率门下弟子自然也就更不敢乱动，只凝功蓄势地站立着，待令扑攻。

麦亮宇星目左顾右盼，忽然朗声一笑，说道：

“诸位如果不敢动手，现在就立刻退走，一个月之后的今天，再作了断。”

易瑞棠和杜浩然灵虚道长三人互望了一眼，陡地一声喝叱，同时发招攻出。

灵虚道长和杜浩然两枝长剑剑走轻灵，寒光电闪，冷气森森，一刺咽喉，一扎腰肋，剑势凌厉狠辣。

杜浩然因为金刀已被麦亮宇所夺，只好以一双肉掌随同攻出，左掌右指，拍点向麦亮宇背后的重穴要害。

他三人招式一发，其他高手也就立即各挥手中兵刃分朝麦亮宇飞快的攻出。

麦亮宇自离开十万大山月余时间来，一身武学功力不但大为精进，并且由于一路上力斗“阴司无常”翁明坤，“勾漏四恶”蔡天寿兄弟，“青城七子”之首玄智子等人，搏战经验与信心已两皆大增。

是以，对于眼前三派高手这等群殴围攻的局面，心中早有成竹在胸，毫无慌乱惧怯之意。

因此，他眼见十多件兵刃同时攻到，开口倏然一声朗笑，身形电旋，手中金刀电挥，一阵“叮叮当当”金铁交鸣之声过处，所有攻到的兵刃立时全被荡开，杜浩然则被凌厉的刀气迫得撤招倒身暴退不迭。

易瑞棠和灵虚道长等三派高手，一见麦亮宇只一招出手，便将他们攻出的兵刃全部封挡荡开，心头齐都不禁暗暗一震！

不过，他们心头虽然齐都暗暗一震，但是又岂甘就此罢休？当下略略一稳手中兵刃，便又再次攻出。

麦亮宇见状也就立即挥动手中金刀，展开身形，闪躲腾挪，封挡迎拒，与这些素向自视极高，自负不凡的三派高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险恶激烈的搏战。

刹那间，顿见寒光飞闪，冷气森森，刀光剑影纵横交错，层层密密地将麦亮宇的身形团团围住。

这种联手攻围，虽然不是什么久经训练的阵式，但是因为围攻之人，无一不是武学功力精深的一流高手，攻守进退之间，却配合得堪说是恰到好处。

以其攻势之严密凌厉，自与普通一般围攻不同。

灵虚道长和易瑞棠杜浩然等三派高手，自被麦亮宇出手一招即将他们攻出的兵刃荡开之后，已知麦亮宇所学功力高绝，不宜力敌，则虽然各展一身所学全力围攻，但却攻得极其小心，绝不让自己的兵刃和麦亮宇的兵刃硬接。

转眼工夫，麦亮宇和三派高手已激斗了二十多招，三派高手既未占得优势，麦亮宇也未获胜，双方只是个难分难解，紧张激烈的局面。

蓦地，麦亮宇手中刀势倏然一变，顿见金光暴涨，刀影化作千重怒涛般威猛无伦地猛朝三派高手的兵刃挥去，口中同时一声大喝道：“撒手！”

随之响起一阵震耳的金铁鸣震响和一片“呀！啊！”的惊呼之声。

刹时，寒光电射划空，人影倒纵，十多名高手，倒有半数变成了两手空空。

这不用说，他们手中的兵刃，是在麦亮宇那一招刀影如千重怒涛般威猛无伦的绝学一挥之下，被震飞脱了手。

这情形很明显，是麦亮宇不想滥杀无辜，手下留了情，乃才只震飞他们手中的兵刃，否则，这时最少也得有三五人血溅五步，魂断当场。

麦亮宇这种威猛罕世无匹的招式，这种深厚绝伦的功力，实在太已惊人骇人！

灵虚道长和易瑞棠杜浩然等众人，虽然都是三派当代所学功力深湛的精英高手，但也不禁被麦亮宇这种威猛罕绝的招式震吓得胆颤心凜，身形倒纵暴退之后，全都满脸惊色地望着麦亮宇直发呆！

麦亮宇因为不想滥杀，故而他一招绝学震退众人之后，便即横刀当胸，岳峙渊停地凜然卓立。

这时，穷家帮主“落拓书生”席俊纶方知麦亮宇一身所学功力奇高绝伦，怪不得口气那么狂傲，敢于独战三派高手，不把三派高手放在眼内……

场中空气有着刹那的沉寂，麦亮宇没有开口，灵虚道长和易瑞棠等人也都没有出声。

席俊纶目光掠扫了三派高手一眼，望着灵虚道长朗声说道：

“现在胜负已分，道兄……”

“住口！”易瑞棠陡地截口喝道：

“此事与你穷家帮无关，你最好少开尊口！”

席俊纶脸色不由微微一变，道：“易兄好大的火气。”

易瑞棠冷冷地道：

“易某的火气大与不大，也与帮主无关更不劳帮主关心。”

席俊纶倏然一声冷笑，道：

“这是对兄弟说话的口气态度么？”

易瑞棠道：

“你席帮主应该明白，易某并不是你穷家帮的属下。”

席俊纶双目倏地一轩，但是灵虚道长却已适时抬手朝他一摇，说道：

“帮主且请息怒。”

语声一顿，目光转望着麦亮宇说道：

“对于施主坚说杀人凶手另有其人之语，贫道心中已经思之再三，认为施主所言也许确实不假，也许确实冒名嫁祸，因为施主一身所学功力高绝，似乎应该不是那敢作不敢当的怕事之徒，不过……尽管贫道心中作如是之想，虽然有着今天即此为止之心，但是贫道等都系奉掌门令谕而来，施主必须给贫道等一个明朗的交待，才好向掌门人覆命。”

他为人沉稳，机智胜人，从适才那二十多招激斗中，他已看出麦亮宇一身所学功力高不可测，此时此刻如再逞强动手，激起对方的杀机，他们三派高手，只怕将有半数人会落个溅血伤亡当场。

是以，他心念暗转之间，乃才作如此之说，意在借此收帆暂且作罢，一切留待以后再说。

那麦亮宇虽然明知道灵虚道长的用心，也知道错开今天此地他们三派再找上他时，那将会实力更强更大，更难对付的场面。

但是，灵虚道长说的也是道理，他自是不便不理睬。

于是，他暗吸了口气，问道：

“道长想要在下如何交待？”

灵虚道长道：

“请施主订定一个时日地点，由本派掌门与施主面谈解决。”

麦亮宇默一沉思道：

“一个月后的今天午后，请贵掌门和昆仑、无极二位掌门同往中岳少林听候在下的消息。”

灵虚道长目光凝注地道：“届时施主必到么？”

麦亮宇口中轻声一哼道：“在下一定准时前往。”

灵虚道长点头说道：

“如此贫道当将施主此意禀告掌门，由掌门人定夺！”语声微微一顿，转向杜浩然和易瑞棠二人问道：“二位意下如何？”

杜浩然似乎已知灵虚道长的用意，闻问立即颌首说道：

“老朽以道兄之意为是。”

易瑞棠乃是个心机阴深之人，他很明白眼下情势。此时此刻如不和青城、昆仑二派共同进退，那是自讨苦吃，他和所率门下弟子，一个个可能都得躺在此地。

因此，杜浩然话音一落，他立即干咳了一声，说道：

“道兄既已和他订约，易某当将今天的情形归禀掌门，请掌门人届时前往少林赴约。”

灵虚道长点了点头，朝席俊纶稽首一礼，说了声“再见”，随即转向杜、易二人说道：

“杜兄易兄，我们走吧。”

杜浩然连忙命两名弟子脱下外衣包起地上那两名弟子的尸体，和灵虚道

长等人正待举步离去时。

麦亮宇突然扬声说道：“易瑞棠，你等一等。”

易瑞棠问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麦亮宇神色冷凝地说道：

“所有之人均可平安无事的离去，唯有你易瑞棠不行。”

易瑞棠双目突地一瞪，喝道：“麦小鬼，你想要怎样？”

麦亮宇冷声一笑，道：“我要你留下一点纪念。”

易瑞棠脸色不禁勃然一变，厉声喝道：

“麦小鬼，你简直欺人太甚！”

麦亮宇冷冷地道：

“易瑞棠，我就是欺你太甚，你也只有认了。”

灵虚道长眉头微微一皱，道：“施主怎地这样得理不饶人？”

麦亮宇敛容说道：

“道长应该明白，这并非是在下得理不饶人，而且他心地阴险狡诈恶毒，必须留下点什么以示薄惩！”

穷家帮主“落拓书生”席俊纶突然跨前一步，开口劝阻地说道：

“麦兄弟，俗话有云，得饶人处且饶人，此时此地，你又何必多此一举。”

麦亮宇闻言正作沉吟未答，席俊纶接着又说道：

“麦兄弟请看我薄面，今天就此算了。”麦亮宇默然了刹那，点头说道：

“在下遵命。”话锋一落又起，目射威凌地望着易瑞棠沉声说道：

“易瑞棠，若不是席帮主说情，今天非得要你留下一条胳膊不可，希望你好好记住，改改你那阴险狡诈恶毒的习性，否则，再遇上我时，就决不会有今天这样便宜饶你了。”

易瑞棠没有接话，口中发出一声“嘿嘿”冷笑，目含恨意地瞪视了麦亮宇一眼，转身领着他无极派门下弟子当先掠身疾奔而去。

灵虚道长和杜浩然刚走出五丈开外，麦亮宇突然扬声喊道：

“杜大侠请慢一步走。”

杜浩然脚下一停，回首问道：“阁下有何见教？”

麦亮宇朗声说道：

“杜大侠这把金刀乃是柄上好兵刃，打铸定然十分不易，何况壮大侠以金刀名震武林，我怎么可以留下它，请杜大侠将它带走。”

话落，微一扬手，金刀已化作一道金光飞射向杜浩然面前。

杜浩然连忙抬手接住，口说了声“谢谢”，腾身电掠奔去。

刹那工夫，灵虚道长等一众高手，已远去了百丈以外。

席俊纶望着那些远去的背影，忽然感喟地轻叹了口气，说道：

“真想不到，他们出身当今武林名门正派，竟然也如此不惜声誉，不顾武林道义规矩……”

言下之意，不胜感慨与惋惜。

麦亮宇微微一笑道：

“其实这也难怪，从古至今，江湖本来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放眼当今武林，像帮主这等不畏强暴势力，爱惜声誉，真正正直的豪侠之士，能有几人？”

席俊纶朗声哈哈一笑道：

“麦兄弟，你真会说话，你这么一捧，我可要汗颜惭愧得无地自容了。”

麦亮宇敛容说道：

“帮主太客气自谦了，在下说的乃是实话。”

这时，芮诗纯已经收了软剑，接口笑说道：

“二位都别说客气话了，你们二位一个是当今武林第一大帮，侠誉满天下的穷家帮主，一个是傲骨豪气凌云，所学功力两皆堪夸当代第一的年青俊彦，只有我，什么也说不上，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席俊纶大笑道：

“好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芮兄弟，你要我和麦兄弟别说客气话，你自己怎么倒反而说起客气话来了？”

芮诗纯笑道：

“我说的乃是事实，在江湖上，我既名不见传，又复默默无闻，不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何？”

席俊纶道：

“芮兄弟，缅甸软剑虽非武林宝刃，但是当今武林也并不多见，尤其是剑叶窄而特长者，非出身大漠齐家弟子，决不可能持有，大漠齐家，威镇关外，号称‘大漠王’，身怀‘大漠王’齐家特铸软剑之人，如果也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那么江湖上就没有什么够资格称字道号的人物。”

芮诗纯微微一笑道：

“帮主阅闻广博，实在令人佩服，不过，这种软剑虽是齐家特铸之物，非齐家子弟不可能持有，但是在下却是例外。”

席俊纶不由感觉意外地一怔！道：“芮兄弟不是齐家弟子？”

芮诗纯摇头道：“不是。”

席俊纶道：“那么芮兄弟此剑是？……”

芮诗纯道：“是大漠王所赠。”

席俊纶道：“芮兄弟和大漠王是朋友么？”

芮诗纯摇头一笑道：

“大漠王和我义父是朋友，对老人家并且十分尊敬，五年前，老人家带着我作客大漠王府中，大漠王因见我对这种软剑非常喜爱，便破例送了我一把，并且还传了我三招奇绝武林的剑法。”

席俊纶双目凝注地道：“请问令义父是当世武林哪一位奇芮诗纯星目眨了眨，话题忽地一改，反问道：

“帮主认为大漠王齐家的财富如何？”

这话问得很突然，席俊纶不禁愕然怔了怔，说道：

“大漠王威镇关外武林，据说拥有财富无可计数，富可敌国，为当世武林数一数二的大财主。”

芮诗纯微微一笑道：

“可是我义父他老人家所拥有的财富却要超过大漠王一倍以上，不过，他老人家却成年穿着一袭破衣，脚上更是一双空前绝后的破鞋。”

席俊纶听得双目不由倏然一睁，奇采闪烁地道：

“他老人家复姓夏侯，单讳一个朴字，对不对？”

芮诗纯点了点头，面容忽地一肃，拱手躬身一揖，说道：“小弟拜见师兄。”

席俊纶连忙欠身还礼，笑说道：“芮师弟，你可真会兜着圈子绕人。”

芮诗纯笑笑说：

“师兄会不高兴么？”

席俊纶摇头道：“愚兄怎么会。”语声一顿，肃容说道：“愚兄请问老人家安好？”芮诗纯也肃容答道：

“谢谢师兄，老人家身体康健如昔。”

席俊纶心念忽然一动，凝目问道：

“师弟，月前黄河赈灾，有人以本帮名义捐赠了十万两白银，那是你么？”

芮诗纯点头道：

“是的，那是老人家的钱。”

席俊纶点了点头，转朝垂手默立在一边的“蓝衣双童”和“八杰”说道：

“你们都过来拜见过你们的芮师叔。”

“蓝衣双童”和“八杰”闻言，立即一齐上前躬身行礼拜见，拜见之后，芮诗纯眨了眨星目望着席俊纶说道：“师兄，小弟这次踏入江湖，目前本来是不想让师兄知道的。”

席俊纶接口问道：“为什么？”

芮诗纯道：

“因为老人家虽是小弟的义父，但是小弟却无法成为穷家帮的弟子。”

席俊纶神情不禁微微一愕，道：

“这又是为什么？”

芮诗纯道：

“因为小弟另有身份。”

席俊纶目光一凝，问道：

“师弟另有的身份是？……”芮诗纯意含神秘地一笑道：

“这问题，师兄以后自会明白了。”语锋一顿又起，说道：“师兄，小弟想请师兄帮个忙办点事情，可以么？”席俊纶微微一笑道：

“师弟，你我是师兄弟，师兄弟之间，就决没有‘不可以’那一说，是什么事情？你直说好了。”

芮诗纯星目一瞥麦亮宇说道：

“请师兄传令各地帮众弟子，全力暗查那冒名麦兄，杀人嫁祸的凶手。”

席俊纶点头说道：“这没有问题……”

他话音未落，麦亮宇在旁却突然抬手一摇，接口说道：“但是在下却有问题。”

席俊纶和芮诗纯不由同时一怔，问道：“什么问题？”麦亮宇道：

“在下心领芮兄和帮主的盛情。”

芮诗纯星目一眨，道：

“麦兄不愿我们插手帮忙查访那恶徒？”

麦亮宇正容说道：

“凶手冒名杀人嫁祸，对象只是在下一人，理该由在下自己查访解决，怎可劳师动众，麻烦席帮主和各地帮众弟子。”芮诗纯眉锋微微一皱，道：

“麦兄，兄弟请问，麦兄愿意交我这个朋友么？”麦亮宇道：

“承蒙芮兄不弃，在下自是乐于从命。”

芮诗纯眨眨星目笑说道：

“麦兄，朋友有互助之义，眼下麦兄身受恶徒阴谋陷害，被武林各大门派仇视，站在朋友道义立场，兄弟岂可袖手不管，否则，兄弟这个朋友算是

什么朋友，麦兄结交兄弟这个朋友又有何用？”

麦亮宇星目异采一闪即逝，点头说道：

“芮兄说的虽然是理，但是在下因为恶徒这种冒名杀人嫁祸的手段，显然是有计划的阴谋，用意也至为恶毒，所以在下才决心除‘寰宇三英’以外，绝不让任何一个朋友插手此事，以免牵连其中。”

芮诗纯双眉方自微微一轩，席俊纶却适时朝他使了个眼色，轻咳了一声，接口说道：

“麦兄弟，你傲气经天，实在令人心折，你既已作了如此的决定，我和芮师弟只好听由你的意思不插手帮忙，一切拭目以待佳音，但愿你能早日查出那凶手恶徒，解除各大门派对你的仇视！”语锋微顿了顿，话题倏地一改，凝目问道：“麦兄弟师承当今哪一位武林奇人，可否赐告不？”

“这个……”

席俊纶接口说道：

“如有什么碍难不便之处，那就算了。”

麦亮宇两道浓眉陡地一轩，说道：

“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在下师承并无什么碍难不便告人之处，只是……”语锋微微一顿，接说道：“因为在下正在找一个人，那人如查得知在下的师承来历，很可能会立刻隐踪遁迹藏匿起来。”

“哦！”席俊纶双目凝注地问道：“麦兄弟，他是个什么人？”

麦亮宇道：

“说起来他是在下的师兄。”

席俊纶双目一眨，道：

“他叫什么名字？”

“尹育纯。”麦亮宇忽然注目问道：

“帮主知道其人么？”

席俊纶双眉微皱地沉思了刹那，摇头说道：

“似乎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

芮诗纯心中有点奇怪地眨眨星目，问道：

“麦兄，你们既然是师兄弟，那他为何要怕你不敢见你？”麦亮宇道：

“因为他是个大逆不道，心性歹毒无伦的师门叛徒！”芮诗纯道：

“你找他可是要杀他？”

麦亮宇点头道：

“在下奉有师命必须杀他为武林除害！”

席俊纶问道：

“他有多大年纪？”

麦亮宇道：“大概五十开外。”

席俊纶想了想道：“知道他的容貌长相么？”

麦亮宇摇头道：“不知道，我从未见过他。”

芮诗纯接口问道：“他知道你在找他么？”

麦亮宇道：

“他应该不知道，而且他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么一个师弟。”

十一

芮诗纯眨眨星目道：

“他既然是你的师兄，那他的一身所学功力，一定也很高很高了？”

麦亮宇点点头道：

“据恩师说，他一身所学功力，虽然还未到达天下无敌的境界，但已是当今武林绝顶之属，很少有人能是他手下十招之敌。”

芮诗纯道：“你的功力足能杀他么？”

麦亮宇道：“在下的所学功力若不足以杀他，恩师就不会命谕在下杀他了。”

语锋微微一顿，忽然轻叹了口气，说道：

“恩师为了要造就在下有足够的功力搏杀他，五位老人家不但各将独门绝学传给了在下，而且不惜将一身内功真元也都传输给了在下。”

席俊纶双目倏然凝注地问道：“麦兄弟，你有五位师尊么？”

麦亮宇点头道：“他们五位老人家也就是昔年誉满武林，人称‘武林五异’的五先生。”

席俊纶双目猛然一睁，道：

“原来你是五先生的传人，怪不得你一生所学功力那么高绝惊人！”

芮诗纯星目异采飞闪地接说道：

“麦兄，这么一说，我们就更不是外人了，我曾听义父谈说过，他老人家和五先生都是很好的朋友，你听五先生提说过我义父没有，他老人家外号人称‘穷神’。”

麦亮宇摇头道：“没有，在下和五位恩师相处的时间十分短促，对五位老人家的过去可以说是根本毫无所知。”

语音微微一顿，接着又道：

“关于在下师承来历，在尚未找到尹育纯那叛徒之前，尚祈代为守秘，切勿传说出去，以免他有所警觉。”

席俊纶点头说道：“麦兄弟，你只管放心好了，我和芮师弟决不会说出去的。”

语音一顿，心念电闪飞转了转，忽地凝目问道：

“麦兄弟，你在江湖上可有什么大仇家没有？”

麦亮宇道：“有几个，帮主问此怎地？”

席俊纶又问道：“都是些什么人？”

麦亮宇道：“白骨谷主师徒和大鹏、铁旗两庄庄主父子。”

席俊纶道：“还有别的没有？”

麦亮宇摇头道：“没有了。”

席俊纶默然沉思了刹那，说道：“麦兄弟，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麦亮宇道：“什么问题？”

席俊纶道：“我忽然想到那冒名杀人嫁祸的阴谋，也许与尹育纯有关。”

麦亮宇神色微怔了怔，摇头道：“这似乎不可能。”

席俊纶微微一笑，道：

“麦兄弟，你是因为他并不知道有你这么一位师弟，所以才认为不可能，但是我却认为大有可能。”

麦亮宇眨眨眼道：“帮主这么认为，有理由么？”

席俊纶道：“理由就是他可能已经知道了你这位师弟。”

麦亮宇摇头道：“帮主这理由，在下仍认为不可能。”

席俊纶笑笑道：

“麦兄弟，天地万物，无奇不有，许多明明不可能的事情，往往会出人

意外地变成可能，尤其是在波诡云谲的江湖上更是屡见不鲜。”

语锋顿了顿，接着又道：

“根据事理判断，对方如此有计划的歹毒阴谋，其目的意图非常明显，是在替你制造强敌，令武林各大门派与你为仇，使你成为一个天下武林共愤的恶徒，迫使你在当今武林中孤立，到处都有人要杀你！”

席俊纶这番话，这种判断，虽然似乎有点儿过于牵强，但仔细想来，却也并非毫无道理。

麦亮宇不由心念飞快转地暗忖道：

“冒名嫁祸的意图若真是如此，那就太恶毒，太可怕了……”

他暗忖间，席俊纶接着又说道：“由此而知，那阴谋计划者，必是与你有着深仇大恨之人无疑，据此，再以你的仇家作进一步分析，‘大鹏、铁旗’两庄，在武林中虽然有点名望，但是就凭他们那一点名望还吓不倒，也没有那个胆量敢杀害‘青城’他们三派的弟子，尤其是夜入少林经楼，盗取‘伐髓、易筋’二经，两庄之人更没有一个人能有那份功力办得到。”

麦亮宇说道：“他们两庄之人虽然没有那份功力办得到，可是‘白骨谷主’却有。”

席俊纶微微一笑，道：“那‘白骨谷主’也许有，但是我却敢说决不会是他。”

麦亮宇星目一凝，问道：“为什么？”

席俊纶道：“白骨谷主虽然禁令江湖斗殴杀伐，违者必杀，以杀止杀，隐隐似有君临天下，称尊武林之意，事实上其为人正派，也无君临天下，称尊武林的意图雄心。”

麦亮宇星目一转，又问道：“帮主和他认识么？”

席俊纶摇头道：“从未谋面。”

麦亮宇道：“如此，帮主又怎知他为人甚为正派？”

席俊纶笑笑道：

“白骨谷主禁令江湖斗杀伐之初，本帮曾派弟子数人混入谷内，直到血娘子火焚白骨谷之后才返回帮中。”

麦亮宇沉思地说道：“这么说，四个月前在下在白骨谷内的事情，帮主也知道了？”

席俊纶微一点头道：“你当时的那份傲骨雄心豪气，实在令人钦佩！”

语锋一顿又起，接说道：

“麦兄弟，以当时的情形言，白骨谷主如果不是个正派人，他就不会让‘金笛金童’传谕阻止那名青衣剑士杀你了。”

麦亮宇默然想了想，倏又凝目问道：“帮主知道白骨谷主师徒现在什么地方？”

席俊纶摇头道：“你要杀他？”

麦亮宇双目挑煞地道：

“我曾在我娘、外公和许叔公墓前立过誓，我必须杀他师徒替三位老人家报仇！”

席俊纶目睹他那双目挑煞的脸色神情，心中不由暗震了震，说道：

“他踪迹何处，我当令本帮弟子查探，一有消息，当即令谕本帮弟子传告。”

麦亮宇抱拳拱手一揖，道：“如此，在下这里先谢谢帮主了。”

席俊纶含笑欠身拱手说道：

“些许小事，麦兄弟无须客气，我虽然无缘浅薄，未能拜见五先生，但曾闻先师谈过五先生昔年行侠江湖之时，对本帮帮助甚多，本帮为麦兄弟略效微劳也是应该的。”

席俊纶话音方落，芮诗纯忽然接口问道：

“麦兄，你大哥和二姊怎地没有和你在一起，他们去了哪里？”

麦亮宇道：“分头查访那冒名嫁祸的凶手去了。”

芮诗纯眨眨眼道：“你现在要往何处？”

麦亮宇道：“大鹏庄。”

语锋一顿，目视席俊纶问道：

“一个月后的今天，帮主有空么？”

席俊纶微一沉思道：“麦兄弟可是要我届时前往少林？”

麦亮宇点头说道：

“是的，我想请帮主替我为今天之事做个见证。”席俊纶含笑说道：

“麦兄弟，你与三派之约，就是你不约我，届时我也必前往少林做证的。”

不待麦亮宇接话说“谢”，芮诗纯已接口说道：“好了，事情就这样说定，师兄，一个月后的今天，我们少林寺见。”

话锋一顿，转向麦亮宇说道：“麦兄，我们走吧。”麦亮宇一怔，问道：“芮兄要去何处？”

芮诗纯道：“和你同路。”

麦亮宇道：“芮兄也要去大鹏庄？”

芮诗纯点头一笑，道：“可以么？”

麦亮宇问道：“芮兄和裘天雄父子认识？”

芮诗纯道：“从未见过。”

麦亮宇道：“芮兄去有事？”

芮诗纯摇头道：“没有事。”

麦亮宇星目一凝，道：“那么芮兄去是为了？”芮诗纯眨眨眼道：“陪你去，你欢迎不？”“这个……”

芮诗纯忽然轻声一笑道：“别这个那个了，你欢迎，我要去，不欢迎，我也要去。”

麦亮宇剑眉微微一皱，道：“芮兄……”

芮诗纯又接口说道：

“我已经说过交定了你这个朋友，你别说什么了，走吧！”

话落，腾身飞掠上了马背，直奔太原方向奔去。

麦亮宇见状，知道大鹏庄之行无法劝阻他同往，不由剑眉双皱地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朝席俊纶抱拳拱手，说了声“再见”，立即掠身去解开马缰绳，跃身上马，抖缰随后疾驰。

太原，秦之“晋阳”，隋改名“太原”，唐高祖李渊，以太原“留守”起兵于斯，立代王“侑”帝，自称唐王。

大鹏庄，在太原振武门外五里地方。

天色暮黑时分，大鹏庄外来了一红一黑两骑骏马，红马上是一位银衫少年美书生，黑马上则是个气宇英挺轩昂，脸色神情冷肃，望之令人心凛的白衣少年，他二人，正是麦亮宇和芮诗纯。

距离庄门尚有五十余丈，麦亮宇抬头凝目朝庄内遥望了一眼，忽地一勒

马缰停住，说道：“咦！奇怪？”

芮诗纯微微一怔，也立即勒马停住，问道：“什么奇怪？”

麦亮宇抬手指着大鹏庄内说道：

“芮兄你看，天色已经黑了，庄内怎不见一点灯亮？”

芮诗纯抬眼朝庄内望了望，沉思地道：

“天色刚黑，应该正是晚饭时间，为何不见一点灯亮？难道庄内已经无人……”

麦亮宇剑眉微扬地想了想，道：“芮兄，恐怕我们已经来晚了一步。”

芮诗纯眨眨眼睛道：“裘天雄父子知道麦兄要来找他们么？”

麦亮宇摇头道：“应该不知道。”

芮诗纯道：“既然不知道，那么……”

麦亮宇接口道：“芮兄，裘天雄父子可能已遭了毒手。”

芮诗纯心中不禁一震，道：

“麦兄是说裘天雄父子已先一步被人杀害了？”

“不错。”麦亮宇微一点头道：“杀人凶手也必是我麦亮宇。”

芮诗纯双目倏然一睁，道：“你是说可能又是一件冒名杀人嫁祸的血案？”

麦亮宇点头道：

“我只是这么猜想，是与不是？我们进去庄内看看就知道了。”

话落抖缰纵马直奔庄门驰去。

在距离庄门十丈左右，二人同时勒缰停马飘身下了马背，将马拴在一株树干上，并肩迈向庄门。

庄门，紧紧地关闭着，麦亮宇伸手推了推，没推开，显然是里面上栓了。

三丈多高的围墙自然拦不住麦亮宇和芮诗纯二人，于是二人双双腾身而起，跃上墙头，飘身落地。

庄内，一片漆黑，静静地不闻一点声息动静。

于是，二人举步走向大厅。

突然，麦亮宇闻到一股异味，脚步不由一停，道：“芮兄，你闻到什么气味没有？”

芮诗纯皱了皱鼻子，点头道：“闻到了，是血腥气味。”

麦亮宇道：“看来我是猜对了。”

芮诗纯道：“气味来自大厅内，我们快进去看看。”

话未落，脚下已快步走向大厅，大厅门是虚掩着的，他伸手一推，立即应手而开，一股腥味直冲鼻官。

二人跨步进入厅内，取出火点亮灯，立刻看到厅左靠墙壁地上，一排躺着八具尸首。

八具尸首，男女老少都有，个个嘴角溢血，双目大睁，脸露惊骇之色。

芮诗纯问道：“他们是裘天雄父子么？”

麦亮宇走近两步，举着灯，目光灼灼地在八具尸首的脸上缓缓扫视了一眼，点头说道：

“不错，其中四人正是裘天雄父子，长子裘正鸿，裘美珠和她的儿子夏震英。”

芮诗纯道：“其余四人是什么人？知道么？”

麦亮宇摇头道：“不认识，可能是庄内的下人。”

芮诗纯望望那八具尸首，又望望地上的血渍，说道：

“由他们嘴角和地上的血渍尚未完全凝结变紫的情形看来，他们被杀的时间还不太久呢。”

麦亮宇点头说道：

“芮兄说得一点不错，他们被杀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半个时辰。”

芮诗纯眨眨眼睛，沉思地说道：“看情形凶手还未……”

他“还未”以下之言尚未出口，麦亮宇却忽然抬手朝他一摆，目视当中的屏风两旁扬声说道：“朋友，请现身出来见见吧，别在屏风后面躲着了。”

隐身屏风后面之人似乎知道躲不住了，嘿嘿一声冷笑，现身缓步走了出来。

此人一身白衣，穿着和麦亮宇几乎完全一样，他身形一现，芮诗纯双目不由倏然一睁，道：“是你！”白衣人愕然一怔，道：“朋友认识我？”

芮诗纯摇头道：“我在大别山中见过你。”

白衣人冷冷地道：

“朋友看错人了，我从未去过大别山中。”

麦亮宇突然接口问道：“阁下尊姓大名？”

白衣人反问道：“阁下你呢？”

麦亮宇道：“我想阁下应该已经知道我是谁了。”白衣人摇头一笑道：

“那只是你阁下的猜想，事实上我并不认识阁下，焉知阁下是谁？”

他真不知道么？其实他从麦亮宇的穿着上已经猜想到是麦亮宇了。

“阁下说的也是。”麦亮宇神色淡漠地说道：“我姓麦名亮宇。”

白衣人虽然已经猜想到是他了，但是闻名心神仍不禁暗暗一震，说道：

“阁下就是‘寰宇三英’的老三？”

“不错。”麦亮宇语声冷凝地道：“阁下可以报出姓名来了。”

白衣人暗吸了口气，说道：

“我就是我，江湖无名小卒一个，也从不想扬名道号于武林，阁下不必问了。”

麦亮宇双目忽然一凝，道：

“如此我请阁下除了脸上的人皮面具。”

白衣人心头不禁暗暗一凛，道：“阁下好锐利的眼力。”

麦亮宇冷冷地道：“阁下别说废话了，快除下来吧。”

白衣人摇头道：“请阁下原谅。”

麦亮宇道：“你不愿意？”

白衣人道：“是不能，也是办不到。”

麦亮宇道：“阁下是要我代劳？”

白衣人摇头道：“你代劳也没有用，它根本除不下来。”

麦亮宇道：“为什么？”

白衣人道：

“因为这张人皮面具是用特制的胶质胶在我脸上的。”

“哦……”麦亮宇目光凝注地道：“这我倒有点不信。”

白衣人道：“麦阁下，我说的乃是实话，你不信就只好由你了。”

麦亮宇神情潇洒地一笑，道：“这当然得由我不由你。”

口中说着，脚下突然跨前一大步，伸手便朝白衣人脸上抓去。

白衣人心中不禁倏然一惊，飘身暴退了五尺，沉声喝道：“麦亮宇，你

最好别逼我。”

麦亮宇冷冷地道：“我逼你又怎样？”

白衣人道：

“我并不想和你动手，你要是逼我，我无可奈何，那就只好……”

话未尽意，语声倏地一顿，探手怀内取出一物托在掌中，目注麦亮宇问道：

“你知道这是什么不？”麦亮宇望望他掌中那鸭蛋般大小黑黝黝的东西，摇头说道：

“不知道，它是什么？”

白衣人道：“它名‘轰天神雷’。”

芮诗纯不禁心神猛地一震，道：

“是昔年‘雷火巧匠’威震天下武林的‘轰天神雷’？”

白衣人点头道：“不错，它正是那威力无伦，神鬼皆怕之物！”

芮诗纯目光一凝，道：“你是‘雷火巧匠’的弟子么？”

白衣人道：“不是。”

麦亮宇接口道：“我要是出手逼你，你就要用它对付我么？”

白衣人点头道：

“你所学功力太高，我自知不是你的对手，只好用它对付你。”

麦亮宇道：“你说它威力绝伦，神鬼皆怕，它有多大的威力？”

白衣人道：“十丈方圆之内，虽是大罗神仙也难逃死数！”

麦亮宇星目一眨，道：“你知道这座大厅有多大么？”

白衣人道：“十丈左右。”

麦亮宇道：“你用它对付我，你自己有把握能逃出这座大厅么？”

白衣人摇头道：“毫无把握。”

麦亮宇道：

“这么说，你是打算与我同归于尽了，是不是？”白衣人道：“我这是无可奈何。”

麦亮宇道：“你不怕死？”

白衣人道：“蝼蚁尚且贪生。”

麦亮宇星目眨动地道：“如此，你是以此威胁我，死中求生了？”

白衣人道：“不错，所以我希望你别逼我！”

麦亮宇心念电转地沉思了刹那，道：

“好，我不逼你，但是你必须答我三问，我就放过你。”

白衣人道：“你这话算数？”

麦亮宇双眉微微一轩，道：

“你放心，我麦亮宇说话如山似鼎，决没有个不算数的！”白衣人目光倏然凝注地道：“只有三问？”

麦亮宇点头道：“不错，但是你必须实答！”

白衣人双目眨动地想了想，道：“好吧，你问吧。”

麦亮宇双目倏射寒电灼灼的逼视着白衣人，问道：“你为何要杀袭天雄父子？”

白衣人道：“奉命行事。”

麦亮宇道：“奉谁之命？”

白衣人道：“敝上。”

麦亮宇道：“贵上是谁？”

白衣人道：“敝上就是当世武林第一……”

他话未说完，突见一道蓝芒一闪，口中发出一声闷哼，身子立即向前仆倒在地，他手里的那枚“轰天神雷”也立即脱手落地滚向一旁。

“轰天神雷”本是掷地立即爆炸之物，奇怪，它从白衣人手中掉落地上竟然没有爆炸。

麦亮宇反应身手是何等奇快之人，就在那蓝芒一闪，白衣人口中一声闷哼，身子向前仆倒快如电光石火一闪的瞬间，他身形已疾逾电射地直扑屏风背后。

屏风背后是通往后院的门，麦亮宇穿门而出，目光一扫，立即发现一条黑影在右方十多丈外一闪不见，越出了围墙。

麦亮宇自是不会放过那条黑影，任由那条黑影逃脱逸去，立即腾身电射跟踪疾追。

他功力高绝罕世，接连三五个起落，已追近那黑影身后三丈以内。

那黑影回首一望，不禁心胆皆寒。他所学功力虽然也是当今武林一流高手之属，但和麦亮宇相比，他实在不如太多。

他一见麦亮宇已追近他身后三丈以内，似乎已知绝对无望能够逃出麦亮宇之手，于是立刻暗中一咬牙，停步站住了身形，转过身子。

麦亮宇见状，连忙一刹身形停立在丈外之处，只见那人乃是个年约五旬开外，双目精光灼灼如电，貌相阴鸷的黑衣老者。

麦亮宇冷冷地道：“阁下怎地不跑了？”

黑衣老者嘿嘿一声干笑，道：“老夫不想白费气力。”麦亮宇道：“这么说，你是打算认了？”

黑衣老者道：“老夫打算全力和你放手一搏。”

麦亮宇淡淡地道：“你想你能胜得了我？”

黑衣老者道：“你可有把握胜得了老夫？”

麦亮宇道：“说来你也许不服气，我不但有把握胜你，而且敢说你决难是我手下三招之敌！”

黑衣老者嘿嘿一笑道：

“麦亮宇你不怕夜风凉了你的舌头？”

麦亮宇双眉微微一轩，道：“你可是信？”

黑衣老者道：“老夫当然不信。”

麦亮宇道：“不信你就动手试试好了。”

黑衣老者阴声一笑，道：“就以三招为限？”

麦亮宇冷声一哼道：

“我既然说了你决难是我手下三招之敌，就以三招为限有何不可。”

黑衣老者道：“你不胜便怎么说？”

麦亮宇微微一怔，道：“你想和我打赌？”

“不错。”黑衣老者点点头道：“你敢不敢打这个赌？”

麦亮宇星目一凝道：“你想打什么赌？”

黑衣老者眼珠儿一转，道：“三招之内，老夫如果侥幸没有落败，就由老夫点封住你两处穴道，带你去一个地方。”

麦亮宇道：“是什么地方？”

黑衣老者道：“到了那里你就知道了。”

麦亮宇道：“去做什么？”

黑衣老者道：“去见一个人。”

麦亮宇道：“是什么人？”

黑衣老者道：“见了他，他自己会告诉你。”

麦亮宇剑眉微微皱了皱，道：“如果我胜了呢？”

黑衣老者道：

“老夫就听由你处置，人一个命一条，你怎样就怎样。”

如此赌约很明显，黑衣老者必有把握应付得了麦亮宇三招不败，否则他决不会那么傻，自订这种“人一个命一条，听由处置”的赌约。

可是，他真有把握？那只有天知道了，事实上他根本没有一点把握信心。

因为他衡情度势，已自知逃不过麦亮宇的追截，所以才咬牙停步准备和麦亮宇放手一搏一拚，说明白点，他是豁出去了。

麦亮宇默然暗想了想，问道：“阁下尊姓大名？”

黑衣老者道：“三招之后，再告诉你。”

麦亮宇目光深望了黑衣老者一眼，点头说道：

“好吧，我们就此一言为定，你出手吧。”

黑衣老者没有再开口说话，双目灼灼的注视着麦亮宇，暗暗吸气凝功准备出手。

麦亮宇神色冷冷地望着他，凝功蓄意以待。

突地，黑衣老者左脚倏然跨前一步，左掌电出直拍麦亮宇右肩，右手同时奇快无比地骈指点向麦亮宇的小腹“丹田”穴。

他武功身手确实称得下一个“高”字，出手之快捷沉稳，均极见火候。

可惜，他眼前的敌手是当世武林称最，傲夸天下无敌的高手麦亮宇，他武学功力虽是两皆精深极见火候，但比起麦亮宇来，他就差得太多太多了。

他双掌招式递出，麦亮宇身形不移不动，右手一抬扣拿他的左腕脉门，下面飞起一脚，直踢向他小腹“丹田”点来的右腕。

黑衣老者心头不禁倏然一惊，连忙撤左掌，右手变招化指点为掌拍，疾拍麦亮宇的小腿骨。

他变招奇快绝伦，实在值得令人喝彩。

这一掌如果拍实，不用说麦亮宇不但得立刻落败当场，而且小腿骨必会被拍碎，一条腿从此报废成为一个跛子。

然而，他变招虽然奇快绝伦，但是麦亮宇却比他更快。

他这里甫才变招化指为掌，麦亮宇的脚尖已快逾闪电般地踢中了他的掌心。

一声闷哼，左手捧着右掌飘身暴退八尺。

麦亮宇神色冷凛地道：“阁下，这是第几招？”

黑衣老者目光闪灼不定的瞪视着麦亮宇，没有开口答话，他心中在暗自考虑着一个问题。

麦亮宇两道剑眉微微一扬，接着又道：

“你心中如果不服气，可以重作三招之搏。”

重作三招之搏有什么用？黑衣老者心中很是明白有数，适才那三招之搏，他已经尽了全力，尚且连两招都未走完，何况现在他一只右掌已经受了伤，再动手岂不是白费气力，只怕连一招都应付不下来。

因此，黑衣老者心中立即暗吸了口气，摇头说道：“不必了。”

麦亮宇道：“这么说，你是认输了？”

黑衣老者点头一哼，道：

“老夫已经说过了，人一个命一条，你爱怎样随便你。”麦亮宇道：“杀刚也随我？”

黑衣老者道：

“不错，老夫这条命是你的了，要杀要刚都悉由尊便。”麦亮宇倏然轻声一笑，道：

“阁下倒是条汉子，令人佩服！”

黑衣老者冷冷地道：“谢谢夸奖，你想怎样？你说吧。”

麦亮宇才待开口，突见芮诗纯掠空飞射落地，遂立即问道：

“芮兄，那人还有救么？”

芮诗纯摇头道：“他已经死了。”

麦亮宇道：“他说了什么没有？”

“没有。”芮诗纯摇了摇头道：“麦兄，我们上了那老家伙的当了。”

麦亮宇一怔，问道：“我们上什么当了？”

芮诗纯道：“那‘轰天神雷’是假的。”

“哦……”

麦亮宇口中方自轻“哦”了一声，芮诗纯目光却忽然转望着黑衣老者问道：

“你是四川唐家弟子？”

黑衣老者道：“不是。”

芮诗纯以目凝注地接问黑衣老者：“那你何来唐家独步天下武林的淬毒柳叶刀？”

黑衣老者道：“是敝上所赐。”

芮诗纯道：“如此，贵上必是唐家弟子了？”

黑衣老者道：“也不是。”芮诗纯星目一眨，道：

“我请教贵上尊姓大名和出身师承？”

黑衣老者摇头道：“老夫毫无所知。”

芮诗纯双眉陡地一挑，沉声说道：“老儿，你想找死么？”

黑衣老者倏然冷声一笑道：

“你这话白说了，老夫的这条命已经交给了麦亮宇，已将生死置于度外。”

芮诗纯一听这话，目光不由诧异地朝麦亮宇望去，麦亮宇立即朝他微点了点头，望着黑衣老者含笑说道：“阁下，你错了，我根本没有想要你的命。”

黑衣老者道：“难道你还会放过老夫？”

麦亮宇微一点头道：“不错，我正是有意放过你。”

黑衣老者目光倏地一凝，道：“你这话算数。”

麦亮宇敛容说道：“我说话从来没有不算数的。”

黑衣老者嘿嘿一笑，抱拳一拱道：“如此，老夫这里先谢了。”

麦亮宇抬手一摆道：“阁下谢早了，我还有后话未说呢。”

黑衣老者眼珠微微一转，道：“你还有什么后话请说吧，老夫当洗耳恭听。”

麦亮宇道：“我虽然有意思放过你，但是你必须与我合作才行。”

黑衣老者道：“合作什么？”

麦亮宇道：“回答我数问。”

黑衣老者道：“这是你的条件？”

麦亮宇道：

“这是我投阁下以‘桃’，阁下应该报我以‘李’。”

黑衣老者道：“否则你便不放过老夫么？”

麦亮宇摇头道：“不，我仍会放过你，只是方式略有不同。”

黑衣老者道：“怎样不同？”

麦亮宇道：

“只要你实答我数问，我决不为难你，不动你一根汗毛的放过你。”

黑衣老者道：“否则你便要为难老夫？”

麦亮宇道：“不错。”

黑衣老者嘿嘿一笑道：“麦亮宇，你应该明白，老夫既已将生死置于度外，死且不怕，何在乎你为难不为难老夫。”

麦亮宇神色淡然地道：

“你说的也是，不过，我希望你最好别让我为难你，不然，我可能会废掉你一身武功，令你生不如死。”

黑衣老者心神不禁倏然一震，道：“麦亮宇，你好狠毒的心肠！”

麦亮宇淡然一笑道：“比起阁下杀人灭口的那一柳叶飞刀来，我就自叹不如了。”

黑衣老者暗吸了口气道：

“麦亮宇，你应该明白，老夫那是受上命差遣，也是不得已。”

麦亮宇道：“要不是因为你是受上命差遣，我就不会答应为难你放过你了。”

语声一顿又起，接道：“我劝你还是与我合作，实答我数问的好。”

黑衣老者道：“你别作梦了，老夫决不会回答你任何问话的。”

麦亮宇星目寒芒一闪，道：“这么说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见兔子不撒鹰了？”

黑衣老者暗中一横心，咬咬牙说道：

“老夫天生的倔脾气，硬骨头，见了棺材也是一样。”

麦亮宇双眉微微一轩，冷笑道：

“这我倒有点不信，我倒要看看你的脾气有多倔，骨头有多硬？”

话声中，脚下突然朝前跨了一大步，抬手一指点落。

黑衣老者脸色不由一变，他本来可以躲开这一指的，但是不知怎地他竟然没有闪身躲让。

随着麦亮宇的一指点落，他身躯倏然向后倒下，“砰”的一声倒在地上，脸上泛起一片苦痛之色，四肢在痉挛颤抖。

突然他脸上的痛苦之色在逐渐地消失，脸色在逐渐变青，颤抖痉挛的四肢也在逐渐地静止……

终于，他身体像跳动地挺了挺，两条腿蹬了蹬，不动了，双睛突瞪，嘴角流出了紫黑色的血液，脸色由青在转黑。

他死了，那死状很凄厉，很可怕，令人心神震凛！

麦亮宇不禁呆住了，望着黑衣老者的尸首发愣了！

他再也意想不到他一指点下，黑衣老者竟会倒地死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心里在暗想：“难道这黑衣老者体内本来就中了剧毒，自己这一指点

下，正好引发了他体内的剧毒，因而死去？……”

他暗想间，芮诗纯突然轻声一叹，说道：“真想不到，这老儿竟然如此悍不畏死，宁愿服毒自绝，也不愿回答一个问题。”

麦亮宇双目倏然微睁地问道：“芮兄，他确实是服毒自绝的么？”

芮诗纯被问得愕然一怔，反问道：“麦兄可是认为不是？”

麦亮宇道：“我认为他体内可能本来就中了剧毒，我那一指适巧引发了他体内的毒伤，因而毒发死去。”

芮诗纯摇头说道：“这似乎有点不可能。”

语声微微一顿，眨眨星目接说道：

“我曾听我义父说过，江湖上有许多巨奸梟雄之类的大魔头，为了防止他们的底细秘密被泄露，往往在其手下属众口中按上一颗假牙毒囊，以防彼等万一落在正道人士手里无法脱身时，只要将那颗假牙毒囊暗中咬碎，吞入肚内，便会立刻中毒死去，如此，那个手下便不会得因受不住迫供而泄露他们的底细秘密了。”

麦亮宇有点奇疑地道：

“那些手下属众，一个个难道都那么不怕死，甘心情愿……”

芮诗纯接口道：

“当然不是，他们虽然并不心甘情愿，虽然怕死，但是却不得不怕死。”

麦亮宇道：“为什么？”

芮诗纯微微一笑道：

“因为那些巨奸恶梟大魔头，大都是心黑手辣十分歹毒之辈，他们另有一套控制其手下属众的办法？”

麦亮宇问道：“什么办法？”

芮诗纯道：

“有的是父母妻女家小被持作人质，只要一心生背叛，父母妻女就会被杀害，有的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其在体内做了手脚，服下一种慢性剧毒，必须定时服用其独门解药，以延缓毒性的发作，否则时间一过，必然毒发而死，而且死前将会受尽非人所能忍受的痛苦与煎熬！”

“哦……”麦亮宇心中明白了地沉思地说道：

“这等说来，他倒真有可能是服毒自绝的了。”

语锋微微一顿，心中感喟地接着说道：“这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早知这些，我就不会那么冒失的点出那一指了。”

芮诗纯微微道：“麦兄也不必后悔了，其实这种事情谁会想到，我虽然闻听我义父对我提说这些江湖上的鬼门道，还不是一样没有想到，要不我岂会不先提醒麦兄。”

语音一顿，抬手自怀内取出一个布包递给麦亮宇，说道：

“这是那把淬毒柳叶刀，你将它带着，它也许有点用处。”

麦亮宇一时没有细想，问道：“它能有什么用处？”

芮诗纯解释地说道：

“这把淬毒柳叶刀与一般江湖人物使用的柳叶刀不同，它是四川唐家独步天下武林之物，凭着它找唐家弟子查问，也许能查问出眉目来。”

麦亮宇一听，这才明白这把淬毒柳叶刀的用处，连忙致谢地说道：

“谢谢芮兄指点，也幸亏芮兄细心想得周到，不然小弟也将白白地漏掉一条可查线索机会了。”

说着，伸手接过了那把用布包缠着的淬毒柳叶刀，收入怀中放好。

芮诗纯忽然问道：“麦兄今年贵庚？”

麦亮宇道：“十七，芮兄问这做什么？”

芮诗纯微微一笑道：“我今年十八，比你大一岁，以后我就喊你亮宇弟，好么？”

麦亮宇点头道：“那么以后我就喊你芮大哥好了。”

芮诗纯含笑地点了点头，话头一转，问道：“亮宇弟如今打算前往什么地方？”

麦亮宇微一沉思道：“小弟想立刻前往四川一行。”

芮诗纯道：“去唐家查问那把柳叶刀的问题么？”

麦亮宇点头道：“小弟正是此意。”

芮诗纯道：“如此我们走。”

话落，二人双双腾身掠空奔向庄前解开马缰绳，上马飞驰而去。

麦芮二人刚走，大鹏庄内飞身掠出了三个黑衣黑巾蒙面人，掠过那个自绝死去的黑衣老者尸首身旁，其中一名身材矮胖的蒙面人朝一名身材瘦高的蒙面人说道：

“二号，戴上手套，把他身上的东西取出来。”

身材瘦高的蒙面人——二号口中应了一声，立即自怀内取出一副鹿皮手套戴上，将黑衣老者怀里的东西全部掏了出来，装入一只小皮口袋内，交给身材矮胖的蒙面人。

矮胖的蒙面人摇头道：“你带着好了。”

瘦高的蒙面人没有说话，立即一撩衣襟，将小皮口袋扎在衣襟里面的腰带上。

这时，庄内又飞掠出了两个黑衣黑巾蒙面人。

这二人身形一落，那矮胖的蒙面人立刻问道：“事情办好了？”

两个蒙面人同时点头答道：“小耿的尸首已经化完了。”

一人答道：“已经化成了一滩黄水，这化尸粉真灵。”

矮胖的蒙面人嘿嘿轻笑了笑，道：

“主上功力高绝，胸蕴所学无不冠盖天下武林，那‘化尸粉’要是不灵，主上就不曾交下来使用了。”

语声一顿又起，接说道：

“把这老儿的尸首也化掉，我们好走了。”

那蒙面人一听，立刻自怀内取出一只小瓷瓶，拨开瓶盖，洒出了一点黄色粉末在黑衣老者的尸首上。

另一个蒙面人突然轻咳了一声，说道：“堂主，那姓芮的小子我们实在不该放过他的。”

矮胖蒙面人道：“你的意思是说，适才我们应该杀了他？”

“是的。”那蒙面人点头说道：

“适才他一个人在大厅中，那实在是个取他性命的极好机会。”

矮胖的蒙面人声调倏地一冷，叱说道：

“你知道个屁，要是能杀他还用你现在来放马后炮，老夫早就出手宰了他了。”

那蒙面人被叱得不禁一怔，问道：“为什么不能杀他，难道主上也有令谕不准……”

矮胖的蒙面人接口说道：“目前虽然还没有接奉到主上的令谕，不过……”

语声一顿，问道：“你知道他的出身来历么？”

那蒙面人摇头道：“属下不知，尚祈堂主示告。”

矮胖的蒙面人嘿嘿一笑，道：

“据说他是‘穷家帮’长老‘穷神’夏侯璞的义子，且甚得‘大漠王’之喜爱，这两个主儿别说是当今武林很少有人能惹得起，就是主人目前也未必愿意惹他们，杀了那姓芮的小子，激怒了‘穷神’夏侯老儿和‘大漠王’联手同入中原武林，发动‘穷家帮’帮众弟子的势力，天下搜索凶手，那岂不是替主上惹下天大的麻烦！”

那蒙面人默然了片刻，又说道：

“但是那芮小鬼由小耿背上取走了那把柳叶刀，可也是件十分麻烦的事情，这问题，只怕主上会怪罪我们……”

矮胖的蒙面人接口道：

“你怕那芮小鬼会认出那把柳叶刀的来历，会凭它找上唐家查问？”

那蒙面人点头道：

“芮小鬼也许不识那把柳叶刀的来历，但是穷家帮的高手却不见得不认识。”

矮胖的蒙面人点了点头道：“你这话虽然有道理，不过，以老夫认为，纵然是‘落拓书生’席俊纶亲自找上唐家去，也不可能查问出什么来的。”

那蒙面人道：“俗话说得好，凡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

语声微顿了顿，接说道：

“以属下看，这件事堂主最好还是禀报主上知道，请主人派人赶往唐家去通知一声，以防万一。”

矮胖的蒙面人忽然轻声一笑道：

“你顾虑得很周到，看来你果然要比他们三个的心智高明强得多了。”

他们三个，自然是指那默立在旁边的三个蒙面人。

那蒙面人一听这话，连忙躬身说道：

“多谢堂主夸奖，以后尚望堂主多加关怀提拔。”

矮胖的蒙面人——堂主口中轻嗯了一声，说道：

“你只管放心好好的努力干事，有机会老夫当向主上替你美言推荐重用你。”

那蒙面人又躬身说道：“属下谢谢堂主。”

矮胖的蒙面人目光一瞥地上那黑衣老者的尸首，此刻已完全化净，化成了一滩黄水，随即说道：

“好了，我们可以走了。”

“了”字声落，身形已率先腾起，电射破空掠去。

五个黑衣蒙面人走了。

但是他们是何许人？是什么来路？那矮胖身材的蒙面人是个什么“堂主”？他们口中的“主上”又是何许人？……

这些，都是目下无法可解的“谜”。

四川唐家，向以精干用毒驰誉天下武林，唐家的子弟，不但个个善于用毒，而且精擅各种毒药暗器，举手投足之间皆可发出数种暗器，令人防不胜防。

近数年来，唐家的旺盛时代虽然已成过去，只剩下一门孤寡，祖孙三代闭门谢客，绝足江湖，但其在武林中的威望犹在，虽当今武林各大门派，仍不敢轻视唐家用毒之能，招惹唐家。

这天午后未申交接时分，唐家那气象巍峨的大门外面来了一红一黑两骑骏马，马背上一个是丰神俊秀，文质彬彬的银衣少年美书生，一个是气宇英挺，神色冷肃煞威凛人的白衣少年。

他二人，正是“寰宇三英”的老三麦亮宇和“穷神”夏侯璞的义子芮诗纯。

二人在唐家大门外飘身下了马背，将马拴在门旁两座人高的石狮子上，麦亮宇抬眼望了望紧闭着的黑漆大门，然后迈步登上了那九级高的大理石阶，举手按着大门上的黄铜环叩三下。

片刻之后，一阵沙沙的脚步声停止在门内，问道：

“外面是哪一位敲门？”

听那声音，沙哑中带着娇细，显然是个女人的声音。

麦亮宇立即朗声说道：“是我，请开开门。”

门内女人的声音回道：“你是哪位？”

麦亮宇道：“在下名叫麦亮宇。”

门内人又问道：“还有一位是谁？”

麦亮宇道：

“是在下的朋友，姓芮名诗纯。”

门内人道：“二位有何贵干？”

麦亮宇道：“特地拜访老夫人。”

门内人又道：“二位是干什么的？”

麦亮宇道：“武林末学后进。”门内人道：“二位是哪一派门下高弟？”

麦亮宇道：“在下不属于任何一派门下。”

“哦。”门内人轻声一哦之后，又问道：“你拜访老夫人有何事？”

麦亮宇道：“在下有事相求。”

门内人道：“求取解药毒药？”

麦亮宇道：“不是，是求教一个问题。”

门内人道：“什么问题？”

麦亮宇道：“请开开门再说。”

门内人声调倏地一冷，道：“不必了，你二位请走吧。”麦亮宇道：“为什么？”

门内人道：“老夫人不见外客。”

麦亮宇眉锋微微一皱，道：“那么在下就请见夫人好了。”门内人道：“夫人也是一样，不见客。”

麦亮宇眉锋再次微皱了皱，道：

“如此在下请问，眼下唐家有什么人可以见客？”门内人道：“总管。”

麦亮宇道：

“那在下就请见总管也可以。劳驾进去通报一声。”门内人道：“不必通报了，我就是。”

麦亮宇道：“如此总管请开开门吧。”

门内人——总管说道：“不行。”

麦亮宇双眉微微一挑，道：“总管不肯开？”

总管说道：

“此门关闭于五年前，从未开过，门锁已经生了锈。”麦亮宇神情不由一怔，问道：“为何关闭那么久？”总管冷冷地道：“这是唐家的事情。”

麦亮宇微一沉思道：“在下请问，唐府共有几座门？”总管道：“三座。”

麦亮宇道：“在下该在哪一座门请见总管？”

总管道：“三座门都是一样，都不能开。”

麦亮宇道：“为什么？”

总管冷冷地道：“告诉过你了，这是唐家的事情。”麦亮宇双眉一挑又垂，道：“你们唐家的人进出怎么办？”总管道：“这有什么怎么办，很简单，在家里不出门就是了。”

麦亮宇道：“在家里不出门，吃的喝的和日常用品又怎么办？”

总管道：“那更简单，由商人直接送来。”

麦亮宇道：“可是又怎么拿进去呢？”

总管道：

“能够丢的就从外面丢进来，不能丢的就从石狮子脚旁的一个洞口塞进来。”

“哦。”麦亮宇沉思地口中“哦”了一声，没有立刻接话。总管却是语声一顿又起地说道：“少年人，你该可以走了。”

麦亮宇朗声说道：“总管原谅，在下不能走。”

总管声调倏地一冷道：“你不走要想怎样？”

麦亮宇道：

“在下跋涉千里赶来四川，不能就此徒劳，必须一见唐老夫人。”

总管沉声说道：“老夫人不见客。”麦亮宇道：“但是在下这个客人应该例外，老夫人不见也得见。”

总管道：“你一定要见老夫人？”

麦亮宇道：“在下非见不可。”

总管突然冷声一笑道：

“好吧，老夫人正在大厅上，你有本领就自己进去见她好了。”

## 十二

麦亮宇道：“总管要在下破门强闯？”

总管道：

“你有胆破门强闯，就只管破门强闯便是，不过，我可得先告诉你，只要门一破，我会立刻倾尽全力出手对付你！”

麦亮宇两道剑眉一轩，道：“包括用毒？”

总管冷声一哼道：“不错，也包括喂毒暗器。”

麦亮宇道：“谢谢总管提醒在下。”

语声一顿即起，说道：

“总管请小心留神，在下要破门强闯了。”

话落，抬手一掌推出，“砰”的一声爆响，两扇黑漆大门立被他掌力震开，一抬腿跨了进去。

麦亮宇刚跨进门内，立见一股强劲的掌风挟着三点蓝芒电疾射到。

三点蓝芒分上中下三路，取的是他眉心、心窝、小腹三处要害。

唐家的暗器手法，果然高明名不虚传，就凭这一掌三暗器，也就足以令人心惊胆颤的了。

麦亮宇心中早已有备，他双眉微挑，口中一声冷笑，左袖一拂，三点蓝芒立被拂向一旁射去，右掌飞快地拍出一掌迎上总管的那股掌力。

“砰！”的一声，总管立感心神微微一震，脚下不禁后退了一大步，心中十分惊凛地暗忖道：

“这白衣少年是何来路？好雄浑的掌力……”

其实她又怎知，这还是麦亮宇掌下留了神，这一掌只用了七成功力，如是再加一成，她内腑必然立被震伤吐血当场。

大厅门正对着大门，距离约有十丈左右，这时，唐家祖孙三代都齐集在大厅内。

唐老夫人居中高坐，身后垂手肃立着四名年约四十开外，从小在唐家长大的青衣侍婢，右边坐着两位中年美妇人，一位年近四十，一位只有三十出头的年纪。

年近四十的是唐夫人，年轻的是二夫人“巫山倩女”朱怡芬。

左边坐着一个长发披肩，黛眉美目，瑶鼻檀口，年约十六七岁的少女，一个十四五岁剑眉星目，相貌英俊的青衣少年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

少女是唐夫人的长女唐秀容，小女孩名唐小芬，是二夫人“巫山倩女”的爱女。

青衣少年名唐天威，是唐夫人所出，是唐家的独子，也是眼下唐府中唯一的一个男人。

麦亮宇破门进入，总管庐珍出一掌三暗器无功，且被震退受挫的情形，大厅内的唐老夫人等人全部都看得十分清楚。

唐老夫人双眉不由微微皱了皱，朝唐夫人说道：“燕君，别让庐总管再出手拦阻他了，你去请他进来吧。”

唐夫人本名方燕君，闻言立即点头应了一声，离座掠身出厅扬声说道：

“庐总管不可出手。”

总管庐珍一掌受挫，正待二次出手，闻声连忙收势后退了三步。

唐夫人目视麦亮宇含笑说道：

“麦少侠，老夫人请少侠入厅相见。”

话落，侧身举手肃容。

麦亮宇没有开口说话，神情洒脱地点头一笑，举步从容地直朝大厅走了过来。

他走来看似从容，其实每一跨步竟远达丈外，由大门到大厅间十丈左右的距离，在他脚下只不过七步多点儿，便已到达。

这情形，只看得唐老夫人等全家上下个个目射惊色，心头暗暗震凛不已。

麦亮宇步入大厅，他虽然从未见过唐老夫人，但是星目一瞥之下，已知当中坐着的即是唐老夫人。

于是，他神色立即一肃，朝老夫人抱拳拱手一揖，说道：

“在下武林末学后进麦亮宇拜见老夫人。”

唐老夫人含笑欠身摆手说道：“不敢当，少侠请少礼，请坐。”

麦亮宇点头一笑道：“谢谢老夫人。”

话落，立即跨步在右边靠厅门处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唐老夫人再次欠身为礼的说道：

“适才承蒙少侠对庐总管手下留情，老身这里谢谢了。”

麦亮宇也欠身拱手还礼地说道：

“老夫人太客气了，在下实在不敢当，庐总管那一掌三暗器，若非在下早有防备，在下只怕已经躺在大门口了。”

这话，虽然是客套奉承之言，但是唐老夫人却听得心中很受用，微微一笑说道：

“少侠真会说话。”

语锋一顿，倏然凝目问道：“少侠今年贵庚？”

麦亮宇不由微微一怔，答道：“十七。”

唐老夫人双目忽地一睁，奇采飞闪地说道：

“少侠十七岁的年纪，武学功力就有如此高绝惊人的成就，看来该可称得上是当今天下武林第一人了。”

麦亮宇道：“老夫人太夸奖在下了。”

唐老夫人目光倏又一凝，问道：“少侠要见老身有何指教？”

麦亮宇正容说道：

“在下有件事情要向老夫人请教，并请老夫人赐予指点。”

唐老夫人道：“什么事情？”

她口里在问，其实心里早就明白了麦亮宇的来意，因为早在昨天之前，她就得到了消息通知。

麦亮宇微一犹豫道：“老夫人，这大厅内，方便么？”

唐老夫人微微一笑道：“眼下这大厅之内都是我唐家子孙，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麦亮宇目光一瞥老夫人身后垂手肃立的四名青衣侍婢，道：“她们四位？……”

唐老夫人接口道：“她四个从小在我唐家生长大，也和我唐家的子孙一样，少侠有什么事情，只管放心请说好了。”麦亮宇没有再说什么，抬手自怀内取出了那把用布包着的柳叶刀，朝前递了递，说道：

“老夫人请先看看这布包里的东西。”

唐老夫人问道：“里面是什么？”

显然，她这是明知故问。

麦亮宇道：“老夫人看看就知道了。”

唐老夫人示意二夫人朱怡芬自麦亮宇手里接过布包转交过来，她打开布包，神色立现惊异地脱口说了声：“柳叶刀！”旋即双目一凝，望着麦亮宇问道：“少侠此刀何来？”

麦亮宇道：“请老夫人先告诉在下，此刀可是唐家之物？”

唐老夫人颌首坦然承认道：

“不错，此刀不但是我唐家之物，而且是老身独门之物。”

麦亮宇道：

“既是老夫人独门之物，那就请老夫人告诉在下，曾将此刀传给了什么人。”

唐老夫人摇头道：“老身从未传给过什么人？”

麦亮宇微一沉思道：“老夫人此刀共有多少把？”

唐老夫人道：“十二把。”

麦亮宇道：“现在何处？”

唐老夫人道：“已经全部遗失了。”

麦亮宇道：“什么时候遗失的？”

唐老夫人道：“五年之前。”

麦亮宇道：“在什么地方？”

唐老夫人道：“就在本宅之内。”

麦亮宇道：“是如何遗失？”

唐老夫人道：“偷盗。”

麦亮宇星目倏然凝注地道：“老夫人这话实在？”

唐老夫人脸色微微一变，道：“老身已经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少侠应该相信老身。”

麦亮宇道：

“并非在下不相信老夫人，而是老夫人所言实有矛盾可疑之处，第一，唐家以用毒与精擅各种毒药暗器威震天下武林，府中上上下下无一庸手，老夫人一身武学功力更非当今武林一流高手所能望项背者。”

语声微顿了顿，接说道：

“以此，放眼当今天下武林，有什么人敢那样大胆敢捋虎须，前来府内偷盗老夫人的独门柳叶刀，又有什么人有那份功能力能耐？”

这话不错，是理。唐家并非一般武林之家，放眼天下，有什么人能暗入唐家偷盗而不叫唐家发觉？

麦亮宇说的虽然有理，但是唐老夫人却有她的解释，微微一笑，说道：

“少侠说的虽然有理，但是，少侠也应该明白，武林中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当世武林武学功力高过老身的高人不知凡几，就以少侠一身所学功力而言，老身如果没有看错，只怕已不在老身之下。”

这话，也是实情。

麦亮宇默然沉思了刹那，说道：“这么说来，老夫人所言皆是实情，也不知道那偷盗这人是何许人了？”

唐老夫人摇头说：“老身如是知道，岂会放过那贼，不加追索讨回。”

话锋一顿，凝目问道：“少侠此刀何来，能予详告么？”

麦亮宇当下便将“大鹏庄”的经过情形，摘经扼要的述说了一遍。

唐老夫人听后，除了摇头轻叹了口气以外，竟默然没有说话。

麦亮宇脸色神情忽然一肃，说道：“老夫人，我忽然感觉到老夫人心中好像有着某种隐情顾忌，所以……”

“所以”怎样？他没有接说下去，一双星目却灼灼如电般地射视着唐老夫人，像似要射穿唐老夫人的肺腑似的。

唐老夫人心神不禁暗暗一震，但神色却强自镇定地摇了摇头，淡然一笑说道：

“这可能是少侠因心中怀疑而生的感觉，事实上老身心中十分坦荡得很，也绝无什么顾忌隐情。”

“哦……”麦亮宇眨了眨星目，道：“老夫人心中既然没有什么隐情顾忌那就算了。”

语声一顿，倏然长身站起，抱拳拱手一揖，说道：“在下就此告辞，打扰府上静居，无礼冒犯之处，尚望老夫人原谅。”

唐老夫人含笑欠身摆手说道：

“少侠别说客套话了，老身并不是个不讲事理之人，柳叶刀如不是老身独门之物，少侠怎会无端跋涉千里找来寒舍，倒是老身未能提供一点线索帮助少侠，心中很是过意不去。”

语锋一顿又起，又道：“请恕老身不亲送少侠了。”

麦亮宇淡然一笑，转身迈步跨出了厅外。

他脚下刚跨出厅外，心中忽然想起了什么的，突然停步回首道：

“在下名叫麦亮宇，日后老夫人如有什么困难需要在下帮忙效力时，只要派人找穷家帮弟子通知在下一声即可。”

唐老夫人心中不由微微一动，凝目问道：“少侠和穷家帮是朋友？”

麦亮宇含笑地点了点头，未再说话，转首迈步潇洒地往外走了出去。

他一出大门，等在门外的芮诗纯立即问道：“怎么样？”

麦亮宇微一摇头说道：“白跑一趟。”

解开马缰绳，二人各自飞身上马而去。

庐珍总管关上了大门，唐老夫人心头这才微松的长吁了口气。

唐天威忽然眨动着一双星目，望着唐老夫人说道：“奶奶，以威儿看，这位麦大哥武功既高，人又很正派，您老人家为什么不……”

唐老夫人脸色倏地一沉，截口叱说道：“威儿，不准你多话，你小孩子家懂得什么？”

唐天威被叱，俊脸上立时显出一片不高兴的神色，说道：

“不管什么事情，奶奶总说威儿是小孩子家懂得什么，不让威儿说话，好像威儿永远长不大似的。”

唐夫人连忙叱喝道：“威儿，你怎么可以和奶奶顶嘴！”

唐天威忽然一昂首道：“娘，孩儿这并不是和奶奶顶嘴，孩儿说得是理。”

唐夫人正要再开口叱喝，唐老夫人却突然抬手一摆，拦阻地说道：

“燕君，你别开口。”

语声一顿，望着唐天威神色温和地说道：“威儿，奶奶问你，你今年多大了？”

唐天威心中微微一怔，但旋即明白唐老夫人此问之意地挺了挺胸，答道：

“过了年就是十六岁了。”

唐老夫人点头一笑道：“你的意思是说，过了年你就是大人了，是不是？”

唐天威点头说道：

“是的，威儿已经不能算小，奶奶也实在不该再将威儿当小孩子看待了。”

唐老夫人笑笑道：

“你要奶奶把你当大人看待可以，不过，做大人就该有做大人的条件，做大人的英雄豪气，你有么？”

唐天威双眉倏地一扬，说道：“威儿当然有，否则焉配是唐家的子孙，又怎配做一个七尺昂藏须眉，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

他说来语声朗朗，脸色神情一片正肃，威仪凛人，确有大人之风。

他这番话，这种神情气概，直看得唐老夫人和唐夫人方燕君，二夫人朱怡芬，与及那四名中年青衣侍婢等人，全都不禁双目异采飞闪，心中不住暗自点头。

唐天威似是话未尽兴，也似是突被激发了他心底潜在的“英雄豪气”，竟然语声一顿又起，接着说道：

“那位麦大哥只不过十七岁的年纪，就已经扬名天下，威震武林，令那老贼对他畏惧害怕，他是人，威儿也是人，他能扬威天下武林，威儿自然也能。”

唐老夫人听得不禁双眉飞扬地哈哈一笑，道：“威儿，你很有志气，不愧是我们唐家的好孙子，但愿你今天豪语来日能成为事实，重振我们唐家在武林中的声威，扬眉吐气！”

唐天威朗声说道：“奶奶您请放心，威儿决不会辜负您老人家的期望的！”

唐老夫人含笑点头说道：

“如此甚好，不过，你要真想将来能扬威武林，那你就必须好好的努力勤加用功，现在你去练功房用功去吧。”

唐天威星目眨了眨，忽然提出要求的说道：“奶奶，我想请奶奶允许姊姊陪我同去练功房练功，可以么？”

唐夫人立刻摇头说道：“不可以，你练的功夫你姊姊怎么能练。”

唐天威道：“娘，我只是想让姊姊给我喂喂招，你请放心好了，凡是祖规不允许姊姊学的武功，孩儿决不会让姊姊学的。”

唐老夫人忽然转向唐秀容说道：“容儿，你就陪你弟弟去练功房给他喂喂招吧，不过，你要记住，不可违祖规，知道么？”

唐秀容连忙站起娇躯，挽首恭敬地说道：“容儿遵命。”唐天威和唐秀容二人出了大厅走后，二夫人“巫山倩女”朱怡芬美目眨了眨，忽然望着唐老夫人含笑说道：“婆婆，您不觉得有点古怪么？”

唐老夫人不由微微一怔！问道：“什么古怪？”

二夫人道：“威儿突然要求准许让容儿陪他去练功房练功的事情。”

唐老夫人道：“你认为这会有什么古怪？”

二夫人摇摇螭首道：“媳妇只是觉得威儿此举必有用意，可能要搞什么鬼。”

唐老夫人问道：“你想他可能会搞什么鬼？”

二夫人沉思地说道：“媳妇这就知道了，媳妇只是心中有那么个感觉而已。”

唐夫人忽然站起身子，说道：“婆婆，媳妇去看看去。”

唐老夫人抬手一拦，道：“你想去看什么？”

唐夫人道：“去看看他们要搞什么鬼？”

唐老夫人摆手说道：

“你不必去了，就是去了也不可能看出个什么来的。”

唐夫人眉锋微皱地道：

“可是……婆婆，威儿万一搞出什么乱子来，那怎么得了。”

唐老夫人含笑说道：“燕君，你只管安心的坐下好了，威儿他纵然想搞什么鬼，也搞不出什么乱子来的。”

唐夫人眉锋又皱了皱，但是她不能不听老夫人的话，无可奈何，只好默默地坐了下去。

唐天威唐秀容姊弟二人进入练功房，这座练功房里装着各种练功用具，陈列着各种兵刃和各种暗器，琳琅满目，可以说是“无奇不有”。

唐秀容今天可算是开了眼界了。因为她虽然是唐家的女儿，是唐天威的嫡亲胞姊，可是这间练功房在唐家的祖规上却是女儿们的禁地，十七年来，她还是第一次进入。

进入练功房内，唐天威他并没有当真的练功或是要唐秀容和他过手喂招，却悄声向唐秀容问道：“姊姊，你觉得麦大哥那个人怎么样？”

唐秀容神情不由愕然一怔，问道：“威弟，你问这做什么？”唐天威微微一笑道：“我自然有我的道理？”

唐秀容眨眨美目道：“什么道理？”

唐天威道：“我要姊妹先告诉我对他的看法？”

唐秀容问道：“是关于哪一方面的？”

唐天威道：“武功和品气等等。”

唐秀容微一沉思道：“他武功品气都很不凡。”

唐天威道：“人品呢？”

唐秀容黛眉微微一皱，道：

“威弟，你要求奶奶准许我陪你到练功房来，就是为了要问这些话么？”

唐天威笑笑道：

“这只是开场白，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唐秀容美目一凝，问道：

“另外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唐天威道：“请姊姊先回答我的问话。”

唐秀容无可奈何的说道：“他人品也很不俗。”

唐天威道：“姊姊喜欢他不？”

唐秀容娇靥儿不禁一红，瞠目娇嗔道：“威弟，你在胡说些什么！”

唐天威倏地正容说道：“姊姊，小弟这可是正经话。”

唐秀容道：

“你这算什么正经话，这种话要是让别人听见了，那多难为情。”

唐天威道：

“姊姊你只管放心好了，在这练功房里谈话最安全不过了，决不会有别人听见的。”

唐秀容突然冷声地说道：“我不喜欢他。”

唐天威星目一凝道：“姊姊这是真心话？”

唐秀容道：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这当然是真心话，还有什么假的。”

唐天威眨了眨眼睛，说道：“但是小弟却有点不相信姊姊这话是真心话。”

唐秀容道：“你不相信是你的事，我说的是不是真心话，与你又有何关？”

唐天威忽又正容说道：“姊姊，你如果不喜欢他便算了，如果喜欢，小弟自有……”

“自有”什么？却没有接说下去，故意把尾音拖得长长的。

唐秀容不禁有点情不自禁地凝目接问道：“自有何物？威弟。”

唐天威缓缓说道：“自有妙策。”

唐秀容道：“什么妙策？”

唐天威淡淡地道：“算了，姊姊既然不喜欢他，又何必多问。”唐秀容道：“说出来听听也不行么？”

唐天威摇头道：“不行。”

唐秀容眨眨美目道：“如果我说喜欢他呢？”唐天威道：“如果我说喜欢他，这句话不能通过。”唐秀容道：“你要我怎么说才能通过。”

唐天威笑笑说：“我要听姊姊的真心话。”

唐秀容问道：“如何才算是真心话？”

唐天威道：

“喜欢就是喜欢，应该说得十分干脆，‘如果’那两个字必须划除。”

唐秀容默然沉思了刹那，无可奈何地说道：“好吧，我喜欢他，这样总可以了吧。”

唐天威道：

“可以是了，不过我还得问问，姊姊这话可是从心底发出来的？”

唐秀容点头道：“是从心底发出来的。”

唐天威说道：“如果我能安排一个让他和姊姊和我在一起的机会，姊姊认为如何？”

“那当然好。”

唐秀容娇靥神色先是一喜，旋即黛眉一皱，道：“这可能么？”

唐天威正容说道：“小弟有把握可能。”

唐秀容道：“也就是你的什么‘妙策’？”

唐天威点头道：“小弟心中已经计划好了。”唐秀容凝目问道：“是怎样的一个计划？”

唐天威忽然把脸贴近唐秀容的耳朵，低声说出了他的计划。

唐秀容听得不禁美目大睁，娇靥神色微变地摇头道：“威弟，这绝对不可以。”

唐秀威道：“为什么不可以？”

唐秀容黛眉微皱地说道：

“威弟，这件事情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要是走不出去，那可就……”

唐天威接口说道：

“姊姊你只管放心，我这计划保险能够成功。”

唐秀容沉思地道：“可是日后呢？日后怎么办？奶奶那方面？……”

唐天威道：“奶奶那方面一切有我担当。”

第二天天色刚亮时分，穷家帮当地分舵奔出了两匹健马，马背上两个满脸油泥的小叫花，往东飞驰而去。

第二天日上树梢的时分，唐家上下全都起来了，唯独没有见到唐天威和唐秀容姊弟二人的影子。

于是，唐夫人进入了唐天威的房内，房内根本没有唐天威的人影，却在书桌上发现了唐天威的留柬，上面只有一句话：“威儿和姊姊找麦大哥去了。”

这张留柬，在唐老夫人和二夫人“巫山倩女”朱怡芬看过以后就烧掉了，没有第四个人看到过这张留柬。

于是，唐家传出了消息，唐天威姊弟失踪了。

八天之后，斜阳夕照时分。安徽风阳城内，已故“断剑鬼见愁”欧阳大侠的府第门外来了两匹健马，马背上正是那两个满脸油泥的小叫花。他二人，也正是唐天威和唐秀容。

姊弟二人望着那黑漆剥落的大门，眉锋微皱地迟疑了一下，随即抛蹬离鞍跃下了马背。

唐秀容牵着马，唐天威则跨步走上石阶，举手敲了门。俄顷之间，门里传出了一个娇柔的声音问道：“是谁敲门？”

唐天威朗声答道：

“穷家帮弟子。”

大门开了，开门是“墨绿双凤”之一的碧兰。碧兰目光上下打量了唐天威一眼，问道：“小兄弟有什么事？”

唐天威星目一眨，道：“请问芳驾是什么人？”碧兰道：“我是本宅的下人。”

唐天威道：“主人何在？”

碧兰点头道：“在，小兄弟要找主人？”

唐天威摇头道：

“在下来找另外一个人的。”

碧兰问道：“小兄弟要找谁？”

唐天威道：“麦大哥麦亮宇。”

碧兰笑说道：

“小兄弟，你们二位请进来吧。”

唐天威迈步跨进门内，唐秀容立即牵着马随后跟了进去，将马匹拴在门旁边的柱子上。

碧兰关好了大门，便朝二人说道：

“二位小兄弟请跟我来。”

在后厅中，唐天威姊弟见到了麦亮宇，麦亮宇望着二人问道：

“二位小兄弟找我何事？”

唐天威微微一笑，道：“麦大哥不认识小弟么？”

麦亮宇双眉不禁微微一皱，摇头道：“小兄弟，请恕在下眼拙。”

唐天威笑说道：

“麦大哥，请派人带小弟去洗个脸，洗过脸，麦大哥便能认识小弟了。”

麦亮宇立即朝碧兰说道：

“凤姨，麻烦你带二位小兄弟去后面洗洗脸吧。”

碧兰点了点头，立刻带着唐天威姊弟往后面而去。

梅仙目送着唐天威姊弟二人的背影去后，忽然望着麦亮宇问道：

“三弟，你看出来了没有？”

这话问得似乎有点没头没脑，麦亮宇神色不由愕然一怔，道：“看出什么？大哥。”

梅仙笑说道：“他二人当中有一个不是小兄弟。”

麦亮宇星目微睁地道：“不是小兄弟，难道是个易钗而弁的小妹妹不成？”

梅仙点头道：“没有开口说话的那一个，正是位姑娘。”

欧阳映雪说道：

“三弟，他喊你麦大哥，你竟然一点也不认识他，这倒真是件很好笑的事呢。”

芮诗纯在旁接口道：“他二人满脸油泥，掩藏了本来面貌，就是常见的熟朋友，一时只怕也很难认得出来。”

片刻工夫之后，唐天威姊弟已经洗去了脸上的油泥，现出了他们的庐山真面目，唐秀容已取掉了头上的帽子，露出了一头乌云柔软的秀发披散在肩后。

姊弟二人一进入厅内，麦亮宇星目不由立时异采飞闪地惊奇地说道：

“唐兄弟，是你！”

唐天威点头一笑道：“麦大哥，我名叫唐天威，我姊姊名叫唐秀容。”

麦亮宇星目眨了眨，问道：“唐兄弟，是老夫人叫你们来找我的么？”

唐天威摇头道：“不是，小弟和姊姊是偷溜出来的。”

麦亮宇诧异地道：“你们是偷溜出来的？”

唐天威点点头说道：

“麦大哥，小弟偷溜出来找你，是为了要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情。”

麦亮宇问道：“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唐天威道：“关于我奶奶的那独门柳叶刀，她老人家隐瞒了一些问题。”

“哦。”

麦亮宇道：“她老人家心中有着不能说的苦衷，是不是？”

唐天威点点头道：“麦大哥，你不会怪她老人家吧？”

麦亮宇摇头道：

“唐兄弟，你放心好了，我不是个不讲理的人，你奶奶是有苦衷，不得已才隐瞒事实，我怎么会怪她老人家。”

语锋微微一顿，问道：“唐兄弟，那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么？”

唐天威点头道：“只是小弟知道得并不多。”

麦亮宇道：“不要紧，就尽你所知道的告诉我好了。”

唐天威想了想，星目忽然眨动地瞥扫了梅仙和欧阳映雪以及碧兰等人一眼，说道：

“麦大哥，在这里说没有关系么？”

麦亮宇见他星目瞥扫众人的情形，已知他的心意，摇头说道：“没有关系，这厅内所有之人都是我的结义兄弟和好朋友，你只管放心好了。”

唐天威又想了想之后，说道：

“五年之前的一个夜晚初更时分，我家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强迫我奶奶交出我们唐家祖传令符和毒经，我奶奶不肯，便和那人动上手了，结果我奶奶在那人的手下竟然未能走过三招就落了败。”

麦亮宇问道：“你奶奶没有用毒么？”

唐天威摇头道：“没有，她老人家虽然怀有一身毒艺，生性却很不喜欢用毒伤人。”

麦亮宇眨眨眼道：“你奶奶在被迫无可奈何之下，于是便交出了令符和毒经？”

“没有。”唐天威摇头道：“令符和毒经是我们唐家的主宰与命脉，关系我们唐家的绝续与存亡，我奶奶当然不肯交出。”

语声微顿了顿，接说道：

“正当我奶奶已决心与那老贼放手一拚，不惜与其偕亡之际，那老贼突然扬声发出一阵长笑，长笑声中，四面围墙墙头立刻出现了十多名黑衣蒙面人，并有数人手中持着歹毒霸道无比的火器，同时大厅屋顶上也出现了五个人，内中二人竟是我爹和二叔，不知怎地竟落在那老贼的手里，那老贼声言，威胁我奶奶，如再不交出令符毒经，胆敢妄图拚命，他便立刻下令先杀我爹爹和二叔，然后施放火器，使唐家从此灭绝不留一个活口，在这等情势之下，我奶奶为了我爹爹和二叔，为了我们唐家的绝续存亡，终于忍下了口气，答应交出令符和毒经，并答应那老贼，我唐家子弟从此绝不与外界接触的条件。”

麦亮宇道：“这么说，你奶奶的那十二把独门柳叶刀也是那时被迫交出的了？”

唐天威点了点头，说道：

“是的，那老贼走后，我奶奶便立刻遣走家里的一些下人，传令封锁起了前后门和侧门，从此不准任何人出入。”

麦亮宇问道：“令尊和你二叔现在何处？那天我在府上怎地未见他们二位现身？”

唐天威道：

“那老贼性情狡猾多疑，他怕我奶奶反悔，所以将我爹爹和二叔持为人质带走了。”

“哦……”麦亮宇微一沉思道：“如今五年多了，那老贼仍未将令尊和你二叔放回，现被囚禁在什么地方，你知道么？”

唐天威摇头道：“不知道，不过每过半年时间，老贼必须派人送来两封爹爹和我二叔的亲笔平安家信。”

麦亮宇默然想了想，又问道：

“唐兄弟，你知道那老贼是何许人？叫什么名字么？”

唐天威摇摇头道：“不知道。”

麦亮宇道：“你奶奶知道么？”

唐天威道：

“这就不清楚了，不过听我奶奶平常谈起那老贼时的口气，似有点知道，但只是怀疑而不敢肯定。”

麦亮宇眨眨眼目问道：“你奶奶怀疑的那人是谁？”

唐天威摇头道：“我奶奶因为心中只是怀疑而不敢肯定，所以她老人家一直不肯妄言说出她怀疑的那人是谁？”

麦亮宇眉锋微皱地道：

“如此说来，这些问题必须去当面问你奶奶，而你奶奶是不是能够……”

他话未说完，忽然唐天威又接口说道：“麦大哥，还有个很奇怪的问题，你自己大概还不知道呢。”

麦亮宇神情不禁微微一怔，问道：“什么奇怪的问题？”

唐天威道：“麦大哥，你虽然不知道那老贼是谁？但是那老贼对你却好像十分熟悉，而且也十分顾忌畏惧。”

麦亮宇愕然诧异地道：“何以见得？”

唐天威道：

“在麦大哥尚未到达我家之前，我奶奶就已接到了那老贼的派人传话，说麦大哥将于最近期内前来查问柳叶刀之事，要我奶奶推说系于五年前失盗，其他问题一概不知，并要我奶奶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和麦大哥动手为敌，更不得对麦大哥施毒，否则激怒了麦大哥，一切后果由我奶奶自己负责。又说麦大哥身怀奇绝功力，且已可能练成一身百毒不侵的神功。”

“哦！”麦亮宇听得心神不禁暗暗一震，沉思地说道：

“如此说来，那老贼该是和我很熟之人了？……”

唐天威道：“小弟心中也是如此猜想，那老贼必是麦大哥相识之人，否则他怎知麦大哥的所学功力？”

麦亮宇剑眉深皱，默然沉思，他心中在暗想：

“那老贼究竟是谁呢？他自获遇‘五先生’所传绝艺离开十万大山以来，迄今只不过五个多月的时间，当今武林知道他所学功力的人，可说是少而又少，那老贼对他竟似乎知之甚深，这实在……”

他正暗想间，一直默坐着的梅仙突然望着他含笑问道：“三弟，那老贼是何许人，你想出一点头绪来了没有？”

“没有。”麦亮宇摇了摇间，倏然凝目问道：“大哥心中可是已有所得？”

梅仙点头道：“放眼当世天下武林，能知你所学功力的，我想只有一个有可能。”

麦亮宇道：“大哥认为是谁？”

梅仙道：“尹育纯那恶贼。”

麦亮宇神情不由一呆，摇头道：

“这不可能，他根本不知道五位老人家收了小弟这么个弟子。”

梅仙微微一笑道：

“三弟，你应该想到，世事难料，天下有许多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都往往会出人意外地造成了可能。”

正说之间，外面突又想起了一阵敲门声。

梅仙不由眉锋一皱，转朝站立在一边的碧芝说道：“芝姨，你去看看是什么人。”

碧芝答应了一声，立即快步往前而去。

片刻功夫之后，碧芝身后跟着一个中年叫花走了进来。

那中年叫花子走到厅门口，并未立即进入厅内，却停步站住，礼貌地朝厅内抱拳拱手说道：“请问哪位是麦少侠和敝帮芮师叔？”

麦亮宇起身抱拳说道：“在下就是麦亮宇，兄台有何见教？请进来说话。”

芮诗纯却坐着未动，说道：“我姓芮。”

中年叫花子跨步入厅，首先朝麦亮宇躬身行了一礼，随即转向芮诗纯恭敬地大礼拜见道：

“弟子凤阳分舵汤宏叩见师叔。”

芮诗纯微微欠身摆手说道：“别行俗礼了，起来说话。”

汤宏应声站起身子，芮诗纯立即问道：“你在本地分舵是什么身份？”

汤宏神色恭敬地答道：“弟子承蒙帮主恩泽栽培，奉派掌理本地分舵。”

芮诗纯点了点头，抬手指着梅仙和欧阳映雪二人说道：

“他二位是麦少侠的结拜大哥梅公子和二姊欧阳姑娘，你先上前见过他们二位再说你来此之事吧。”

汤宏应了声：“弟子遵谕。”转朝梅仙和欧阳映雪肃容躬身行礼之后，这才恭敬地说道：“弟子适才接获总舵传书，最近江湖上出现了二十多名不明身份来历的黑衣蒙面人，正在分头追索前来投奔麦少侠的四川唐家两小姊弟，令谕弟子赶来此间禀告师叔和麦少侠，唐家两小姊弟如尚未到，弟子当立刻率领分舵弟子迎上去接应。”

唐天威闻言立刻接口致谢地说道：“谢谢汤舵主，在下和家姊已经到了。”

汤宏目注唐天威道：“你就是唐家少主？”

唐天威点头一笑，说道：“不敢当，汤舵主，小弟名叫唐天威。”

麦亮宇忽然星目眨了眨道：“汤舵主，在下想请你帮忙办点事情，可以么？”

汤宏恭敬地说道：“少侠只管吩咐就是。”

麦亮宇略一沉思道：

“请汤舵主回舵立刻派人探查那些不明身份来历黑衣蒙面人的行踪，一有发现，立即设法将他们引来此地，并严嘱贵舵弟子，千万不得与他们动手，也不得泄露我在此地的风声。”

汤宏点头说道：“在下遵命。”

话声一顿，转向芮诗纯躬身问道：“师叔有什么谕示？”

芮诗纯摇头道：

“我没有事情，你快去派人依照少侠的吩咐行事吧。”

汤宏恭敬地应了一声，朝梅仙和欧阳映雪姑娘等人抱拳躬身一礼，正要转身迈步走去，梅仙却忽地抬手一拦，说道：“汤舵主且慢。”

汤宏闻言只好站着不动，目视梅仙静候吩咐。

梅仙却望着麦亮宇问道：

“三弟要将那些蒙面人引来此地，可是要活捉两名活口问供？”

麦亮宇点头道：“小弟正是此意。”

梅仙道：“这么说，你是打算在此以逸待劳，坐着等舵主派人将他们也引来了？”

麦亮宇眨眨星目道：“大哥可是认为这办法有什么不妥？”

梅仙摇头道：“这办法倒没有什么不妥，只是时间上却有点问题。”

麦亮宇微微一怔，道：“时间上有什么不妥？”

梅仙含笑问道：“三弟，你忘记了少林之约没有？”

麦亮宇道：“小弟并未忘记。”

梅仙道：

“既然没有忘记，我们可曾计算过日期，我们哪有时间在此坐等，最迟在今晚三更以前，我们就必须动身上路，而且得连夜急赶，否则定然不能如期赶到少林。”

麦亮宇微微一笑道：“关于此一问题，小弟心中早已想好了，有了妥善办法。”

梅仙道：“怎样的妥善办法？”

麦亮宇道：

“小弟在这等那些蒙面人，大哥和二姊可以先行动身上路赶往少林，将实情告知少林掌教等人，请他们稍候三日，三日之内小弟必到。”

梅仙眨眨星目道：“你有把握在三日之内必能擒到蒙面人，问出口供么？”

麦亮宇道：“大概没有问题。”

梅仙道：“万一三日之内，那些蒙面人一个也未被引来此地呢？”

“这个……”麦亮宇双眉不由微微一皱。

梅仙含笑说道：“凡事不怕一万，但不能不防备万一。”

麦亮宇微一沉思道：“那么以大哥之见呢？”

梅仙道：“今晚二更时分动身上路赶赴少林。”

语锋一顿又起，接说道：

“那些黑衣蒙面人的目的既是唐家姊弟，我们不妨就以唐小兄姊弟为饵，让他们姊弟先行，我们在后面跟着，同时请汤舵主传出唐小兄姊弟的行踪消息，如此一来，不用派人去引他们，他们自会跟踪追上来。”

麦亮宇听后，心中暗道：“这倒是个好办法，也确实要比穷家帮弟子去将那些蒙面人引来此地要高明得多了。”

于是，他立即点头说道：“大哥这办法要比小弟的办法好多了。”

话锋一顿，转向汤宏说道：

“就麻烦汤舵主依照我大哥的办法，把消息传出去好了。”

汤宏点头躬身应“是”，转身大步而去。

二更时分，唐天威和唐秀容在梅仙的安排下，由“墨绿双凤”碧芝碧兰二人陪同着动身离开了凤阳，取道直奔少林。

事情果然不出梅仙所料，离开凤阳百里光景，唐天威姊弟就被三个黑衣蒙面人截上了。

唐天威虽然是初生之犊不畏虎，苦练绝艺秘技五年多来，从未有一现身手的机会，虽然有心和蒙面人试试自己的功力所学，但是碧芝碧兰奉命护卫他们姊弟，她二人怎会让他和蒙面人动手。

因此，三个黑衣蒙面人才一截上他们，“墨绿双凤”立刻拦在唐天威姊弟身前和对方答了话，并且三言五语之间就动上了手。

碧芝碧兰出身“长生岛”，身怀奇学功力，可是她二人以二敌三，激战了二十多招，竟然未能占着便宜，她二人心中不禁暗暗惊凛了。

这三个蒙面人的功力身手实在不俗得很，应该说得上是当今武林一流中的一流。

二十多招的时间，虽然只不过是片刻工夫，但是这片刻工夫，麦亮宇等人已经赶到了，在麦亮宇的一声“住手”朗喝声中，三个蒙面人和“墨绿双凤”立即同时停手后退。三个蒙面人两瘦一胖，胖的一个目视麦亮宇问道：“阁下何人？”

麦亮宇冷冷地道：“姓麦名亮宇。”

胖蒙面人淡然轻声“哦”，道：

“原来是‘寰宇三英’麦少侠当面，老夫失敬了。”麦亮宇道：“阁下不必客套了，你们是自己束手就缚，还是要我出手？”

胖蒙面人心中暗暗一凛，道：“麦少侠何出此语？”麦亮宇道：“你自己心里应该明白。”

胖蒙面人道：“麦少侠与老夫有过节么？”

“这话问得好。”麦亮宇冷声一笑道：“我请问阁下为何在此地和她们二位动手？”胖蒙面人道：“老夫是奉命请唐少主姊弟回家。”麦亮宇道：“奉谁之命？”

胖蒙面人道：“自然是唐老夫人之命。”

麦亮宇道：“阁下是唐家人？”

胖蒙面人摇头道：“老夫等不是。”

麦亮宇道：

“阁下既然不是唐家人，那何来奉唐老夫人之命之说？”胖蒙面人道：

“这内中自有原因。”

麦亮宇道：“什么原因？”

胖蒙面人道：

“对不起，这是唐家的事情，与你麦少侠并无关系，你麦少侠何必多问。”

麦亮宇淡然一笑道：“阁下说得也是，这是唐家的事情，与我并无关系，可是……”

语声一顿，抬手指指垂手凝立在一边的“墨绿双凤”，接说道：“阁下知道她二位是什么人？”

胖蒙面人摇头道：“老夫不知。”

麦亮宇道：“那么我告诉阁下好了，她两位是我大哥府中美号中的‘墨绿双凤’，如此你明白与我有无关系了么？”胖蒙面人心念忽然一动，问道：

“请问你大哥尊姓大名？而他是当今武林那一世家的人？”麦亮宇没有立刻说出梅仙的姓名身份，却转望着梅仙道：“大哥，可以告诉他么？”

梅仙道：

“三弟，你的事情我已经派人禀告回去了，我想娘一定会立刻派人出来协助我们，只要娘派出的人手一踏入江湖，江湖上马上就会知道消息，我的姓名身份问题，只不过是时间迟早而已，你想告诉他就告诉他好了。”

麦亮宇略一沉思，双目倏射威凌地射视胖蒙面人冷声说道：

“阁下，现在你可以先好好的考虑一下，在得知我大哥的姓名身份之后，你不但必须实答我一切问话，而且你三个从此必须接受我的安排，否则，你三个就只有一条路可走！”

胖蒙面人虽然明知那将是怎样的一条路？但仍然忍不住接口道：“一条什么路？”

麦亮宇冷冷地道：“死路！”

胖蒙面人心中暗吁了口气，道：“如果老夫不想要知道你大哥的姓名身份呢？”

麦亮宇道：“你仍然必须实答我一切问话，但可以不必接受我的安排条件。”

胖蒙面人道：“要是老夫不愿实答你问话呢？”

麦亮宇道：

“我可以留你们一条活路，不过，那条路你们可并不热衷也不希望那样的活下去。”

胖蒙面人道：“为什么？”

麦亮宇淡然一笑道：

“因为那将会比一个平常人活得更平凡，活得更没有意味。”

这话，胖蒙面人心中有点明白了，心中不禁有点发颤地道：“你的意思是要？……”

麦亮宇语声凝寒如冰地说道：“废掉你们一身逞狠作恶，为虎作伥的武功！”

胖蒙面人浑身不由激灵灵地打了个寒颤！但仍力持镇定地说道：“这么说，老夫等三人的生死之权，都操在你的手里，接不接受你的安排条件，全都一样了！？”

“不！”麦亮宇摇头说道：“这只是我的决定，其实真的生死之权，还是操在你们三个自己的手里。”

站立在左边一个瘦蒙面人嘿嘿一笑，接口道：

“麦亮宇，对于你自己的决定，你有几分把握？”

麦亮宇淡淡地道：

“话出于我口，入于你耳，有几分把握就是我自己的问题了。”

胖蒙面人道：“先说说又有何妨？”

麦亮宇道：“我说我有十之十的把握，你信不信？”

胖蒙面人摇头道：“老夫当然不信。”

麦亮宇神色淡漠地一笑，道：“既然不信，又何必多此一问。”

话声一顿即起，问道：“现在你考虑好了没有？”

胖蒙面人道：“老夫早就考虑好了。”

麦亮宇道：“想知道我大哥的姓名身份？”

胖蒙面人道：“你说吧。”

麦亮宇才待答话，梅仙忽然轻咳了一声，接口说道：

“三弟，不要为了他三个耽误了赶路的时间，你带着二妹和唐家姊弟先动身赶路吧，他三个的问题，交给我和芮兄弟来处理好了。”

麦亮宇眉锋微一皱，道：“大哥，这个……”

梅仙微微一笑道：“你放心好了，我会将事情办得好好的。”

麦亮宇微一沉思，点头道：“如此小弟就先走一步，一切麻烦大哥处理好了。”

梅仙点了点头，同时朝“墨绿双凤”递了个眼色，碧芝碧兰立时身形齐动，双双飘身拦立在三个蒙面人身前六尺之处。

三个蒙面人本想适时腾身扑截唐天威姊弟，但由于“双凤”突然飘身立在他三个的身前，知道在这等形势下，一动不如一静，否则也是徒然白费。

因此，他三个只好眼睁睁地望着麦亮宇和欧阳映雪姑娘带着唐天威姊弟上马纵骑疾驰而去。

转眼之间，麦亮宇等四人四骑已远去百丈以外，梅仙才目光电闪地扫视了三个蒙面人一眼，说道：“三位可愿和我开诚地谈谈？”

胖蒙面人道：

“谈什么？”

梅仙道：

“既是开诚地谈谈，当然包括有关的一切，也是无所不谈。”

胖蒙面人摇头道：

“老夫不愿。”

梅仙微微一笑道：“阁下可是有所顾忌？”

胖蒙面人道：“老夫不愿违言，如非有所顾忌，就不会蒙着面纱，奉命差遣追截唐家两小姊弟了。”

梅仙眨眨眼道：

“如此我请问阁下的‘顾忌’是关系你自己的威胁？还是另有苦衷？”

胖蒙面人道：“两者都有。”

梅仙道：“请先赐告是何隐衷？”

胖蒙面人摇头道：“老夫无可奉告。”

梅仙道：“阁下难道愿意如此受人威胁令谗差遣终身？”

胖蒙面人道：“那是老夫等自己的事情，无用阁下烦心。”

“阁下说的是。”梅仙淡然一笑道：

“不过，在未和你谈论这些问题之前，我忘了应该先给你看一样东西，否则，此刻你便不可能这样说话了。”

胖蒙面人道：“你认为老夫可能会怎样说？”

梅仙道：

“阁下也许早就答应愿意和我开诚地谈谈了。”

### 十三

胖蒙面人问道：“是什么东西？”

梅仙没有立刻接话，却缓缓伸手怀内取出一方玉牌，托在掌心中，星目突如电射地望着胖蒙面人问道：“阁下可识得此物？”

玉牌色泽淡红而光润，为万年温玉所制，一面雕刻着一位面貌清癯的儒者像，雕工精细，栩栩如生，上面刻着“不老长生”四个古体篆字。

入目玉牌，三个黑衣蒙面人心头不由齐皆猛地一跳！

胖蒙面人脱口惊声说道：“不老令！”

梅仙神色一肃，道：“阁下现在可愿和我开诚地谈谈不？”

胖蒙面人微一犹豫，道：

“请恕老朽放肆，请问公子的身份？”

梅仙道：“我姓梅，当代掌令是家母，如此你明白了么？”

胖蒙面人躬身道：

“老朽明白了，适才因是不知，尚祈少主原谅。”

梅仙收起“不老令”，抬手一摆道：

“不知者不罪，阁下无须俗套客气，现在请答我问话，可愿和我开诚一谈不？”

胖蒙面人道：“不老令现，武林共尊，老朽自是恭谨从命。”梅仙正容说道：“如此我请问，三位奉谁之命追截唐天威姊弟？”

胖蒙面人答道：“敝主上。”

梅仙道：“贵主上是哪一位？”

胖蒙面人道：“千面客。”

梅仙道：“他叫什么名字？”

胖蒙面人摇头道：“无人知道他的姓名。”

梅仙道：“知道他的出身师承来历么？”

胖蒙面人道：“不知道。”

梅仙道：“他武功很高么？”

胖蒙面人道：“所学功力两皆高绝惊人。”

梅仙双眉微皱了皱，又问道：

“追截唐天威姐弟的目的是什么？”

胖蒙面人道：“送交唐老夫人自己处理。”

梅仙道：“你这是实话？”

胖蒙面人点头说道：“不老令前，老朽绝无一句不实之言。”

梅仙微一沉思，星目倏然一凝，问道：

“贵主上为何派人假冒我三弟之名到处杀人，并夜入少林经阁盗取‘伐髓易筋’二经，其用意何在？你知道么？”胖蒙面人摇头道：“这个老朽就不清楚了，他一向行事作为，全都十分令人莫测高深得很，尤其是对麦少侠所采取的手段措施，更会令人为之迷惑不解非常。”

梅仙道：“他所采取的是个什么手段措施？”胖蒙面人道：“他虽然派人冒麦少侠之名到处杀人，但却严令手下绝对不得伤害麦少侠本人，违者必定处死！”

梅仙心中不禁愕然一怔！双眉微皱地道：“这倒实在很奇怪！”

语声一顿，心念电闪地飞转了转，又问道：“他手下一共有多少人？”

胖蒙面人道：“可能有百多人，也可能超过两百以上。”

梅仙道：“都是些什么人？”

胖蒙面人道：“有江湖豪客，有武林恶徒，也有威霸一方的枭雄人物，龙蛇混杂，个个都是当世武林一流中的一流高手。”

梅仙道：“能举说出一些人的名号么？”

胖蒙面人想了想道：

“滇西四怪，蛮荒残叟，关东三雄，崂山恶道，中条双煞等人都是。”

梅仙听得心头不由微微一震，道：

“这实力实在够强大惊人的，比诸当今武林各大门派恐怕已是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胖蒙面人道：“这还只是老朽所知的一小部分，真正的实力尤强尤大。”

梅仙微一沉思道：

“据传说那‘滇西四怪’，‘蛮荒残叟’等人，无一不是素来狂妄跋扈，自视极高的武林黑道巨孽，这些人竟然个个都听命于他，受他的差遣，如果我猜料的不错，此中必有原因，决非都是自愿甘心的，对么？”

胖蒙面人点头道：“少主猜料得一点不错，凡是他的手下属众，心中纵然不甘不愿，但却莫可奈何，不得不听命于他。”

梅仙道：“这么说，他们必然是受着他的什么胁迫控制了？”

胖蒙面人道：“事实确是如此，除了他真正的心腹属下以外，大都不是身中慢性奇毒，必须按时服用他特制的解药，便是父母妻儿等亲人被持作人质。”

“哦！”梅仙眨眨眼道：

“照此说来，你们三位必定也是身受着奇毒的迫害与控制了。”

胖蒙面人点点头，轻叹了口气，没有接话。

梅仙想了想，又问道：

“他控制着许多当世武林黑道巨孽，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他有何企图？”

胖蒙面人道：“野心。”

梅仙道：“他想称霸天下武林？”

胖蒙面人道：“事实上他已将天下武林视为他囊中之物，以当世天下武林霸主自居，如不是四个月前‘血娘子’突然出现武林，使他突然改变了计划，当今武林九门派此刻只怕已有半数以上的俯首称臣，受其控制了。”

梅仙道：“他怕‘血娘子’么？”

胖蒙面人摇头道：

“他突然改变计划的意思是先让‘血娘子’去找各大门派的晦气，大闹大杀去，等到时间差不多了，他再以武林奇客的身份出面收拾‘血娘子’，借此立德扬威武林，那时各大门派之人必然感他之德，全都尊敬他，无须使用什么手段，各大门派之人会自然而然的落入他的控制中。”

梅仙双眉微微一扬道：“好计划，此人他好深沉的心机！”

语音一顿又起，问道：“最近有‘血娘子’的消息么？”

“没有。”胖蒙面人摇头道：

“自两个月前，‘血娘子’大闹华山，杀了华山门八名高手，又赶上峨嵋大闹了一场，杀了峨嵋三个慧字辈的和尚以后，就像突然消失了般地，再未听说过她的消息。”

梅仙默然沉思了刹那，话题忽地一改，问道：

“如今你三位打算怎么办？还要继续追截唐天威姊弟么？”

胖蒙面人想了想，转向两个瘦高的蒙面人问道：“二位的意思认为应该如何？”

两名瘦高的蒙面人微一沉吟，右边的一个开口说道：

“唐家两小姊弟既然和麦少侠一起，兄弟认为事情到此为止，可以结束了。”

胖蒙面人点头道：

“是该可以结束了，唐天威姊弟和麦少侠在一起，谁敢强截！”

语声微微一顿，望着梅仙说道：

“少岛主如果已无其他的垂询指教，老朽想请准告辞。”

梅仙想了想，点头道：“你们请便吧。”

胖蒙面人未再说话，抱拳拱手躬身一揖，和两个瘦高的蒙面人一齐长身电射掠空而去。

望着三个蒙面人去远之后，芮诗纯忽然轻咳了一声，问道：

“梅大哥，你为何就这样任由他们三人离去？”

梅仙星目一眨，反问道：“如以芮兄弟的意思应该如何？”

芮诗纯道：“兄弟认为应该留下他们。”

梅仙道：“留下他们做什么？”

芮诗纯道：“将他们带往少林，要他们向少林掌教等人述说事实一切，替麦三弟作证！”

梅仙微微一笑道：“芮兄弟认为少林掌教等人会相信？”

芮诗纯星目一凝道：“梅大哥认为少林掌教等人会不信？”

梅仙点点头道：“少林掌教也许会。但是青城道士和昆仑、无极两派就很难说了。”语声一顿又起，接着：

“事情既无把握使青城道士等人相信，将他们三个带往少林作证，于我们无益，于他们却有害！”

芮诗纯道：“于他们有什么害？”

梅仙笑笑道：“他们都是身受迫害之人，从他们那‘顾忌、隐衷’两者皆有的口气听来，显然他们不但身中奇毒，可能还有亲人被挟持着，受着双重的控制，如将他们带往少林作证，首先遭殃的将是他们的亲人。”

这么一解说，芮诗纯完全明白了，内心不由极是佩服地说道：

“大哥真够细心想得周到，小弟竟然没有想到这些，实在真笨。”

梅仙笑了笑，转变话题地说道：

“三弟和二妹他们大概已下去快近百里了，我们快追上去吧。”

少林寺，位于少室山北麓。

麦亮宇和欧阳映雪带着唐天威姊弟四人四骑，一路连夜急赶，终于在约期的那天午后西未时分，赶到了少林寺外。

四人甫一下马，立有一名中年灰衣僧人快步迎了出来，双掌合十为礼的望着麦亮宇问道：“施主上姓？”

麦亮宇道：“在下姓麦名亮宇。”

中年灰衣僧人道：“贫僧本寺知客，奉命迎候施主。”

麦亮宇问道：“青城昆仑无极三派掌门都来了没有？”

知客僧点头答道：“都已经来了。”

麦亮宇道：“他们现在何处？”

知客僧道：“现在寺内客殿中恭候侠驾。”

麦亮宇道：“请大和尚入内传报一声，就说麦某赴约来了。”

知客僧双手合十道：“本寺掌教已有令谕，施主来时无须传报，命贫僧直接请施主前往客殿会谈，请施主随贫僧入内。”

话落立即转身迈步在前带路，向寺内走了进去。

客殿内，少林掌教和一心监院分坐在正中的主位上，身后垂手并肩肃立着少林四护法金刚，穷家帮主“落拓书生”席俊纶、青城、昆仑、无极三派掌门和“独臂神叟”龙正方，则分坐在左右两边的客位上。

在右边，距离席俊纶五丈多远，靠近殿门旁地方，一排摆放着三张椅子，显然，那是为“寰宇三英”设置的座位。

穷家帮“蓝衣双叟”和“八杰”与三派门下高手等人，则全都神情肃穆的站立在客殿门外两旁。

在知客僧的引导下，麦亮宇神色从容地进入了客殿，身后紧跟着欧阳映雪和唐天威姊弟。

他虽然从未见过少林天愚掌教，但他星目一掠之下，已知端坐在一心监院上首主位上的古稀老僧即是天愚掌教，因此他一进入殿内立即不失礼数的朝天愚掌教抱拳一拱，朗声说道：“在下麦亮宇见过掌教大师。”

天愚掌教双手合十微一欠身道：

“不敢当，麦施主请少礼，请坐。”

说着抬手朝靠近殿门旁摆放着的三张椅子指了指。

麦亮宇淡然一声摇头道：“不必了，在下是赴约的。”

天愚掌教道：“施主虽是来赴约的，但来此是客，请先坐下，坐下也好谈话。”

麦亮宇星目一瞥青城、昆仑、无极三派掌门，微一沉思道：

“掌教既如此说，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话落，跨步在三张椅子当中的一张椅子，洒脱地坐了下去。

唐秀容在欧阳映雪的示意下，跟着坐在麦亮宇的右边，欧阳映雪自己坐在麦亮宇的左边。

椅子只有三张，唐天威只好站立在姊姊的旁边。

天愚掌教目光一扫欧阳映雪和唐秀容姊弟，问道：

“麦施主，他们三位尊姓大名？可都是施主的朋友？”

麦亮宇微一点头，随即替欧阳映雪和唐秀容姊弟三人介绍了一遍。

天愚掌教一听唐秀容姊弟是四川唐家子弟，不由目视唐秀容问道：“唐姑娘，听说老夫人于五年前自封门户，并禁令子弟外出，拒见任何访客，有这回事么？”唐秀容螭首微微一点道：“有这回事。”

天愚掌教道：“如今禁令已解除了？”

唐秀容道：“目前还没有。”

天愚掌教道：

“既然没有，姑娘和令弟同出江湖，岂不是犯了老夫人的禁令？”

唐天威接口说道：“这与掌教何关？”

天愚掌教脸色微微一沉，道：

“小施主对老僧说话，怎地这等放肆无礼！”唐天威朗声说道：“这本是掌教自己的不是，焉能怪得在下说话无礼放肆！”

天愚掌教轩眉凝目问道：“老僧如何不是了？”唐天威道：“在下请问，在下和家姊同出江湖，违犯家祖母的禁令与否，与掌教何关，掌教又问此怎地？”这话不错，是理。

天愚掌教眉锋不由微皱了皱，道：

“如此说来，倒是老僧不该问了。”

唐天威道：“掌教本来就不该问。”

天愚掌教目光不由深望了唐天威一眼，随即话题一转，望着麦亮宇问道：“紫衫客怎地未来？”

麦亮宇道：“另外有点事情，要迟些时候才能到。”天愚掌教道：“要迟多少时候？”

麦亮宇道：“今晚至明晨之间。”

青城掌门清虚道长忽然轻咳了一声，问道：

“今日之约，施主准备如何了断？”

麦亮宇神色平静地道：

“在下想先听听道长的意思，希望如何了断？”

清虚道长目光一瞥“落拓书生”席俊纶和“独臂神叟”龙正方二人，说道：

“贫道不想恃强欺人，只希望施主能给贫道等一个合理的交代。”

麦亮宇微一沉思道：“如此在下请问，道长相信在下之言不信？”

清虚道长道：“只要合情合理，有证有据，贫道等自然相信。”

麦亮宇再次微一沉思道：

“道长既这么说，在下所言相信与否？那就只好听凭道长等自己决定了。”

语锋一顿又起，接道：

“十多天前，在下曾去过‘大鹏庄’，在庄上遇见两个人。”

清虚道长道：“两个什么人？”

麦亮宇道：“一个脸上戴着人皮面具，穿着打扮与在下同样的人和一个蒙面黑衣老者。”

清虚道长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麦亮宇道：“杀害裘天雄父子的凶手。”

清虚道长道：“他们和裘天雄父子有仇？”

麦亮宇道：“据他们自己说没有。”

清虚道长道：“那他们杀害裘天雄父子的目的是什么？”

麦亮宇道：“嫁祸在下。”清虚道长道：“这么说，他们是你的仇家了。”麦亮宇摇摇头道：“他们与在下无仇也从无过节。”清虚道长道：“那他们为何要杀人嫁祸与你？”麦亮宇道：“据他们说，他们只是奉命行事。”清虚道长道：“奉谁之命？”

麦亮宇道：“他们的主上。”

清虚道长道：“他们的主上是什么人？”

麦亮宇道：“不知道。”

清虚道长道：“你没有问他们？”

麦亮宇道：“据他们说，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清虚道长道：“他二人现在何处？”

麦亮宇道：“死了。”

清虚道长道：“你杀了他们？”

“不是。”麦亮宇摇了摇头，把事情的经过摘精扼要的述说了一遍。

清虚道长微一沉思道：

“如此说来，裘天雄父子不是你杀的了？”

麦亮宇道：“事实本来就不是在下所杀。”

天愚掌教接口问道：“那把淬毒柳叶刀现在何处？”麦亮宇道：“四川唐家唐老夫人那里。”

天愚掌教道：“你见过唐老夫人了？”

麦亮宇道：“那淬毒柳叶刀乃唐老夫人独门之物，那蒙面黑衣老者既死，在下当然只好前往四川去向唐老夫人查问了。”

天愚掌教道：“那蒙面黑衣老者是唐家子弟？”

麦亮宇摇头道：“不是，不过那把柳叶刀确是唐老夫人昔年所使用的独门之物不假。”

“哦。”天愚掌教目光微微一凝，道：

“这话是唐老夫人亲口承认的么？”

麦亮宇点了点头道：

“据唐老夫人告诉在下说，柳叶刀共十二把，但早于五年前就已遗失被窃了。”

天愚掌教道：

“照此说来，唐老夫人也不知道那蒙面老者是谁和其中的主上是何许人了。”

麦亮宇道：“据唐老夫人相告，她确实不知。”

无极掌门“乾坤刀”袁尧接口问道：“你这些话全都实在？”

麦亮宇正容说道：“在下所言句句是实。”

袁尧忽然嘿嘿一笑道：

“但是老夫却认为这些话，全是你自己捏造杜撰的谎话。”

麦亮宇两道剑眉微挑了挑，神色淡淡地道：

“掌门人要这么认为，在下就莫可奈何了。”

袁尧道：“老夫请问，你说这些话的意思，可就是今天赴约的交代？”

麦亮宇道：“不错，目前在下只能作如此交代。”

袁尧道：“你认为如此交代就够了？”

麦亮宇道：“事情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在下当必全力继续追查那阴谋嫁祸的恶徒，弄个水落石出。”

袁尧道：“这么说，你的意思是要老夫等相信你，今天之约就到此为止，等待那事情真相大白的一天？”

麦亮宇点头道：“诸位都是望重当代武林的一派掌门，我希望诸位能以超人的胸襟气度来处理这嫁祸的阴谋，别中那阴谋者的诡计。”

袁尧微一沉思道：“你这话说得虽然似乎有点道理，不过，自古以来，凡是阴谋诡计所对付的对象，不是誉满当世，声望极高，也必是身份特殊的人物，而你麦少侠据老夫所知，你出道江湖才不过四个多月，年纪又未足弱冠，目下虽已天下武林知名，但那是因为你盗经杀害老夫等派下弟子之故。”语锋一顿又起，道：

“老夫请问，那阴谋者为何要嫁祸与你，你又凭着哪一点值得使用阴谋诡计之人的对付？”

这话不错，问得有道理。

麦亮宇被问得心头不由微微一窒，道：

“掌门人这话问得虽然有理，不过，掌门人也应该明白，在下要是知道那阴谋者为何‘嫁祸’在下，今天此约，在下就不会浪费唇舌，向诸位详说‘大鹏庄’所遇，和向唐老夫人查问的经过了。”

袁尧突然冷声一笑道：

“你认为你那些捏造杜撰的谎话，老夫等会相信？”

麦亮宇道：“话出于在下之口，入于掌门人之耳，相信与否？乃是掌门人的问题，就只好听凭掌门人自己决定了。”

袁尧微一沉思，目光倏然转向“落拓书生”席俊纶问道：“帮主认为如何？”

席俊纶淡然一笑道：

“兄弟本不便参加意见，不过袁兄既然下问，兄弟认为麦少侠所言似乎可以相信。”

袁尧道：“帮主这‘似乎可以相信’，有理由么？”

席俊纶道：“兄弟认为麦少侠如真是那盗经杀人的凶手，既敢留名就没有个不敢承认的，今天也就不会很坦然前来赴约了。”

袁尧双目转动地道：“帮主所言虽然有理，可是帮主也应该想到，他坦然前来赴约之事，焉知不是使用的一着‘以进为退’之计。”

席俊纶道：“袁兄要是这样想，兄弟便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袁尧干咳了一声，目光忽然转望着“独臂神叟”龙正方问道：“龙大侠认为如何？”

龙正方道：

“龙某首先请问，掌门人此问是诚心询问龙某的意思，还是只是礼貌上的客套？”

袁尧道：“袁某乃诚心请教。”

龙正方点头说道：“既是诚心请教，龙某就直说了。”

语锋一顿，正容说道：

“龙某希望诸位掌门人最好是相信麦少侠所言。”

袁尧道：“袁某等如果不相信便怎样？”

龙正方道：“不相信的结果，对诸位掌门人只有害而无益。”

清虚道长接口问道：

“如何有害？贫道请龙大侠明告。”

龙正方凝目问道：“道长可是要听实话？”

清虚道长道：“不然贫道何必多此一问。”

龙正方目光缓缓地扫视了天愚掌教等人一眼，说道：

“龙某可要先打个招呼，实话有点不大好听，尚望诸位掌门人千万不要见怪。”

天愚掌教口喧佛号道：

“既是实话，贫僧等怎会见怪，龙大侠只管直说就是。”

龙正方脸色神情一肃，说道：

“据龙某所知，麦少侠身怀盖世绝学，所学功力，放眼当今天下武林，很少有人能是他手下十招之敌，他身受阴谋嫁祸陷害，心中已是气恼万分，诸位掌门如果一定固执成见，不相信他所言，认定他是盗经之贼，杀人凶手，

要他还经偿命，结果必然动手相搏。”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

“倘然动手相搏，龙某敢说诸位掌门无人能是其敌，纵是四位联手，恐怕也难稳操胜券，当然，在这少林寺内，高手如云，如果摆下‘罗汉大阵’，麦少侠他武学功力再高再强，也将难以生出少林寺内，不过，那必将引起一场武林无人能够挽回的劫难大祸！”

天愚掌教和一心监院、青城、昆仑、无极三派掌门听得脸上不由全都变了色。

清虚道长心念电转了转，问道：

“龙大侠这所谓‘劫难大祸’，究竟有多大？可否说明白些。”

龙正方道：“究竟有多大，龙某也不敢随便妄言，不过，麦少侠的一条命，很可能使道长等四派从此除名武林！”天愚掌教等人听得脸色不由又是一变，即连“落拓书生”席俊纶在旁听得心中也不禁大为震惊，而又暗暗诧异非常。

因为席俊纶他虽然已知麦亮宇师承“武林五先生”门下，但却并不知“五先生”的出身来历。

天愚掌教脸色一变之后，随即凝目问道：

“龙大侠之意可是说麦少侠如果受到了伤害，就会有人找上贫僧等四派，替他报仇？”

龙正方点头道：“不错。”

袁尧接问道：“是血娘子么？”

龙正方道：“不是，血娘子也没有那能使四派除名武林的力量。”

清虚道长心念突然一动，问道：“可是麦少侠的师门？”龙正方道：“道长说对了。”

天愚掌教接口道：

“贫僧请问麦少侠的师承？”

龙正方目光一瞥麦亮宇说道：

“关于此一问题，龙某未便代答，掌教请直接问他本人好了。”

天愚掌教双目倏如电射地凝望着麦亮宇说道：“贫僧请施主赐告师承？”

麦亮宇道：“掌教原谅，目前未便奉告。”

正说之间，先前在寺门口迎接麦亮宇入寺的那名知客僧人，突然急步匆匆的走了进来，在客殿门外躬身禀报道：“禀掌教，寺外来了八男十女和一顶软轿，要弟子禀报掌教，要掌教传谕鸣钟九响，大开正门亲自躬迎软轿入寺。”

鸣钟九响，大开正门，掌教亲自躬迎，这是少林寺最高的迎宾大礼，除今天子圣驾以外，放眼天下，似乎还无人够有这等身份资格。

天愚掌教双目不由倏然一轩，睁目问道：“软轿中是什么人？”

知客僧摇头道：“弟子不知。”

天愚掌教道：“你没有请教？”

知客僧道：“弟子请教了，对方一位老者要弟子不必多问，依言入寺禀报。”

天愚掌教道：“那老者有多大年纪？”

知客僧道：“五旬开外。”

天愚掌教道：“穿着打扮相貌是个什么样子？”

知客僧道：“白面长髯，身着青袍，气度甚是不凡，威仪凛人，令人望而生畏！”

天愚掌教双眉微皱地默然沉思了刹那，转向身旁的一心监院说道：“师弟出去看看去。”

一心监院口中答应了一声，方自离座站起，“独臂神叟”龙正方突然抬手一拦，说道：

“监院不必出去看了。”

一心监院不由微微一怔，问道：“为什么？”

龙正方正容说道：“龙某已经猜到的是谁人了。”

天愚掌教凝目问道：“龙大侠猜想是谁？”

龙正方微一沉思道：

“龙某请问，少林寺钟鸣九响的最高迎宾大礼，除当今天子以外，武林中可有什么人够这等身份资格？”

天愚掌教微一沉思道：“另有一位。”

龙正方道：“哪一位？”

天愚掌教道：“长生不老令‘金令’掌令。”

龙正方道：“还有别的人没有？”

天愚掌教想了想，摇头道：“没有了。”语声一顿，双目倏然一睁，问道：“龙大侠猜想到的难道就是‘金令’掌令？”

龙正方正容点头道：“不错，龙某认为很有可能。”

清虚道长忽然轻咳了一声，说道：

“龙大侠，对于这种猜想和可能，贫道实在感觉非常奇怪不解得很。”

龙正方道：“为什么？道长可是认为龙某的猜想很不合理？”

清虚道长点头道：“贫道心中虽有此想，贫道所感觉奇怪不解的是，龙大侠怎会突然想到是‘金令’掌令的？”

龙正方微微一笑道：

“龙某如此说这是龙某偶然的灵感，道长相信不？”

清虚道长摇头道：“贫道当然不相信。”

龙正方笑笑说：“道长既然不相信，何妨稍作忍耐，马上就能明此中原因了。”

语声一转，转向天愚掌教说道：

“掌教请赶快传令准备迎客吧。”

天愚掌教犹在迟疑未决，蓦见客殿外人影一闪，当门岳立着一位白面长髯，身着青袍的老者。

青袍老者目射威凌地扫视了殿中众人一眼，望着天愚掌教和一心监院二人沉声问道：

“哪一位是少林当代掌教？”

天愚掌教起身离座，双掌合十，口喧佛号说道：“贫僧天愚，请问施主是？……”

青袍老者语声冷凝地道：

“老夫复姓公孙，名昭文，来自南海，老和尚明白了么？”天愚掌教心神不禁暗暗一震，道：“公孙施主是南海……”

公孙昭文冷声截口说道：

“老和尚明白了就别多问了，老夫请问，知客僧向你禀报过了没有？”

天愚掌教点头道：“禀报过了。”

公孙昭文道：“如此，你老和尚为何还不鸣钟按礼出迎？”天愚掌教不由一窒，道：“这个……”

公孙昭文道：

“怎样？老和尚可是心中有些不愿，想改改百年前贵派掌教订定的这条礼数？”

天愚掌教心中微微一凛！摇头道：“贫僧不敢。”公孙昭文冷哼一声，目光倏然转向麦亮宇和欧阳映雪二人躬身一礼，说道：

“属下拜见二公主和三少。”

麦亮宇连忙欠身还礼说道：“老人家请勿多礼。”语声一顿，凝目问道：“老人家已经见过我大哥了么？”公孙昭文点头道：“是的，属下已经见过少主了。”麦亮宇道：“我大哥现在何处？”

公孙昭文道：“在寺外。”

至此，天愚掌教和一凡监院、青城、昆仑、无极三派掌门等人全都明白了，明白了“寰宇三英”之首的“琴韵追魂辣手子都紫衫客”，乃是“不老金令”的少主，同时也明白了“独臂神叟”龙正方要他们相信麦亮宇所言，和那麦亮宇的一条命，可能使四派除名武林之语的意思。

显然，龙正方早已知道“寰宇三英”之首的真正身份来历了。

天愚掌教和青城等三派掌门这一明白，心中全部不禁暗暗震撼不已，同时也在暗暗庆幸，幸好还没有和麦亮宇破脸动手，否则，这后果实在不堪想象！

这时，一心监院已在天愚掌教的示意下，急步走出客殿传了令谕。

刹那之后，钟楼巨钟响起了悠扬的钟声，少林“经、膳、礼、法、罗汉、知客”六堂住持全都齐集客殿殿外，静候掌教法谕。

天愚掌教朝公孙昭文双掌合十说道：“公孙施主请先行。”

公孙昭文微一点头，望着麦亮宇和欧阳映雪躬身说道：

“二公主和三少请随属下同行如何呢？”

麦亮宇立即长身站起，点头说道：“老人家请先。”

公孙昭文恭敬地说了声：“属下遵命。”

转身迈步往外走去，麦亮宇和欧阳映雪带着唐天威姊弟随后。

于是，天愚掌教立即走出殿外和一心监院率领着六堂住持随行在麦亮宇等四人之后，穷家帮主“落拓书生”席俊纶和“独臂神叟”龙正方，青城、昆仑、无极三派掌门则跟随在天愚掌教和六堂住持身后。

于是，少林寺那两扇向来难得开启的高大的正门大开了。

于是，停歇在寺门外的华丽软轿，在钟声悠扬中，被恭敬的迎入了少林寺内，软轿由四名绛衣少女抬着，一直抬到客殿门口。

软轿停落，一名少女上前掀起轿帘，走出一位气度雍容，威仪慑人不敢仰视的青衣中年美妇人，缓步从容进入客殿。

这位青衣中年美妇人正是“不老金令”掌令，也就是“寰宇三英”之首“琴韵追魂辣手子都紫衫客”的母亲，“长生岛”岛主。

这时，客殿中的椅子已经移动重新摆过，原先正中并排着两张椅子已只剩下一张，那客殿门旁的三张椅子也已撤去，全都分摆在左右两边。

“长生岛主”一直缓步走到正中的椅子前转身坐下，这才目视天愚掌教

微一抬手，说道：“掌教请坐。”

天愚掌教双掌合十躬身说道：

“谢谢掌令，贫僧就这样站着恭聆掌令的令谕好了。”

“长生岛主”微微一笑道：

“掌教请勿拘礼，坐下来方好谈话。”

天愚掌教口中喧喃了声佛号，恭敬地说道：“如此，贫僧遵命。”

话落，立即移步走到左边的第一张椅子坐了下去。

“长生岛主”目光随又转向“独臂神叟”龙正方，穷家帮主席俊纶和青城等三派掌门，向他们抬了抬手，道：“龙大侠、席帮主和三位掌门也请坐。”

龙正方和席俊纶，青城、昆仑、无极三派掌门立时齐朝“长生岛主”躬身为礼的说道：

“谢谢掌令。”

席俊纶和龙正方二人并坐于天愚掌教身旁，青城等三派掌门则在右边的椅子上依次坐下。

五人落座之后，麦亮宇和欧阳映雪即双双上前大礼叩见，叩见既毕，“长生岛主”这才凝目望着麦亮宇问道：“宇儿，事情解决了没有？”

麦亮宇摇头恭敬地答道：“还没有。”

“长生岛主”眉锋微微一皱，道：“为何还没有解决？”

麦亮宇道：“弟子所言，四位掌门不肯采信。”

“长生岛主”道：“可是因为空口无凭，无证无据？”

“是的。”麦亮宇点点头道：

“无极掌门认为弟子所言，全都是自己杜撰捏造的谎话。”

“长生岛主”沉思地道：

“你请问过四位掌门没有，要怎样的证实才相信？”

麦亮宇道：“弟子没有，不过四位掌门的言下之意已表示很明白，除非弟子能够立刻找出那盗经、杀人的凶手，否则说什么也都是空言无用。”

“哦……”“长生岛主”默然沉思了刹那，目光倏然凝望着天愚掌教问道：

“事情是这样么？”

天愚掌教心中不由微微一窒，道：“这个……”

“长生岛主”接口道：“是就是，掌教请尽管直言，无须顾忌。”

天愚掌教暗吸了口气，点头说道：“事情确是这样。”

“长生岛主”目光瞥视了青城、昆仑、无极三派掌门人一眼，道：

“如此，我请问四位掌门的意见，打算如何处理这件事？”

天愚掌教口中轻咳了一声，道：“贫僧之意到此为止。”

“长生岛主”道：“不再追究盗经、杀人的凶手了？”

“不是。”天愚掌教摇头道：

“贫僧只是不再向麦少侠追究。”

“长生岛主”道：“为什么？是因为他是本岛的弟子？”

天愚掌教点头道：“贫僧现在已经完全相信是阴谋者的‘冒名嫁祸’了。”

“长生岛主”淡然一笑，道：

“这么说，他如果不是本岛弟子，掌教便不相信了，是不是？”

天愚掌教低喧了声佛号道：“贫僧不否认，如非岛主门下，贫僧等确实

未便相信。”

“长生岛主”道：“那么我再请问，他如果不是本岛弟子，掌教等将如何处理他？”

对于此问，天愚掌教心中虽然有点颇难回答之感，但是基于“佛门弟子戒打诳语”的戒条，只得实话实说地说道：

“麦少侠虽然否认没有盗经杀人，但在事实真相未完全弄清楚之前，贫僧等本意想请他暂留敝寺作客一段时日，以待查证清楚。”

“这倒也甚为合理。”“长生岛主”淡然一点头道：“掌教等的心意既是如此，那我就依照掌教的意思，命他暂时留在贵寺，以待查证澄清好了。”

这话，不仅听得天愚掌教和青城等三派掌门愕然一怔，即连穷家帮主席俊纶，“独臂神叟”龙正方，麦亮宇本人和梅仙欧阳映雪等人全都不由微微一怔，心中暗暗诧异，不明“长生岛主”缘何突出此话？

天愚掌教愕然一怔之后，随即摇头说道：“这已经没有必要了。”

“长生岛主”道：“为什么已经没有必要了？”

天愚掌教道：“贫僧等如今既已完全相信这是阴谋者的‘冒名嫁祸’，盗经、杀人的凶手另有其人，岂能要麦少侠留在敝寺！”

“长生岛主”道：“但是我却认为掌教应该仍照原意要他留在贵寺以待查证。”

天愚掌教双目微凝地问道：“掌令之意是？……”

“长生岛主”道：“我不希望掌教和三位掌门为他是本岛主弟子而相信他不是盗经、杀人的凶手，不予追究，落人口实，说我护短，落个威胁掌教和三位掌门的恶名。”

天愚掌教噙了声佛号道：“掌令言重了，那怎么会。”

“长生岛主”道：“掌教也许不会，但是却难保别人不会。”

天愚掌教摇头说道：“掌令多虑了，‘不老金令’武林至尊，谁敢对掌令不敬。”

“长生岛主”微微一笑道：

“这么说，掌教已决心不要他留在贵寺以待事实的澄清了？”

天愚掌教点头恭敬地答道：“是的。”

“长生岛主”目光转向青城等三派掌门道：“三位掌门之意如何？”

清虚道长道：“贫道等和天愚掌教的意思一样。”

“长生岛主”淡笑了笑道：

“诸位既如此说，我倒不便固执己见，不好不听由诸位的意思了。”

语声一顿，倏然目注天愚掌教问道：

“有个建议，掌教和三位掌门可愿接受？”

天愚掌教神色恭敬地道：“掌令有所谕示，但请吩咐就是。”

“长生岛主”正容说道：

“掌教和三位掌门如愿接受我的建议，便请立刻传令门下所有在江湖上的弟子，即刻返回派中，宣布封山，不过问江湖是非。”

天愚掌教、清虚道长和昆仑、无极三派掌门等人闻言，神情全都由愕然一怔，目露诧异之色的望着“长生岛主”。

“长生岛主”接着又道：“这只是我的一个建议，并且与我‘不老令’掌令身份完全无关，掌教和三位掌门愿意接受与否？皆由四位自己的意思决定。”

天愚掌教默然沉思了刹那，说道：

“掌令此议必有深意，贫僧恭请明谕。”

“长生岛主”目光缓缓扫视了清虚道长和昆仑、无极掌门等人一眼，突然目射威凌地说道：“请四位令谕这殿内外所有的门下弟子全都退出此殿十丈以外去。”

天愚掌教等人闻言，知道“长生岛主”必有重要话对他们说，而且关系一定非常重大，于是，立即依言传了令谕。

等到一心监院和六堂住持，以及青城等三派门下高手退去之后，“长生岛主”随即转向公孙昭文又说道：“公孙总管，你和‘双卫、八凤’都到殿外去，仔细注意众人的举动，如有异处，只记不理，你明白么？”

公孙昭文躬身点头道：“属下明白。”

“长生岛主”点了点头，这才望着天愚掌教等人说道：

“目前我只能告诉四位，武林中正有人在意图称霸天下，并在阴谋个别对付八大门派，据说若非‘血娘子’适巧突然出现江湖，因而使其改变计划，当今武林八大门派，此刻恐怕已有半数人入其掌握，受其控制了。”

这实在是个非常惊人的消息，天愚掌教等人，包括穷家帮主席俊纶，“独臂神叟”龙正方在内，全都听得心神不禁凛然一震！

清虚道长凝目问道：“掌令知道那是何许人么？”

“长生岛主”微一摇头道：

“我要是知道是何许人，就不会只能告诉四位这些，更不会向四位作此建议了。”

天愚掌教沉思地想了想，道：

“掌令作此封山之议，可是意在借此使贫僧等四派避免受其阴谋暗算，落入其掌握中？”

“长生岛主”道：“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建议四位宣布封山，固然是为避免为其阴谋所逞，但真正的用意，乃是一条‘以退为进’之计，也就是名义上虽然宣布封山不过问江湖是非，实际上前题是由明转暗，以暗对暗。”

如此一说，天愚掌教等人心中算是明白了。

“长生岛主”却接着又道：“据我所得消息，那图谋称霸武林之人，不但所学功力极高，而且心机阴深，手段歹毒非常，更精于用毒，其所网罗的属下高手，几乎无一不是当代武林一流中的一流，独霸一方的枭雄，大豪人物。”

这番话，只听得天愚掌教等人心神不禁倏又凛然一震！

无极掌门“乾坤刀”袁尧忽然轻咳了一声，说道：

“老朽请问掌令这些消息的来源？”

“长生岛主”目光倏地一凝，道：“袁掌门可是不相信？”

袁尧摇头道：“老朽不敢，老朽只是觉得有点奇怪而已。”

“长生岛主”道：“你奇怪什么？”

袁尧道：“老朽奇怪武林中有人图霸天下，发生这等惊人之事，老朽等身在中原武林，竟然毫无所知，而掌令远居南海……”

“长生岛主”突然冷声一笑，截口道：

“这要怪你们四位掌门心存偏见，不肯多用脑筋，不肯相信麦亮宇所言，认定他是盗经、杀人的凶手之故。”

语声一顿又起，接道：“四位掌门如果稍稍相信麦亮宇的解释举证，暗中另外追查，何至于迄今尚还毫无所知，可能早就获得一点消息眉目了。”

天愚掌教闻言，心中不由恍有所悟地说道：

“照此说来，那盗经、杀人‘冒名嫁祸’的阴谋者，也就是那图谋称霸天下之人了。”

“不错。”“长生岛主”微一点头，问道：

“如今四位掌门愿意接受我的建议不？”

天愚掌教微一沉思，点头说道：“贫僧敬遵掌令令谕。”

“长生岛主”目光转向清虚道长等人又问道：“三位掌门的意思如何？”

少林为当今武林八派之首，青城、昆仑、无极三派掌门自是都以少林马首是瞻，天愚掌教既已答应接受建议，他们三派当然不会说不，于是也就立刻同声恭敬地说道：“敬遵掌令令谕。”

“长生岛主”点了点头，说道：

“四位于宣布封山之后，可立刻暗中选派高手前往江湖上分头留心查访，但派出之人不仅要十分精明干练，而且必须易容改装，以免被人认出，如果遇上一些脸戴人皮面具，或者是蒙面之人，最好只暗暗跟踪注意其行动，尽量避免与彼等发生冲突搏斗，如有什么消息线索，可就地请穷家帮弟子传告‘寰宇三英’，由‘寰宇三英’出面去对付他们，至于今后应该如何小心严防阴谋暗算等等问题，这就是四位自己的事情了。”

天愚掌教双手合十，神色恭敬地说道：“多谢掌令指示。”

“长生岛主”微一摆手道：“掌教不必客气。”

语锋一顿即又起，说道：

“好了，该交待的我已经交待过了，我也该走了。”

话落，立即长身站起，缓步走去。

麦亮宇、梅仙、欧阳映雪、芮诗纯和唐秀容姊弟等人则立即迈步跟随在后，天愚掌教和青城、昆仑、无极三派掌门，以及穷家帮主席俊纶，“独臂神叟”龙正方则随后相送。

“长生岛主”刚步出客殿门外，暮闻寺外传出一声喝叱，接着又是一声惨叫。

惨叫声中，一条红影电射划空地射落寺内。

红影身形落，天愚掌教等人脸色不由微微一变。

麦亮宇却突然惊声道：“咦，是她！”

“长生岛主”侧首问道：“亮宇，她是谁？”

麦亮宇躬身答道：“血娘子。”

“哦。”“长生岛主”口中方自一声轻“哦”，血娘子已目光如电地扫视着一心监院和六堂住持冷声说道：“哪位是少林掌教？请近前一步答话。”

一心监院腿跨前一步，双手合十问道：“女施主有何见教？”

血娘子道：“你就是少林掌教？”

一心监院摇头道：“贫僧一心，乃本寺监院。”

血娘子道：“你们掌教现在何处？要他出来说话。”

一心监院道：“女施主有何见教，请与贫僧说也是一样。”

血娘子冷冷地道：“你能作主？”

一心监院道：“贫僧职司监院，除特殊重大事情以外，都可代理作主，女施主请先说说看。”

血娘子突然一声冷笑道：“监院和尚，你知道我是谁么？”

一心监院淡淡地道：“贫僧猜的如果不错，女施主该是最近逞凶华山，闯峨嵋的血娘子。”

血娘子道：“你既然知道我是谁，就该明白我的来意是什么，决不是你监院和尚所能代理做得了主的了。”

一心监院正要接话，天愚掌教已口喧佛号飘身而前，岳立在血娘子对面三丈开外之处，接口说道：“贫僧请问女施主的来意。”

血娘子目光如电地上下打量了天愚掌教刹那，冷声问道：“你是什么人？”

天愚掌教道：“贫僧天愚。”

血娘子道：“这么说，你就是少林掌教了？”

天愚掌教道：“贫僧正是当代掌教。”

血娘子道：“你们少林掌教换了人了？”

天愚掌教道：“贫僧接掌少林已经十五年了。”

血娘子双目凝注地问道：

“原来的掌教百因老和尚现在何处？”

天愚掌教道：“已奉我佛佛旨宠召，成道飞升了。”

血娘子道：“他已经死了？”

天愚掌教喧诵了声佛号，道：

“贫僧请女施主说明来意？”

血娘子微一沉思，问道：

“百因老和尚是你的什么人？”

天愚掌教道：“先师。”

血娘子道：“我本来是来找百因老和尚讨债的，他既然已经死了，俗话说得好‘父债子还，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既然是他的徒弟，又接了他的掌教衣钵，这笔债就由你来偿还好了。”

天愚掌教神色平静地说道：

“女施主说的甚是，‘师债徒还’，贫僧理当代替先师偿还，不过，贫僧请问，先师欠了女施主的什么债？尚望明言。”血娘子冷冷地道：“血债！”

天愚掌教神色平静如故地问道：“是怎样的血债？”

## 十四

血娘子道：“掌教和尚，你在装糊涂么？”

天愚掌教摇头道：

“贫僧没有，是真不知道。”

血娘子冷声一笑道：

“和尚，你听说过二十年前天下武林数十名高手围攻我血娘子的事情么？”

天愚掌教点了点头，双目倏然一睁，精光激射地道：“女施主就是二十年前的那位血娘子？”

血娘子冷哼一声道：

“不错，当年在贺兰山中，我虽然身负重伤，被击落百丈悬崖，但却命大未死，当年百因老和尚曾给了我一掌，今天我来此的目的，就是要向他讨还那一掌，如此，你明白了么？”天愚掌教道：“贫僧明白了。”

血娘子道：“你愿意代替百因老和尚偿还我那一掌么？”天愚掌教道：

“先师既然欠过女施主一掌，贫僧理当代替偿还，不过，贫僧却要奉劝女施主一语，深望女施主能予接纳。”血娘子问道：“哪一语？”

天愚掌教肃容说道：“冤仇宜解不宜结。”

血娘子道：“你可是要我放弃那一掌之债？”

天愚掌教点头道：“贫僧愿代师向女施主谢罪。”

血娘子道：“这么说，你是不愿代替百因老和尚偿还我那一掌了？”

天愚掌教道：“俗话说‘人死仇消’，贫僧请女施主高抬贵手。”

血娘子倏然冷声一笑道：“和尚，你别做梦了，当年如不是百因老和尚那一‘般若掌’之赐，我怎会身负重伤被击落百丈悬崖，几乎丧命，我含恨二十多年复出江湖为的就是讨还当年之债，今天既然来此，岂会就此轻易放弃作罢。”

天愚掌教眉锋微皱了皱，双目一凝，道：

“女施主一定要贫僧代替先师偿还那一掌？”

血娘子道：“不错，你如果愿意代替你那老鬼和尚师父还债，甘愿不反抗地垂手让我突击一掌，事情便就此算完。”

天愚掌教道：“贫僧若是不愿便怎样？”

血娘子冷冷地道：“那很简单，你可以放手和我一搏，不过，话我可要说在前头，一经动手相搏，你虽然仍将难免挨我一掌的厄运，但是事情不能算完，你们少林弟子可能会有多人溅血横尸，那就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

天愚掌教脸色不禁微微一变，道：

“如此说，女施主今天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

血娘子冷哼一声道：“否则我二十多年来的心恨难消！”

语声一顿又起，说道：“话，我已经说明白了，你是垂手让我实击一掌，还是打算与我放手一搏，请赶快决定！”

天愚掌教口中喧诵了声佛号道：“女施主既然不听贫僧奉劝，一定不肯高抬贵手，贫僧无可奈何，只好和女施主一搏

高下了。”

血娘子冷声一笑道：“如此甚好。”

话声中，身形倏然电闪飘前，抬手一掌直朝天愚掌教当胸击出。

天愚掌教双眉微微一轩，脚下急地横跨一步，扬声说道：“女施主且慢动手！”

血娘子停手问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天愚掌教道：“贫僧有一事请问。”

血娘子道：“什么事？”

天愚掌教双目倏地一凝，问道：

“适才女施主进入本寺之时，门外的那一声惨叫是怎么回事？”

血娘子道：“那是贵寺的一个和尚。”

天愚掌教道：“女施主把他怎样了？”

血娘子淡淡地道：“我请他去了西天。”

天愚掌教脸色微微一变，道：

“女施主杀了他？”

血娘子道：“不错。”

天愚掌教道：“贫僧请问，他与女施主有仇？”血娘子摇头道：“没有。”

天愚掌教道：“既然无仇，女施主为何杀他？”血娘子冷冷地道：“是他自己找死。”

天愚掌教道：“他怎样找死了？”

血娘子道：“他恃强拦阻我，不准我入寺。”天愚掌教道：“就是为了这点？”

血娘子道：“就这点，已经很够很够了。”

天愚掌教道：“女施主的心肠也太狠毒了。”

血娘子冷声一哼道：

“但是比起当年围攻我的你们那些名门正派侠义之士的心肠，就小巫见大巫了。”

语一顿又起，喝道：

“掌教和尚，别说废话了，你还是准备动手一搏吧！”话落，倏又抬手一掌闪电拍出。

这回天愚掌教没有挪步闪让，双眉一轩，挺掌迎上了血娘子拍来的玉掌。

“拍！”的一声激响，天愚掌教立感心神一震，血气浮动，竟被震退了一大步。

血娘子口中一声冷笑，玉掌二次电闪拍出。

这时，“长生岛主”突然扬声说道：“姑娘请住手！”血娘子立即一收掌势，抬眼凝望着“长生岛主”问道：“芳驾有何见教？”

“长生岛主”朝她微微一笑，缓步走到她面前五尺之处，目视天愚掌教说道：

“掌教请且退下。”

天愚掌教立刻双掌合十躬身道：“贫僧遵谕。”一句“贫僧遵谕”，听得血娘子心中不由暗暗一怔，大感奇异地目注“长生岛主”道：

“芳驾何人？”

“我姓梅，姑娘就称呼我梅夫人好了。”血娘子心念电转地暗想了想，她似乎从未听说过“梅夫人”之名，不知这位梅夫人是何许人？

不过，从梅夫人那风仪气度上，从天愚掌教那一句“贫僧遵谕”以及恭敬的神情上，已知梅夫人必然是个有身份大有来头的人物。

于是，她立即衿衽一福，道：“原来是梅夫人，我失敬了。”“长生岛

主”含笑摆手道：“姑娘请别客气。”

话声微微一顿，又道：“姑娘可愿接纳我的意见奉劝？”血娘子道：“夫人也要劝我‘冤家宜解不宜结’，放弃索债雪恨之心？”

“长生岛主”摇头道：

“不是，我只是想奉劝姑娘将索债雪恨的行动延后一段时日。”

血娘子道：“为什么？”

“长生岛主”道：“此中原因，三五天之后姑娘自能知道。”血娘子道：“延后多少时日？”

“长生岛主”微一沉思，道：“三个月够了。”

血娘子倏然一摇头道：“请夫人原谅。”

“长生岛主”道：“姑娘不肯接纳我的意见？”

血娘子点头道：“我实在无法从命。”

“长生岛主”道：“是无法向令师覆命？”

血娘子心中不由倏然一震，凝目问道：“夫人你说什么？”“长生岛主”微微一笑，道：“姑娘没听清楚？”血娘子点头道：“我听清楚了。”

“长生岛主”道：“姑娘既然听清楚了，又何必多此一问？”

血娘子道：“我只是感到有点奇怪，对夫人此语也甚为不解。”

“长生岛主”道：“姑娘可是奇怪不解我怎会知道‘血娘子’乃是令师？”

血娘子摇头道：“夫人料错了，我奇怪不解的不是这意思。”

“长生岛主”轻声一“哦”，问道：“姑娘是什么意思？”

血娘子道：“索债雪恨，乃是我自己的事情，根本无须向家师或是什么人覆命，所以感到奇怪不解，不明白夫人何以突出此语？”

“长生岛主”双目倏如寒电激射，威仪凛人地问道：

“姑娘真是血娘子？”

血娘子心中不由一震，暗吸了口气，说道：

“夫人要不信，我就没有办法了。”

“长生岛主”双眉微微一轩，道：

“姑娘没有办法，我倒有个办法可以立刻证明姑娘的身份。”

血娘子道：“什么办法？”

“长生岛主”道：“请姑娘除下蒙面巾。”

血娘子道：“夫人见过我的真面目？”

“长生岛主”道：“有没有见过，姑娘如真是血娘子，自己心里便应该明白，不该问我。”

这话不错，有道理。

血娘子心中暗道：“我实在问得不够聪明，够傻的，这样我岂不是自露马脚么？……”

她心念电转了转，随即轻声一笑，道：“夫人说的甚是，夫人有没有见过我的真面目，我自己确实应该明白，不过，夫人也应该明白，我已经二十多年未出江湖，当年的一些小事，因为无关重要，所以我并未放在心上，事隔多年，我早就忘了。”

“长生岛主”颌首道：“这话也是，一些无关重要的小事，时隔二十多年，尤其是在身遭死劫大难之后，谁也会忘记的。”

语锋一顿又起，凝目问道：

“姑娘今生已经五十多岁了吧？”

此刻，突然问起年岁，很明显地，此问决不是闲话家常般地随便问问而已，此中必然另有用意的。

血娘子虽然不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但比一般人却要聪明甚多。

她心念微微一转，也就立刻明白了“长生岛主”此问的心意，问道：

“夫人之意可是说我已经五十多岁的人了，除下蒙面红巾，立刻便能从我的容貌上明白地看出我的年龄而证明我的身份，是么？”

“长生岛主”点头一笑道：

“不错，以我的猜料，姑娘的年龄最多不会超过二十五岁的。”

血娘子心中不禁暗暗一震！但随即镇静地一摇头，淡淡地说道：“夫人你料错了。”

“长生岛主”微微一笑，道：

“既然是我猜料错了，姑娘既然真是当年的那位血娘子，那就何妨除下蒙面红巾，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不比说什么都强？”

血娘子道：“我不高兴。”

“长生岛主”淡淡地道：

“姑娘不高兴那是姑娘的事，只要我高兴，便就由不得姑娘。”

血娘子目光一凝，道：“夫人这话之意可是打算用强？”

“长生岛主”道：“不错，我只须出手一招就能将姑娘的蒙面红巾除下，姑娘可信？”

血娘子心神不由倏然一震，道：“只须一招？”

“长生岛主”点头道：“姑娘不信，一试便知。”

血娘子心中微微一沉思问道：

“在一招之内夫人如果不能便怎样？”

“长生岛主”道：“你要怎样就怎样，一切由你！”血娘子道：“夫人这话算数？”

“长生岛主”双眉一扬，正容说道：

“姑娘放心，我向来言出如山，从无更改，也从没有个不算数的！”

血娘子点头道：“如此，夫人就请出手吧。”“长生岛主”微微一笑道：“姑娘请小心留神。”

话落，缓缓抬起一只手掌，抓向姑娘脸上的蒙面红巾。她抓势虽然十分缓慢，但血娘子却立刻感觉到这一招隐含着无穷变化，根本无从躲闪。

情势虽然如此，可是血娘子她决不会就此垂手不动，不躲不闪地任凭“长生岛主”的抓势抓实。

因此，她右手疾出，飞快地截向“长生岛主”抓来的腕脉。

她心中盘算得很好，这一手不管能不能截中，只要能迫得对方的抓势稍微一顿，她便可立刻乘机躲闪开去。

然而，事实完全出于她意外地，她右手甫才截出，蓦觉得眼前掌形一花，凉风拂面，蒙面红巾已被扯落。

蒙面红巾扯落，展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张黛眉美目瑶鼻擅口，美丽的娇靥。

“长生岛主”猜料的不错，从她那美丽的娇靥儿看来，年龄只不过二十三之间，确实不超过二十五岁。

血娘子再也意料不到这位梅夫人的武学身手，竟是这等奇高，果然于出

手一招之内就扯落下她的蒙面红巾。

于是，她呆住了，也傻了眼，瞪大着一双美目望着“长生岛主”直发愣，脸上满是骇异之色。

站立在客殿门口的麦亮宇，一见血娘子那美丽的娇靥，星目不由顿时异采飞闪地发出一声惊喜的朗叫，道：“杜姐姐，原来是你！”

朗声中，身形已电射地掠落“长生岛主”身旁。

原来这血娘子竟是那个历尽苦难辛酸，备受世人讥诮凌辱，最后终于走上自杀之路，而被麦亮宇母亲“朱仙一美”麦慧如巧遇救活的“私生女”杜美兰。

杜美兰早就看到麦亮宇了，她本不想在替师父“血娘子”没有完全索还当年血债之前，让麦亮宇知道她的，如今麦亮宇既然已经看到了她的真面目，知道了她，只好朝麦亮宇笑笑道：

“亮弟，你想不到吧？”

麦亮宇摇头道：“小弟实在没有想到，自上次在‘白骨谷’中姐姐迫令‘玄机先生’成全小弟之时，小弟心中就一直觉得十分奇怪，百思不解，竟想不到是姐姐。”

杜美兰微微一笑道：“前些日子，我偶闻江湖传说‘寰宇三英’老三之名，还以为那只是同名同姓的巧合，想不到竟然真的是你，更想不到这短短的三个月时间，你竟然学成了一身惊人的武学功力，姐姐实在为你高兴。”

麦亮宇道：“这全该谢谢姐姐，也都是姐姐所赐，如不是姐姐迫令玄机先生‘另作推荐’成全小弟，小弟哪会有今天的成就。”

杜美兰话锋忽地一转，问道：

“亮弟，义母外公老人家的血仇，你报了没有？”

麦亮宇摇头道：“没有。”

杜美兰美目一凝，道：“为什么还没有报？”

麦亮宇道：

“自姐姐大闹‘白骨谷’以后，白骨谷主便离开了‘白骨谷’，不知隐迹何处，小弟正在查访他们师徒的踪迹下落。”

杜美兰点点头道：“亮弟，你的事情解决了没有？”

这话问得有点突然，也有点没头没脑。

麦亮宇神情不由微一愕道：“什么事情？”

杜美兰道：“你来此赴约的事情。”

麦亮宇这才明白地说道：“谢谢姐姐的关心，已经解决了。”

杜美兰道：“是怎样解决的？”麦亮宇道：“少林掌教和三派掌门已不再向小弟追究。”杜美兰美目一眨，道：“你杀了三派十多名弟子，又盗取了少林的‘伐髓、易经’二经，他们会放过你不再向你追究？”麦亮宇道：“那盗经杀人的凶手，根本不是小弟，如今话已经说清楚了。”

杜美兰诧异地道：“那根本不是你？”

麦亮宇点了点头。

杜美兰语声一顿又起，接问道：

“亮弟，你可知道可能是什么人么？”

麦亮宇摇头道：“小弟还不知道。”

杜美兰道：“有什么线索没有？”

麦亮宇道：“没有。”语锋倏地一转，问道：

“姐姐，暂时停止替令师索债的行动，你答应了么？”杜美兰目光凝注地道：“亮弟，你也要姐姐暂时停止？”麦亮宇正容点头道：

“是的，小弟希望姐姐听从夫人之言。”

杜美兰黛眉微微一皱，道：“为什么希望我听从她的话？”麦亮宇道：“夫人是小弟金兰大哥的母亲。”

杜美兰恍然一“哦”，沉思地道：“亮弟，这问题姐姐也做不了主，必须禀告恩师……”

她话未说完，“长生岛主”突然接口说道：

“杜姑娘，你只管回告令师，就说南海梅夫人说的，令师一定会答应。”

杜美兰心中忽然一动，望着“长生岛主”问道：“夫人和家师认识？”

“长生岛主”微微一摇头道：“我和令师从未见过。”

杜美兰道：“家师生性十分倔强，夫人和家师既不认识，只怕家师决不会答应。”

“长生岛主”微微一笑，问道：

“杜姑娘，令师和你谈过南海‘长生岛’没有？”

入耳“长生岛”之名，杜美兰忽然想起过少林掌教对梅夫人的那种恭敬神情，心头不禁猛地一震！美目倏睁，脸现惊容地说道：

“夫人是‘长生岛’岛主，‘不老金令’当代掌令？”

“长生岛主”含笑点头道：“姑娘既然知道，那我就再多说了，三个月后的今天，姑娘可请令师同来少林，届时我当为令师主持公道。”

杜美兰在习艺时，曾听乃师“血娘子”提说过“不老金令”在武林中的权威，“金令”所至，天下武林共尊，“金令”之前，人人必须垂手听令。

因此，“长生岛主”话音一落，杜美兰立即肃然恭敬地说道：“小女子遵命。”

“长生岛主”微微点了点头，抬手把蒙面红巾递给杜美兰。

杜美兰接过蒙面红巾，望着麦亮宇说道：

“亮弟，姐姐走了，有关白骨谷师徒的踪迹下落，和那冒名嫁祸隐害你的恶徒是什么人，姐姐会帮你留心的，如有消息线索，当会打听你的行踪通知你的。”

麦亮宇点头道：

“谢谢姐姐，姐姐如获得消息线索，请就找穷家帮弟子，拜托他们转告小弟好了。”杜美兰点了点头，朝“长生岛主”恭敬衿衿一福说道：“小女子告辞。”

“长生岛主”含笑地点了点头，心念忽然一动，说道：“姑娘既然是亮宇的义姐，和我‘长生岛’的关系就不见外，姑娘回转令师之处覆命以后，如果想出来江湖上走动走动，不妨前往江湖找我和我做伴儿一游江南名胜，姑娘愿意么？”“不老金令”掌令天下武林共尊，身份至高，能和“金令”掌令为伴同游，这是何等荣宠，哪还有个不愿意的一说。

杜美兰闻言，心中不但是十二万分的愿意，而且还有着意外和受宠若惊之感。

因此，“长生岛主”语音一落，杜美兰立即恭敬地点头说

道：

“谢谢掌令，小女子回去禀告家师以后，当立刻赶往江南随侍掌令左右，请领教诲。”

“长生岛主” 笑笑道：

“如此，姑娘就赶快回去向令师禀告明白，我们金陵见好了。”

杜美兰口中应了声“是”，朝“长生岛主”盈盈一福，转朝寺外走了出去。

杜美兰走了。

随着杜美兰之后，“长生岛主”在少林掌教和“穷家帮主”席俊纶、青城、昆仑、无极三派掌门的恭送下，率领着麦亮宇等众人也都离开了少林寺。

三天后，少林派首先宣布封山的消息，接着青城、昆仑和无极派也先后宣布了封山的消息。

四派封山的消息传出，天下武林立刻震惊了。

这是怎么回事？四派为何突然同时宣布封山？发生了什么事情？……

于是，江南上谣言四起，作着种种猜测。

有人说四派封山的原因是为避免再有门下弟子在江湖上被麦亮宇杀害，也有人说是受了麦亮宇的胁迫，更有人说四派掌门曾联手和麦亮宇搏战于某地，结果不但全部落了败，而且还都负了伤。……

对于四派的突然封山，江湖上的传说虽然不一，听起来似乎有些可能，但事实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就没有人清

楚了。

“长生岛主”带着麦亮宇等众人离开了少林之后，于当晚二更时分到达登封城内，住进了“吉祥客栈”。

“吉祥客栈”在登封内西大街上，是“长生岛主”前往少林之前就派人包下了的。

三更一刻左右，总管公孙昭文奉命将麦亮宇请去了“长生岛主”的房间内，由公孙昭文陪着，“长生岛主”向他询问了很多事情，也谈了很多事情，直到天色蒙亮的时候，才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内休息。

午后未正时分，“寰宇三英”和芮诗纯等人分作三拨，先后离开了“吉祥客栈”。

第一拨，是麦亮宇和芮诗纯、唐秀容唐天威姊弟四人。

第二拨，是欧阳映雪和“墨绿双凤”碧芝碧兰三人。

第三拨，则是梅仙和“八凤”中最末的“银灰双凤”雪巧雪芳。

“长生岛主”此次离岛进入中原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得到梅仙的禀报，获知三位师兄虽已去世，却各将一身绝学传给了麦亮宇，和麦亮宇眼下正遭受着冒名嫁祸的阴谋陷害，被少林等四大门派认作盗经杀人的凶手，全力截杀等详情。

因此，才决定到中原来亲自看看这位获得三位师兄一身绝学的传人的人品气质，一方面则是因为久慕江南风光绮丽，名胜景色宜人，正好借此机会一游江南。

是以，在麦亮宇等人分作三拨走后，她便立刻带着公孙昭文和一众弟子离开了登封，取道江南。

五天后。

麦亮宇和芮诗纯又到了四川唐家。

这一次，因为有着唐秀容姊弟一起的关系，麦亮宇很顺利的见到了唐老夫人。

地点，仍是唐家的大厅中，陪同唐老夫人在大厅中坐着的仍是唐夫人方

燕君和二夫人“巫山倩女”朱怡芬，唐老夫人身后仍然垂手站立着那四名中年青衣侍婢。

一进入大厅，唐老夫人在抬手肃容请麦亮宇和芮诗纯落坐之后，立即脸色一沉，目射威凌望着唐秀容姑娘喝道：“丫头，你好大的胆，跪下！”

唐秀容低垂着头，娇躯一矮，一声不响地跪了下去。

唐天威见状，立刻开口喊道：“奶奶……”

他刚喊了声“奶奶”，唐老夫人已截口喝道：“你也给我跪下！”

唐天威双膝一弯，和他姐姐跪了个并排，但是口中却朗声说道：“奶奶，事情完全是威儿的主意，和姐姐无关，奶奶要责罚请尽管责罚威儿一个人好了。”

唐老夫人双目灼灼地道：“你想一个人担当？”

唐天威正容说道：

“威儿并不是想一个人担当，而是事实全是威儿一个人的主意。”

唐秀容把头微微一抬，说道：

“奶奶，这和威弟无关，全是容儿的主意。”

唐老夫人轻声一“哦”，目光一凝，道：“是么？”

唐天威朗声接口道：“不是，奶奶……”

唐老夫人双目一瞪，倏又截口喝道：

“闭嘴，奶奶没有问你，不准你多话。”

话锋一顿，目光转向唐秀容道：“丫头，这真是你的主意么？”

唐秀容点头道：“是的，奶奶。”

唐老夫人道：“你知道家法么？”

唐秀容：“容儿知道。”

唐老夫人道：“违犯奶奶的禁令，私自外出，该受什么处罚，你知道么？”

唐秀容又点点头道：“容儿知道，容儿愿意接受家法的处罚。”

唐老夫人微一点头道：“如此甚好，你自己到后面去准备一下吧。”

唐秀容朝唐老夫人拜了拜道：“容儿遵谕。”

接着又朝唐夫人方燕君和二夫人朱怡芳二人盈盈一拜，站起娇躯，低垂着头，默默地往大厅门外走去。

唐天威猛地长身从地上站起，扬声说道：“姐姐，小弟和你一起去。”

口里说着，脚下已迈步随着唐秀容走去。

唐老夫人突然沉声叱喝道：“天威，站住！”

唐天威脚下一顿，他是听话地停步站住了，但却同时探手一把拉住唐秀容的一只皓腕，使唐秀容只得和他一起停步站住。

唐老夫人见状又沉声喝道：“放开她！”

唐天威一摇头道：“威儿不。”

唐老夫人双眉微微一轩，怒声道：

“你敢不听奶奶的话。”

唐天威朗声说道：“威儿决不敢不听奶奶的话，而是不愿眼看姐姐为威儿受屈，不愿落个昂藏须眉敢作不敢当，却让红粉代罪受罚之羞，令人不耻之名，更不愿奶奶落个溺爱偏袒威儿之名。”

他朗朗说来，这番话不仅是理，是事实，而且甚有份量。

其实，唐老夫人和唐夫人方燕君，二夫人朱怡芬她们自从唐天威姊弟二人出走之事发生之时起，就都知道这是唐天威的主意，以唐秀容那温婉的性

情，她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她们虽然都明知道这全是唐天威的主意，但是唐天威是唐家的独子，唯一的传宗接代的命脉，她们对他爱之护之犹恐不周，怎还舍得对他处以严厉的家法。

是以，她们虽也明知唐秀容是无辜的，也只好让唐秀容做替罪的羔羊，以维护家法的尊严与权威。

唐天威话声一落，唐夫人方燕君色不由倏然一寒，叱喝道：

“天威大胆，你怎可对奶奶如此放肆，和奶奶顶嘴。”唐天威双眉微微一扬，道：

“娘，孩儿这并不是和奶奶顶嘴，孩儿说的乃是实情，是理的。”

唐夫人正要接话再说什么时，唐老夫人却已抬手朝她一摆，说道：“燕君，你别插嘴。”

语声一顿，目注唐天威说道：

“天威，奶奶问你，你记得违犯禁令，应受何种处罚吗？”唐天威点头道：“孙儿记得。”

唐老夫人道：“如此，你说来奶奶听听看。”

唐天威肃容朗声说道：“违犯禁令，私自外出者，应受家法第五条之处罚，废功监禁终身，不得踏出大门一步。”唐老夫人道：“你愿意接受废功监禁终身的处罚？”唐天威神色坚毅地道：“孙儿愿意。”

唐老夫人道：“不后悔？”

唐天威轩眉朗声说道：“绝不后悔。”

唐老夫人默然沉思了刹那，心中似乎已作了决定地点点头道：

“很好，现在你可以放开你姐姐了。”

唐天威星目一眨道：

“奶奶可是已经答应孙儿自己承当，不处罚姐姐了。”“嗯。”唐老夫人点头道：

“你放开丫头，自己到后面去吧。”

唐天威没有再说什么，立即松手放开了唐秀容，转向麦亮宇拱手一揖，说道：

“麦大哥，一切拜托你了。”

话落，大踏步的往厅外走去。

麦亮宇突然抬手一拦，扬声说道：“天威弟，你且等一等。”

唐天威停步望着麦亮宇，问道：“麦大哥你有何教示？”

麦亮宇朝他含笑摆了摆手，星目转望唐老夫人问道：

“老夫人，在下可以说几句话么？”

唐老夫人道：“少侠可是要替天威说情？”

麦亮宇点头道：“老夫人可肯赐给在下这个面子？”

唐老夫人道：“这是唐家的家法事情，老身请少侠原谅，也请少侠别开口说什么。”

麦亮宇微微一笑，道：

“老夫人说的是，事关贵门的家法，在下本不应该说什么，但是……”

语锋微顿了顿，接道：

“家法以外应该讲个‘理’字，老夫人认为可对？”

唐老夫人心中念忽然一动，凝目问道：“少侠要和老身说

理？”

麦亮宇正容点头说道：

“是的，唐天威他是唐家的子弟，你唐老夫人的孙儿，他违犯了老夫人的禁令，老夫人要以家法处罚他，这虽然是老夫人的事情，和在下无关，但是在下既然明白事情的经过，而又亲眼目睹老夫人的这种不合理的处罚，却不忍缄口不说。”

唐老夫人微一沉思，道：“如此老身请问，老身怎样不合理了？”

麦亮宇微微一笑道：

“在下请问，老夫人可知他姊弟二人因何违犯禁令？”

唐老夫人神色愕然一怔！摇头说道：“老身不知。”

麦亮宇道：“老夫人既然不知，就应该先问明原因才是。”

唐老夫人道：“这就是老身的不合理之处么？”

麦亮宇没有点头说“是”，也没有表示“不是”的笑了笑，说道：

“在下对令孙天威的违犯禁令之事，认为老夫人不但不应将他处以家法，并且应该予以褒奖，你们唐家更该以他引为自豪。”

唐老夫人目光倏地一凝，问道：“为什么？”

麦亮宇神色正肃地说道：

“因为天威他的违犯禁令乃是为了解除你们唐家的桎梏，也是为了武林正义。”

唐老夫人心中有点明白了，心神不由暗暗一震！道：

“他可是已将老身自封门户，禁令子弟踏入江湖的原因告诉了少侠？”

麦亮宇点头道：“还有老夫人对在下上次前来拜访，没有说实情的隐情苦衷。”

这么一说，唐老夫人心中是完全明白了，脸色不禁微微一变，目光深望了唐天威一眼，暗吸了口气，说道：

“这么说，少侠如今重莅舍下，不是专为送他们姊弟回家，而是要听老身的实话？”

麦亮宇正容说道：

“在下请老夫人以天下武林为重，为天下千万武林人着想。”

唐老夫人微一沉思道：“少侠如此一说，老身倒不便不说实话了，只是……老身所知也极有限，恐怕于事并无多大补益。”

语声微顿了顿，接着便将五年前夜晚所发生的事情，被迫交出祖传令符，毒经和柳叶刀的经过，十分详细地述说了一遍。

她说的虽然十分详细，但和唐天威告诉麦亮宇的大都大同小异，并无什么差别。

显然，所说一切，确实都是实话。

麦亮宇听后，星目眨了眨，忽地一凝，问道：

“老夫人，那老贼是谁？”

唐老夫人摇头道：“老身不知。”

麦亮宇此来目的，本是想从唐老夫人口中问知那恶贼是什么人，如今唐老夫人一口回说不知，他岂不是又白跑一趟，等于零。

因此，他剑眉微皱地心念暗转了转，道：

“据说夫人心中对那老贼已怀疑是某人了，是么？”

唐老夫人点头道：

“老身从其言语举动上，确实怀疑老贼是某一个人，但也只是怀疑，并无把握确定。”

麦亮宇道：“在下请老夫人赐告心中所怀疑之人是谁？”

唐老夫人摇头道：“请少侠原谅，老身不能。”

麦亮宇星目凝注地道：“是不便说？”

唐老夫人道：“怀疑只是怀疑，无凭无据，老身岂能随便妄言，对了，自然是好，如若不对，那岂不害人误己。”

这话不错，是理，也是实情。

麦亮宇不由深深地皱起了两道剑眉，他默然沉思了片刻，语锋倏地一转，说道：

“老夫人，关于天威姊弟，在下想请老夫人……”

唐老夫人接口道：“饶过他们这一次，是么？”

麦亮宇点头道：

“同时请老夫人允许让他们姊弟暂时随同在下一起，在江湖上历练历练。”

唐老夫人摇头道：“此事老身不能从命。”

麦亮宇凝目问道：“为什么？老夫人难道不想天威他将来接掌门户，重振唐家的声威？”

唐老夫人又一摇头道：

“他是唐家的独子，也是将来接掌门户的当然继承人，老身岂有不希望他能重振唐家的声威，只是……”

麦亮宇接口道：“只是担心那老贼会不放过他，派人在江湖上暗下毒手，是不是？”

唐老夫人心念突然一动，问道：“少侠能保证他的安全？”

麦亮宇正容说道：

“老夫人请放心，在下不但绝对保证他的安全，并且保证他将来重振唐家声威！”

唐老夫人目闪异彩地问道：“少侠这话当真？”

麦亮宇没有立刻开口接话，却探手入怀取出一枚玉牌托在掌心中，神情肃穆地问道：

“老夫人可知道这枚玉牌的来历么？”

这枚玉牌，正是前回芮诗纯在梅仙手中见到过的“不老令”。

唐老夫人一见“不老令”神情先是一惊一呆，继而心头不禁狂喜地脸容一肃，起身离座下拜道：“老身拜见令主。”

麦亮宇回手收起玉令，欠身还礼说道：“老夫人请少礼。”

语声一顿即起，问道：“如今老夫人相信在下的保证么？”

唐老夫人神色恭敬地说道：

“天威得蒙令主垂爱，这是他的福缘荣宠，老身遵命。”

麦亮宇微微一笑道：“一年之后我当令他们姊弟回家。”

唐老夫人点了点头，话题忽地一变，说道：

“在长安城内有一家‘万花香’，令主不妨前去一趟看看，也许能有所获。”

麦亮宇精神不由一振，问道：

“万花香是唐家什么店铺？”

唐老夫人道：“令主到了那里就明白了。”

长安，为古之都城，今之陕西省会西安市。

长安地当渭水南岸，与汉高祖刘邦和楚霸王项羽相约分兵共进，先达为王的“咸阳”隔水相对，襟山带河，形势雄固，城中有东、西、南、北四大街，中央钟楼高耸。

《三辅黄图》云：“长安有九市八街九陌，闾里一百六十”。于此可知长安城之繁荣盛况，自昔已然。

八天之后。

时当华灯初上时刻，麦亮宇和芮诗纯带着唐秀容和唐天威姊弟，四人四骑进入了长安城内。

“万花香”是什么店？在什么地方？四人因为全都毫无所知，他们只好先行落店投宿，找店伙计问清楚了再说。

于是，他们进入了长安首屈一指的“长安客栈”，开了两间上房，落了店。

于是，麦亮宇向一名店伙计打听了“万花香”的地址。

哪知一打听之后，麦亮宇不禁傻住了，而唐秀容却红了一张娇靥，芮诗纯则双眉深皱，俊脸儿竟也在热辣辣的发烧。

原来“万花香”并不是个做生意买卖的店铺，却是家“妓院”。

麦亮宇心里明白了，怪不得唐老夫人当时没有直接说明“万家香”是什么生意，原来是这么个地方。

他心念暗转了转，立刻望着芮诗纯问道：

“芮兄，你看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芮诗纯微一沉思道：

“唐老夫人既然指点了这么一条线索，我们当然应该去看看。”

麦亮宇眨眨眼道：“芮兄有去过那种地方的经验么？”

“没有。”芮诗纯摇头道：

“我从来没有到过那种地方。”

麦亮宇剑眉不由微微一皱，道：“那可就有麻烦了。”

芮诗纯神情一愕，问道：“那有什么麻烦？”

麦亮宇道：“芮兄和小弟都没有去过那种地方的经验，对那种地方的什么名堂规矩，一窍不通，什么也不懂，这岂不是麻烦么？”

芮诗纯笑笑道：“向人请教不就得了。”

语锋一转，倏然站起身子说道：“我出去一下就回来。”麦亮宇问道：“芮兄要去什么地方？”

芮诗纯道：“到街上去找个人去。”

麦亮宇凝目问道：“芮兄此地有熟朋友？”

芮诗纯摇头道：“没有。”

麦亮宇道：“那么芮兄找谁？”

芮诗纯胸有成竹地一笑，说道：“等会儿你就明白了。”话落，脚下已举步潇洒地往外走了出去。

望着芮诗纯的背影，麦亮宇心中有些儿纳闷，不知道芮诗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片刻工夫之后，芮诗纯回来了。

他一跨进屋内，便向麦亮宇笑着说道：“人马上就来。”麦亮宇星目眨动地问道：“是什么人？”

芮诗纯有意卖关子的笑笑道：

“现在先别问，他来了你就知道了。”

他这么一说，麦亮宇只好暂时忍着心里的奇怪不问。约莫半个时辰左右，一名店伙计领着一名中年化子急步匆匆地走了进来。

麦亮宇一见，心中立时明白了，芮诗纯适才出去找人，原来是找了他穷家帮的弟子。

店伙计领着中年化子一到，芮诗纯首先朝那名店伙计挥了挥手说道：

“谢谢你小二哥，没有你的事了，你去忙你的去吧。”

店伙计哈了哈腰，转身退了出去。

店伙计一走，中年化子立即神色恭敬地朝芮诗纯跪行大礼地说道：

“弟子长安分舵程一飞拜见师叔。”

芮诗纯抬手一摆，道：

“先见过麦少侠和唐姑娘唐少主。”

中年化子程一飞连忙躬身向麦亮宇和唐秀容姊弟行礼拜见，见礼既毕，芮诗纯立即问道：“你是本地分舵舵主？”

程一飞恭敬地答道：“是的，弟子恭聆师叔训诲。”

芮诗纯道：“本城有一处名叫‘万花香’的地方，你知道是个什么所在么？”

程一飞神色微一犹豫，随即点头答道：

“弟子知道，那是本城最有名最大的一家勾栏院。”

芮诗纯道：“主持人是什么人，你知道么？”

程一飞道：

“主持人名叫巧娘，是长安城内很兜得转的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是个很厉害的角色。”

芮诗纯双目倏地一凝，道：“就凭她一个女人家？”

程一飞道：“她结交官府衙门，据说北京城内她都有着有势力的朋友，连长安府对她都忌让三分，并且听说她还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哦。”芮诗纯星目一眨道：“知道她的出身来历么？”

程一飞摇头道：“只听说她从关外来，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芮诗纯想了想，又问道：“她有多大年纪了？”程一飞道：“大概二十六七岁的样子。”

芮诗纯道：“她来长安有多久了？”

程一飞道：“四年多。”

芮诗纯道：“这么说‘万花香’的历史并不久了。”程一飞摇头道：“不，‘万花香’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了。”芮诗纯道：“这么说，她是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了？”程一飞点头道：

“是的，听说她是花了五十两一个，两个黄澄澄的大元宝买下来的。”

芮诗纯道：“连姑娘们的身价在内？”

程一飞道：“包括所有的一切。”

芮诗纯道：“可知当时共有多少姑娘？”

程一飞道：“大约三十来个。”

芮诗纯沉吟地说道：

“一个姑娘的身价只合三两金子，这价钱似乎太少了些了。”

语声一顿又起，又道：“这价钱，原来的主持人一定不肯卖吧？”

程一飞点头道：“一百两金子在‘万花香’来说，最多两个月就赚到了，原来的主持人当然不肯卖，但是却不得不卖。”芮诗纯道：“是巧娘用了手段，是么？”

程一飞道：“是的。”

芮诗纯道：“原来的主持人是个什么人，叫什么名字？”程一飞道：“是地方上的一个混混，名叫金大虎。”芮诗纯道：“现在还在长安城内么？”

程一飞道：“还在，师叔可是要找他？”

芮诗纯摇了摇头，问道：

“目下‘万花香’有多少姑娘，知道么？”

程一飞道：“据说有四五十个。”

芮诗纯微一沉思道：“知道最红的姑娘叫什么名字么？”

程一飞道：“最红的姑娘有两位，一名叫艳奴，一名叫玉妃。”

芮诗纯道：“她两个是原来的姑娘，还是巧娘来了以后才来的？”

程一飞道：“据说是巧娘亲自去南方物色来的，听说这两位姑娘不但人长得美极，清丽脱俗，而且才华出众，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语声一顿，又问道：“师叔，这‘万花香’有问题么？”

芮诗纯微点了点头，话题一改，说道：

“我和麦少侠打算到‘万花香’去看看，只是我和麦少侠都没有去过那种地方的经验，什么也不懂，你懂么？”

程一飞神情微怔了怔，有点尴尬地说道：

“弟子也从来没有去过那种地方，虽然听人谈说过，但是所知也十分有限得很。”

芮诗纯笑笑道：

“不要紧，能够知道一点总比什么都不知道的好，你就把你听说过的说来听听好了。”

“弟子遵命。”程一飞躬了躬身，说道：

“据说那是种认钱不认人的地方，进了那个门儿就不能吝惜钱，只要你出手大方，肯花大把的银子，你就是财神爷，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芮诗纯道：“有什么规矩没有？”

程一飞道：“没有，银子就是规矩。”

“哦。”芮诗纯微微一沉思道：

“好了，没有你的事了，你回去吧。”

程一飞恭敬地应了一声，躬身一礼退了出去。

## 十五

这是一条死巷。

巷子虽然是条死巷，但是却够宽的，一辆双套马车走进去，两边儿还有空地，还可以走过两匹马。

在靠近巷子尽头的不远处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与别人家不一样，别的人家在晚上初更一过就都关起了大门，而这户人家却不。

两扇红漆大门儿敞开着，门口张灯结彩，像办喜事儿似的，进进出出的人很多，里头乱得像开了好几十桌酒席样的，有叫，有笑，还有唱的，那嘈杂的声音，在巷子里都能听得到。

门口台阶上站着个穿着藏青袍的中年汉子，看他那一身衣着打扮，头是头，脚是脚，倒是挺干净的，挺体面的样子，可是却逢人便躬身哈腰陪笑的打招呼，不管是谁进去的，出来的，他跟每个人似乎都很熟。

这是什么人家？什么地方？里头这么热闹？这么嘈杂？……

大门头儿上有块匾，匾上有着斗大的金字，门口挂着的灯笼上也贴着红纸剪的字，看看那些字就知道了。

这地方，就是长安城里最有名，最大的温柔乡，销金窟——勾栏院“万花香”。

是初更刚过半的辰光，“万花香”门外来了两位衣着华丽，人品俊逸，风度翩翩的美少年，佳公子。

两位公子都是一身淡青色的锦缎儒衫，头戴文生巾，书生装束，一个脸孔白净如玉，一个则稍微黑些儿，但身材却比那白的那个壮点。

这两位一到，门口台阶上站着的那个长袍中年汉子——二爷，立刻双眼一亮，他也不和那些个进进出出的客人打招呼了，顿时三脚并着两步地由台阶上迎了下来，躬身、哈腰，脸上堆着笑，“二位公子爷，请往里边儿请。”

吃这种饭的别的不灵，一双招子最亮，一眼就能看到人的肚肠子里去。

何况这一位二爷吃这碗饭已经多年，在这两扇红漆大门儿前也站了好几年了，各色各样的客人也见得多了，少说些也有个上千上万的。

不过，像这样俊的人品的两位美少年佳公子，他还是头一回碰上。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两位公子不是等闲人，也不是长安本地人，必是从外地来玩儿的，也必定是什么大官人家的公子哥儿，说不定还是从北京城里来的。

对了，一定是北京城里来的，唯有北京城里才有这么俊的人物。

这位二爷这里刚快步迎下台阶，刚哈下腰儿，最后的一个“请”字刚落，那位脸孔白净的美公子却已手一抬，一样东西塞进了二爷的手里，带着笑说道：

“我们是慕名而来，也是第一回来。”

美公子塞进二爷手里的是个圆溜溜光滑滑的，有点儿凉凉的小东西，二爷起初是愕然一怔，抽空子拿眼睛一看，他看清楚了，那是颗光芒可爱的小珠子，珠子虽然不大，但是起码也得值个百儿八十两的。

二爷的腰哈得更低了，脸上的谄笑也更浓了，口里在说：

“这，这，你二位头一回来，这，这怎么好意思。”

脸孔微黑的美公子抬手一摆，开口道：

“你也别客气，我们是头一回来贵地，还得你多关照呢。”

这话说的好客气，好动听，二爷心里可真有点儿受宠若惊。  
到底是念书的相公，会说话，让人听了打心眼儿里感觉舒服。

二爷连忙不住地点着头：

“是，是，恭敬不如从命，小的敬领了，谢谢你二位的赏赐，你二位请跟小的来，小的给你二位带路。”

转身，小快步的登上了台阶。

刚跨进门槛儿，里头蓦地响起了一声吆喝，一个瘦小的人影飞快的从里头窜了出来，恰巧，跟二爷撞了个满怀。

二爷的个儿虽然不小，但却没有那个瘦小人影儿的力气大，口里“哎哟！”一声惊叫，顿时仰脸摔倒，摔了个四脚朝天。

那瘦小人影像似火烧着了屁股，三不管地脚下停都没停，一脚从二爷的身上踩过，又往外跑。

“哎哟！我的妈呀！”二爷口里又是一声叫喊，两手捂着肚子，疼的在地上打了个滚儿。

两位美公子紧跟着二爷的后头，那瘦小人影儿一下子又撞在那位白净脸孔的美公子身上。

白净脸孔的美公子模样儿虽然是文质彬彬的，可是身上却比二爷扎实得多了。

瘦小人影儿一下子撞在他的身上，他跟个没事人儿似的，身子连晃都没有晃一晃，反而是那瘦小人影儿倒退了好几步，摔了个仰八叉！

一阵旋风般地从里头追出了三个粗壮汉，四只大手猛地往下一按，瘦小人影儿动弹不得了。

那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长像不赖，只是很瘦，瘦得跟个猴儿似的，就差没有毛。

三个粗壮汉子两个按住了小伙子，另一个一步跨前，瞪着双眼骂道：

“妈格巴子的，三只手竟敢往你爷爷身上伸，你小子是活得不耐烦想找死了！”

抬腿，照着小伙子的心口一脚就往下踩。

这粗壮汉子个头儿虽然不很高大，但却满身是劲儿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子的，这一脚要是踩下去，小伙子非得瞪眼伸腿儿见阎王不可。

眼看小伙子的一条命要完蛋，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白净脸孔的美公子突然一步跨到，一抬脚，恰巧抵住了那粗壮汉子往下踩的一只脚。

那粗壮汉子仍想往下踩，脚下加上两成力，可是仍然不行，他就是踩不下去。

白净脸孔的美公子朝粗壮汉子淡然一笑，那只脚抬了抬，粗壮汉子站不稳了，顿时登登登一连后退了三四步，“砰”的一声响，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那粗壮汉子火了，两只眼睛猛地一瞪：

“妈格巴子的，你这是什么意思？”

白净脸孔的美公子淡淡地说道：

“阁下脚下未免太狠了点儿，他怎么犯着你了，你非要他的命不可。”

他话声刚落，按住小伙子的那两个壮汉子中的一个霍地站了起来，怒声喝道：

“妈格巴子的，关你屁事儿，要你多管闲事？”

话落，手动，当胸就是一拳，直朝白净脸孔的美公子捣了过来。

白净脸孔的美公子既没躲也没闪，一抬手抓住了那粗壮汉子的手腕，只一扭，那粗壮汉子立刻转过了身子，他又往前一送，那粗壮汉子踉跄着向前冲了出来，摔了个狗啃泥。

爬起身来，满嘴是血，连门牙也磕掉了两颗。

那粗壮汉子的脸色一变，按住小伙子的那个壮汉子霍地站起身来，“铮！”地一声，由腰里拔出了一把短刀，挺腕就扎！

白净脸孔的美公子双眉微微一扬，道：

“长安府乃是个有王法的地方，你竟敢动刀子，看来你是想到大牢里去蹲蹲了。”

他口说手不闲，身子微微一闪，左手电伸，五指搭在了壮汉子持刀的腕脉上，右手一个反巴掌挥出，“叭！”地一声，清清楚楚，这名壮汉子身躯踉跄后退，一屁股坐在地上，而且也满嘴是血。

一转眼工夫，三个粗壮汉子被收拾了一对半，白净脸孔的美公子脚下没有移动分毫，这份身手干净、利落、漂亮！

小伙子看准了这机会，爬起来就要跑。

白净脸孔的美公子适时开了口，淡淡地说道：“你等会儿。”

小伙子已经亲眼看到了这位美公子的身手，他心里很明白，最好是乖乖的听话，否则不但跑不掉，弄不好还得吃点儿苦头。

因此，小伙子站着没有动，一双眼睛眨眨地瞪着美公子。

美公子目光一扫那三个粗壮汉子，问道：“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儿？”

一个四方脸的壮汉子霍地跳了起来，抬手指着小伙子破口骂道：“这小杂种……”

美公子，适时抬手一摆，道：

“别出口伤人，有话好好说。”

那四方脸壮汉子很听话，立即改口说道：

“他摸走了我一袋银子。”

美公子目光转向小伙子，问道：“有这回事么？”

小伙子没有说话，却低下了头。

这很明显，那四方脸壮汉子没有冤枉他，是事实。

美公子道：“年轻轻儿的，为什么不学好……”

话，虽然含着教训的意思，但是语气却很温和。

小伙子突然抬起了头，双眼里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说道：

“我爹病了，没钱请大夫抓药……”

说着，头忽地又低了下去。

美公子道：“你要知道，人家的钱也是凭血汗赚来的，还给人家。”

小伙子迟疑了一下，探怀摸出一个小皮口袋，一副舍不得的神色，慢吞吞地递给了美公子。

美公子接过小皮口袋，抖手一扔，小皮口袋直朝那四方脸壮汉子飞了过去。

四方脸壮汉子连忙一伸手，接住了它。

美公子说道：“打开来点点看，少不少？”

四方脸壮汉子深望了美公子一眼，道：“不用了。”

转过身，大踏步走了。

他一走，另两个也跟着走了。

美公子一回手把一锭银子塞在了小伙子的手里，说道；

“这个你拿着，只记住，以后别再胡说八道了。”

小伙子一怔，旋即涨红了脸，转身飞奔了出去，快得像一溜烟似的。

这时，那二爷也爬起来了，手捂着肚子嘀咕道：“这小毛贼一身骨头挺硬挺硬的，撞一下就够小的受了，他还踩了我一脚，差点儿要我这条命。”

美公子含笑地摆了摆手，道：

“别嘀咕了，你带路吧。”

二爷连忙答应，弯着腰往里走。

两位美公子举步潇洒地跟了上去。

这一闹，已经惊动了不少的寻芳客和一些姑娘们，都站在远处望着，所有的目光都跟着两位美公子，有惊讶、有羡慕、有佩服、也有……

尤其是一些姑娘们，大都睁大了一双妙目，呆呆地望着他们二人，神情如醉如痴。

二爷带着两位美公子进了一个小院子，很清静，和外头喧闹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小院子里有间精舍，二爷快步到了精舍的门口，抬手掀起了门帘，躬身哈腰谄笑往里让客道：“二位公子爷请。”

两位美公子跨步进了精舍，四下里略一打量，白净脸孔的美公子微点了点头，满意的笑说道：“没有想到你们这儿还有这么个地方。”

二爷谄笑地道：

“您夸奖，您二位要是还中意，往后请多多赏光，常来坐坐，这儿随时给您二位预备着，小的也随时侍候您二位。”

这间精舍还不赖，摆设一切都很讲究，也很雅致，椅子上都垫着厚厚的桃红色缎子面的坐垫，不要说是坐在上面了，光是看着就让人感觉舒服。

壁上挂的字画，那虽然不是名家的手笔，但笔法很不坏，看起来很能令人赏心悦目。

两边小茶几上各有一盏琉璃宫灯，形式小巧可爱，靠里边还有垂着帘儿的一小间，那里头的摆设想必更好，更能让人感觉舒服。

二爷请两位美公子落了坐，双手奉上了两杯香茗，然后哈腰陪笑地道：

“二位公子爷，我们这儿的姑娘多得很，您二位是喜欢？……”

白净脸孔的美公子含笑说道：“二爷，我们是专程而来。”二爷忙道：“是！是！不知您二位是？……”

美公子道：“听说你们这儿有位艳奴和玉妃姑娘，是么？”二爷点头道：“有，有，不过……”

美公子道：“不过什么？”

二爷哈腰谄笑地说道：“您二位来得很不巧，艳姑娘和玉姑娘都出去了。”

“哦。”美公子道：“这倒真是很不巧。”

语锋一顿，目光倏然一凝，问道：

“两位姑娘都到什么地方去了？”

二爷道：“城外九凤庄。”

美公子道：“什么时候回来？”

二爷道：“也许很快，也许要到四五更时候。”美公子微一沉吟道：“如此我们就明晚上再来吧。”说着站起了身子。

二爷连忙说道：“您先别忙……”

说话未说完，外面突然响起了一个娇甜的声音，说道：“吴才，二位公子要找哪两位姑娘呀？”

话声中，门帘儿一掀，香风袭人，一位年华二十四五岁的美丽少妇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两个眉清目秀十四五岁的俏丫头。

少妇一进来，二爷吴才立刻弯下了腰，神色恭敬地说道：“院主，二位公子是慕名而来的。”

院主，也就是这家“万花香”的主持人，长安府城里有名的厉害角色——巧娘。

巧娘轻声一“哦”，道：“艳奴和玉妃么？”

吴才点头道：“是的，二位公子正要回去呢。”

巧娘又是轻声一“哦”，妙目流波地望了两位美公子一眼，一抬玉手道：“二位公子请坐。”

白净脸孔的美公子微一摇头道：

“不用了，二位姑娘既然都不在，我们还是明天再来吧。”

巧娘嫣然一笑，道：

“二位姑娘也许马上就回来了，坐坐又有何妨。”

白净脸孔的美公子微一沉吟，目光转望着脸孔微黑的美公子道：

“我们就坐一会儿如何？”

脸孔微黑的美公子没有开口，点了点头。

于是，二人重又落了坐。

巧娘也坐了下去，坐在二人对面的一张椅子上，朝吴才挥了挥手，说道：

“这儿没你的事了，你去吧。”

吴才躬身答应了一声，又朝二位美公子弯了弯腰，退出了精舍。

巧娘又向两个俏丫头中的一个说道：

“小娟，你去厨房里吩咐一声，就说我在这儿亲自待客，要厨房配几样精致的小菜送来，然后你去我房里把那瓶陈年‘女儿红’拿来。”

小娟刚应了声“是”，白净脸孔的美公子突然抬手一拦，道：

“不必麻烦了，我们坐一会儿就走。”巧娘含笑说道：“公子是怕花钱么？”

白净脸孔的美公子淡然摇头道：

“那倒不是，要是怕花钱，我们就不会来这儿了。”巧娘道：“既如此，公子何不就既来之则安之，且小饮两杯等候二位姑娘呢。”

说罢，抬手朝小娟一挥，道：“你快去吧。”白净脸孔的美公子这回没有再拦。

巧娘妙目轻眨了眨，忽又嫣然一笑，问道：“二位公子贵姓？”

白净脸孔的美公子道：“我姓时。”抬手一指脸孔微黑的美公子又道：

“他姓禹，我们是表兄弟。”

巧娘妙目深望了脸孔微黑的美公子一眼，道：“二位公子不是本地人吧？”

时公子道：“我们由北方来。”

巧娘道：“是北京么？”

时公子笑笑道：“院主好眼力，我们表兄弟正是北京人氏。”

巧娘答道：“这不是妾身好眼力，而是像二位公子这么俊的人品气宇，除了北京城，别的地方哪儿会有。”时公子道：“院主到过北京么？”

“没有。”巧娘摇了摇头，话锋一转，道：

“公子好俊的身手。”

时公子淡然一笑道：“哪里，哪里，院主夸奖了。”语声一顿，问道：

“适才的事儿，院主看见了？”

巧娘点头含笑道：“要是没有看见，妾身可能就不会亲自接待公子了。”

“哦。”时公子星目一眨，道：

“如此，我倒要谢谢那位小兄弟和那三个壮汉了。”

巧娘笑笑道：“像公子这么文弱的样子，如不是露了那两手，谁也想不到公子竟有那么高俊的身手。”话锋一顿，凝目问道：

“公子这一身武功是跟哪位武林高人学的？”

时公子心念暗转了转，道：“舍下的一位护院武师。”

巧娘妙目一转，道：“公子的府上是……”

时公子道：“内城里。”

巧娘沉思地想了想，妙目倏然又一凝，道：

“这么说公子该不是真姓时了？”

时公子星目奇彩一闪，问道：“为什么？”

巧娘嫣然一笑道：“据妾身所知，内城里似乎并没有一个姓时的府第。”

时公子神情讶异地道：“院主对内城里的府第很熟么？”

巧娘摇头道：“说不上很熟，只是偶尔听人说过内城里各府第的事儿。”

时公子凝目问道：“听什么人说的。”

巧娘道：“妾身有两位朋友在内城当差，是听他们说的。”时公子道：“院主那两位朋友在内城里什么地方当差，是巡捕营还是侍卫营？”

巧娘摇头道：“都不是，是九内提督衙门里。”

“他们叫什么名字？”

巧娘妙目流波地嫣然一笑，道：“公子，您别问这好不好？”

时公子道：“怎地，不便说么？”

时公子又是嫣然一笑，道：“公子回到京里要是追究起来，那不是我害了他们两位么？”

时公子心里明白了，但也不禁暗暗地笑了。

因为他根本不是内城哪一个府第里的人，也不是来自北京城。

那位脸孔微黑的美公子正是麦亮宇，他，正是芮诗纯。

他心里暗笑归暗笑，嘴里却在继续问道：

“他两位是院主的知心朋友么？”

巧娘道：“那倒不是，他们两个都是粗人，不懂得体贴温柔，也不懂得风情。”

芮诗纯眨星目道：

“这么说，到目前为止，院主还没有一个知心合意的朋友了？”

巧娘又是微一摇头道：“妾身要是有个知心的朋友如意郎，也就不会还在这长安城里开着这家‘万花香’了。”

巧娘神情忽显幽怨地轻声一叹，道：

“要想有个知心合意的人儿，还得靠个‘缘’字。”

芮诗纯点头道：“院主这话说的倒甚是，凡事都得靠个‘缘’字，尤其这种男女间的事情儿，一丝儿也勉强不得。”

正说之间，门帘掀起，俏丫头小娟捧着一瓶“女儿红”酒走了进来，说道：

“院主，秦爷来了，他要您立刻去一趟。”

巧娘黛眉微微一皱，道：

“你没有告诉他我在这里待客么。”

小娟道：“婢子说了，秦爷说他有要紧事情要和您说。”

巧娘道：“他在什么地方？”

小娟道：“在您的书房里。”

“哦。”巧娘有点儿无可奈何地站起娇躯，朝芮诗纯麦亮宇二人首一福，道：

“二位公子请坐一会儿，妾身去一下就来。”

芮诗纯欠身举手道：“院主不必客气，请便。”

巧娘媚笑地说了声“对不起”，带着小娟小梅两个俏丫头袅娜地走了出去。

精舍里只剩下了芮诗纯和麦亮宇二人，凝神听着巧娘的脚步声去远了，芮诗纯目视麦亮宇微微一笑，方要开口说话时，麦亮宇却突然抬手朝他一摇，转脸对着后面的窗户淡然说道：“小兄弟，别再憋着气了，你可以露面了。”

芮诗纯闻言，神情方自微微一愕，灯光一闪，轻风飒然，精舍内已多了个人，正是刚才在大门口撞倒二爷吴才的那个瘦小的黑衣少年。

他圆睁着双眼，满脸惊异之色地望着麦亮宇道：“您好敏锐的听觉。”

麦亮宇淡然一笑说道：“小兄弟，这不是我的听觉敏锐，只能说是我的眼神不错，一进来就看见你伏身在窗外了。”

黑衣少年眨眨眼睛说道：

“幸亏我不是来偷东西的，要不然又非失风不可。”

话落，他神情倏然一肃，矮身朝芮诗纯拜了下去。

芮诗纯疾地伸手抓住了他，道：“小兄弟，你这是干什么？”

黑衣少年拜不下去了，急得脸孔都胀红了，道：

“适才您仗义救了我，我没说一个‘谢’字就走了，如今您要是不让我磕这个头，我师父非剥了我的皮不可！”

芮诗纯微微一笑道：“小兄弟，咱们都不是世俗人，何必来这个，请回去告诉令师，我当不起，也受不住这个。”

黑衣少年摇头道：“那不行，无论如何您都得让我磕个头，磕个头我还有话要奉告。”

芮诗纯道：“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就快说吧。”

黑衣少年道：“但是您得先让我磕个头……”

麦亮宇突然接口说道：“小兄弟，你别固执了，这并不是你不磕，是他坚拒不受不让你磕，令师会知道的。”

黑衣少年神情不禁愕然一怔！

麦亮宇朝他笑了笑，倏又回首对着后窗户说道：

“阁下，请进来见见吧。”

窗外立时响起了一个低沉苍劲的声音说道：

“就知道逃不过高明的耳目，我要再不露面，那岂不贻笑大方，说我小家气。”

话落，一条黑影穿窗而入，灯焰一暗复明。

黑衣少年身旁多了一个人，那是个比黑衣少年高不了多少，也不比黑衣少年胖的瘦老头。

瘦老头儿穿着一身布衣裤，颞下山羊胡子，那模样儿带着三分土气，像个乡下庄稼人。但是，一双眼神很充足，闪动之间有若两道冷电。他一站定身形，便朝黑衣少年说道：“小猴儿，人家既然不受，那就算了。”语声一顿，目光如电地转向麦亮宇说道：“小兄弟，你好高明的听力。”

麦亮宇淡淡地道：“谢谢老人家夸奖。”

芮诗纯突然长身站起，朝瘦老头儿抱拳一拱，道：“老人家可是妙手大圣莫老前辈？”

瘦老头儿点头一笑，道：

“不错，老朽正是莫秋山，小兄弟贵姓？”

芮诗纯道：“在下姓时，是‘时间’的时，请问老人家安排让令高足有意碰我，有何指教呢？”

“妙手大圣”莫秋山神色一怔！道：“你早就明白了？”芮诗纯道：“我也是刚明白。”

莫秋山目光一凝，道：“是因为老朽师徒暗中跟来了这里？”

芮诗纯淡然一笑道：“令高足这么好的一身轻功，从哪儿不能走，何必一定要由大门往外跑，硬往人身上撞。”莫秋山双眉微扬地一笑，道：“高明，高明。”语声一顿，目光转向麦亮宇问道：“小兄弟贵姓大名？”麦亮宇道：“在下姓禹，单名一个山字。”

芮诗纯接口说道：

“老人家有何赐教请快说吧，有人来了就说不成了。”莫秋山微一沉吟，道：

“老朽只有一句话，希望二位尽快离开‘万花香’，离开长安城。”

麦亮宇双目一凝，问道：“老人家，这是为什么？”

莫秋山道：“因为这儿不是处善地，老朽很爱惜二位的人品气宇，怕二位落入脂粉陷阱圈套中。”

“哦”芮诗纯星目一眨，含笑道：

“老人家，我请问，落入陷阱圈套中将会怎样？”

莫秋山道：“受人控制，身不由己的……”

他话未说完，麦亮宇倏然抬手一摆，低声说道：

“有人来了，老人家请留个地点给我们，天亮之前我们当去拜访，请老人家指教。”

莫秋山也听到脚步声了，连忙一点头说道：

“如此就请到城外关帝庙里见好了。”

话落，师徒二人身形一闪，灯光一暗复明，师徒二人已经穿窗而出，走了。

芮诗纯望着麦亮宇会心地笑了笑，坐了下去。

一阵脚步由远而近，门帘掀起，走进了一男二女。

精舍里的灯光立时为之一黯，男的是那位二爷龟奴吴才，女的是一位清丽若仙的美姑娘和一个年约十四五岁俏丫头。

美姑娘年可双十上下，看起来似乎略瘦了些，但瘦不露骨，瓜子脸儿，黛眉美目，瑶鼻檀口，肤如凝脂，玉貌花容，一如天仙小滴。

她，一头如云的秀发披垂在肩后，前额一排整齐的刘海儿，上身是一件

银色滚花边儿，窄腰宽袖的小褂儿，下身是一件水红色，绣着朵富贵花的八幅裙，裙脚下露着一双绣花鞋的鞋尖儿，人儿秀绝美伦，美得不带一丝儿人间烟火味。这么美的姑娘，实在够令人心头怦然的。

麦亮宇看得神情不由为之一呆，芮诗纯却是星目异彩飞闪地暗忖：

“这是艳奴还是玉妃？……”

他心里暗忖着，身子也立即站了起来。

二爷吴才脚下已抢着一步的到芮诗纯身旁，哈腰陪笑说道：

“公子爷，这是玉妃姑娘。”

芮诗纯抬了抬手，道：“姑娘请座。”

玉妃姑娘谢了坐，莲步轻移，在旁侧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去。

二爷吴才当即朝芮诗纯和麦亮宇一哈腰，说道：

“二位公子和玉姑娘请坐着，艳奴姑娘一回来，小的就立刻送她来。”

芮诗纯含笑点头道：“谢谢二爷。”

二爷吴才道：“公子爷您别客气，这是应该的。”

芮诗纯拿起桌上的茶壶替姑娘倒了杯茶。

玉妃姑娘连忙欠身谢了声，道：“谢谢，应该是妾身侍候公子。”

声音清楚甜美，宛如那出谷黄莺般地好听。

芮诗纯微微一笑道：

“姑娘请别客气，让姑娘这么才貌双全的美人儿侍候我，我怎么消受得起。”

玉妃姑娘甜美地一笑，道：“公子客气。”

一双美目在芮诗纯和麦亮宇二人的脸上转了转，道：“我还未请教二位公子？……”

芮诗纯道：“我姓‘时间’的时。”抬手一指麦亮宇道：

“他姓禹，夏代开国黄帝‘夏禹’的禹，是我表弟。”

玉妃姑娘道：“原来是时公子和禹公子，听说时公子有一身很俊的功夫，是么？”

芮诗纯道：“是二爷告诉姑娘的么？”

玉妃姑娘道：“还有院里的姊妹们，她们都对公子的身手钦佩得不得了。”

芮诗纯淡笑了笑道：“其实那只是几手防身的庄稼把式而已。”

玉妃姑娘眨眨美目道：

“公子真会客气，一对三，举手投足之间，就让那三个体格如牛般的壮汉子全都躺倒了地上，这种身手如果说是庄稼把式的话，那么这世上该就没有‘武功’这个词儿了。”

芮诗纯道：“那是因为他三个体格虽壮，只是徒具几斤蛮力，没有练过把式的关系。”

“那并不尽然。”玉妃姑娘微一摇头道：

“我听说那三个都是江湖人，也都有一身不太差的武功，只是和公子比起来，他们就差得太多了些。”

芮诗纯星目忽地一凝，问道：“姑娘也会武功？”

玉妃姑娘嫣然一笑，凝眸反问道：“公子瞧妾身像么？”

芮诗纯道：“真正有功夫的人每每深藏不露，是很不容易看出来的。”

玉妃姑娘点头道：

“这倒是真的，像公子文质彬彬的样子，谁也看不出来公子有一身挺俊的功夫。”

芮诗纯笑道：“姑娘真会说话。”

玉妃姑娘道：“公子夸奖，其实妾身说的乃是事实。”语音微顿忽然轻声一叹道：

“说真的，妾身如果会一点儿武，也就不会落在这种地方了。”

芮诗纯道：“姑娘，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从古至今，风尘中出过不少侠女。”

玉妃姑娘美眸含情地看了芮诗纯一眼，道：

“谢谢公子，青楼女子风尘妓，向来受人轻视，公子不以风尘见薄，妾身该知足了。”

语声一顿，忽然转望着麦亮宇嫣然一笑，凝眸道：

“禹公子怎么都不说话？”

麦亮宇神情潇洒地一笑，道：“姑娘，我能说什么，此时此刻，我要是开口打岔，扰了你二位的谈兴，那岂不是不识趣，让人讨厌。”

玉妃姑娘笑道：“您说笑了，那怎么会。”话锋一转，眨了眨美眸，问道：

“您也有一身很俊的武功吧？”

麦亮宇道：“以姑娘看呢？”

玉妃姑娘螭首一摇道：“妾身要是能看出来，就不会问了。”

麦亮宇道：“那么我说我不会，姑娘信么？”

玉妃姑娘道：“只要公子话出由衷，妾身自然信。”

麦亮宇道：“否则便不信么？”

玉妃姑娘道，“公子承认是话不由衷么？”麦亮宇淡然一笑道：“姑娘好会说话。”

玉妃姑娘道：“谢谢公子夸奖，其实这并不是妾身会说话，而是妾身说的是理。”

麦亮宇忽然目视芮诗纯笑说道：

“表哥，看来果然是盛名不虚呢。”

芮诗纯含笑点头道：“这趟长安我们没有白跑。”玉妃姑娘美眸一眨，问道：“二位何处来？”

芮诗纯道：“北京。”

玉妃姑娘轻声一“哦”，道：

“帝王之都，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也是大地方。”话锋一顿又起，接问道：“打算去哪里？”

芮诗纯道：“没有一定，随便走走。”

玉妃姑娘凝眸道：“二位是出来玩的？”

芮诗纯点头一笑道：“在北京城里待腻了，出来到处走走，增长一些阅历见识，也顺便交几位江湖朋友。”

话声中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门帘掀起，巧娘带着一阵香风走了进来，小娟小梅两个俏丫头跟在身后，一人手里提着一个大食盒。

巧娘一进入精舍，首先朝芮诗纯二人道歉地说道：“真对不起，让二位公子久等了。”

芮诗纯含笑道：“不要紧，院主请别客气，那位秦爷走了？”巧娘螭首

一点道：“走了。”语声一顿，转向玉妃姑娘问道：

“艳奴怎么没有和你一起回来？”

玉妃姑娘道：“酒筵未散，艳奴姐姐她怎么好回来。”

巧娘笑道：“这么说，你又是借口身体不舒服溜回来的了。”

玉妃姑娘道：“谁叫他们都是那副蠢样子，让人看了就感浑身不舒服，恶心。”

巧娘道：“现在还感觉不舒服恶心么？”

玉妃姑娘美目一眨道：“姐姐猜想呢？”

巧娘妙目流波地瞥视了芮诗纯和麦亮宇二人一眼，笑笑道：

“以我猜想，你那不舒服的感觉、恶心，早就烟消云散了，没了影儿了。”

玉妃姑娘道：“姐姐这猜想有道理么？”

巧娘道：“这道理就是二位公子不但人品俊逸，而且都不是俗人。”

芮诗纯忽然哈哈一笑道：“院主可真会说话，也真会捧人，我表兄弟如果不是俗人，院主和玉妃姑娘便是仙女了。”

说话间，俏丫头和小梅小娟已将大食盒里的佳肴拿出摆在桌上，摆好了杯筷。

于是，巧娘和玉妃姑娘二人双双站起娇躯，肃客入席。

酒筵间，除麦亮宇似乎不大爱说话甚少开口外，芮诗纯和巧娘玉妃姑娘三人谈得似乎十分投机，大有那相见恨晚之感。

忽然，玉妃姑娘眨了眨美眸，凝望着芮诗纯问道：

“公子真想交几位江湖朋友么？”

芮诗纯点头道：“姑娘难道以为我是随便说说玩儿的？”

“那倒不是。”玉妃姑娘微一摇头道：

“妾身之意是公子如真想交几位江湖朋友的话，咱们这儿经常有些江湖朋友来玩，妾身和巧娘姐姐都认识不少，说不定可以给公子介绍两位。”

芮诗纯目闪异彩地道：

“好极了，姑娘和院主认识的朋友一定都是当今江湖上的高人，我先谢谢了。”

玉妃姑娘微微一笑道：

“您先别谢，我们介绍的朋友中不中您的意还不知道呢，到时候您再谢不迟。”

芮诗纯道：“姑娘什么时候替我介绍？”

玉妃姑娘想了想道：“您明儿晚上还来么？”

芮诗纯点头道：

“来‘万花香’的两位才女才见到了一位，怎会不来。”

玉妃姑娘嫣然一笑道：“那就明儿晚上再说好了。”

麦亮宇突然接口道：“表哥，我们该走了。”

巧娘忙道：“禹公子您急什么，时间还早着呢。”

麦亮宇摇头道：

“已经都三更多了，二位也该休息了，我们还是明儿晚上再来好了。”

话声中，身子已经站起来了，芮诗纯也跟着站起身子，手一抬，桌上已多了一颗晶光四射的珠子。

巧娘一见，妙目异彩飞闪地道：“公子，您这算什么？”

芮诗纯笑笑道：“一点儿小意思，我们是头一回来。”

巧娘道：“妾身先前已经说过了，今儿晚上是妾身请客，怎好要您破费。”

芮诗纯道：“谢谢院主，院主请客是院主看得起我们表兄弟，但是这是我们表兄弟的一点儿意思。”

巧娘摇摇头道：“这……无论如何我不能收。”

芮诗纯星目一瞥站立在一边的小娟小梅等三个俏丫尖，道：

“那就算我们表兄弟赏给她们三个的好了。”

既然是赏给丫头们的，巧娘当然不便推辞不收，遂即朝小娟小梅等三人说道：

“你们快谢二位公子的赏赐。”

小娟小梅等三人连忙衿衿万福道：“谢谢二位公子的赏赐。”

芮诗纯抬手一摆，道：“别谢了。”

话落，和麦亮宇举步潇洒地走出了精舍，巧娘和玉妃姑娘随后相送。

送走了芮诗纯和麦亮宇，回入精舍内，玉妃姑娘立刻朝她那俏丫头说道：

“碧兰，你去叫彩云来。”

“是。”碧兰应了一声，急步走了出去。

玉妃姑娘望着巧娘问道：

“巧姐，秦子钦来有什么事？”

巧娘道：“他带来了主上的消息，主上三天之内会来这里。”

“哦。”玉妃姑娘美目一眨，道：

“他还没有离开吧。”

巧娘道：“姑娘明见，他在秋月房里。”

外面响起一阵脚步声，俏丫头碧兰带着一个年约二十一二，红衣绿裙的少女走了进来，神情恭敬地说道：“属下听候令谕。”

玉妃姑娘道：“刚才的两位公子你看见了么？”

彩云答道：“属下看见了。”

玉妃姑娘道：“跟下去，摸一摸他们的底细回来。”

“属下遵谕。”娇躯一拧，退出了精舍。”

巧娘双目忽地一凝，问道：“姑娘怀疑他们的来历有问题？”

玉妃姑娘道：“凡事总得小心些儿好。”语声一顿即起，道：

“巧姐，请你通知秦子钦，要他明儿中午再走。”

巧娘道：“姑娘要见他？”

玉妃姑娘螭首微微一点，站起了娇躯，道：“我累了，要回房休息了。”

出了“万花香”，走了不过百丈多远点儿。

麦亮宇目中突然闪过一丝寒芒，转身电射地扑向十多丈开外的一处墙角暗影中。

芮诗纯心头方自愕然一怔，墙角暗影里已传出一声女人的惊叫：“啊呀！你这人……”

没有声音了，显然是被麦亮宇封住了哑穴。

芮诗纯连忙腾身掠过去一看，是一个红衣绿裙的少女。

她，正是玉妃姑娘派出来跟踪摸底的那个彩云。

麦亮宇语调冷凝地说道：

“姑娘，我并不想难为你，不过，你必须实答我问话。”彩云哑穴被制，无法开口答话，只好以点头表示。麦亮宇抬手弹指隔空解开了彩云的哑穴，问道：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彩云道：“奴家名叫彩云。”

麦亮宇道：“是什么人派你跟踪我们的？”

彩云摇头道：“奴家并未跟踪相公。”

麦亮宇冷笑道：“姑娘不肯说实话么？”

彩云道：“奴家说的是实话。”

麦亮宇道：“姑娘，我虽然并不想难为你，但是你要不说实话，情形便就不同了。”

彩云道：“相公，奴家说的真是实话，也确实不是跟踪相公。”

麦亮宇两道剑眉微轩又垂，道：“姑娘既然不是跟踪我们，那么我问你，这深更半夜的，你一个姑娘家，跑出来做什么？”彩云道：“奴家出来找奴家的哥哥。”

麦亮宇道：“你哥哥是干什么的？”

彩云道：“平常在外面替人家跑跑腿，办办事。”麦亮宇道：“是这长安城里的混混儿？”

彩云摇摇头道：“不是，在这长安城里，他还不够资格混。”芮诗纯突然接口说道：

“表弟，我们初来长安，又无什么冤家仇人，这位姑娘跟在我们后面，可能只是一种巧合，别再问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客栈休息吧。”

语音一顿又起，望着彩云含笑说道：

“彩云姑娘，你既然不是跟踪我们，那就算了，不过，我可要提醒你个醒儿，从现在起，姑娘最好别再跟在我们后面了，否则……姑娘是个聪明人，我也不多说了。”

话落，一扯麦亮宇的衣袖，转身大踏步走去。

彩云惊魂略定地望着二人的背影走得远得看不见了之后，咬着嘴唇儿沉思了片刻，这才转身向“万花香”掠了回去。

麦亮宇和芮诗纯走了两条大街，停下来凝神静听了一会儿，确定没有人跟踪了，麦亮宇这才低声说道：“芮兄，那丫头明明是跟踪我们的，你为何要说可能是一种巧合，不让我问问清楚？”

芮诗纯微微一笑道：

“宇弟，这种事情，目前最好还是别问清楚的好，问清楚了反而麻烦呢？”

麦亮宇神情不由一怔，道：“为什么？”

芮诗纯道：

“宇弟，我问你，问清楚以后，你打算怎样处理她？是放了她还是杀了她？”

麦亮宇微一沉吟道：“放当然不能放，杀了她那会打草惊蛇。”

麦亮宇想了想道：“目前只有一个办法，将她暂时留下。”

芮诗纯眨了眨星目道：

“这倒也是个好办法，可是留下她以后，又将她安置在什么地方你想过没有？”

麦亮宇傻住了，不禁蹙起了双眉：“这……”

芮诗纯倏然一笑，又道：

“这很简单，于是问清楚以后，杀、放两皆不可，又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好安置她，何不装糊涂，装作不知她是跟踪我们的，认做是一种巧合，暂且由她去，而且让她们莫测高深，岂不比较聪明。”

这话不错，是理，也的确比问清楚高明，令人莫测高深。

这儿是“关帝庙”。

四更多五更不到点儿，麦亮宇和芮诗纯到达了“关帝庙”门外。

蓦地，庙墙角黯影处响起了一声轻笑，闪出了一条瘦小的人影儿，正是那个“小猴儿”。

“二位请随我来。”话落转身，沿着庙墙往后走去。

麦亮宇和芮诗纯连忙急步跟上，绕过围墙，到了关帝庙的后门，小猴儿抬手推开后门让麦芮二人进入后立刻随手关上。

关帝庙的这座后院地方不小，足有三亩多大，环境也很幽静，有假山、荷池、小亭、石子小道，小道两旁有花圃，也有树木。

进入后门，左边不远处有着一排三间茅屋，茅屋内透出灯光，这显示着茅屋内住得有人，且还未醒。

小猴儿关上后门，便即在前带路，直朝那三间茅屋走去。

这时，茅屋里传出了一个苍劲低沉的声音，问道：“是小猴儿么？”

小猴儿答道：“师父，二位公子来了。”

麦亮宇和芮诗纯也不客套，跨步入屋，三人分宾主落坐，小猴儿垂手站立在莫秋山的身后。

坐定，莫秋山立刻问道：

“二位什么时候离开‘万花香’的？”

芮诗纯道：“三更将半时分。”

莫秋山道：“没有发现后面有人跟踪？”

芮诗纯道：“发现一个。”

莫秋山道：“如何处理？”

芮诗纯道：“没有难为她，只让她别再跟踪我们后面走就算了。”

莫秋山道：“她果真没有再跟踪么？”

芮诗纯摇头一笑道：“没有。”

莫秋山点了点头，话锋忽地一转，问道：

“二位打算什么时候走？”

芮诗纯微一摇头道：“老人家，目前我们还没有走的打算。”

莫秋山双目倏然一睁，道：

“怎么，二位还不打算走，还不打算离开长安？”芮诗纯点头道：“是的，老人家，我们刚到长安，才只到过‘万花香’，其他什么地方都还没有去过，怎么会就离开。”莫秋山道：“二位来长安是玩儿的？”

芮诗纯道：“是玩儿的，也是来找人的。”

莫秋山眨眨眼睛道：“二位要找什么人？”

芮诗纯道：“一位朋友。”

莫秋山道：“他叫什么名字？”

芮诗纯淡然一笑道：“这要请老人家原谅。”

莫秋山道：“不便赐告？”

芮诗纯道：“等我们找到他时，老人家就明白了。”

莫秋山想了想，忽然凝目问道：“二位还要去‘万花香’么？”

芮诗纯道：“已经和玉妃姑娘约好了，晚上必须前去赴约。”

莫秋山道：“不去不行么？”

芮诗纯道：“老人家，男子汉大丈夫，千金重一诺，既然已经约好了，怎好不去。”

麦亮宇突然接口说道：

“老人家，我请问，老人家告诉我们‘万花香’不是个善地，要我们及早离开，可是怕我们落入脂粉陷阱中，上人家的圈套，受人胁迫利用？”

莫秋山点头道：“不错，老朽因见二位人品俊逸不俗，年岁又轻，所以才特地奉告，也是奉劝二位。”

麦亮宇神色倏地一怔，道：

“如此，我有点问题向老人家请教，老人家能实告么？”

莫秋山道：“什么问题？”

麦亮宇星目如电地问道：

“老人家对于‘万花香’知道多少？”

莫秋山一怔，道：“禹兄弟问此之意？”

麦亮宇道：“请老人家先答我所问。”

莫秋山眨眨眼睛道：“老朽知道的并不多。”

麦亮宇道：“那位院主巧娘是个什么出身，老人家知道么？”

莫秋山道：“听说出身关东绿林。”

麦亮宇道：“那玉妃和艳奴二位姑娘呢？”

莫秋山摇头道：“那就知道了。”

心念忽地一动，问道：“她两个也是武林中人？”

麦亮宇道：“艳奴姑娘我还未见过，是不是还不知道，不过那位玉妃姑娘不但是武林中人，而且一身所学功力很高很不俗，比那个院主巧娘尤高一筹。”

莫秋山听得心头不禁骇异地双目大睁，瞪着圆圆地望着麦亮宇道：“这话真的？”

“嗯。”麦亮宇道：“我自信我这双眼睛还不会看差，老人家要是不信，不妨让令高足找个机会试试她就知道了。”语声一顾又起，凝目问道：

“老人家知道这‘万花香’不是个善地有多少时日了？”

莫秋山道：“五个多月了。”

麦亮宇点了点头，沉思地说道：

“五个多月的时日不能算短，对于‘万花香’的情形应该摸得很清楚了，我请问，她们属于江湖上一个什么组织势力，老人家摸出线索了么？”

莫秋山双目猛地一睁，道：

“二位也在怀疑‘万花香’和江湖上某个组织势力有关连，是查探来的？”

麦亮宇神色冷漠地道：

“老人家，我们的事你最好别问，请先回答我问话。”

莫秋山脸色不由微微一变，道：“小兄弟，你说话怎么这么冲！”

麦亮宇冷冷地道：“我说话向来就是这样。”

莫秋山道：“小兄弟，你应该明白，老朽并没有义务答你问话。”

麦亮宇道：“但是我却要你非答不可！”

莫秋山双眉一轩，目射精芒地道：“凭什么？”

麦亮宇道：“就凭我这个人。”

莫秋山突然冷笑一声道：

“这么说，老朽如果不答，你便要用强对付老朽了，是吗？”

麦亮宇冷然一点头道：“不错，你算是料对了，不答，你就是自找苦吃！”

莫秋山语声沉寒地道：

“小兄弟，你该知道老朽可不是个容易受人威胁，好欺负的省油灯！”

麦亮宇淡然地道：“我看得出来，老人家一身所学不俗，身手该称当今一流，不过，那也得看是对什么人来说，遇上的是什么人。”

莫秋山是老江湖了，这话里的弦外之音，他岂有个听不懂的。他双目一瞪，精芒电射地道：“这么说，你一身所学功力，一定很高很高，也很自负了！”

麦亮宇道：“我并没有那么说，不过要是让我用强对付老人家，老人家就绝对讨不了一点好处！”

莫秋山冷笑道：“如此，老朽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功力，竟敢说这等狂语！”

麦亮宇道：

“那也好，你就出手看看吧。”

说着，他已由椅子上站起了身子。

莫秋山也跟着站了起来，道：“到外面去。”

麦亮宇摇头道：“不必了，就在屋里也是一样。”

莫秋山道：“屋里地方不够大。”

麦亮宇道：“我认为地方已经很够很够了。”

莫秋山微一犹豫，随即一声冷笑道：“如此，你接招！”

话落招出，抬手探掌抓向麦亮宇的肩胛。

麦亮宇肩胛微侧，笑说道：

“老人家，这种问路的招式免了，请施展你的绝学吧。”

莫秋山双眉一轩，口中一声冷哼，掌招已变，改抓为拍，直击麦亮宇脸颊。

麦亮宇一声轻笑道：

“这一点变化很妙，堪称‘妙手’二字。”

这话，有点似是而非，也有点讥讽的意味。

因为莫秋山虽然外号人称“妙手大圣”，但是他那“妙乎”并非这一“妙手”，而“空空妙手”。

他口说手不闲，话声中闪电抬手，已一把攥住了莫秋山的腕脉。

他出手奇快绝伦，莫秋山只觉得腕脉一紧，立时犹如上了一道铁箍，半身发麻，动弹不得。

莫秋山心神不禁猛地一震！瞪了眼，傻了！

他出道江湖三十多年，纵横大江南北一十三省，会过不少的名家高手，闯出“妙手大圣”的美号，像这样出手一招就被人拿住腕脉，这还是生平第一遭，头一回栽这么大跟斗。

麦亮宇手一松，笑说道：“老人家，我没有说狂话吧。”

莫秋山明白了，对方年纪轻轻，一身所学却是高不可测。这样的人岂会无缘无故前来长安，一来就去逛“万花香”，又怎会查问“万花香”的底细。……

他略定了定神，双目倏然一凝，问道：

“小兄弟，老朽可否请教一件事？”

麦亮宇道：“什么事？”

莫秋山道：“二位可真是来找朋友的？”

麦亮宇淡淡地道：

“不然我们不会远行千里，跑来长安。”

莫秋山道：“二位的那位朋友是失踪了，还是被人？……”

麦亮宇突然冷声截口道：

“老人家，适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们的事你最好别问。”话锋一顿又起，道：“现在仍请答我话，老人家摸出来什么线索没有？”

莫秋山道：“老朽回答没有，小兄弟相信么？”

麦亮宇道：“只要老人家回答的确是真话，我没有个不相信的。”

莫秋山脸容一正，说道：

“到目前为止，老朽还在摸索中。”

麦亮宇星目眨动地微一沉思，又问道：

“在长安城中，老人家可曾发现有什么和‘万花香’有关连的地方没有？”

莫秋山略一犹豫道：

“有处地方，不过那只是老朽私底下的怀疑，并不敢确定。”

麦亮宇道：“什么地方？”

莫秋山道：“马家坊。”

麦亮宇道：“马家坊是个什么所在？”

莫秋山道：“是长安城里最大的一家赌场。”

“哦……”麦亮宇双目一凝，问道：

“主持人是何许人？”

莫秋山道：“昔年关东绿林道上的瓢把子‘铁弹子’毛铁雄。”

麦亮宇道：“为人怎样？”

莫秋山道：“心黑手辣，杀人无数，两手血腥。”

麦亮宇点了点头，道：

“谢谢老人家赐告，同时，现在我要向老人家再说一遍，我们的事，老人家最好别问别管，也别对任何人提说我们曾经见过谈过，这对贤师徒有益而无害。”

话锋一顿，转向芮诗纯道：

“表哥，天快亮了，我们走吧。”

“马家坊”，从前原叫做“马家酒坊”，后来因为酒坊关了，不酿酒了，所以长安城里的人也就把那个“酒”省略了，大家都叫它“马家坊”。

这已经是好几十年前的事儿，如今“马家坊”虽然仍叫“马家坊”，可是早就换了主儿，因为马家坊已经没落了，但是因为“马家坊”在长安城里城外是处妇孺都知的地名儿，所以没有更改它。

“马家坊”因为原来是个酿酒的地方，而且地窖也特别宽大。

过去的“马家坊”里人多，都是酿酒打杂的工人，可是现在的人却更多，也比从前热闹了好多好多。

不信，你听听就知道了，里面那一阵一阵震天般吆五喝六的嘈杂声音，站在“马家坊”外面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因为如今的“马家坊”是家大赌场，赌的花样牌九、骰子、押宝等什么都有的。

午后，未申时刻，“马家坊”赌场里来了两位少年公子，正是麦亮宇和芮诗纯。

他二人一进入里面，立刻引起了赌场里的人注意。

因为他二人的衣着讲究，人品俊逸，气派不凡。

赌场里的人都是地方上的混混儿江湖人，这种人的眼光最亮，他们一见麦芮二人就知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富豪府里的阔少，是两条大鱼。

于是，一名穿着青绸褂裤的青年汉子移步走近了二人的身旁，哈腰含笑问道：

“二位想玩点什么？押宝还是骰子？”

芮诗纯望了他一眼，抬手一摆道：

“不忙，我们先看看再说。”

那青年汉子哈了哈腰，道：

“是，是，您二位请随意看。”

看看骰子，看看押宝，最后，麦亮宇和芮诗纯在“牌九”桌旁停了下来。赌“牌九”的真不少，起码有十几个。

在“牌九”桌上，有一个中年胖子吸引了麦亮宇的注意。

这中年胖子年约四十多岁，白净脸孔，相貌长得很体面，衣着也很考究。

自然，吸引麦亮宇注意的不是他那体面的相貌和考究的衣着，而是他额头上冒起的汗珠子，一颗颗像黄豆般那么大，直往下滴落。

胖子大概已经输得很多了，现在胖子面前桌上的赌注，不是银子也不是金子，只是一张纸。

那张纸，很显然，不是田地产契约也必是借据，而且数字一定很大，要不胖子脸上的表情绝不会那么紧张，额头上的汗珠子也不会那么大。

庄家丢骰子是个九点。九点，庄家拿第一把，胖子押的是顺门拿第二把，天门第三把，尾门第四把。

牌拿完了，亮开来摆在桌上，胖子的两张是瘪十，庄家的两张牌是个一点儿，恰好吃顺门陪天门和尾门。胖子脸上的肌肉抽搐，变得惨白。

抬起一只手，用衣袖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珠，颤巍巍地站起身子，一副颓丧的神情，打算走了。

麦亮宇的一只手按上了胖子的肩膀，含着笑说道：“怎么，不玩儿了？”

胖子看了麦亮宇一眼，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输干了。”麦亮宇道：“输了多少？”

胖子道：“一万三。”

麦亮宇道：“是黄的还是白的？”

胖子道：“白的。”

麦亮宇道：“最后那张纸是什么？是房地契？”胖子点了点头。

麦亮宇道：“作价多少？”

胖子道：“三千两。”

麦亮宇道：“想翻本不想？”

胖子道：“翻本当然想翻本，可是……”

苦笑地摇了摇头，两手一摊，道：“全光了，拿什么翻。”麦亮宇道：“我借给你。”

胖子一怔！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怀疑地望着麦亮宇问道：

“您说什么？您借给我？”

麦亮宇含笑点头道：“没有利息，也没有条件，赢了，咱们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输了，全是我的，不要你还一分钱。”

天下竟有这等好事儿，胖子傻住了，两只眼睛瞪得圆圆的，望着麦亮宇直发愣！

麦亮宇朝他笑了笑，拍拍他的肩膀，说道：“坐下吧，没有关系。”

胖子搓了搓手，傻傻地坐了下去，麦亮宇一翻腕，桌上多了颗珠子，抬眼望着当庄的说道：“请给我估估，这颗珠子值多少？”

珠子拇指那么大，光华流转，耀人眼花。

刹时，牌九桌上的人全都眼珠儿瞪得圆圆的，看直了眼。

这也难怪，这么大的珠子，有许多人活了三四十岁，连见都未见过。

当庄的伸出一只手，用两个手指头拿起那颗珠子看了看，抬眼望着麦亮宇一笑，说道：“这玩意儿我不在行，不能作主，得拿到柜上去找个行家看看。”

麦亮宇丝毫没有犹豫，一点头道：

“行，我在这儿等着好了。”

当庄的一招手，一个青衣汉子走了过来，接过珠子转身朝后面柜上去了。

不大一会儿功夫，青衣汉子出来了，把珠子交在当庄的手里，朝当庄的伸了个手指头，说道：“可以押这个数。”

当庄的把珠子放到麦亮宇的面前桌上，说道：“一千两，怎么样？”

麦亮宇心里非常清楚，按照实价，这颗珠子最少要值五千两，对方竟只估他一千两，显然，这是欺人，杀价。

然而，麦亮宇他没有和当庄的争，只淡然笑了笑，点头道：

“好吧，一千两就一千两好了。”

当庄的含笑问道：“您下多少？”

麦亮宇微一沉吟，道：

“贵处在赌注上有没有规定限制？”

当庄的道：“没有限制，您可以随便下。”

麦亮宇一翻腕，桌上又多了四颗珠子，说道：“我就下这些。”

四颗珠子和原先的那一颗一般儿大，一个样儿的光华流转，耀人两眼发

花。

好大的手面，这少年公子是什么来头？所有的赌客心里都不由得在暗暗猜想。

当庄的一怔！道：“五千两？”

麦亮宇道：“可是太大了？”

当庄的不禁有点儿犹豫，这赌的确是太大了。

适时，一个瘦老头走了过来，目光瞥视了桌上那五颗珠子一眼，然后抬眼望着麦亮宇问道：“小哥儿，五千两玩一把？”

麦亮宇点头道：“赢了，下一把就是一万两。”

瘦老头儿道：“输了还玩不玩儿了？”

麦亮宇淡淡地道：“今儿个我身上只带了这么多。”

星目倏然一凝，道：

“请教，老先生可是这儿的东家？”

瘦老头儿摇头道：“老朽是这儿的账房。”

说着转朝当庄的递了个眼色，说道：“你掷骰子吧。”

有了账房先生的话，当庄的不犹豫了，他手一扬就要掷出骰子。

麦亮宇却突然伸手一拦，道：

“请等会儿，我可不可以倒一下牌？”

如说不可以，那岂不是显示有弊玩假，当着这么多的赌客怎么能说个“不”字，这家赌场以后还要不要开下去了。

当庄的扬起的那只手停了停，人也迟疑了一下，旋即点头道：

“可以，您请随便倒。”

麦亮宇伸出一只，随手把牌倒了倒，然后朝当庄的一笑，说道：“请吧。”

当庄的目光斜瞥了麦亮宇一眼，唇边飞快地掠过一丝儿冷冷地笑意，骰子出了手，在桌上滚了滚不动了，是个六点儿。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当庄的脸色突然微微一变，缓缓地伸出手去分了牌。

牌，两张两张地亮出来了，尾门的点儿最大，地牌配杂八，是副地杠，天门斧抱铜锥，是个七点儿，顺门点儿最小，杂七靠大猴子，是个无名三。

三点儿，输得成份大，赢的成份小，所有的赌客都替麦亮宇担上了心，暗暗捏着一把汗。

尤其是胖子，脸上的神情紧张的不得了，白净的脸儿涨得血红，额头上的汗珠比先前更大。

虽然，那五颗珠子不是他的，但是赢了却有他的一半，千五百两并不是个小数目，他哪能不紧张。

也许是因赌牌九有句：“有点儿不算输”的俗语的原因吧，麦亮宇站在胖子的旁边，脸上带着笑意，神色从容镇定得很，一点儿也不紧张也不着急，就像那五颗珠子不是他的，无关似的。

三家的牌都亮出来了，只等着当庄的了。

麦亮宇两眼直瞪着当庄的，当庄的脸色有点儿不大对，额头也见了汗。

瘦老头儿看出不对了，双眉微微一扬，开了口，沉声说道：

“亮牌，别让人家这位公子笑话。”

当庄的缓缓伸出了手，两张牌一翻。

一张黑十，一张是四六，整整二十点儿，是个大“瘪十”。

刹那，全桌的人都叫了起来：“瘪十。”

所有的赌客都开心的笑了。

胖子比别人笑得更开心，张大着嘴，笑得脸上的肥肉直打转，两只眼睛成了一条缝。

通赔，大家怎会不关心，不笑？

瘦老头儿倒底不愧身为账房，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只说了声：

“赔钱。”

其实，在这种情形下，也只有赔钱，不赔也不行。

钱赔过了，当庄的推出了第二把牌。

麦亮宇和上一把一样，伸手随便倒了倒牌，当庄的扬手掷出了骰子。

怪事，竟然又是个六点儿。

当庄的怔了怔，伸手分了牌。

这回最大的点儿是天门，九点，尾门八点，顺门是天牌配长三，也是个八点儿。

该当庄的亮牌了。

当庄的牌点儿似乎也不小，目光一扫三家的牌点儿，口中得意的嘿嘿一笑，两只手扬起向下直落“叭”的一声，手掌和牌一齐拍落桌上，大声喝道：“通吃！”

“慢点儿！”

突然，麦亮宇的一只手闪电般地按住了当庄的那一只手，道：“我说是通赔，你信不信？”

当庄的脸色一变，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麦亮宇笑笑道：“我这五颗珠子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我不愿意冤枉输掉，这意思你明白了吧？”

当庄的转脸望着瘦老头儿，瘦老头儿开口了，轻咳了一声，说道：

“小哥儿，你先拿开手，让他亮开牌，比比点儿，该赔的一文不少，照赔。”

麦亮宇摇头道：“那不行，我说通赔就通赔，牌也别亮点儿了。”

瘦老头儿目光电闪过一丝寒芒，脸色一沉，道：

“小哥儿，你是存心找碴儿，捣乱来了！”

麦亮宇淡淡地道：“老先生看我像是找碴儿捣乱的人么？”

瘦老头儿冷冷地道：“那你就拿开手，让他把牌儿亮开来说。”

麦亮宇眨眨眼睛道：“老先生，你想逼我揭穿他么？”

瘦老头儿目光倏然一凝，道：“揭穿什么？是他作了弊玩了假？”

麦亮宇道：“老先生是和我装糊涂？”

瘦老头儿脸容一正，摇头道：“老朽没有，生平也从来没有和人装过什么糊涂。”

他这话实在么？那就只有他心里才明白了。

麦亮宇淡然一笑道：

“如此，我就告诉老先生好了，我们玩的是两张牌，他玩的却是三张牌。”

“哦。”瘦老头儿双目倏然一睁，道：“真的？”

麦亮宇道：“老先生，这家赌场的东家是什么人，我心里有数，要不是真的，我敢乱说？”

瘦老头儿心中暗暗一震，道：“你认识敝东家？”

麦亮宇摇头道：“我只听人说过‘铁弹子’这么一个人。”

瘦老头儿道：“听什么人说的？”

麦亮宇道：“老先生，别把问题扯得太远了，还是说眼前的吧。”

瘦老头儿微一沉吟道：“小哥儿的意思想要怎样？”

麦亮宇道：“通赔。”

瘦老头儿双目微扬了扬，旋即一点头道：“老夫答应了，你拿开吧。”

麦亮宇一笑，按着当庄的那只手抬了起来。

他的手虽然抬起来拿开了，可是当庄的那一只手仍按在桌上没有动。并不是他不想动动，而是他想不能动，根本动不了。

瘦老头儿明白是怎么回事，深深地望了麦亮宇一眼，道：

“小哥儿好不高明！”

麦亮宇淡淡地道：“这不是我高明，凡事不得不防万一，万一没有证据怎么办？”

瘦老头儿没再多说话，抬手在当庄的背上拍了一掌，当庄的身躯一震，一动，手也离开了桌面。

当庄的那只手一离开桌面，大家全都看清楚了，果然是三张牌。

瘦老头儿突然一声沉喝道：

“方标，卸下他的左手！”

当庄的心中激灵灵一颤，脸上一时一片煞白。

一名中年壮汉应声走了过来，手里握着一把匕首扬起，往下疾落！

当庄的一声大叫，血光崩现，那只左手齐腕断落在地上，人也跟着疼的昏死过去。

这时，那些赌骰子，押宝的客人因为听说这边牌九桌上出了弊，全都不赌了，围拢了过来。

这种场面，看得所有的赌客全都不禁脸上变色，心惊胆战！

麦亮宇双眉微皱了皱，道：“老先生这是何苦？”

瘦老头儿道：

“这是赌场里的规矩，他玩假作弊破坏规矩，就应该受到严厉的处罚，不处罚，这赌场以后还有人敢来赌么？”

麦亮宇点了点头，没有接话。

因为瘦老头儿这话说的是理，也是实情。

赌场里怎能允许玩假作弊，否则还有谁敢去赌，那就只有关门了。

瘦老头儿目光警视了地上那昏死过去的当庄的一眼，一挥手道：“把他抬下去。”

两名黑衣壮汉走了过来，一个搬头一个搬脚，围观的赌客立刻让开了一条路。

当庄的被抬往后面去了。

瘦老头儿脸上堆着笑，朝围着的赌客抱拳说道：

“诸位，没事了，请继续玩儿吧。”

经过这么一来，大部分的赌客都起了戒心，除了那些输家想翻本的，多数都不敢继续玩儿了。

刹时，四五十个赌客走了大半，只剩下寥寥的十几二十来个。

押室的回到宝台边，玩儿骰子的仍然玩着骰子，只是因为赌客已经少了

一半，场面没有先前热闹而已。

牌九桌上的赌注都没有动，赌客也大都没有走，因为瘦老头儿虽然答应还没赔。

当庄的换上了一个中年汉子，一上来就先赔钱。

麦亮宇开口说话道：“请把那张房地契还过来。”

中年汉子微一犹豫，随即把胖子输掉的那张房地契和一张七千两的银票送到麦亮宇的面前。

麦亮宇伸手拿五颗珠子收了起来，把那张房地契和一万二千的银票往胖子的面前一推，道：“收起来吧。”

胖子神情一怔，道：“这……”

麦亮宇道：“记住，以后别再赌了。”

胖子满脸感激之色地一点头道：

“您放心，以后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再赌了。”

麦亮宇点头道：“那就好，除了你的本钱以外，多下的二千两你暂时替我保管着，我要用的时候再找你拿好了，你走吧。”

胖子道：“我姓黄，名叫黄殿臣，住在西大街安巷里第四家，您随时请过来。”

麦亮宇抬手一摆道：“我记下了，你走吧。”

胖子没再多说话，收起银票和房地契，站起身子，朝麦亮宇拱了拱手，往外面走了出去。

瘦老头儿忽然轻咳了一声，问道：“小哥儿还玩儿不玩儿了？”

麦亮宇微一摇头道：

“凡事不过三，这也是我的信条。”

瘦老头儿嘿嘿干笑了笑，道：“小哥儿说得也是，尤其是赌钱的事儿，完全靠运气，连赢两把，第三把不一定会赢。”

话锋一顿，目光一凝，道：“我还未请教，小哥儿贵姓？”

麦亮宇道：“姓禹，请指教？”

瘦老头儿道：“老朽赵希平，禹兄弟人品气宇不俗，老朽想高攀，和禹兄弟交个朋友，禹兄弟赏脸么？”

麦亮宇做作地神色微微一怔！道：

“赵老不记恨适才的事？”

赵希平笑笑道：

“适才的事那算不了什么，要是记恨，老朽就不会这么说

麦亮宇星目微眨地道：“赵老这是真心话？”

赵希平正容道：“老朽向来是个直心肠子的人，句句言出由衷。”

语声一顿又起，道：

“老朽还有事情相商，这里不便深谈，请禹兄和贵友到后面坐坐如何？”

麦亮宇眨了眨星目，点头道：“赵老请前行。”

赵希平没有再说话，转身往后走去，麦亮宇和芮诗纯举步相随。

后面是一座大院子，两边是长廊厢房，正中间是一座大厅。

进入后院子走了没几步，后院门立刻被关了起来，两边的厢房里走出了七八个黑衣汉子。

赵希平脚步一停，转过了身子，嘴角含着一丝冷笑地望着麦亮宇。

麦亮宇和芮诗纯也停了步，他星目左顾右盼地扫了扫那七八个黑衣汉

子，然后落在赵希平的脸上，问道：“这是干什么？”

赵希平冷冷地道：“这你还不明白么？”

麦亮宇道：“你想干什么，干脆直说吧。”

赵希平突然把手一伸，道：“那么你拿出来吧。”

麦亮宇淡淡地道：“你想要我那五颗珠子？”

赵希平道：“不错，这算是抵偿那一万五千两的损失。”

麦亮宇道：“我如果不拿来，你们便要动手用强么？”

赵希平冷然一点头道：

“你说对了，乖乖的拿出来免得自讨苦吃。”

麦亮宇道：“你这么做，不怕我出去说出来？”

“你还想出去？”赵希平摇摇头，嘿嘿一声冷笑道：

“算了，你别想出去了，凡是在前面场子里闹了事，被请进后院来的赌客，就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出去过。”

麦亮宇脸色倏然一变道：“你要杀我？”

赵希平冷冷地道：“这是咱们东家订的规矩，老夫也是不得已。”

麦亮宇神情故作惊惶地朝芮诗纯道：“表哥，我们怎么办？”

芮诗纯道：“既然已经进了强盗窝，有什么怎么办，只好拼了。”

麦亮宇点了点头，胸脯忽地一挺，望着赵希平说道：

“赵老，我表哥的话你听到了？”

赵希平冷冷地道：“老夫耳朵不聋。”

麦亮宇道：

“如此，你还等什么，珠子就在我怀里，只要你自信能拿得去，尽管伸手拿去好了。”

赵希平点头一笑道：“这话说的是。”

语锋一顿，双目寒芒一闪，突然沉声喝道：“上！”

随着他的一声“上”字，立刻有两名黑衣汉子大踏步走近了麦亮宇的面前，嘴角挂着冷笑，一个站着没动，一个却猛地一拳直捣麦亮宇的心窝！

麦亮宇身子没动，容得那黑衣汉子的拳头快将沾衣，这才闪电抬手，一把抓住了黑衣汉子的腕脉，一振臂，黑衣汉子的身子立刻离地平飞了出去，“叭！”的一声摔在地上，摔了个四仰八叉！

麦亮宇口中轻声一笑道：

“就凭这样的身手，也想拿我怀里的珠子，太不自量了！”

另一名黑衣汉子脸上变了色，探手摸腿，手里多了把短刀，跨步欺身，寒光一闪，短刀直刺麦亮宇右腰。

麦亮宇双眉微微一扬，道：“怎么，动家伙了？”

身形一侧，探手擒住黑衣汉子的手臂一扭一弯，黑衣汉子一声大叫，身子蹲了下去，那柄短刀虽然仍旧握在他的手里，但已经插进了他自己的小腹。

这一手，干净，利落，手法奇快绝伦，令人心凜！

赵希平心头不禁倏然一惊，双目寒光电射地道：

“老夫看走眼了，竟然没有看出来阁下有这么一副不俗的好身手。”

麦亮宇淡淡地道：

“夸奖夸奖，两手庄稼把式，实在不算什么，不值方家一笑。”

赵希平嘿嘿一笑道：“客气客气，阁下是真人不露相。”

说话间，那站在两边厢房的五六个黑衣汉子，已全都下了走廊，缓步围

拢过来。

麦亮宇双眉微轩了轩，说道：

“赵老，想要珠子你自己动手吧，别让他们过来白费力气

赵希平双目寒电一闪，抬手朝那些黑衣汉子一摆，道：“你们都别过来了。”

话落，倏然欺身上步，出掌抓向麦亮宇当胸！

他出掌如电，其势奇快，显示了他深厚的功力造诣。

麦亮宇笑道：“毕竟是账房先生的身份，身手确实像样多了。”

他口说手不闲，抬手出掌向着赵希平的腕脉抓了过去。

赵希平一声冷笑，突然沉腕变招，易抓为指，一指点向麦亮宇的小腹“丹田”穴。

“丹田”穴为人身的气机要穴之一，麦亮宇虽然身负绝学功力，这一指要是被点上，一样地承受不起，非落个受伤当场不可！

麦亮宇小腹微缩，一只手掌跟着下沉，也跟着变了招，也是易抓为指，一根中指伸得笔直！

奇快！但不是点，是敲，一根中指实实在在地敲落在赵希平那只右手的腕脉上。

就这么一下，赵希平疼的一声闷哼，左手抱着右腕往后暴退，瞪眼望着麦亮宇，脸上满是惊色。

麦亮宇淡然一笑道：

“怎么了？赵老，你不是想要我那五颗珠子么，它就在怀里，伸手过来拿呀！”

嘴里说着，脚下举步朝赵希平面前缓缓逼了过去。

陡地，一声沉喝传了过来：“站住！”

麦亮宇脚步一顿，抬眼，一条人影由大厅那边腾空飞掠而至，落在赵希平的身旁。

来人是个四十多岁，浓眉环眼，一脸络腮胡子的魁梧大汉。

魁梧大汉刚一落身，赵希平立刻说道：“毛爷，这小子他魁梧大汉一摆手道：

“我已经知道了，你往后退开些，由我来和他谈谈好了。”赵希平没再说话，飘身往后退了八尺。

魁梧大汉环眼一扫麦亮宇和芮诗纯二人，望着麦亮宇冷然问道：“朋友如何称呼？”

麦亮宇道：“我姓禹，但我们不是朋友。”

魁梧大汉浓眉微微一扬，道：

“如此我就称呼你阁下好了。”

麦亮宇道：“你就是‘铁弹子’毛铁雄？”

魁梧大汉摇头道：

“我叫毛东强，‘铁弹子’是我磕头大哥。”

话锋一顿，问道：“阁下和那黄胖子是亲戚？”麦亮宇道：“不是。”

毛东强道：“是朋友？”

麦亮宇摇头道：“也不是？”

毛东强道：“既然不是亲戚，不是朋友，为何要管他的闲事？”

麦亮宇道：“你们那种在牌上做记号，作弊玩假吃人的作风我看不顺眼。”

毛东强道：“阁下是哪条道上的？”

麦亮宇道：“你看呢？”

毛东强道：“阁下如果是江湖道上的，就应该懂得道儿上的规矩，不该伸手管那种闲事，砸我们的……”

麦亮宇冷声截口道：

“毛阁下，别和我说这些，和我说这些也没用，我不是江湖道上的，也不懂得什么道儿上的规矩，反正事情我已经伸手管过了，砸也已经砸了，人也已经被你们请了进来，你们想怎么办，只管照你们的意思办吧！”

毛东强浓眉一挑，道：“阁下说话好冲，好霸道！”

麦亮宇冷冷地道：

“我这样说话，已经算是很客气的了！”

毛东强的两只环眼中倏地闪过一丝寒芒，嘿嘿一声冷笑，道：

“我倒要称称你有多少斤两，说话这么横！”

麦亮宇神色淡漠地道：“如此正好，我正要看看你们在这长安城中开着赌场玩假吃人，还兼强夺害命，凭的是什？仗的是什？”

毛东强目射煞光地道：“这你马上就知道了。”

话落，脚下突然跨前一步，抬手一掌拍出。

掌挟劲风，势颇威凛，火候功力比赵希平虽然高了些，但和麦亮宇相比仍然要差了一大截。

麦亮宇冷声一笑道：“我接你这一掌看看。”

话未落，右手已闪电般地掠起，挺掌迎了上去！

“砰！”的一声，毛东强只觉得心头一震，气血上浮，当场后退了一大步，一条右胳膊也被震得发了麻！

可是麦亮宇跟个没事人儿似的，身子连晃也没晃一下，含笑说道：

“毛阁下，我的斤两如何，不轻吧？”

毛东强吸了口气，道：

“阁下，你究竟是个干什么的？”

麦亮宇淡淡地道：“我，干什么的也不是，只是个随便玩玩儿的人，本来我伸伸手就要走的，可是现在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毛东强道：“事情怎样不简单了？”

麦亮宇道：“你们不该把我请进来，你明白么？”

毛东强道：“你想要怎样？”

麦亮宇冷声一笑道：“我想要怎样，叫毛铁雄出来说话。”

毛东强环眼一瞪，道：“这么说，你阁下是有所为而来了？”

麦亮宇神情淡漠地道：“那就随你怎么去想，怎么……”

蓦地，大厅那边传来一个沉雄的声音，接口说道：“朋友想要什么，只管开口就是，我毛某人生平最好交朋友，也从没有让朋友们失望过。”

麦亮宇抬眼望去，大厅门口站立着五个人，一人在前四人在后。

前面的那个人年约五十开外，头戴官帽，身穿锦袍，脚上是一双福字履，四方脸，白白胖胖的，双眼开合之间精光灼灼，威态慑人。

后面的四个全都是三十多岁的壮汉子，清一式的黑衣褂裤，脚上薄底快靴，腰带上斜插着双短刀。

那锦袍人话音一落，立即大踏步地朝麦亮宇走了过来，停立在毛东强的

身旁，那四个黑衣壮汉子就站在他的身后。

麦亮宇朗声哈哈一笑道：“好话，够大方，也够豪爽的！”

星目倏地一凝，问道：

“阁下可就是关东绿林道上美号‘铁弹子’的毛当家的？”

锦袍人点头道：

“不错，我正是毛铁雄，朋友贵姓？由哪儿来？”麦亮宇道：“我姓禹，由北京来。”

毛铁雄道：“北京，好地方，禹朋友来长安是？……”

麦亮宇道：“玩儿，当家的信不信？”

毛铁雄哈哈笑道：“信，禹朋友开口吧，我毛铁雄今天交你这个朋友。”

麦亮宇道：“当家的这可是真心话？”

毛铁雄正容说道：“我毛铁雄说话向来心口如一。”麦亮宇笑笑道：“我开了口，当家的自信办得到？”毛铁雄微微一怔！随即说道：

“禹朋友只管开口，我毛铁雄当必尽力让朋友你满意就是。”

麦亮宇淡然一笑道：

“当家的既如此说，那我就开口了，我要明珠百颗，黄金万两。”

毛铁雄神色不由一变，双目陡睁，道：“禹朋友，你这麦亮宇接口道：“当家的拿不出来？”

毛铁雄脸色倏地一寒，威态凛人地沉声说道：

“禹朋友，你究竟想要什么？有何目的？你直说吧！”

“怎么？当家的恼火了？”

毛铁雄冷冷地道：“你禹朋友开口的数目令人不得不恼火！”

麦亮宇微微一笑道：“我只是开玩笑，随便说说玩玩儿的，当家的又何必当真！”

毛铁雄威态一敛，说道：“禹朋友这玩笑有点过火了。”

麦亮宇淡然笑了笑，星目又倏地一凝，问道：

“当家的可是真心愿意交我这个朋友？”

毛铁雄道：“只要禹朋友不弃，毛铁雄绝对真心！”

麦亮宇点头道：“好，如此我们这朋友今天算是交定了！”

话锋一落又起，含笑说道：“当家的这是接待朋友之道么？”

毛铁雄微微一怔！旋即说道：

“请恕毛某失礼，禹朋友请到大厅里坐谈。”

话落，侧身举手肃客。

麦亮宇神情潇洒地一笑，和芮诗纯举步走向大厅。

毛铁雄、毛东强、赵希平和一众黑衣壮汉随后。

进入大厅，分宾主落坐，四个腰间插着双短刀的黑衣壮汉子站立在毛铁雄三人的身后，其余的一些黑衣汉子则全都站在大厅门外两边。

坐定，麦亮宇立即神色一肃，说道：“毛当家的既然真心交我这个朋友，那我就向当家的请教件事情，希望当家的能和我合作，实情实说。”

毛铁雄目光一凝道：“禹朋友要问什么事情？”

麦亮宇道：“首先我请问毛当家的在关东绿林道上好好儿的，缘何舍弃那一方霸王之尊，突然离开关东跑到长安城中来开这家赌场？”

毛铁雄心中不禁暗暗一震！道：

“那是我厌倦了绿林生涯，也是在关东地方呆腻了，所以才跑到长安来

换换新。”

麦亮宇星目凝注地道：“当家的这是实话？”

毛铁雄道：“禹朋友应该相信我，既是朋友，我就没有说假话的必要。”

麦亮宇突然冷声一笑道：

“但是我却认为你毛当家的这是东吴大将贾化（假话）。”

毛铁雄脸色微微一变，道：“禹朋友不相信？”

麦亮宇道：“我相信你不是厌倦了绿林生涯，也不是在关东地方呆腻了，而是另有原因！”

麦亮宇脸色陡地一寒，目射冷电地沉声说道：

“毛铁雄，你说不说实话？”

“我说的本就是实话，还要我说什么实话？你禹朋友未免太强人所难了！”

麦亮宇神色淡漠地一笑道：

“既然你姓毛的不识抬举，那我就告诉你我的办法好了。”

话声一顿即起，说道：“在这儿杀几个人，然后放上一把火，干干净净，谁也不知道是我姓禹的干的！”

毛铁雄脸色勃然一变！霍地长身站起，道：“姓禹的，你

麦亮宇坐着没有动，抬手一摆，冷声截口道：“毛铁雄，你最好坐下别轻举妄动，别说是你，就是你的那位主上当面，他对我也得顾忌三分！”

这话，太惊人了！

毛铁雄等三人心神全都不禁骇然一震，六只眼睛齐睁，瞪得好大好大，满是惊凛之色地瞪视着麦亮宇：“朋友你究竟是谁？”

麦亮宇淡淡地道：“这你们还不明白么？我就是你们那位主上令谕所有属下尽量避而远之的那个人，如此，你们明白了吧？”

毛铁雄倏然脱口道：“你是麦亮宇？”

麦亮宇淡然一笑道：

“毛当家的不愧曾是名震关东绿林道的瓢把子，反应的确够快的！”

毛铁雄这句“你是麦亮宇”，原来在心头惊凛之下冲口而出，丝毫未经考虑。

可是话一出口后，他知道错了，糟了！那张白白胖胖的脸孔，突然像失去了血般地一片苍白！

麦亮宇接着又道：“既然已经明白我是谁，你该可以坐下了。”

毛铁雄苍白着脸，身子像虚脱了般的一屁股坐了下去。

麦亮宇星目电扫了毛铁雄三人一眼，转向芮诗纯说道：

“芮兄，请到外面看看那几个，别让他们往外去，谁想往外去就撂了他！”

芮诗纯颌首一笑道：

“兄弟放心，走掉了一个，你惟我是问。”

说着站起身子，潇洒地走了出去。麦亮宇望着毛铁雄，脸色冷漠地道：“毛当家的，他现在何处？”

毛铁雄声调有点发哑地道：“少侠问的是谁？”

麦亮宇道：“你们的那位主上。”

毛铁雄道：“不知道。”

麦亮宇道：“叫什么名字？”

毛铁雄摇头道：“不知道。”

麦亮宇剑眉微微一扬，道：“毛当家的，你想讨苦吃么？”毛铁雄苦着脸道：

“我是真不知道，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知道。”

麦亮宇星目凝注毛铁雄，察言观色，毛铁雄似乎没有说谎，是确实不知道。

于是，他话题一变，又问道：

“他派你在长安开赌场的目的何在？”

毛铁雄毫不迟疑地答道：“聚财。”

麦亮宇道：“有别的任务么？”

毛铁雄摇头道：“没有。”

麦亮宇道：“万花香的意思是什么？”

毛铁雄脸色微微一变，道：

“你说的是那家名满长安的勾栏院？”

麦亮宇道：“这长安城内并没有第二个名叫‘万花香’的地方，是不是？”

毛铁雄心中暗吸了口气，摇头道：“我不知道。”麦亮宇道：“你不知道什么？是不知道她们开设‘万花香’的目的？还是不知道她们和你是属一个窝儿里的？”

毛铁雄道：“不知道她们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麦亮宇淡淡地道：

“毛当家的，我希望听你的实话，别和我……”

毛铁雄连忙接口说道：

“我说的全是实话，你要是不信，我就莫可奈何了。”

麦亮宇突然一声冷笑道：

“好吧，你既然这么说，我就不勉强你了。”

语落，闪电抬手一指点了过去。

毛铁雄双目蓦地暴瞪，厉声道：“姓麦的，你……”

头一歪，双目一闭，不动了。

毛东强和赵希平脸色刷地一变，猛的站了起来，四个黑褂裤的壮汉子，同时伸手探腰，闪身欲动。

麦亮宇坐在那儿仍然没有动，目射寒煞地冷声喝道：“坐下！”

他这一声冷喝，虽然声音不大，却震人心弦！

毛东强和赵希平刚才在麦亮宇手底下都吃过亏，他两个闻喝心神全都不由微微一震！虽然没有立刻坐下，却站着没有动。

四个黑褂裤的壮汉子中的两个，神情略为迟疑了一下，立即一左一右分朝麦亮宇两边缓缓逼了过来。

麦亮宇视如未见，星目只凝望着毛赵二人冷声问道：

“你两个怎么说，愿不愿说实话？”

毛东强暗吸了口气，说道：

“姓麦的，你错了，你实在不该杀毛铁雄，这儿以他为主，所有的人一切都听他的，他知道的我们不一定知道，他不知道的我们就更知道了。”

说话间，两个黑褂裤的壮汉子四把短刀，已带着一片冷风没声息的分由左右齐朝麦亮宇刺到！

麦亮宇口中一声冷笑，身躯微仰，左脚飞起，一脚踢在一个的腰眼上，右手一掌拍中一个的小腹！

一声闷哼和一声大叫倏起，一个撒手丢刀抚着小腹蹲在地上，口角流血，一个被踢得身子离地飞起，脑袋撞在墙壁上，他的脑袋没有墙壁硬，开了花！不用看也不用问，他两个一个也活不成了。

毛东强、赵希平和另两个黑褂裤的壮汉子见状，心头全都不禁一寒，身形一闪就往大厅门外扑，要溜！

麦亮宇剑眉微扬，沉喝道：“站住！”

沉喝中，长身站起，双脚连踢，地上的两把短刀飞起激射，一把射中一个黑褂裤壮汉子的后心，一把则射进了毛东强的后心，连刀柄都进去了一半。

二人同时一声惨叫，身子向前冲出去了两步，扑爬在地上，身子一阵颤抖抽搐，不动了！

站立在厅门外走廊上的六个黑衣汉子见状，身形立时纷纷闪动，不过，他们不是回身扑向厅内，而是扑向走廊下院中站立着的芮诗纯。

他们站立在厅门外，对厅内的谈话都听得很清楚，已知厅内的少年人是谁，是他们万万惹不起的主儿。

因此，他们全都扑向了芮诗纯，但是，他们扑向芮诗纯的用心并不是想放倒芮诗纯，而是想闯关往外溜！

赵希平和另一个黑补裤的壮汉子二人刚扑出厅外，蓦觉身侧轻风飒然，人影一闪，麦亮宇已拦立在他两个面前五尺之处的台阶间，神色冷峻的望着二人。

二人心头不禁一惊！那个黑补裤的壮汉子身形一转，腾身就朝左边掠去，要跑！

“叭！”的一声摔在走廊上，蹬了蹬腿，不动了。

适时，走廊下院子里传起了一声接连着一声惊心的惨叫，那扑向芮诗纯的六个黑衣汉子倒了三个，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一个都爬不起来了。显然地，他们全都上阎王那儿报到了！

这一来，赵希平吓得亡了魂，破了胆，两腿直发软，身子一矮，跪了下去，上下牙齿在捉对儿厮杀：“麦……麦……麦大侠，您饶命……”

先前在外头，他挺神气的，挺狠的，现在那股神气劲儿全都没有了，那副窝囊样子，简直连江湖上一个下三流的小角色都不如。

麦亮宇目射威凌地道：“快说实话！”

赵希平连忙点头说道：

“我说，我说，万花香名义上虽是巧娘的院主，但真正负责主持一切的人乃是玉妃姑娘，这儿也受玉妃姑娘的指挥。”

麦亮宇道：“玉妃姑娘寄身勾栏的任务是什么？”

赵希平摇摇头道：“这我就知道了。”

这时，芮诗纯已经走了过来，麦亮宇问道：“全都了结了？”

芮诗纯点头道：“嗯，全都了结了。”

麦亮宇没有再向赵希平问什么，抬手一指点出，赵希平口中一声闷哼，身躯一歪，倒了下去。

## 十七

“救人呀！救人呀！”

“失火啦！失火啦！”

“铛！铛！铛……”

铜盆儿敲得震天价响，像戏院子里的铜锣敲的“急急风”。

失火的地方是“马家坊”的后院，左邻右舍的人都奔了出来，他们为了免得火势蔓延，波及到自己的房子，大家都纷纷的帮忙救火。

赌客们都跑了出来，赌场里的人都奔进了后院，马家坊门外的对街上站满了人。

有些人在看热闹，有些人在说：“烧得好，这种地方早就该烧了，早烧掉早好，免得害人！”

麦亮宇和芮诗纯夹在人丛中，也在看热闹，他二人跟没事人似地，好像这把火根本和他们无关。

在距离麦亮宇和芮诗纯身后一丈多远的地方，站着一个身材瘦小的小伙子，他，正是那位江湖上人称“神偷”，外号“妙手大圣”的莫秋山的高足——小猴儿。

小猴儿两只灵活的眼珠子不停地转动着，一会儿望着对街马家坊，一会儿望望麦芮二人的背影，脸上的表情有点儿怪异。

“妙手大圣”莫秋山出现了，他悄悄地挤近了小猴儿的身旁：“小猴儿。”

小猴儿朝麦芮二人的背影呶了呶嘴，低声道：“里面的情形怎样？”

莫秋山道：“姓毛的两个，姓赵的一个，加上十一个爪牙，全都伸直了腿。”

“真狠！”小猴儿道：“师父，这回您捞了多少？”

莫秋山嘻嘻一笑道：“不少，够咱们爷儿俩做一阵子好事的。”

小猴儿眨了眨眼睛，问道：“师父？您想这会是那两位做的么？”

莫秋山目光一瞥麦芮二人的背影，道：“八九不离十。”

小猴儿身子忽地一矮就向人丛里钻，莫秋山连忙一伸手，一把抓住小猴儿的后衣领，道：“你想干什么？”

小猴儿道：“我去问问他两个去。”

莫秋山双目一瞪，道：“小猴儿，你想找揍么？”

“找揍？”小猴儿一怔，道：“为什么？”

莫秋山道：“平常看你挺聪明的，这会儿怎么这样笨了，你也不看看眼下是什么情况，什么时候，问得么？”

小猴儿眨眨眼睛，心中明白了，伸伸舌头，嘻嘻一笑，道：“师父，还是您老人家行，仔细。”

莫秋山道：“少拍马屁，我老人家要是不行，怎配做你的师父。”

这场火，发现的早，救火的人也多，没有能造成灾害，左邻右舍人家只是虚惊了一场。

火势被压下去了，火苗儿越来越小，终于熄灭了，只剩一道一道的浓烟，还在不停地冒着。

长安府衙门里来了人，是两只捕头带着四名衙役。

那是因为有人报了案，火场里出了人命，所以他们飞快地赶了来。

两名捕头和四名衙役进入火场现场，把十四具尸首搬出来排在一起。十

四具尸首大都烧焦了，一股股的焦气味冲鼻，令人欲呕。

两名捕头逐一的看了看尸首之后，他们心里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他们留下两名衙役在现场看守，急急地走了。

这情形，看热闹的人也都明白，两位捕头是回府衙去向府台大人禀报去了。

十四条人命，这是件大案子，他们不得不赶快禀告府台大人，请府台大人定夺！

麦亮宇和芮诗纯离开了“马家坊”，沿着大街往北走，进入了一条僻静的小巷子，直往里走去。

“妙手大圣”莫秋山师徒就跟在他二人身后五丈开外。

突地，麦亮宇脚下一停，转过了身子，朝莫秋山师徒二人淡然一笑，道：“二位，这巷子里很清静，正是谈话的好地方，请走过来一点谈谈吧。”

莫秋山嘿嘿一笑道：“禹兄弟，你实在高明得令人害怕！”

“是么？”麦亮宇笑笑道：“我要是真高明令人害怕，贤师徒就不敢跟我了。”

说话间，莫秋山师徒已走近麦亮宇对面丈内地方停步站起，麦亮宇立即话转，望着小猴儿说道：“小兄弟，你不是要问问我么，现在这儿没有外人，你可以大胆地问了。”

小猴儿两只眼睛一睁，瞪得好圆好圆，道：“你已经知道了。”

麦亮宇微微一笑道：“是贤师徒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小猴儿道：“在那么嘈杂的地方，离你那么远，你都能听见？”

麦亮宇道：“这虽然是我的听力比一般人敏锐些，但也是贤师徒的声音稍高了些。”

莫秋山接口道：“既然我师徒的谈话你都听见了，那你就自己说吧，别要我们问了。”

麦亮宇眨了眨眼睛，说道：“我只能告诉贤师徒，贤师徒猜料的一点都没错，那事儿是我干的！”

莫秋山道：“禹兄弟，你下手太狠毒了！”

麦亮宇道：“老人家可是认为那些人不该杀？”

莫秋山道：“该杀的只是一部分，那些个爪牙，只不过是江湖上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应该罪不至死。”

麦亮宇淡然一笑道：“老人家可知我是在什么情形下杀那些人的？”

莫秋山摇头道：“老朽请教？”

麦亮宇道：“我在牌九桌上赌了两把，帮一个输家赢回了被他们做弊玩假吃掉的数目。”

莫秋山道：“那数目很大么？”

麦亮宇道：“数目不大我就不会伸手管了，我以一颗价值五千两的珠子让他们估价作赌本，老人家猜他们估了多少？”

莫秋山道：“最少也得估个半价，二千五百两。”

麦亮宇笑笑道：“老人家这算是有良心的估价，事实上他们只估了一千两。”

“一千两？”莫秋山双目一睁，摇了摇头道：“他们太黑心，太吃人了！”

麦亮宇接着说道：“我没有和他们争价，又拿出四颗大小同样的珠子，作价五千两下了注，我倒了倒牌，结果那两粒骰子失去了控制，庄家拿了副

瘪十，我拿了个三点儿，赢了五千两，我的赌注也就因而变成了一万两，第二把，庄家仍然没有控制住那两粒骰子，又拿了副小牌，在亮牌的时候想要手法，被我适时按住了他的手，他无可奈何，只好又赔了一次通赔。”

莫秋山眨眼睛道：“你对赌道门槛很精么？”

麦亮宇摇头道：“我对赌道根本是个门外汉，生平这是第一回玩赌。”

莫秋山凝目道：“那么你怎会懂得？……”

麦亮宇微微一笑道：“说穿了实在不值一笑，老人家是当世武林高人，应该想得到练武的人讲究的是眼明手快心细，对赌道我虽然是个门外汉，但是眼睛却够明亮，心也够细的，况且那个庄家的‘郎中’手法又甚低劣，也玩儿假岂能逃过我的眼睛注意！”

这话不错，是理，也是实情，一个江湖上玩假赌诈的“郎中”，小角色，他的手法岂能逃过一个武林高手的眼睛的注意？

莫秋山点了点头，道：“后来可是他们因而恼羞成怒和你动了手？”

麦亮宇道：“后来赵帐房把我请到了后院子里，关上了门，竟想要我身上的那五颗珠子，并且还要把我们撂在里面，杀人灭口！”

“哦！”莫秋山眉头微皱了皱道：“他们太也无法无天了！”

麦亮宇淡淡地道：“老人家，毛铁雄是关东绿道上的瓢把子，他本来就是无法无天的人！”语锋一顿又起，说道：“那些个爪牙，我本意并不想要杀他们，可是为了一些事情，我却不得不杀他们！”

莫秋山目光一凝，问道：“什么事情？”

麦亮宇道：“我问了毛铁雄一些话。”

莫秋山道：“什么话？”

麦亮宇面容倏地一肃，冷声说道：“老人家，你问得太多了。”

莫秋山道：“怎么？不该问么？”

麦亮宇道：“老人家久闯江湖，经多见广，应该懂得‘适可而止’这句俗话！”

莫秋山眨了眨眼睛道：“宇兄弟，你人品气宇两皆不俗，想必也该懂得‘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的俗话吧！”

麦亮宇剑眉微微一扬，旋即淡然一笑道：“老人家，你别和我来这一套，和我来这一套也没有效，我问了毛铁雄一些什么话，要是能说出来，我早就告诉老人家了。”

莫秋山目光凝注地道：“为什么不能说？”

麦亮宇道：“因为事关重大！”

语声微顿了顿，又说道：“关于我们二人的事情，我要劝告老人家别问别管，从现在以后，也最好别再跟踪我们，否则后果对贤师徒是有害而无益！”

莫秋山脸色不由微微一变！道：“你这是威胁老朽？”

麦亮宇淡淡地道：“老人家要认为这是威胁，我可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不过，话出于我口，入于老人家之耳，听与不听，那就任凭老人家自己了。”

莫秋山默然想了想，道：“老朽请问师承？”

麦亮宇眉锋方自微微一皱，芮诗纯突然接口说道：“莫秋山，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你要是自认惹得起我们表兄弟，你就尽管管我们的闲事好了。”

话声中，抬手探腰，寒光闪动，芮诗纯手里已握着一把剑叶窄而特长的软剑。

莫秋山心中不禁陡地一惊！道：“你是大漠王齐家的弟子？”

芮诗纯淡淡地道：“我是来自大漠，但却不是齐家弟子。”

莫秋山道：“那你这把软剑？……”

芮诗纯道：“是大漠王送我的，而我义父是穷神！”

莫秋山吓的一怔，又转向麦亮宇问道：“少侠是……”

芮诗纯笑着道：“他的来历，我想在当今武林，连大漠王和我义父在内，都惹不起。”

这话，听得莫秋山心头不禁骇然一惊！暗想道：“他是个什么师承来头？连大漠王和‘穷神’竟都惹不起他？……”

他心念电闪飞转暗想间，芮诗纯接着又说道：“好了，话我已经说明，听不听劝告那就随你了！”

话锋一顿，转对麦亮宇道：“表弟，我们走吧。”

麦亮宇微一点头，举步潇洒地朝巷外走了出去。

望着麦亮宇和芮诗纯的背影，莫秋山师徒两个全都发了怔！

直到麦芮二人走出了巷口，转了弯，小猴儿这才眨了眨那双灵活的眼珠子，问道：“师父，您老人家相信？”

莫秋山道：“小猴儿，你可是认为他吹牛？”

小猴儿道：“师父，你想不想证实一下？”

莫秋山道：“那姓时的既是‘穷神’的义子，穷家帮弟子决不会不知道，我们只要找此地穷家帮分舵程分舵主一问就明白了。”

“对！”莫秋山一点头道：“小猴儿，你的确不差，脑筋够灵活的。”

小猴儿嘻嘻一笑道：“不然怎配做‘妙手大圣’的徒弟。”

莫秋山忽然想起什么地竟倏地一摇头道：“不行，小猴儿。”

小猴儿愕然一怔！瞪目问道：“为什么？”

莫秋山道：“别问为什么了，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走，回去。”

天刚黑，华灯初上。

麦亮宇和芮诗纯二人来到了“万花香”。

昨儿晚上的那间精舍内，艳奴和玉妃两位姑娘接待着麦、芮二人，在低斟浅酌的谈笑中，玉妃姑娘忽然转变话题的望着麦亮宇，甜笑地问道：“宇公子，听说您在午后曾在‘马家坊’赌场里赌了一场，是么？”

麦亮宇神情洒脱地点头一笑道：“那算不得是什么豪赌，只不过是一时高兴，赌了两把而已。”

玉妃姑娘眨眨美目道：“公子赢了么？”

麦亮宇道：“赢了。”

玉妃姑娘道：“赢了多少？”

麦亮宇道：“一万五千两。”

“啊！那么多！”艳奴姑娘美目大睁地说。

麦亮宇淡然一笑，道：“名义上是我赢了那么多，但是实际我却一个也没有落着。”

艳奴姑娘诧异地凝目问道：“为什么？”

麦亮宇道：“有一位赌客在那里一共输了一万三千两，看情形可能已经倾家荡产了，所以我都送给了他。”

“哦！”艳奴姑娘道：“公子，您真大方。”

玉妃姑娘接口问道：“公子什么时候离开赌场的？”

麦亮宇道：“申牌时分。”

玉妃姑娘道：“公子知道赌场里已经出了事么？”

麦亮宇点头说道：“十四条人命加上一把火。”

玉妃姑娘眨眨美目道：“不知那是什么人放的，想想那人的心肠可真狠！真毒！”

麦亮宇微微一笑道：“姑娘想知道那个心肠狠毒的人是谁不？”

玉妃姑娘美目一睁，道：“公子知道那凶手？见过他了？”

麦亮宇道：“那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玉妃姑娘陡地一惊！颤声儿道：“公子您说什么？”

她真会装，真会作戏，其实她早知道眼前的这两位自称来自北京的俊公子，就是“马家坊”后院里杀人放火的凶手！

麦亮宇淡淡地道：“姑娘没有听清楚？”

玉妃姑娘娇靥有点发白，点头道：“妾身听清楚了，公子这话大概是开玩笑吓吓人的吧！”

麦亮宇摇头道：“这是什么事，我怎么会开玩笑，吓人呢！”

玉妃姑娘道：“这么说，是真的了？”

麦亮宇道：“本来就是真的。”

玉妃姑娘定了定神，美目一凝，问道：“那是为了什么事？”

麦亮宇道：“因为他们玩假赌，在赌具上作弊吃人。”

玉妃姑娘道：“但是他们并未吃到公子，并且还让公子赢了一万五千两银子。”

麦亮宇淡然一笑道：“姑娘知道我是怎么赢他们的么？”

“不知道。”玉妃姑娘微微摇了摇头地眨了眨美目道：“不过，妾身可以猜的出来，必是公子技高一筹，他们那玩假作弊的手法，瞒不过公子的一双眼睛，对不对？”

麦亮宇道：“姑娘聪慧过人，一猜中的，确实不愧‘才女’美誉。”

玉妃姑娘甜美的一笑，道：“公子过奖了。”

话锋一顿又起，又问道：“公子就是为了他们作弊玩假赌吃人才杀他们的么？”

麦亮宇道：“这只是原因之一。”

玉妃姑娘道：“另外还有什么原因？”

麦亮宇道：“有个亲戚在他们那儿被他们吃掉了好几万两银子，回家以后自杀死了。”

玉妃姑娘道：“这么说，公子是来报仇的了？”

麦亮宇道：“是，也不是。”

玉妃姑娘道：“这话怎么说？”

麦亮宇道：“开赌场仗的是真不是假，只要是货真价实的真功夫，我决不会动马家坊的一草一木，我那个亲戚他也就是该死！”

“哦！”玉妃姑娘眨眨美目道：“这等说来，公子的本意只是来看看，如果他们赌的是真功夫，公子便不会杀他们了？”

“不错。”麦亮宇点头道：“我发现他们不但赌假作弊吃人，并且还干那劫财害命的勾当。”

玉妃姑娘娇靥上陡现诧异之色地道：“有这等事情？”

麦亮宇口中“嗯”了一声，接说道：“俗话说‘强盗要财不要命’，除非万不得已才要命，但是他们却是钱财要，命也要，就以午后的事情来说吧，

我帮那个黄胖子赢了一万五千两，结果他们却看上我身上的五颗珠子，将我们骗进了后院关上了后院门，今儿个幸亏是我们兄弟一身所学尚还差强人意，要是换两个普通一点的人，以十四对二的比例，命早就留在马家坊的后院里了。”

话锋微顿，星目倏然一凝，问道：“姑娘和马家坊的东家很熟么？”

玉妃姑娘道：“说不上很熟，他也是我们这儿的客人。”

麦亮宇道：“他常来？”

玉妃姑娘道：“并不常来，一个月里顶多只来三两回。”

麦亮宇道：“他每回来都找姑娘么？”

玉妃姑娘微微摇了摇头地道：“我和这儿的院主讲好了的，我可以陪客人坐谈终宵，饮酒献曲，但却不卖身，所以有时虽也找我聊聊，却是找别的姑娘时间居多。”

麦亮宇道：“艳奴姑娘呢？”

玉妃姑娘道：“和我一样。”

芮诗纯含笑接口道：“二位姑娘原来都是出污泥而不染的风尘奇女子，红粉队里的翘楚，实在令人钦佩！”

玉妃姑娘甜美地一笑道：“不敢当，谢谢公子的夸奖，只要您二位不以风尘见薄，我和艳奴姐姐就很知足了。”

芮诗纯道：“姑娘真会说话，也真会客气。”话题忽地一变，问道：“姑娘还记得昨儿谈过的事情吗？”

玉妃姑娘眨眨美目道：“可是介绍江湖朋友的事情？”

芮诗纯点头道：“怎么样了？”

玉妃姑娘道：“本来我想在今儿晚上替二位公子介绍两位的，可是一位恰值有事出门去了，另一位则遭了不幸。”

芮诗纯道：“那遭不幸的一位，也就是马家坊的东家，是不是？”

玉妃姑娘微微摇了摇头道：“毛大爷乃是长安城里有名的武林高手，想不到……”

忽然摇摇头，轻叹了一声，闭口不语。

芮诗纯神情做作惋惜地道：“姑娘，这件事情实在不能怪我们。”

玉妃姑娘道：“我明白，不过平常看他为人倒是挺和气，挺大方的，长得白白胖胖的，仪表颇为不俗，怎样也想不到竟会是那种人。”

芮诗纯笑笑道：“这就是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仪表相貌好的人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好人，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好坏，是不能由其相貌仪表上来作衡量决定的！”

“公子说的是。”玉妃姑娘甜美的笑了笑，眨眨星目道：“如此说来，二位公子也不一定是好人？”

麦亮宇接口说道：“姑娘最好还是防着我们表兄弟一点儿。”

玉妃姑娘道：“防什么，二位公子难道还会欺负我们风尘薄命女子不成？”

麦亮宇淡然一笑道：“那可很难说，二位姑娘丽质天生，才貌双绝，乃红粉队里的翘楚，万花群中的魁首，我表兄弟在爱慕之余，难保不……”

说至此处，话锋倏地一顿，住口没有接说下去，但是一双星目却含着一种奇异之色地望着玉妃姑娘。

玉妃姑娘才智绝世，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她怎会不明白，芳心不由微微

一跳，立刻红晕了一张娇靥。

那艳奴姑娘却以眼角瞟视了芮诗纯一眼，一张娇靥儿也是红红的。

芮诗纯感觉到自己的脸儿有点儿发烧，不由立刻站起身子，说道：“已经快二更了，我们该走了。”

艳奴玉妃姑娘连忙同声道：“时间还早呢，再多坐会儿再走不好么。”

麦亮宇也站起身子，摇头笑说道：“二位姑娘请放心，我们表兄弟暂时还不会离开长安，还会再来找二位姑娘聊天的。”

芮诗纯没再开口说话，翻腕留下了一颗光彩耀人眼目，拇指般大小的珠子，举步向外走出去。

离开“万花香”，不知为了什么事，芮诗纯心里似乎很不高兴，一直默默地走着，没有开口说话。

麦亮宇有点忍不住，侧脸望了他一眼，问道：“芮兄，你怎么不说话？”

芮诗纯冷冷地道：“我没有话好说。”

麦亮宇一听这口气有点不对劲，心中不禁微微一怔！诧异地道：“芮兄，小弟得罪你了么？”

芮诗纯道：“没有。”

麦亮宇道：“那你和小弟生的什么气？”

芮诗纯道：“我没有生气。”

麦亮宇道：“既是没有生气，语气为何和往常不一样？”

芮诗纯道：“我不高兴。”

麦亮宇道：“为什么？”

芮诗纯道：“不高兴就是不高兴，无须为什么！”

麦亮宇心念电转了转，说道：“芮兄，小弟如果有什么不对，或是得罪了你的地方，你一定要多多原谅，因为小弟绝对是无心的！”

芮诗纯轻咬着嘴唇儿，沉默了刹那，道：“我问你，你那番话是什么意思？”

这话问得似乎有点儿没头没脑，麦亮宇心中不由愕然一怔！问道：“什么话？”

芮诗纯道：“就是最后你对玉妃姑娘说的那番话？”

麦亮宇恍然“哦”，道：“芮兄是在为那番话生气？”

芮诗纯冷冷地道：“你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麦亮宇笑笑道：“小弟那是使用的一支伏笔！”

“伏笔？”芮诗纯一怔！不解地问道：“什么伏笔？”

麦亮宇低声说道：“今夜小弟要做一回坏人，来一次突袭香闺！”

芮诗纯星目倏然一睁，惊声道：“你……”

麦亮宇微微一笑道：“芮兄别惊，小弟要去突袭香闺，并不是想偷香窃玉。”

芮诗纯明白麦亮宇的意思了，眨眨眼道：“有必要这样做？”

麦亮宇道：“小弟认为这样做是最好的办法！”

芮诗纯目光微凝，问道：“你可是打算向她逼问？”

麦亮宇道：“不错，必要时小弟会让她尝尝分筋错骨，逆血倒穿的滋味！”

芮诗纯道：“对那么一位才貌双绝的美姑娘，你下得了手？”

麦亮宇双眉微微一扬，说道：“下得了手下不了手那得要看是什么事情，月来相处，芮兄应该了解小弟的性情，像这种事情，小弟没有什么下不了手”

的！”

这么一说，芮诗纯默然了。

二更一刻。

这时，正有一大片乌云掩遮了月儿的光辉。

一条黑影，腾空飞掠，好快，像一道轻烟似的掠进了“万花香”的后院，扑上了一座小楼。

这条黑影是谁？他正是麦亮宇。

麦亮宇刚扑上小楼，暮间楼内传出一个邪气的声音：“心肝，下去怎么这么久，害得我已经‘翘候’好久了……”

一声娇“啐”地道：“死鬼，你就没有一句正经话，只记得这件事？”

邪气的声音：“我这是老实人说老实话，不信，你可以看一下，验明正身……”

吃吃的荡笑，嗔骂：“你要死了，好呕心，难看死了，你实在皮厚，拿你……哟……”

可能是那个邪气声音的男人伸了一下怪手什么地，话未说完，忽然一声“娇哟”，接着是一声蚀骨消魂荡心的娇笑。

麦亮宇听得不禁剑眉双皱，心里直有着欲呕的感觉，暗骂：“狗男女！”

快走，落个耳根清静。

于是，他身形一长，轻如狸猫般地掠上了另一座小楼。

“万花香”的后院中有五六座小楼，玉妃姑娘住在哪座小楼内，麦亮宇丝毫无知，他只好一座一座的找。

他一掠上这座小楼，立刻听到一个淫浪的女声：“爷，你太凶狠了，你饶了奴吧！”

“那怎么成。”一个带着喘息的男声：“这一回非叫你死不要活，叫……亲哥哥不可！”

淫浪的女声：“好……人……奴的……亲哥，太累了，你的身体也要紧……”

“紧……”喘息的男声：“你越紧……越好……”

这些淫浪声，只听得麦亮宇脸也发烧，浑身感觉不自在，他真想破窗而入，一掌一个将这对狗男女送上“极乐世界”去，但是为免打草惊蛇，他只好打消此念，再度长身掠上又一座小楼。

这座小楼内，没有那些淫声浪语了，静悄悄的，灯光隐透，灯既未熄，显见楼内的人尚还未睡。

麦亮宇提气轻身，不带一丝声息地拢近楼窗旁，身子紧贴着墙壁，凝神运功倾听。

他听到了，楼内正有人在谈话，那声音，他也听清楚了，谈话的二人正是玉妃姑娘和巧娘。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没有？”是玉妃姑娘的声音。

“属下明白了。”是巧娘的声音回答说。从巧娘这句自称“属下”的答话中，证实了赵希平说的的确是实话，玉妃姑娘是这“万花香”和“马家坊”的总负责人。

只听玉妃姑娘说道：“你既然明白，我也就不多说，不过，我还要关照你一声，这件事关系重大，千万不能露出去，不然对我们两个都不会有好处！”

巧娘答道：“这个属下知道，您请放心好了，属下决不会露出去替自己

找麻烦的。”

玉妃姑娘道：“你知道就好，你去休息吧，我也要去休息了。”

巧娘应了一声，一阵轻盈的脚步声响，巧娘打开门，下楼去了。

麦亮宇屏息贴墙静立，直到听不到巧娘的脚步声响，这才悄无声息地转到门口，闪身而入。

陡地，他神情不禁愕然一呆！怔住了！

旋而他双眉微微一扬，道：“姑娘恕我冒昧。”

玉妃姑娘坐在一张茶几旁的椅子上，娇靥上毫无一丝惊讶之色的望着他，甜美的地笑着说道：“相公请坐。”

麦亮宇回手关起门，神情潇洒地一笑：“谢谢姑娘。”

话落，跨步在茶几这一边的椅子上坐了下去。

玉妃姑娘伸皓腕拿起茶几的茶壶茶杯倒了杯茶，含笑说道：“相公请用茶。”

麦亮宇道了声“谢谢”，星目倏地一凝，道：“姑娘好沉着！”

玉妃姑娘美目一眨道：“妾身沉着什么？”

麦亮宇道：“我突然不速而至，姑娘一点儿也不感觉意外？”

“不。”玉妃姑娘微微一摇头道：“妾身早就猜料到相公会来。”

麦亮宇道：“也猜料到我的来意不？”

玉妃姑娘道：“相公要和妾身单独一谈，是不是？”

麦亮宇点头道：“姑娘高明，我确实是这么个来意。”

话锋一顿，目光一凝，又问道：“姑娘可愿和我开诚地一谈不？”

玉妃姑娘道：“相公要谈点什么，可以开口了。”

麦亮宇点头道：“我敬遵芳命。”语声一顿又起，道：“我请问姑娘，那毛铁雄在这长安城中听什么人的令谕指挥？”玉妃姑娘毫不迟疑地答道：“妾身。这答复，相公满意不？”麦亮宇道：“姑娘真是个爽快人，这答覆我非常满意。”星目倏地一凝，又说道：“我再请问，姑娘是听什么人的令谕？”

玉妃姑娘道：“敝上。”

麦亮宇道：“贵上是那一位？”

玉妃姑娘道：“相公是问敝上的姓名还是外号？”麦亮宇道：“两者都问。”

玉妃姑娘道：“相公要失望了。”

麦亮宇道：“姑娘不知道？”

玉妃姑娘道：“妾身只知他外号人称‘千面客’。”麦亮宇道：“姑娘可知他的师承来历？”

玉妃姑娘微微一摇头，道：“毫无所知。”

麦亮宇剑眉微皱了皱，道：“他现在何处？”

玉妃姑娘道：“不知道。”

麦亮宇双目倏如电射般地凝注地道：“姑娘这都是实话？”玉妃姑娘道：“句句是实。”

麦亮宇道：“我却有点不信！”

玉妃姑娘道：“妾身说的确实都是实话，相公要是不信，妾身便就无可奈何了。”

麦亮宇突然冷声一笑道：“姑娘无可奈何，我却有可奈何！”

玉妃姑娘美目一眨道：“相公有可奈何便怎样？”麦亮宇冷冷地道：“姑娘是聪明人，我希望姑娘别让我对姑娘唐突失礼！”

“哦！”玉妃姑娘道：“妾身不以为相公是那种人，狠得下那个心！”

麦亮宇道：“姑娘应该明白，‘马家坊’的事就是铁证，对毛铁雄那班人我既然下得了手，对姑娘我就没有个什么狠不下心的！”

玉妃姑娘微微一笑，道：“这个妾身明白，不过，毛铁雄他们和妾身却有所不同。”

麦亮宇道：“怎样不同？”

玉妃姑娘道：“毛铁雄心狠手辣，在关东绿林上杀人无数，两手血腥，他早就该杀，该死了！”

麦亮宇星目异采一闪即逝，道：“但是姑娘和他们却是同一个圈子里，并且身份比他们高。”

玉妃姑娘道：“这虽然不错，但是妾身生平却从未杀一个人，而且又是个姑娘家。”

麦亮宇道：“姑娘可知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俗话？”

玉妃姑娘微微一点头，道：“妾身知道，不过妾身相信相公决不是那种冷漠无情，不讲理，不择手段欺负一个弱女子的人！”

“好一个弱女子。”麦亮宇冷声一笑道：“我相信眼力大概还不会有差，姑娘这个‘弱女子’的一身所学功力比那位巧娘尤高一筹！”

玉妃姑娘淡然一笑道：“妾身不否认，巧娘一身所学功力在红粉队中虽然堪称高手，但却不是妾身手下十招之敌，可是如与你麦相公相比，妾身就差逊多多，是个弱女子。”一句“麦相公”听得麦亮宇心神不禁倏然一震！星目一凝，道：“姑娘知道我？”

玉妃姑娘点头道：“妾身如果没有猜错，相公就是近月来名震武林‘寰宇三英’中的三弟，对不对？”

“不错。”麦亮宇道：“姑娘既然知道我，便请跟我合作，这对姑娘只有好处而无害。”

玉妃姑娘道：“相公要妾身怎样合作？”

麦亮宇道：“对我说实话。”

玉妃姑娘道：“适才妾身已经说过了，妾身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麦亮宇剑眉微扬了扬，问道：“姑娘确实不知他现在何处么？”

玉妃姑娘正容摇头道：“妾身确实不知。”

麦亮宇心念电转了转道：“如此我请问姑娘的身份？”玉妃姑娘道：“坛主。”

麦亮宇道：“什么坛？”

玉妃姑娘道：“长安分坛。”

麦亮宇道：“姑娘在此地的任务是什么？”

玉妃姑娘道：“负责敛财和网罗江湖高手。”

麦亮宇道：“你们那个圈子叫什么名称？”

玉妃姑娘道：“振武门。”

麦亮宇道：“总坛设在什么地方？”

玉妃姑娘道：“在关东，详细地点不清楚。”

麦亮宇微蹙剑眉，问道：“你和总坛有没有联络。”玉妃姑娘道：“有。”

麦亮宇道：“你知不知总坛地点，如何联络？”

玉妃姑娘道：“总坛与每一个分坛之间都派有专人，负责联络。”

麦亮宇道：“一共有多少分坛？”

玉妃姑娘道：“每一省都有一个分坛。”

麦亮宇道：“此地负责联络的人是谁？”

玉妃姑娘道：“名叫秦子钦。”

麦亮宇星目眨了眨，道：“是不是昨儿晚上来过的那个‘秦爷’？”

玉妃姑娘微微一点头，说道：“正是他。”

麦亮宇道：“他现在什么地方？”

玉妃姑娘道：“今天午后走了。”

麦亮宇道：“他时常来么？”

玉妃姑娘道：“不常来。”

麦亮宇道：“他昨儿晚上来是有什么事？”

玉妃姑娘道：“他传来敝上的消息，敝上三天之内会来此地。”

麦亮宇星目异采一闪，道：“这么说，最快在后天他会到这里了。”

玉妃姑娘点头道：“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变化，他一定会到。”

麦亮宇心念转动地沉思了刹那，又问道：“姑娘可知他为什么要阴谋陷害我，目的何在？”

玉妃姑娘眨眨美目道：“相公是指那冒名盗经，杀人之事？”

580

玉妃姑娘点头道：“正是此事。”

玉妃姑娘道：“据妾身所知，他旨在笼络相公。”

麦亮宇一怔！道：“笼络我？”

玉妃姑娘解释地道：“他夜入少林盗经，派人杀害青城等各大门派弟子，留下相公之名的用意是在替相公和各大门派之间结仇为敌，迫使相公孤立，无法在江湖上立足，然后他再派人和相公结交，将相公引入他‘振武门’中，成为他称雄天下武林的一条胳膊！”

“哦！”麦亮宇心里明白了，不禁凛震十分，这“振武门”主的心机实在够阴毒，够深沉，够高明的！

因此，他轻声一“哦”之后，便就默然不语。他心里在暗想：“这人究竟是谁？难道他真是……”

他暗想间，玉妃姑娘忽又眨了眨星目道：“相公可以赐告师承不？”

麦亮宇道：“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只因目前尚有些不便，请姑娘原谅！”

语锋微顿，星目倏地一凝，道：“姑娘的本名不会就叫玉妃吧？”

玉妃姑娘微点头地，道：“妾身的真姓名叫上官素心。”

麦亮宇道：“请问姑娘师承？”

玉妃姑娘上官素心道：“妾身所学乃是家父所授。”

麦亮宇道：“请问令尊讳号？”

上官素心道：“他老人家讳承昌，美号人称‘逍遥书生’。”

麦亮宇道：“令尊现在何处？”

上官素心道：“关东总坛。”

麦亮宇道：“令尊在总坛是什么身份？想来一定比姑娘这个分坛主的身份尤高了。”

上官素心摇头道：“家父在那儿并无身份。”

麦亮宇目光凝注地道：“为什么？姑娘身为分坛主，独挡一面，令尊他怎会？……”

上官素心娇靥神色忽然一黯，道：“家父一身功夫已失，成了一个衰弱无用的老人。”

“哦！”麦亮宇微一沉思道：“令尊一身功力之失，可是中了老贼的阴谋暗算所致？”

上官素心点了点头，道：“家父在那儿名义上是客人，实际却是胁迫妾身主持这‘长安分坛’，替他敛财，网罗江湖高手的人质！”

麦亮宇心念忽然一动，问道：“姑娘本身的情形如何？可受有什么毒害控制没有？”

上官素心道：“妾身体内有控制，每隔一个月必须服上一颗独门解药，否是全身红肿溃烂而死！”

麦亮宇问道：“每月服药可有一定的日期？”

上官素心道：“有，每月望日。”

麦亮宇道：“他每月派人送一颗解药给姑娘么？”

上官素心道：“三个月一次。”

麦亮宇沉思道：“姑娘身上还有解药么？”

上官素心道：“还有两颗。”

麦亮宇道：“能借我一颗么？”

上官素心一怔！道：“想公要它做什么？”

麦亮宇道：“我想研究研究姑娘中的是什么毒？”

上官素心神色一喜，道：“相公也懂得毒？”

麦亮宇道：“不懂，不过另外有个人懂。”

“是谁？”上官素心美目一眨道：“可是那位时相公？”

“不是他。”麦亮宇道：“姑娘，他姓芮不是姓时，他是‘穷神’的义子。”

上官素心神情忽然一愕！道：“他姓芮，他是‘穷神’的义子？”

麦亮宇点头道：“姑娘不信！”

上官素心微一点头，道：“不是不信，而是觉得有些儿奇怪？”

麦亮宇道：“奇怪什么？”

上官素心道：“家父和夏侯伯伯乃是好友，十年以前家父远游大漠归来时，曾对妾身谈过夏侯伯伯在大漠生活并不寂寞，因为他膝下收了一位美丽聪明十分令人喜爱的义女，并未听说收有义子。”

麦亮宇心念不由微微一动，问道：“令尊可曾说过她叫什么名字？”

上官素心美目眨动地想了想，道：“好像名叫诗纯。”

麦亮宇双眉微微一扬，星目异采飞闪地道：“这就没有错了，是他！”

上官素心有点诧异地道：“相公难道一点也不知道她是位姑娘？”

麦亮宇摇头道：“说来真是惭愧，我和他相识同行月余，竟然丝毫不知，没有看出来。”

上官素心忽然甜美地一笑，说道：“其实这何止是相公并没看出来，妾身还不是没有看出来么。”

语声一顿，话锋回转 to 毒药问题上，问道：“另外那位懂得毒的人是谁？”

麦亮宇道：“姑娘知道四川唐家么？”

上官素心道：“相公可是要将药拿到四川唐家的人研究鉴看？”

麦亮宇摇头道：“眼下唐家就有人在这长安城中。”

上官素心美目一眨道：“唐家那封门不见外客，不问江湖是非的禁令已经解除了？”

麦亮宇道：“算是解除了。”

上官素心道：“是唐老夫人还是唐夫人来了长安？”

麦亮宇道：“是唐家未来的少主唐天威和他姐姐唐秀容姑娘。”

上官素心眨眨美目道：“相公之意可是想为妾身解毒？”

麦亮宇点头道：“不错，姑娘回答了这许多问题，虽然我还是不知道那恶贼是谁，但是姑娘已经尽了力，姑娘既忠诚跟我合作，投我以桃，我应当报之以李，何况姑娘又是当世才女，绝代红粉，我岂能忍心看着姑娘身受恶徒胁迫毒害，又岂忍袖手不为姑娘设法！”

上官素心芳心不由有点激动，道：“谢谢相公，请受妾身一拜。”

说着倏然站起娇躯，盈盈一福。

麦亮宇连忙欠身还礼，摆手说道：“姑娘先别谢，姑娘体内所中何毒？是不是能解？现在尚还不知，等到解毒之后再谢不迟。”

上官素心甜美地一笑道：“只要相公有这份心，妾身就该感谢了。”

麦亮宇笑笑道：“姑娘别多说客套话了，请将那解药借我一颗拿回去给唐家姊弟看看。”

上官素心没再说话，抬秀腕，自怀里取出一只白玉小瓶，打开瓶塞，倒出一粒碧绿色的药丸递给麦亮宇。

麦亮宇接过药丸用纸包好收入怀内，站起身子含笑说道：“我该走了，能不能替姑娘解毒，明晚当有消息。”

话落，举步走向门口，他刚抬起一只手要拉门，忽然想起什么事情地回首目视上官素心问道：“刚才姑娘和巧娘谈的是是什么，可以见告么？”

上官素心眨眨美目道：“相公没有听见？”

麦亮宇道：“我只听见了最后的两句，前面的没有听见。”

上官素心道：“她和妾身一样，也猜料到了相公，所以她来和妾身商量怎么办？”

“哦……”麦亮宇没有再说下去，一声轻“哦”之后，立即朝姑娘一点头，说了声“再见”，拉开门，长身电射，直上夜空，一闪不见。

回到客栈内，麦亮宇的房里犹亮着灯，芮诗纯和唐秀容唐天威都还未睡，都在他房里等着他。

他一进房内，芮诗纯立即含笑问道：“怎么样？有收获没有？”

麦亮宇点头一笑道：

“虽然只是小收获，此行总算不虚。”

芮诗纯道：“是怎样的小收获？你快坐下来给我们听听。”

麦亮宇笑了笑，跨步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之后，这才把上官素心姑娘告诉他的简略的说了一遍。

当然，他隐瞒了上官姑娘的出身来历没说，也隐瞒了关于芮诗纯是个冒牌须眉、西贝（假）丈夫的问题。芮诗纯听后，不由眉锋微皱的道：

“如此说来，那恶贼究竟是谁？还是毫无所知了。”麦亮宇道：“不然我就不会只是‘小收获’了。”唐天威忽然眨眨星目问道：

“麦大哥，这些事情是她自动告诉您的？还是您用强？麦亮宇道：“我问她答，丝毫没有用强，可以说是全是她自动告诉我的。”

唐天威道：“你认为她所答全都实在可信？”

麦亮宇凝目问道：“威弟可是怀疑她所答可能并不尽实？”

唐天威点头道：“是的，小弟认为此中有些问题。”

麦亮宇道：“什么问题？”

唐天威沉思了刹那，说道：

“第一，她既是那老贼派在长安独挡一面的分坛坛主，其身份自属不低，纵不是老贼的心腹党羽，也必是身受老贼胁持迫害之人；第二，如是前者，大家纵然对她用强，她也决不会答说一句实话，如是后者，虽然并非决不可能说实话，但是她身受胁持迫害，为了她本身的利害关系，她不可能不有所顾虑，除非她已经横了心，已经萌了死志！”

他朗朗说来，这番话可说是合情合理。

芮诗纯听得不由微一点头道：

“威弟这话说的不错，是理，那玉妃姑娘的话确实是有点儿未便尽实可信！”

麦亮宇没有立刻接话，却微微一笑，探手怀内拿出了那颗用纸包着的解药递给唐天威说道：“威弟，你把它打开来看看。”

唐天威接过纸包问道：“是什么东西？”

麦亮宇道：“先别问，打开来看了以后再说。”

唐天威没有开口，将纸包打开来凝目看了看，又用鼻子闻了闻。

麦亮宇问道：“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吗？”

唐天威点头道：“是某种毒药的解药。”

麦亮宇道：“知道是什么毒药的解药吗？”

唐天威剑眉微蹙地摇了摇头，问道：

“麦大哥，这颗解药您是由哪里得来的？”

麦亮宇道：“向玉妃姑娘借的。”

唐天威星目一眨道：

“您向玉妃姑娘借这颗解药的意思是？……”

麦亮宇道：“让你看看是什么毒药的解药，能不能解这种毒？”

唐天威诧异的道：“玉妃姑娘持有这种解药，难道她也不知是什么毒药的解药？”

麦亮宇摇摇头道：“这解药就是那老贼控制玉妃姑娘的武器，玉妃姑娘也就全靠这解药延缓她体内毒性的发作。”

唐天威心里明白了地眨眨眼道：“您的意思是希望小弟能由这颗解药上看出她中的是什么毒？能替她彻底解毒，使她脱离老贼的控制？”

“不错。”麦亮宇点头道：

“要不我就不会向她借这颗解药回来了。”

唐天威默然想了想，问道：

“这药她每隔多久时日服用一次，一次服用几颗，您问过她没有？”

“问过。”麦亮宇道：

“每月望日服用一颗。”

唐天威又问道：“她有没有告诉您，如不按时服用，将会怎样？”

麦亮宇道：“据她自己说，如不按时服用，将会浑身红肿溃烂而死！”  
语声一顿，凝目问道：“威弟，你能想得出来是什么毒药？”

唐天威星目眨动地想了想，道：“毒发时的情形如果真是浑身红肿溃烂，它可能是产于苗疆深山中的一种‘红花瘴’毒。”

麦亮宇目中异采一闪地问道：“你能解么？”唐天威点头道：“能是能，不过是不是‘红花瘴毒’，必须作一次诊视才能确定。”

麦亮宇点头道：“如此我明天就带你去给她作一次诊视好了。”

芮诗纯突然接口问道：

“宇弟，玉妃姑娘姓名叫什么，是个什么出身来历？你问过她没有？”

麦亮宇道：“问了，她本姓上官，名素心，她父亲名上官承昌，武林人称‘逍遥书生’。”

芮诗纯双目倏然一睁，道：“她是上官大侠的爱女？”

麦亮宇神情有点怪异地望着芮诗纯点头一笑，道：“她曾告诉我她父亲和‘穷神’夏侯老人家是好友，另外还谈说了一些关于你的事情。”

芮诗纯心中不禁暗暗一跳，道：“她也知道我？”

麦亮宇淡淡地道：

“并不知道你，不过，她父亲十多年前远游大漠归来后，曾对她谈说起‘穷神’在大漠生活得颇不寂寞，因为膝下收养了一位聪明美丽，活泼伶俐惹人喜爱的螟蛉……”

下面接下去应该是“义女”两个字，可是麦亮宇语声一顿，目视芮诗纯笑了笑，没说出来。

芮诗纯一听这话，心中已经雪亮，知道瞒不住了，脸儿不由顿时飞红，语声一变轻柔地道：“宇弟，你不会怪我瞒着你吧？”

麦亮宇含笑摇头道：

“小弟怎会，小弟真好福气，好幸运，如今已经有了三位美丽的姊姊了。”

芮诗纯心念忽然一动，凝目问道：“哪三位？”

麦亮宇道：“你，欧阳二姊和杜美兰姊姊。”

芮诗纯眨眨眼道：

“以我看，你最少还会增加一位到二位姊姊。”

麦亮宇愕然一怔！道：

“小弟还会增加二位姊姊？”

芮诗纯点头道：“眼前就要增加一位。”

麦亮宇问道：“是谁？”

芮诗纯道：“就是哪位上官素心姑娘。”

麦亮宇道：“姊姊开玩笑，上官姑娘她怎能算是小弟的姊姊。”

芮诗纯道：“为什么不能？”

麦亮宇道：“小弟和她才过见过三面，既无渊源关系，又从无交往？……”

芮诗纯接口道：“宇弟，我问你，你为何要让威弟设法替她解毒，救她脱离老贼的控制？”

麦亮宇道：

“那是因为她实答小弟所问，是小弟对她‘报之以礼’的答谢，也是不忍她一位清白的姑娘家受人胁迫控制，危害武林！”

芮诗纯道：“如此我再问你，你让威弟替她解了毒之后，将如何安置她？”

麦亮宇道：“当然是还她自由身，何去何从，皆悉由她自己。”

芮诗纯眨眨眼睛道：“但是你可曾想到，你虽然让威弟替她解了毒，不再受那老贼的胁迫控制，可是你让她一个姑娘家在江湖上怎么办？万一又落入老贼的掌握，你不但是白救她，而且还害了她！”

麦亮宇神情不禁一呆！剑眉微皱地道：“那么以姊妹的意思？……”

芮诗纯微微一笑道：

“俗语说得好‘救人要救澈，送佛送到西天’，你既然救她，为了免得她再度落入老贼的掌握，应该让她跟我们在一起。”语声一顿，倏然正容接说道：

“另外，我义父他老人家和她父亲虽然是好友知交，但是若论渊源关系，你比我和她还要深厚！”

麦亮宇神情不禁又是一呆！凝目道：

“你说什么？小弟和她有深厚的渊源关系？”

芮诗纯点头说道：“宇弟，你只要从你五位恩师的姓氏上想想，就明白了。”

不用想，麦亮宇已经明白了，心神不由暗暗一震！道：“上官姑娘她是小弟大恩师的……”

芮诗纯接口道：“侄女。”

“呵……”麦亮宇星目一睁，道：

“这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芮诗纯微微一笑道：“现在告诉你也并不算迟呀。”

麦亮宇星目眨了眨，问道：“另外一位是谁？”

芮诗纯淡淡地道：“另外一位现在还不该是你知道的时候，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

和芮诗纯相处虽只月余时间，麦亮宇已深深了解芮诗纯的性情为人，于是，他没再多问，霍然长身站起，朝唐天威说道：“威弟，我们走！”

芮诗纯抬手一拦，道：“宇弟，这时候你要威弟和你去哪里？”

麦亮宇道：“去万花香。”

芮诗纯摇头一笑道：“你不必去了。”

麦亮宇道：“为什么？”

芮诗纯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她一定已经睡了，你这时候去，岂不扰了她的好梦，而且……”语声一顿，倏然凝目问道：

“宇弟，上官大侠现在何处，她告诉你没有？”

麦亮宇道：“现在老贼的关外总坛，已中了老贼的阴谋暗算，一身功力全失，成了个衰弱无用的老人。”

芮诗纯双眉一扬又垂，道：“怪不得我去‘逍遥小筑’找他老人家时，屋内蛛网尘封，久已无人居住，原来是……”话锋微微一顿，又道：

“替她解毒的事，你只管放心，自有我和威弟去办，现在另外有件事情，你必须小心注意。”

麦亮宇道：“什么事情？”

芮诗纯压低声说道：“在你出去不久之后，对面上房里住进了一位脸蒙轻纱的青衣妇人，看那样子可能是个极不简单的人物！”

“哦！”麦亮宇星目一眨道：

“她就只一个人？”

芮诗纯点头说道：“到目前为止，似乎就只她一个人。”

蓦地，麦亮宇星目寒芒一闪，扬声说道：

“外面是那位高人，门未上闩，请进来谈谈吧。”

随着他的话落，外面立刻响起一个平静的话音说道：

“承蒙相邀，老身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话落，门被推开了，一位脸蒙轻纱的青衣妇人举止从容的走了进来。

麦亮宇抬手肃容道：“芳驾请坐。”

青衣妇人没说什么，移步在一张椅上落了坐。

芮诗纯问道：“芳驾上姓高名？”

青衣妇人道：“老身姓汤，少侠就叫我汤夫人好了。”

语声一落又起，转向麦亮宇说道：“少侠好敏锐的听觉！”

麦亮宇淡然一笑道：“谢谢夫人的夸奖，其实这并不是我听觉敏锐，而是夫人走路时大意了些，踩上了一段小枯枝之故。”

汤夫人目光透过面纱，深深地一眼，道：“少侠好谦虚，好客气。”

麦亮宇笑了笑，星目倏地一凝，问道：“夫人由哪儿来？”

汤夫人道：“兰州。”麦亮宇道：“来此何事？”

汤夫人道：“找人。”

麦亮宇道：“找什么人？”

汤夫人道：“外子。”

麦亮宇道：“尊夫他在这长安城内？”

汤夫人微一摇头道：

“现在还不知道，老身来长安也只是找找看，希望能找到他。”

麦亮宇道：“夫人和尊夫分开已经很久了么？”汤夫人忽然幽幽地轻叹了口气，道：“有三十多年了。”麦亮宇剑眉微皱了皱，道：“请问尊夫的大名？”汤夫人道：“汤玉郎。”

麦亮宇道：“他是什么身份的？”

汤夫人道：“武林中人。”

麦亮宇眨眨星目道：“尊夫和夫人间的感情不很融洽么？”“不。”汤夫人摇头道：

“我夫妇的感情一向很融洽。”

麦亮宇微一沉思道：“那他怎会和夫人分开这么多年的？”汤夫人道：“因为我和他吵了一次嘴。”

麦亮宇道：“为何吵嘴？”

汤夫人略微迟疑一下，说道：“他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

麦亮宇道：“那是一件怎样的事情？”

汤夫人摇摇头道：“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老身已经不愿再提说它了，请少侠原谅。”

麦亮宇星目微转了转，道：“这么说夫人必是已经原谅了尊夫了。”

汤夫人点头道：“早就原谅他了，要不这些年来，老身也就不会一直在找他了。”

芮诗纯问道：“尊夫知道夫人在找他么？”

汤夫人微一沉思道：“可能知道，不过，他可能在尽量的躲着老身，不让老身找着他。”

麦亮宇道：“为什么？”

汤夫人道：“因为他心中有愧，怕见老身。”

“哦！”麦亮宇口中一声轻“哦”之后，话锋忽地一转，问道：“适才夫人潜踪室外，意欲何图？”

汤夫人语调平静地道：“老身因见四位人品气宇均颇不俗，想听听四位的谈话，希望能获知四位的师承来历！”

麦亮宇道：“没有别的用意？”

汤夫人摇头道：“老身绝未说谎！”

麦亮宇道：“如今夫人知道我们的来历了么？”

汤夫人道：“老身刚一接近屋外，少侠就已经知道了，老身根本没听到什么？”

麦亮宇道：“一句也没有听到？”

汤夫人道：“老身不愿说谎，只听到了最后的两句。”

麦亮宇眉目一眨，道：“我请问夫人的出身师门？”

汤夫人微一犹豫，道：“老身出身大漠。”

芮诗纯忽然凝目问道：“夫人本名可是叫纪秀眉？”

汤夫人身躯不由微微一震！讶然道：“公子您是？……”

芮诗纯又道：“如此说来，尊夫的本名不该叫汤玉郎，而是西门耀南了。”

汤夫人纪秀眉心神震骇地道：“公子是齐家的子弟？”

芮诗纯摇头道：“不是，只与齐家很有渊源而已。”

纪秀眉道：“那么您是？……”

芮诗纯道：“我义父他老人家和齐王爷是莫逆知交！”

纪秀眉道：“是夏侯老人家？”

芮诗纯点头道：“不错，正是他老人家。”

纪秀眉道：“我请问老人家的康安？”

芮诗纯道：“老人家安好如昔。”语声一顿，倏然凝目问道：“西门耀南当年和你离开大漠以后，不久就分开了么？”

纪秀眉道：“是的，大约半年多点儿就分开了。”

芮诗纯双眉微微一扬，道：“他真忘恩负义，当年要不是因为你，我义

父他老人家怎会出面替他说话，以齐玉父的性情为人，焉有他的活命！”话声一落又起，说道：

“告诉我，他究竟做了件什么不该做的事情，你才和他吵嘴的？”

纪秀眉默然了片刻，吁声轻叹了口气说道：

“我原以为他死里逃生那次教训以后，定会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哪知他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半年后在他功力已大部恢复之时，竟乘我外出期间，奸杀了一名婢女！”

芮诗纯听得不由双眉高挑，目射寒煞地道：

“为此你和他一吵嘴，他就和你分开了？”

纪秀眉道：“起初我还当他内心羞愧，过不了多久就会回家的，那知竟是……”

话锋一顿，忽然摇了摇头，住口不言。

芮诗纯心念暗转了转，忽又凝目说道：

“他对你如此薄情，忘恩负义，你真的还原谅他么？”

纪秀眉轻声一叹道：“我也许不应该原谅他，便是他总是我的丈夫，俗话说得好：‘浪子回头金不换’，只要他真能改过自新，我当然原谅他，不过……”

语声一顿又起，说道：“万一他仍恶性不改，我会亲手毁了他！”

她话声甫落，外面蓦地响起一个娇甜的声音：“师父！”

人影一闪，门口俏立着一个长发披肩，浑身一片火红的红衣少女。

麦亮宇一见，两道剑眉不由陡地高挑，一双星目中射出两股凛人心颤的杀机！

那红衣少女一见麦亮宇，神情先是愕然一呆，旋而脸色霍地一变！惊声道：“是你？”

麦亮宇神色冷漠地道：“不错，是我，你还记得我的话么？”

红衣少女定了定神，点头道：“记得又怎样？”

麦亮宇道：“你记得就好。”语声一顿，目光冷厉如刀地转向纪秀眉寒声问道：

“你就是‘白骨谷’谷主么？”

纪秀眉目光一接触麦亮宇那冷厉如刀般充满杀机的目光，心头不禁凛然一颤！点头道：“老身过去曾是，但那已是五个多月前的事了。”声调一落又起，问道：

“少侠问此何事？”

麦亮宇冷冷地道：“你要你的徒弟告诉你吧！”

原来红衣少女正是那半年多前逼杀他外公和母亲的“红裳乌箫辣手玉女”。

纪秀眉立刻转望着辣手玉女问道：“小玲，这是怎么回事？”

辣手玉女沈玉玲颤声说道：“师父，他就是四个多月前，曾在白骨谷内向‘玄机先生’要买无敌天下的武功，声言要杀徒儿和您的麦亮宇。”

“哦……”纪秀眉心神不由猛地一震！目光如电地透过蒙面薄纱，凝视着麦亮宇问道：“少侠就是那盗取少林真经，杀害青城、昆仑、无极三派弟子，名震武林的‘寰宇三英’的老三麦亮宇吗？”

麦亮宇冷然一点头道：“不错，正是我。”

纪秀眉道：“听说少侠是冤枉的，那盗经、杀人之事全是恶徒的阴谋冒

名嫁祸，是么？”

麦亮宇冷冷地道：“这也不错。”

纪秀眉道：“少侠知道那阴谋的恶徒是谁么？”

麦亮宇道：“千面客。”

纪秀眉道：“少侠知道‘千面客’是谁么？”

麦亮宇摇头道：“不知道。”

纪秀眉未再接话，但是心念却在电闪般地飞转。

芮诗纯忽然凝目问道：“眉姑，你知道是谁么？”

纪秀眉微点了点头，仍未开口接话。芮诗纯双眉微扬地道：

“你既然知道为何不说出来，你怕什么？”

纪秀眉心中突然作了个决定地说道：

“他就是外子西门耀南！”

麦亮宇星目倏然一睁，道：“真的？”

纪秀眉点点头，语音平静地道：

“少侠应该明白，他纵是天下第一大恶徒，也总是老身的丈夫。”

麦亮宇目光电射凝注地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告诉我？”纪秀眉道：“因为他既能嫁祸少侠，也就能嫁祸别人，害别人，老身不想让他再害别人！”

麦亮宇星目异采一闪即隐，道：“如此我谢谢了。”说着双手抱拳一拱，声调倏又一冷，问道：“现在你打算怎么说？”

纪秀眉一怔！道：“什么打算怎么说？”

麦亮宇道：“你打算如何偿还我外公和母亲的血债？”纪秀眉道：“你要报仇？”

麦亮宇道：“不错。”

纪秀眉道：“你想怎样报法？”

麦亮宇双眉挑煞，目射威凌凛人沉声说道：“血债血还！”纪秀眉道：“你要杀我师徒？”

麦亮宇冷声一哼，道：

“我母亲和我外公他们不能白死，你师徒必须偿命！”纪秀眉眉锋暗暗一皱道：“没有商量的余地？”“没有。”麦亮宇神色语气冷凝如冰的说道：

“杀人偿命，这是自古迄今不变的道理，江湖、武林、国法也都是如此！”

纪秀眉道：“你有把握能杀得了我师徒？”

麦亮宇剑眉一轩，道：

“我让你师徒联手，以十招为限，只要你师徒能支持过十招不败，这笔血债从此一笔钩销，我再不找你师徒报仇！”

这话，这口气好狂！好惊人！

以律令戒杀江湖，威震当代武林的“白骨谷主”，在武林不但是个神秘人物，且是恶徒闻名色变凛心的人物，放眼当今天下武林，敢对“白骨谷主”说这等狂话的人，麦亮宇尚是第一个。

纪秀眉听得心神不禁猛地一震！问道：“你这话算数？”

麦亮宇道：“我向来言出如山，绝没有个不算的！”

纪秀眉心中忽然一动，道：

“你已经学成无敌天下的武功了？”

麦亮宇冷冷地道：“不管是否，对付你师徒总是绰绰有余！”

这话又是够狂傲的。

纪秀眉心中虽然根本不相信麦亮宇在短短的四五个月的时间中，会真能学成一身对付她师徒绰绰有余，高绝惊人的武学功力，但是她心里因为有着顾忌，实在不想和麦亮宇动手。

她心里所顾忌的是芮诗纯，因为她把芮诗纯当成了“寰宇三英”之首，虽然她和芮诗纯从未相识，但因“穷神”夏侯璞对她有恩，是以，她才对麦亮宇一忍再忍，尽量想和麦亮宇化解这段血仇！

可是，她心意虽然如此，但芮诗纯坐在一边，却默默地不发一言，对于麦亮宇要杀她师徒的事情，竟毫无顾问之意。

因此，她心里不禁在暗想：“这怎么办？……”

她暗想中，麦亮宇却目射威凌逼人地冷声说道：

“你怎么说？你师徒是自己了断，还是联手与我作十招之搏？速作选择决定！”

纪秀眉心念电闪地飞转了转，目光倏然望向芮诗纯问道：

“少侠，您看老身应该？……”

芮诗纯双目倏然一凛，道：“你可是要我代作选择决定？”

纪秀眉点头道：“老身正是此意，请少侠替老身拿个主意。”

芮诗纯沉思地微微一笑，道：“眉姑，我明白你的心意，你是因为我义父他老人家的关系，所以对我有些儿顾忌，但是……”

语声一顿，望了望脸色沉冷，威凌杀机凛人心寒的麦亮宇，摇头说道：

“这件事，我实在不便替你拿什么主意，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自己了断与十招之搏’两者，选择后者将是个极不智的决定！”

纪秀眉道：“这么说，少侠的意思是要老身选择前者？”

芮诗纯道：“我只是这样告诉你，选择前者或后者，问题主权都在你自己。”

纪秀眉道：“老身请问，选择后者，何以是极不智的决定？”

芮诗纯道：“因为你师徒联手，决不可能是他手下十招之敌，并且会立刻溅血丧命！”

纪秀眉心神不禁一凛，道：“选择前者那还不是一样？”

芮诗纯道：“那不一样。”

纪秀眉道：“怎么不一样？”

芮诗纯道：“在你未作了断之前，你可以提出一些未了的心愿或是什么条件……”

他话未说完，麦亮宇突然截口说道：

“芮兄，你不要和她多说什么了，还是让她速作决定吧！”

芮诗纯道：“宇弟，你可以答应给我一个面子么？”

麦亮宇道：“可以，但是得除开替她师徒说情以外。”

芮诗纯道：

“宇弟，要不是为了要替她师徒说情，此时此刻我就不会要你答应给我面子了。”

麦亮宇倏然一摇头道：“不行，办不到！”

芮诗纯双眉微微一皱，道：“宇弟，你……”

麦亮宇摆手截口道：“芮兄你别多说了，任何事情都可以答应你，唯独这件事情不能！”

芮诗纯道：“宇弟，你先别激动，先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

麦亮宇道：“这没有什么好说的，杀人偿命，血债血还，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芮诗纯神色突然一正，说道：“宇弟，你完全误会我意思了，我虽说是想要替她师徒说情，可并不是要你不要报仇的意思。”

麦亮宇星目一凝，问道：“那你是什么意思？要说的是什么情？”

芮诗纯道：“我的意思只是要你在她师徒未自己了断之前，答应她师徒提出的请求与条件！”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麦亮宇沉思地点头道：

“可以，但必须是合情合理的。”

芮诗纯微微一笑道：“这你大可放心，她不可能提出什么不合理的要求条件的！”语锋一顿，双目凝望着纪秀眉眨了眨，问道：

“眉姑，你有什么条件要求么？”

纪秀眉不呆不傻，芮诗纯这种语气再加上眨眼的动作，她心里还有个什么不明白的，芮诗纯在绕着圈子帮她的忙。

同时，从三人谈话的口气称呼上，她还明白了芮诗纯和麦亮宇的关系只是朋友，芮诗纯并不是“寰宇三英”之首。

因此她心念电转地默然沉思了刹那，望着麦亮宇问道：

“老身可以先请问少侠一些事情么？”

麦亮宇神情淡漠地道：“可以，你问吧。”

纪秀眉道：“请问少侠和‘血娘子’是什么关系？”

麦亮宇道：“毫无关系。”

纪秀眉道：“既是毫无关系，那她为何那么听你的话，又逼‘玄机先生’成全你？”

麦亮宇道：“因为她并不是真‘血娘子’。”

纪秀眉问道：“她是谁？”

麦亮宇道：“先母的义女。”

纪秀眉道：“她是‘血娘子’的传人？”

麦亮宇点头道：“不错，否则她怎会以‘血娘子’的身份出现武林，向当年联手围攻‘血娘子’的那些高手索债报仇！”

纪秀眉道：

“当年之事与老身毫无关连，她为何要找老身的麻烦，大闹白骨谷，你知道么？”

“不知道。”麦亮宇冷冷地道：

“这问题只有问她。”

纪秀眉道：“她现在何处？”

麦亮宇道：“江南，和本门掌令一起。”

纪秀眉道：“请问少侠师承？”

麦亮宇略一沉思，道：

“我师承本不愿随便让人知道，但对你不同，我师承‘武林五先生’门下。”

纪秀眉心神倏然一震！道：“五先生尚还健在？”

麦亮宇冷冷地道：“别把话题扯得太远，你有什么要求条件可以提出来了。”

纪秀眉默然想了想，说道：

“老身没有什么条件，只有一个要求。”

麦亮宇道：“什么要求？”

纪秀眉道：“少侠要替令堂和令外公报仇，这是为人子之道，老身愿以一身承当，但求少侠放过小徒，并求少侠给予一个月的时间，届时老身当向少侠自作了断交待，以全少侠报仇心愿！”

这时，“辣手玉女”已走进屋内站立在纪秀眉的身旁。

麦亮宇目光冷电般地一瞥“辣手玉女”说道：

“她是杀人的直接凶手，我已在家母和外公的坟前立过誓，必须杀她！”

纪秀眉语音平静地说道：“虽是直接凶手，但是主凶却是老身，少侠是个明理之人，应该明白她杀人完全奉行老身之命，是与其罪实不在她，而在老身，何况当时若不是她徇私让令堂代替少侠一死，少侠焉能得有今日！”

这话是理，也是事实，当时若不是“辣手玉女”徇私，麦亮宇他怎有活命，又何来今日？

麦亮宇默然沉思了刹那，道：

“好吧，你既然这么说，我可以答应你饶她一条活命。”

纪秀眉连忙说道：“老身谢谢少侠。”

麦亮宇抬手一摆，淡淡地道：“你不必言谢，我虽然答应你饶她一条活命，但也只是饶她一条活命，并非就此作罢。”

纪秀眉透过蒙面薄纱，凝注地问道：“少侠这话的意思是？……”

麦亮宇神色冷漠地道：

“俗话说得好：死罪虽免，活罪难饶。我要废掉她仗以行凶杀人的武功！”

“辣手玉女”听得心头不禁陡地一寒！

一个练武的人，武功一旦果真被废，那实在是生不如死！

因此，麦亮宇话声一落，“辣手玉女”立即忍不住愤声说道：

“麦亮宇，你有本领尽管杀……”

她话未说完，纪秀眉蓦地沉声截口喝道：“玲儿住口，不准你多话！”话锋一顿，转望着麦亮宇说道：

“少侠此举之意可是怕她将来武功精进会找少侠报仇？”

麦亮宇摇头道：“那倒不是。”

纪秀眉道：“既然不是，少侠又何必要废掉她的武功？”

麦亮宇道：“这有两点原因。”

纪秀眉道：“哪两点原因？”

麦亮宇道：“第一，她是杀害我母亲和外公的直接凶手，因此她必须受到应得的惩罚，第二，她外号‘辣手玉女’，由此可见她是个心狠手辣之人，我不能让她留着武功在江湖上逞凶杀人！”

芮诗纯眨了眨眼睛忽然接口说道：

“宇弟，我可以说几句话么？”

麦亮宇点头道：“芮兄请说。”

芮诗纯道：“关于你说的两点原因，我有点意见希望你能容纳，第一点，你如果因为她是杀死伯母和外公的凶手，而一定要施于惩罚，可以使用别的方法惩罚她，大可不必要废掉她的武功，至于第二点，我敢担保自此以后，她决不敢再在江湖上随便杀人，否则，你尽管追取她的性命！”

麦亮宇心念电转地想了想，道：

“好吧，芮兄既这么说，我就依从芮兄之意便是。”

话锋一顿又起，目视纪秀眉说道：

“另外你要求给你一个月的时间问题，我也可以答应你，但是你得说明原因。”

纪秀眉道：“因为老身尚有私事必须办理。”

麦亮宇道：“可是找寻西门耀南的事情？”

纪秀眉道：“另外还有事情。”

麦亮宇问道：“另外还有什么事情？”

纪秀眉默然了稍顷，说道：

“老手下原有一批青衣剑士，现在大部分失踪了，老身必须找到他们。”

麦亮宇星目一凝，道：

“你那批青衣剑士共有多少人？”

纪秀眉道：“五十六人。”

麦亮宇道：“失踪了多少人？”

纪秀眉道：“四十三人。”

麦亮宇道：“你必须找到他们？”

纪秀眉点头道：“是的，以他们的功力身手，剑法所学，在当今江湖上皆称一流，四十三人是个十分雄厚的实力！”

麦亮宇道：“那些剑士都是你调教训练的？”

纪秀眉道：“老身在他们身上花了五年的心血。”

麦亮宇眨眨星目道：

“你找到他们之后，打算如何安置他们？”

纪秀眉道：“本来老身的意思重建白骨谷，但是现在的心意已经改变了。”

麦亮宇道：“改变的心意如何？”

纪秀眉道：“让他们投奔大漠齐家。”

麦亮宇道：“他们肯吗？”

纪秀眉道：“老身与他们名虽主属，事实上何异师徒，老身的话他们大概还不会不听，不会不肯。”

麦亮宇沉思地点头说道：

“好吧，我答应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办理这件事，自一个月后的今晚起，限你七天之内前往朱仙镇前先母和我外祖墓前自作了断！”纪秀眉点头道：“谢谢少侠，老身定必准时前往！”麦亮宇星目倏然转望着“辣手玉女”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辣手玉女”没有开口答话。

麦亮宇剑眉方自微微一扬，纪秀眉已接口说道：“她名叫沈玉玲。”

麦亮宇道：“那‘金笛金童’呢？”

纪秀眉道：“楚君平。”

麦亮宇道：“你手下五十六名青衣剑士，失踪了四十三名，还有十三名他们现在何处？”

纪秀眉道：“兰州城外的阿士镇中。”

麦亮宇道：“由何人率领？”

纪秀眉道：“小徒楚君平。”

麦亮宇话锋一转，又问道：“你到达长安多久了？”纪秀眉道：“今天午后刚到。”

麦亮宇道：“适才沈玉玲到什么地方去了？”

纪秀眉道：“探查‘万花香’的情形。”

麦亮宇星目微睁地道：“你已经知道‘万花香’和西门耀南有关？”

纪秀眉点了点头，目光转向“辣手玉女”沈玉玲问道：“探查的情形怎样？”

沈玉玲答道：“毫无所得。”

纪秀眉道：“你没有找巧娘查问他的行踪？”

沈玉玲道：“巧娘也不知道他目下的行踪何处，不过据说这一二日内可能前来长安。”

纪秀眉道：“另外还说了什么没有？”

沈玉玲略一犹豫，说道：“另外巧娘告诉了徒儿一个惊人的消息，说王爷已经亲率一妃和二公主、三少、四少、四神将、十二铁卫离开大漠入关来了。”

“哦！”纪秀眉霍然惊声一“哦”，问道：

“巧娘有没有说王爷亲自率人入关为何事？”

沈玉玲点点头，目光一瞥麦亮宇说道：

“据说是因为他残杀武林各大门派弟子的消息已经传到大漠，所以王爷要看看他姓麦的是个怎样三头六臂的人物，要为当世武林除害！”

麦亮宇听得剑眉不由微微一轩，旋即淡然一笑道：

“看来我又得费一番口舌解释。”

沈玉玲冷笑了笑，接着又说道：“巧娘说王爷虽是为了姓麦的而入关，但是她要徒儿告诉师父，请师父赶紧设法通知王爷，要王爷千万别惹师公。”

纪秀眉道：“为什么？凭他难道还能奈何了王爷不成！”

沈玉玲道：“据巧娘说，他一身功力高不可测，王爷所学功力虽然高绝，称雄关外，为大漠第一高手，但并不一定能是他之敌，何况他练有一种无坚不摧的掌力，掌力所至，虽铁钢亦难挡其一击！”

麦亮宇听得心念不禁暗暗一动，倏然凝目问道：

“她有没有告诉你那掌力的名称？”

沈玉玲冷冷地道：“没有。”

她语气虽然冷冷地极不客气，但是麦亮宇却并未在意，又问道：“你没有问巧娘？”

沈玉玲道：“巧娘也不知道。”

麦亮宇剑眉微皱地默然沉思了刹那，目视纪秀眉问道：

“巧娘和你是什么关系？”

纪秀眉道：“是老身的义妹。”

麦亮宇道：“这么说，她是你派在‘万花香’替你探听西门耀南的行踪消息的了？”

纪秀眉摇头道：“不是，是外子派人用毒迫使她投入他们中的，迄今为止，外子尚还不知她是老身的义妹。”

麦亮宇点了点头，目光忽然转望着芮诗纯问道：

“芮兄，当世武林中有什么掌力可以无坚不摧，你听说过么？”

芮诗纯想了想，道：“听我义父说过，当世武林中只有两种掌力可以练到无坚不摧的地步，一是少林的‘大力金刚掌’，一是长生岛四大绝学之一的‘劈空幻影斩’，不过，前者非身怀佛门‘磐若神功’，非练到十成火候不能，而后者只要练到七成火候就能比前者十成火候尤强！”

麦亮宇沉思地说道：

“照此说来，他那无坚不摧的掌力，大有可能是后者，也正是我要找的人了。”

芮诗纯道：“可能是。”语声一顿，忽然转向纪秀眉问道：

“眉姑，你可知道他除了汤玉郎的化名外，还有别的什么化名没有？”

纪秀眉略一沉思道：“他的化名不少，如夏西俊、东方冠杰、武昭勇、杨文华、武振武等等，都是他使用过的化名。”

芮诗纯道：“他有没有用过一个‘尹育纯’的名字？”纪秀眉想了想，摇头道：“老身未听说过。”话锋一顿即起，问道：

“尹育纯是个什么人？”

麦亮宇双眉挑煞地说道：

“他是个狼心狗肺，心性残毒的恶徒！”

纪秀眉道：“他也与少侠有仇？”

麦亮宇道：“我奉五位恩师遗命，必须杀他为武林除害！”纪秀眉道：“五先生为何遗命要你杀他？”

麦亮宇道：“因为他忘恩负义，欺师逆伦！”

纪秀眉道：“他师承何人门下？”

麦亮宇道：“和我一样。”

纪秀眉道：“这么说，他该是你的师兄了。”

麦亮宇道：“照理他应该是我的师兄，可是五位老人家已不承认他是他们的弟子。”

纪秀眉沉思地道：“他会长生岛绝学‘劈空幻影斩’？”麦亮宇点头道：“‘劈空幻影斩’乃是我四恩师所传，他如果不会，便不是尹育纯那恶徒。”

纪秀眉道：“五先生都是长生岛弟子么？”

麦亮宇摇头道：“不都是，五位老人家只有三位是。”纪秀眉道：“如此说来，少侠该是长生岛弟子了。”麦亮宇方自微一点头，芮诗纯已接口说道：

“宇弟，这由我来告诉她吧。”

麦亮宇点了点头，没有接话。

芮诗纯语声一落又起，说道：

“眉姑，他们‘寰宇三英’之首的大哥，就是长生岛的少岛主，老二欧阳姑娘艺出小寒山，乃昔年名震武林‘断剑鬼见愁’欧阳大侠的爱女。至于他不但是长生岛的弟子，并且是‘不老金令’之下‘不老玉令’令主。”

至此，纪秀眉明白了，怪不得芮诗纯在旁一直不随便开口说话，不直接

替她师徒说情，而绕着圈子暗暗帮她的忙，原来他是长生岛弟子，“不老玉令”令主，“不老金令”天下武林共尊，“玉令”身份虽在“金令”之下，但在武林中亦具至上权威！

因为身怀“玉令”者，即为未来的“金令”掌令。

纪秀眉怎样也料想不到，仅只相隔五个多月的时间，麦亮宇竟获得如此旷世奇缘遇合，练成一身绝学功力，并且成为天下武林共尊的“不老玉令”令主。

这真是俗语所谓，“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

因此，芮诗纯话音一落，纪秀眉立即离座起身衿衽一福，说道：

“不知少侠乃是当代‘玉令’令主，尚祈恕过失敬之罪。”

麦亮宇欠身抬手一摆，道：

“芳驾不必客气多礼，请坐。”

话锋一转，转向芮诗纯说道：

“芮兄，刻下四更还不到，还有一个多更次天才亮，我们现在正好去一趟，于天亮之前回来。”

芮诗纯星目一眨，凝注地道：“你也要去？”

麦亮宇道：“你和唐姑娘姊弟去看上官姑娘，我去找巧娘一谈。”

芮诗纯道：“你可是想向巧娘查问那‘劈空幻影斩’之事？”麦亮宇点头道：“既然有此线索，我应当向她查问明白。”芮诗纯道：“你想巧娘她会轻易告诉你？”

麦亮宇剑眉微微一皱，道：

“她要是不肯告诉我，我自有办法让她告诉我！”

芮诗纯双眉微皱了皱，目光转向纪秀眉。

纪秀眉也是个老江湖了，她一见芮诗纯的目光朝她望过来，立时明白了芮诗纯的心意，于是便轻“咳”了一声，说道：

“令主如不嫌弃，老身愿意效劳，陪同令主前往向她查问。”

麦亮宇摇头道：“谢谢，此事无须劳驾。”

纪秀眉碰了个钉子，只好默然不语。

芮诗纯却接口说道：“宇弟，你讲不讲情理？”

麦亮宇神情一愣！眨眨星目道：“我哪里不讲情理了？”芮诗纯道：“我问你，眉姑她要陪同你去巧娘查问，这是好意还是恶意？”

麦亮宇道：“我知道她是好意，要不然我就不会先说‘谢谢’了。”

芮诗纯道：“那你为何要拒绝她陪同去查问。”

麦亮宇淡淡地道：“我认为我的事情不应该去麻烦别人。”

芮诗纯眨眨眼睛道：“你记得巧娘是她的义妹么？”

麦亮宇淡然一笑道：“这关系她刚说过不久，我当然不会那么快就忘记。”

芮诗纯道：“如此，你就应该明白，有她陪你同去那该是于事有益无害的事，再说你的目的旨在查问，万一巧娘虽然知道，但因心中有所顾忌，给来个一问三不知，咬紧牙关坚不告诉你，你又能奈何？难道你还能杀了她不成！”语声一落又起，说道：

“因为她和巧娘有着义姊妹的关系，只要有她同去，巧娘除非是真不知道，否则，心中纵然有所顾忌，也不会不说的。”

这番话，说的不错，是理，也是实情。

麦亮宇心念转动着，默然了。

芮诗纯接着又说道：

“宇弟，凡事应往大处着想，多想想，别为了一己的意念小节，而误了大事，同时，你更应该想想，岛主从梅大哥手中收回‘玉令’转交给你的用心……”

“你说什么？这枚‘玉令’是岛主从我大哥手中收回来的？”

……”

芮诗纯点头道：“这件事你不知道？”

麦亮宇摇头道：“小弟根本丝毫不知，你是怎么知道的？”

芮诗纯微微一笑，道：

“你还记得你赴约少林寺时，途中所遇的那三个黑衣蒙面人么？”

麦亮宇道：“是那两瘦一肥三个么？”

芮诗纯点头道：“不错，你和唐姑娘姊弟走后，梅大哥为了要那三个说出追截唐兄弟的实情，向那三个出示了‘玉令’，‘不老金令’只有一个，‘王令’也并无第二枚，这枚‘玉令’不是从你大哥手中收回者何来？”语声微微一顿，又说道：“因为眼下武林中正是有恶徒在兴风作浪，企图掀起浩劫，称令武林，君临天下，又因为你身怀长生岛四大绝学之三，得‘五先生’合力成全，所学功力两皆足以无敌天下，所以将‘玉令’收回转交给你，岛主的用心至为明显，已经将维护天下武林正气的重任交给你了，你凡事如果不知多想，只凭一己之意念小节而误大事，岂不有负岛主对你的期望？”

这番话，只听得麦亮宇不禁心神猛震！他明白了，也知道了他自己两肩的责任有多重大！

于是，他心念电闪中，暗中深深吸了口气，倏然长身站起，肃容朝芮诗纯拱手一揖，说道：“多谢芮兄教言，若非芮兄明教，小弟尚还丝毫不知呢！”语锋一顿，立即转向纪秀眉拱手致歉地说道：

“适才言语唐突，失礼之处尚望芳驾勿怪，我烦请芳驾同住‘万花香’一行。”

纪秀眉连忙欠身道：

“令主请勿如此客气，老身应该为令主效劳。”

十九

四更犹差半刻。

“万花香”院里所有的姑娘、客人都正在好梦香甜时，玉妃姑娘和巧娘的房中分别来了三位不速之客。

玉妃姑娘房中来的是芮诗纯和唐秀容姐弟，巧娘房中来的则是麦亮宇和纪秀眉师徒。

巧娘被惊醒了，她一睁眼看清楚了人，霍地从床上跳了起来，惊喜地道：

“姊姊，你怎么来了？”

“巧妹，轻声点，别惊动了别人！”

巧娘点点头，目光转望着麦亮宇，神情讶异的低声问道：

“相公和我姊姊认识？”

麦亮宇微一点头，说道：

“姑娘先请穿上衣服再说吧。”

巧娘低头看，脸上顿时飞红。因为纪秀眉的突然出现，使她惊奇忘形地从床上跳起，她忘记自己身上只穿着薄薄的内衣，而且是薄丝绸的，那雪白如玉般的肌肤，丰满诱人心荡的躯体，大部分裸露着。

胸前双峰，妙处在那轻纱般地薄丝绸下，有若掩不住的春光，若隐若现，实在令人不禁想入非非！

麦亮宁可算是眼福不浅。

经麦亮宇一说，她娇靥儿飞红中，张口一声轻呼，飞快地转过了娇躯去，抓起床栏杆上的衣服，急急往身上穿。

匆忙地穿好衣服，回过身来，但娇靥儿仍是一片红红的。

她含羞地瞥视了麦亮宇一眼，这才抬玉手，肃容地轻声说道：“姊姊、相公请坐。”

麦亮宇、纪秀眉、巧娘分别落了坐。

坐定，纪秀眉首先开口问道：“巧妹，你知道他是谁么？”

巧娘目视麦亮宇，神色间飞闪过一丝犹豫之色，说道：

“小妹猜的如果不错，他该是那号称‘寰宇三英’中的三弟麦相公。”

“不错。”纪秀眉点了点头，又问道：

“你知道他的身份么？”

“他的身份？”巧娘不由愕然一怔！眨着眼睛摇头道：“小妹不知。”

纪秀眉望望麦亮宇，见麦亮宇脸色神情一片平静，似乎并无反对她说明他“身份”的意思。

于是，她便低声说道：

“麦相公乃是‘不老玉令’当代令主。”

“啊……”巧娘双目不由陡地一睁，睁得又圆又大，娇靥儿上满是惊异之色地道：“这就怪不得了！”

说着她站起了娇躯，盈盈下拜道：

“贱妾袁巧娘拜见令主。”

麦亮宇连忙抬手一摆，说道：“姑娘请勿多礼，请坐。”

他抬手一摆，已暗暗发出一股内家罡气，袁巧娘那盈盈下拜的娇躯被罡气托住，竟然只弯下一半，便拜不下去了。

袁巧娘不由深望了麦亮宇一眼，后退半步，默默地坐了下去。

麦亮宇星目微凝地问道：

“姑娘适才那句‘这就怪不得了’，系指何而言？”

袁巧娘眨了眨眼睛，望着纪秀眉问道：

“姊姊，有关小妹和这里的事情，你告诉令主了没有？”

纪秀眉道：“令主早已知道这里的情形了。”

“哦。”袁巧娘再次深望了麦亮宇一眼，说道：

“令主既然已经知道，贱妾也就不需要详细多说了。”语声微顿了顿，接着说道：

“贱妾系指老贼向来心肠狠毒，这回为何忽然一反常态，对您那么顾忌胆怯，不敢与您正面为敌，并严令属下高手尽量避免与您发生冲突！”

麦亮宇微微一笑，道：

“姑娘之意可是说老贼因为知道我是‘玉令’令主的身份？”

巧娘点头道：“贱妾正是此意。”

麦亮宇道：“这不可能。”

巧娘妙目一眨道：“怎见得？”

麦亮宇道：“我这‘玉令’令主身份乃是于赴约少林以后之事，迄今只不过十多天，何况，他阴谋嫁祸于我，严令属下不与我为敌之事，早在两个

月之前，显见他本并不知道我这身份。”

巧娘沉思地道：“这么说，他必是只知道令主是‘长生岛’弟子了！”

麦亮宇摇头道：“这也不可能！”

巧娘一怔，道：“为什么？”

麦亮宇道：“因为我从未去过‘长生岛’而且……”话锋一顿，又道：

“根据种种事实的推测，他只有可能知道我的师承，绝不可能知道我是‘长生岛’弟子！”

巧娘不由黛眉微皱，心中大惑不解的道：

“他既有可能知道令主的师承，又怎会不知……”

麦亮宇含笑接口说道：“这也就是我和令义姊突然来找姑娘的原因。”

巧娘目光一凝，道：“令主可是有什么事情要问贱妾？”

麦亮宇点头道：“是的，我正是有所请教。”

巧娘连忙道：“令主请勿客气，妾身当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麦亮宇道：“我谢谢姑娘。”笑了笑，凝目问道：

“听说老贼练有一种无坚不摧的绝学掌力，可是？”

巧娘点头道：

“是的，那实在是一种罕世无匹的掌力，虽寸厚钢铁，也难挡其掌力一击之威！”

麦亮宇道：“姑娘知道那掌力名称么？”

巧娘摇头道：“不知，贱妾只知他掌力劈出之后，远隔三丈以外的一棵合抱大树，竟然齐腰中断！”

麦亮宇道：“断处略斜，犹如刀削，对不对？”

巧娘点点头道：“对！”麦亮宇星目异采一闪，道：

“是姑娘亲眼所见，还是听人说的？”

巧娘道：“是贱妾亲眼所见。”

麦亮宇默然了有顷，忽然缓缓抬起右掌，说道：“姑娘请仔细看清楚了。”

话落，右掌飞快地在空中划了道奇突的弧形，一划即收，目光灼灼地注视着巧娘问道：“姑娘，他那掌力劈出的势式，是不是也是如此？”

“正是这样。”巧娘点点头，妙目倏然一睁，满脸惊异之容地说道：

“令主也会那种掌力？”

麦亮宇点了点头，星目转望着纪秀眉说道：

“掌式对了，他也就是尹育纯不会有错了！”

纪秀眉轻轻吁叹了口气，默然不语。

巧娘因为不明其中因由，不由奇怪地问道：

“眉姊，他难道不是西门姊夫？”

纪秀眉又是一声轻叹，道：

“巧妹，到目前为止，姊妹虽然还未见着他，不敢十分确定，但是由种种迹象上看，以姊姊判断，十有八九是他！”巧娘眨眨眼睛道：“这么说，尹育纯也是西门姊夫的另一化名了！”

纪秀眉点了点头。

突地，外面响起一阵极轻的脚步声，渐近，及门而止。巧娘脸色不由微微一变！问道：“外面是谁？”门外人答道：“我。”

巧娘脸色不由又是一变，道：“是秦爷么？”

“嗯。”门外人道：“巧娘，开门吧。”

巧娘望向麦亮宇。

麦亮宇朝巧娘微一颌首，同时朝纪秀眉打了个手势，长身而起，跃上了屋梁。

纪秀眉见状，立即伸手一接“辣手玉女”沈玉玲，师徒二人飞快地闪身隐向床后。

巧娘走过去开了房门。

房门外，站立着一个白净脸孔，两眼精光灼灼，神情阴鸷、冷漠，年约三十七八的青袍人。

他正是“振武门”总坛与“长安分坛”之间负责的传人——秦子钦。

秦子钦目光上下打量了巧娘一眼，道：“怎么，还没睡？”

巧娘娇媚地一笑，道：“睡了一忽儿，又起来了。”

秦子钦举目朝床上看了看，邪笑地道：“睡不着？”

巧娘微点了点头，道：“秦爷请里面坐。”

秦子钦跨步走入房内，在一张椅子上坐下。

巧娘倒了杯茶：“秦爷请用茶。”

秦子钦接过茶杯，放在茶几上，色迷迷地望着巧娘，问道：

“为什么睡不着？想什么？”

巧娘道：“想心事。”

秦子钦道：“想什么心事？想男人，是不是？”

巧娘媚笑地道：“秦爷这是挑逗奴家么？”

秦子钦邪笑地道：“就算是也无不可，只要我需要，我一定努力！”

巧娘嫣然一笑道：“你不怕分坛知道？”

秦子钦双眉微微一扬，道：“怕什么？她知道又能怎样？我又不是她长安分坛的属下！”

巧娘道：“秦爷虽然不是长安分坛的属下，不怕她，可是奴家却是她的属下，却不能不怕她！”

秦子钦道：“这种事你也不必怕她，只要你自己愿意，她要是敢说一句什么，我就给她颜色看！哼！”

巧娘眨眨眼晴道：“你能给她什么颜色看？”

秦子钦突然嘿嘿一笑，问道：

“你想不想当这个长安分坛主？”

巧娘媚笑地反问道：“你看奴家行吗？”

秦子钦道：“这个没有什么行不行的，只问你想不想？”巧娘道：“想便怎样？”

秦子钦道：“那很简单，你要是想，我就编造一些事情传报门主，让门主废了她！”

“门主会相信你？”

秦子钦扬眉一笑道：

“门主要是不相信我，就不会派我为负责总坛与这里分坛的联络人了！”

巧娘妙目微凝地问道：“你打算编造一些什么事情？”秦子钦道：“眼下的事情就是个好机会！”

巧娘道：“什么事情？”

秦子钦道：“马家坊的事情，你难道不认为是个好机会？”“哦……”

巧娘眨眨眼睛道：“你可是要把马家坊的事情责任推到她身上，归咎于她？”秦子钦点点头嘿嘿一笑，道：“你认为怎样？”巧娘道：“秦爷高明。”

秦子钦得意地道：“巧娘，只要你愿意和我……”巧娘含笑接口道：“秦爷，别说了，你的心意奴家明白。”秦子钦道：“你不愿意？”

“不是。”巧娘摇头道：

“奴家不是不愿意，而这件事，奴家必须考虑考虑！”秦子钦道：“你要考虑什么？”

巧娘道：“奴家要考虑考虑秦爷对我是不是真心？”秦子钦双目凝注地道：“你怕我不是真心？”

巧娘娇媚地一笑道：“秦爷是个聪明人，应该明白，这种事，奴家不能不谨慎防着点儿。”

这话，秦子钦有点急了，不禁赌咒说道：“巧娘，我对你可是一万个真心，如果不是真心，便叫我不得好死，死后打入十八层地狱！”

“啊呀！”巧娘神情有点儿娇嗔地娇声说道：

“秦爷你这是干嘛要赌这样的毒咒！”

秦子钦连忙点头自责地说道：

“是！是！我错了，我不该赌咒！”语声一顿，目光一凝，道：

“巧娘，这么说，你是相信我了？”

巧娘道：“秦爷，奴家本来就没有不相信你呀！”秦子钦神色欣喜地道：

“那么……来，巧娘，先让我亲亲！”

口里说着，屁股已经离开椅子，站起了身了，张开双手，朝巧娘身前走去。

巧娘面容倏然一正，喝道：“坐下！”

秦子钦神情不由愕然一呆，道：“巧娘，你……”

巧娘嫣然而笑地道：“现在你还不能够亲我。”

秦子钦道：“为什么？”

巧娘道：“什么也不为，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秦子钦皱眉道：“什么时候才能亲你？”

巧娘道：“等奴考虑好以后。”

秦子钦道：“你不是已经相信我了么，还考虑的什么？”

巧娘媚笑地道：“秦爷，奴相信你是一回事，奴考虑又是一回事。”

秦子钦道：“现在先给我亲亲都不行么？”

巧娘摇头道：

“不行，你要真心对奴，就不应该争在这一刻，这意思你明白么？秦爷。”

秦子钦道：“巧娘……”

巧娘截口道：“秦爷，别多说什么了，你应该清楚奴的性情，往后的日子长着呢！”

这话，无异是答应了秦子钦，让秦子钦吃了颗定心丸。秦子钦心里虽然痒痒的，想亲亲这个风骚娇媚入骨的巧娘，和巧娘立刻消魂个够！

可是，他深知这种事儿急不得，尤其是对巧娘这种人，更是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准定会弄拧了。

因此，他只好暗暗深吸了口气，掩捺住心里的欲念，听话地后迟一步，坐回椅子上。

他这里刚一坐下，巧娘立刻凝目问道：

“你这时候来有什么急事？”

秦子钦道：“二更时分我接到了主上的令谕。”

巧娘道：“令谕怎么说？”

秦子钦道：“主上不来长安了。”

巧娘道：“知道为什么不？”

秦子钦道：“有关马家坊的事情，主上已经知道了，也已猜到杀人放火的凶手是什么人，令谕我转告你们小心，如有陌生客人来这儿玩儿，要特别谨慎应付，千万别露出了马脚。”

巧娘眨眨妙目道：“主上猜料的凶手是什么人？”

秦子钦道：“麦亮宇。”

“哦！”巧娘又眨了眨妙目问道：

“主上玉驾现在哪儿？”

秦子钦摇头道：“不知道。”

蓦地，一声轻笑倏起：“你真不知道么？”

话声中，麦亮宇身形轻如树叶般地自梁上飘落。

秦子钦心中不禁一惊！地站起身子，道：“巧娘，他……”

麦亮宇淡然一笑，摆手截口道：“秦阁下，别问她，我告诉你好了，我就是马家坊杀人放火的凶手，如此你明白了么？”

秦子钦心神陡地一震！睁目道：“你就是麦亮宇？”

麦亮宇神情潇洒地一点头道：

“不错，如假包换的正牌。”

秦子钦脸色一变！道：“你早就来了？”麦亮宇道：“比你阁下早来了一会儿。”

秦子钦心里明白，巧娘已经叛变了！

他身子一动，就要往门外扑。

适时，麦亮宇却横跨一步，挡住了门门。

秦子钦目光一瞥身后的窗户，他想由窗户那儿走。可是，不知何时，窗口已站立着一个脸蒙黑巾的青衣妇人和一个红衣少女——正是纪秀眉师徒。

秦子钦心中不由又是一惊！问道：“芳驾何人？”纪秀眉冷冷地道：“别多问。”

秦子钦双眉倏扬又垂，忍着怒气望着麦亮宇问道：“少侠想怎样？”

麦亮宇神色淡漠地道：

“我想请阁下实答我问话。”

秦子钦双眼一眨道：“答你问话，你便让我走么？”麦亮宇道：“这问题，我还未决定，不过，最起码我不会难为你。”

秦子钦道：“不答便怎样？”

麦亮宇道：“只要你能熬得住，尽可不答！”秦子钦眼珠转了转，道：

“我想和你谈个条件，可以不？”

麦亮宇道：“可以，你有什么条件？”

秦子钦道：“我答你问话，你就让我走，如何？”麦亮宇点头道：“可以，不过，我得先提醒你一件事，你如果不想活，我就让你走！”

秦子钦不由一怔！道：“这话怎么说？”麦亮宇淡然一笑道：“你走的时候我再告诉你。”秦子钦默然了少顷，道：“如此你问吧！”

麦亮宇道：“绝对实答？”

秦子钦道：“放心，我知无不答，答必详实！”麦亮宇含笑地点了点头，道：“贵门主现在何处？”秦子钦摇头道：

“门主行踪向来十分隐秘，我确实不知道。”

麦亮宇星目凝注地道：“以你的推测呢？”

秦子钦想了想道：“可能在湖北境内。”

麦亮宇沉思地道：“你平常住在什么地方？”

秦子钦道：“城外香积寺。”

麦亮宇道：“贵门主经常传达令谕给你，是采用何种方式？是人传还是飞鸽？”

秦子钦道：“人传。”

麦亮宇道：“是什么人？”

秦子钦道：“一个黑衣人。”

麦亮宇道：“他叫什么名字？”

秦子钦道：“不知道，他每次来时都以黑巾蒙面，连面貌长相都不让我看到。”

麦亮宇眉锋皱了皱，道：

“你有事情要往总坛报告时，也是由他转报么？”秦子钦点头道：

“是的，名义上我是长安分坛与总坛之间的联络人，事实上我只和他联络。”

麦亮宇道：“你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么？”

“不知道。”秦子钦摇头道：

“他从来不让我知道他的住处。”

麦亮宇道：“那么，你有事情要报告总坛时，又如何找他？怎样和他联络呢？”

秦子钦道：“我要找他时，只须在城北‘未央宫’和城东‘覆陵’两处地方留下暗记，他就会前来和我联络。”

麦亮宇沉思地道：“这么说，他必然就住在这两处地方附近了！”

秦子钦道：“似乎有可能。”

麦亮宇道：“你找他时应该留什么样的暗记？”

秦子钦道：“一只飞鸽。”

麦亮宇道：“两次都是一样？”

秦子钦点头道：“是的，只是鸟头方向有所区别，留于‘未央宫’的鸟头应该朝南，留于‘覆陵’的鸟头必须朝西。”

麦亮宇心念电转地想了想，问道：“总坛设在关中什么地方？”

秦子钦道：“五台山中。”

麦亮宇星目倏如电射逼注地道：“你这都是实话？”

秦子钦道：“句句实在！”语声微微一顿，问道：

“少侠还有什么要问的没有？”

麦亮宇默然沉思了刹那，摇头道：“没有了。”

秦子钦道：“现在我可以走出么？”

麦亮宇点点头，脚下横跨一步，让开了门户，道：“阁下请吧！”

秦子钦目光深望了默立在一边的巧娘一眼，唇角飞闪过一丝森冷的笑意，迈步走了房门，往外走去。

突然，一声冷喝倏起：“秦子钦，站住！”

秦子钦闻声知人，心中不禁暗暗一惊！连忙停步站着不动。

一阵轻细的脚步声响，秦子钦面前七尺之处站立着两男两女四个人。”  
女的是玉妃姑娘上官素心和唐秀容，男的是假须眉芮诗纯和唐天威。

秦子钦拱手行礼道：“秦子钦见过姑娘。”

上官素心一摆手，道：“秦信使请免礼。”语声一顿问道：“秦信使什么时候来的？”

秦子钦道：“半个时辰之前。”

上官素心道：“见过巧娘了？”

秦子钦道：“是的，见过了。”

上官素心道：“什么事情？”

秦子钦微一犹豫道：“本来是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已无关紧要了。”

上官素心道：“为什么？”

秦子钦道：“姑娘到了巧娘屋内就明白了。”

“哦……”上官素心美目眨了眨，道：

“如此，你跟我一起来吧。”

秦子钦摇头道：“不了，姑娘，我要回去了。”上官素心抑起螭首，望了望已经微现曙光的天空，说道：“天就要亮了，天亮以后再回去吧！”

适时，巧娘的话声传了过来，说道：

“姑娘，您别留他了，他要回去就让他走吧，反正他是不想活了！”

话声中，巧娘已自屋内走了出来，停立丈远地方。

“哦……”上官素心倏地一凝，道：

“是么？秦信使，好好儿的，为什么不想活了？”

秦子钦目光一瞥巧娘，嘿嘿一笑，道：“姑娘，您别听她……”

巧娘冷声接口道：“别听我胡说，是不是？”

秦子钦阴森地一笑道：“不错，事实你本来就是……”

话未说完，心中突然想起什么地扬声说道：“麦少侠，秦某请教？”

屋内传出麦亮宇清朗的声音，说道：“阁下请说。”

秦子钦道：“我请教那‘不想活’的意之所指？”

麦亮宇站立在屋门口，神情潇洒地一笑，说道：

“阁下乃聪明之人，请想想贵主上是怎样的一个人就明白了。”

秦子钦心底意念电闪飞转，倏然，他心神陡地一震！他明白麦亮宇的话意了，便也傻住了！

麦亮宇接着问道：“怎么样？阁下，明白了么？”

秦子钦暗吸了口气，道：“秦某明白了，但是……”

麦亮宇接口道：“但是不回去，也将无路可走，是不是？”

秦子钦点头道：

“不错，敝门势力遍布江湖，天下虽大，将无秦某立足之地！”

麦亮宇淡然一笑道：“秦阁下，你错了！”秦子钦微微一怔！道：“秦某怎地错了？”

麦亮宇道：“只要你不回去，贵门主他就难能奈何你！”秦子钦眨眨眼晴道：“少侠肯收留我？”

麦亮宇道：“阁下如果愿意留下，愿意听我的安排，我可以保证阁下的生命安全！”

秦子钦神色阴晴不定的默然沉思了少顷，忽然摇摇头说道：

“谢谢少侠，秦某虽然愿意留下，愿意听由少侠的安排，奈何……”

话未尽意，倏然一声苦笑，轻轻吁了口气，闭口不语。麦亮宇问道：“奈何怎样？可是受有控制？”

秦子钦点头道：“是的，我要是不回去，体内毒性发作时，那会死得很惨！”

唐天威突然接口说道：

“那不成问题，你也不必耽心，我可以替你解毒！”秦子钦双目一睁道：“小兄弟，你能解毒？”

上官素心接口道：“他姓唐，是四川唐家的少主。”“啊……”

麦亮宇接着说道：“阁下现在可以决定去留了！”秦子钦没有再犹豫迟疑，立刻一点头道：

“秦某愿意留下听由少侠的安排！”

麦亮宇含笑地点了点头，星目转望着上官素心说道：“姑娘请进屋里来谈吧。”

巧娘的房间，地方虽颇宽敞，但是椅子只有四张。

因此，除麦亮宇、芮诗纯和上官素心三人以外，唐秀容姊弟，纪秀眉师徒，和巧娘秦子钦六人，都只好站立着了。

麦、芮、上官三人落坐之后，麦亮宇立即望着唐天威问道：

“诊视的结果怎样？对么？”

唐天威点头道：“对，正是‘红花瘴’毒。”

麦亮宇点了点头，星目转向上官素心说道：“姑娘，适才我……”

上官素心似乎已知他要说什么，连忙朝他摆摆玉手，甜美的一笑道：“你别说什么了，一切我都已经知道了，现在我问你，你打算如何处理这儿的问题？”

麦亮宇微一沉思道：“我愿闻姑娘的高见？”

上官素心美目一眨，问道：

“你可是让我和巧娘都离开这儿？”

麦亮宇道：“我正是此意。”

上官素心道：“这儿的姑娘们怎么办？”

麦亮宇想了想道：“有家的送她们回家与亲人团聚，没有家的就交给长安府衙门处理！”

上官素心美目眨动地道：

“如此处理善后，虽然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是，我却不甚赞同！”

麦亮宇星目一凝，道：“那么依你的意思？……”

上官素心道：“以我的意思，我和巧娘最好仍留在这儿。”

麦亮宇道：“为什么？”

上官素心道：“你应该明白，这儿乃是一处分坛，你挑了这儿，何异是打草惊蛇，使老贼提高警惕，何况你挑了这儿，老贼定会另派人手重设一处，是以，我认为与其打草惊蛇，何如留着这儿，既可免使老贼提高警惕，我和巧娘也好就便探听老贼的行踪消息！”

这话不错，有道理。

根据巧娘的证实，老贼确是尹育纯无疑，从而可见尹育纯确实已知他有麦亮宇这么一位师弟，自料不是麦亮宇之敌，所以才不敢与他见面，一直在

暗中弄鬼，阴谋嫁祸，以为笼络他麦亮宇的手段。

情形至此至为明显，尹育纯之笼络他麦亮宇的用意，旨在谋取那本费尽心机，不惜逆伦毒害五位恩师而未能获得的武学奇书。

上官素心的这番话提醒了麦亮宇，这“万花香”的确挑不得，否则，尹育纯必更提高警惕，行踪也必更加隐秘难获！

因此，麦亮宇心念电闪飞转的想了想之后，点头说道：

“谢谢姑娘提醒，如此就依照姑娘的意思好了。”

芮诗纯突然说道：

“宇弟，我想请眉姑师徒留在此地暗中协助护卫上官妹妹和巧娘，你认为如何？”

麦亮宇略一沉吟，目视纪秀眉问道：“芳驾的意思如何？”

纪秀眉答道：“老身听凭令主的谕示！”

麦亮宇星目一眨，望着上官素心问道：“姑娘之意如何？”

上官素心开心地一笑道：

“你问我的意思是求之不得。”

麦亮宇点了点头，星目倏射威凌地转向纪秀眉说道：“上官姑娘的安全我就交给芳驾了！”

纪秀眉说道：“老身遵命！”

话语间，窗外倏地飞来一只混身灰白的鸽子，秦子钦撮口一声长啸，那鸽子陡然飞入他的手臂上。

一只鸽足上拴着一个管子，管子里放着一个纸团。

巧娘道：“是快鸽传信——”

秦子钦解开纸团看了一眼，神色已是一变。

巧娘问道：“信上说些什么？”

秦子钦沉重的把信递给了巧娘，巧娘看完信后神色也是一变，上官素心想问不敢问，秦子钦抱拳道：“令主，老夫蒙唐兄和你相救，感激不尽，无奈老夫是振武门的一份子，虽然叛门，也不愿和门主直接碰面，所以老夫斗胆……”麦亮宇道：“我懂你的意思，你可找个地方暂时隐藏起来，不要在江湖上混了，你知道这日子不好过！”

秦子钦恭身道：“是。”

麦亮宇挥手道：“麻烦唐兄送朋友一程！”

唐天威道：“好。”

上官素心道：“我要到外面走走，秦朋友，我也送你一程！”

秦子钦十分感动，随着唐天威和上官素心走了出去。

麦亮宇道：“袁姑娘，是不是有千面客的消息了？”

巧娘点头道：“总坛已传信来了，门主这几天可能来万花香。”

麦亮宇精神一振道：“那是好机会。”

巧娘沉重的道：“他还带了两个人！”

麦亮宇目光一闪，温声道：“袁姑娘，在下不想知道信上的内容，只是有事请教于一，不知姑娘是否愿意据实相告？”

袁巧娘脸容一肃，道：

“令主尽请吩咐，贱妾知无不言！”

麦亮宇点头道：“据在下探知，贵上‘千面客’这次率领江湖巨梟海冬青、蓝小星不日当来此间，不知道这消息是否属实？”

袁巧娘神色微微一楞，道：“你都知道了！”

麦亮宇淡淡地道：“略知一二！”

袁巧娘道：“令主既然已知道了，贱妾也不必隐瞒了，这事江湖上知道的不多，尤其有关海冬青和蓝小星，全是三十年前的巨泉，这次他们连袂再出江湖，显然是振武门门主千方百计请出来的！”

纪秀眉道：“令主，老身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麦亮宇眉宇一舒，道：“请说！”

纪秀眉道：“听说海冬清和蓝小星全是五先生的仇家！”

麦亮宇虽然是五先生最后关门弟子，但对五先生当年叱咤江湖的事迹知道的并不十分详细，只知道五先生凭其绝世武功，连会各门各派之主，遂赢得五先生之名！

他沉吟道：“在下未听先师说过！”

纪秀眉道：“老身痴长你几岁，江湖上的事迹也知道的比你多一点，有关五先生与这两个魔头的事迹只怕不是三言两语能说的完！”

袁巧娘故作惊人之语道：

“难道他们为了本门对付令主！”

麦亮宇双目精芒一闪，道：“也许你猜对了。”

他沉思片刻，面上平稳沉渐，又问道：

“姑娘，你知不知道千面客何时可到此？”

袁巧娘摇头道：“详细的日期贱妾也不清楚，但信上只说在这三五日，因贱妾已接到飞鸽传书，我想不会太久了！”

麦亮宇道：“你可知道‘千面客’的真实姓名？”

袁巧娘苦笑道：“不瞒你说，门主的真实姓名，只怕振武门中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之所以能被江湖上称为‘千面客’就是因为他千变万化，经常以不同的身份出现！”

麦亮宇双目精光暴闪，凝注在袁巧娘的脸上，他似乎想从袁巧娘的脸上寻觅出什么……

纪秀眉道：“你难道一点印象都追寻不出？”

袁巧娘苦笑道：“你老知道的，振武门中，我职位低贱，能与门主接触的机会不多，偶尔一两次还是机会碰巧！”

麦亮宇“哦”了一声道：

“你最近一次会见贵上是什么时候？”

袁巧娘道：“一年前在衡山绝顶，那是本门在衡山绝顶开一年一度的讨论大会，去年大会上虽然没有特别使命，但对令主你却有着相当的指示！”

麦亮宇淡淡的道：“你尽管说，在下听多了！”

袁巧娘想了想，道：“门主要本门弟子不论职位高低，务须设法除去你，这一年多来你逢凶化吉，吉人天相！”

麦亮宇惊声道：“千面客如意算盘打的太精了！”

袁巧娘道：“令主，你还是小心！”

麦亮宇道：“姑娘，对你的改过向善，在下由衷敬佩，你目前留在这里，千面容不会知道你弃暗投明，在下别无所求，只有一桩要请姑娘帮忙！”

袁巧娘道：“令主尽请吩咐，贱妾罪孽深重，这条命早已不要了，如果能办令主办几件事，贱妾死也甘愿！”

麦亮宇苦笑道：

“没有那么严重，在下只要姑娘暂时留在这里，千面客如果一到，烦请姑娘捎个信！”

袁巧娘道：“贱妾记下了，到时候一定会通知令主！”

麦亮宇点头道：“好，希望你好自为之！”

他转身而去，道：“在下告辞！”

袁巧娘道：“令主慢走！”

麦亮宇对纪秀眉诧异地道：“你不跟我走？”

纪秀眉苦涩的道：

“老身已决定，暂时不跟你去！”

一跃身，人像流星一般眨眼而逝。

袁巧娘刚唤了一声，道：“你……”

眼前人影一花，连麦亮宇的踪影也没了，她脸上倏地一冷，眸中射出一股令人寒悚的冷芒，道：“姓麦的想的真天真，哼，去他妈的！”

话语一落，突然全身肃立，恭身站在那里，道：

“属下恭迎门主驾到！”

随着她那热悉的话声，只见一个身穿淡蓝色长衫的老人，目光严冷的背负着双手缓缓行来，在他身后远远站着两个清瘦的老叟。

那老人嗯了一声道：“巧娘，你的表演不错。”

袁巧娘恭声道：“属下不过是尽量做好！”

“嗯！”那老人嘿嘿地道：

“姓麦的想找老夫，嘿嘿，老夫等着他了！”

袁巧娘道：“门主准备什么时候擒拿姓麦的！”

那老人沉思道：“他不是要你通风报信吗，你可以告诉他我已来到万花香，依我看，这小子不会来了！”

袁巧娘肃然地道：

“麦亮宇夜郎自大，目空四海，他不会不来！”

那老人点头道：

“立刻传命下去布置万花香，我不相信麦亮宇凭着他独来独往就想能奈何我千面客！”

袁巧娘恭身道：“是，是。”

千面客道：“你不为利诱，不为胁迫，为达任务甘与周旋，精神可佳，本门主赏罚分明，要重重赏你！”

袁巧娘急忙跪下，道：“谢门主！”

千面客一指左侧那个黑髯老人，道：“你知道他是谁？”

袁巧娘目光朝这个黑髯老人一望，只觉这个人满面邪气，目光透着一股令人厌恶之色，她幽幽地道：“属下不知！”

千面客道：“他便是江湖上有名的海老爷！”

六十年前，海冬青血洗慧星堡、鬼王谷、杏花村的事，江湖无不谈虎色变，袁巧娘虽然晚生几年，对这个大魔头，多少也有个耳闻！

袁巧娘恭身一礼，道：“海老爷！”

海老爷色迷迷地道：“这娃儿长的白皮细肉！”

千面客嘿嘿地道：“听见没有，海老爷子夸你呢！”

袁巧娘神色苍白，道：“谢老爷子！”

千面客道：“海老爷子不仅出手狠厉，还有一桩事情江湖上也津津乐道，

你可知道那是一桩什么事！”

袁巧娘不敢再看海冬青一眼，低首道：

“属下资质愚劣，不知海老爷子——”

千面客道：“玩女人，他最拿手——”

海冬青闻言哈哈大笑道：

“门主真会说笑话，可别把人家吓着了！”

千面客嘿嘿地道：“海老，你看我这属下还中意？”

海冬青呵呵地道：“上上之选！”

千面客道：“今夜我把她让给你！”

海冬青大笑道：“门主，你愿意，人家不一定愿意！”

千面客一怔道：“她敢？”

袁巧娘颤声道：“门主，求你，别……”

千面客嘿嘿地道：“你对振武门有功，我说过要重重的赏你，孩子，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海老爷子不会白玩你，一夜之后，你不仅享受了他的功夫，他还会传你一招半式的，我保证你这辈子享用不尽，哈哈！”

袁巧娘吓傻了，道：“不，不。”

千面客嗯声道：“不愿意？”

袁巧娘颤声道：“我……”

海冬青哈哈道：“门主，别勉强她，勉强不够味了。”

千面客道：“不，老朋友，我保证她会自动的爬到你床上！”

海冬青闻言哈哈大笑，袁巧娘却已神色苍白，她无助地望着千面客陪着海冬青和蓝小星离去，心中当真不知是什么滋味，隐隐泪光已欲垂！突然，一声冷叱道：“你这贱妇！”

纪秀眉神秘地离去，又神秘地回来了。

袁巧娘一震道：“你没走？”

纪秀眉冷冷地道：

“我是没有走，我看看你到底玩什么把戏！”

袁巧娘苦涩的道：“我没……”

纪秀眉怒叱道：“住嘴，若不是我亲耳听见，我真不相信你会是那种人，袁巧娘，你不觉得我们欠令主太多太多！”袁巧娘哼声道：“你欠他的，我可欠他！”

纪秀眉哼声道：“所以你通风报信，偷偷告诉千面客，准备利用千面客的实力毁掉麦亮宇，袁巧娘，你的心太毒了点！”袁巧娘倔强的道：“我是振武门的门徒，我不能背叛师门！”

纪秀眉冷冷的道：“只怕不会这么简单！”

袁巧娘冷冷地道：

“你立刻离开这里，否则你便要走不掉了！”

纪秀眉怒声道：“我先杀了你！”

手掌疾快的一切，直往袁巧娘的脸前劈来。

袁巧娘身形一闪，道：

“纪秀眉，你是聪明人，最好别惊动了门主，否则你走不了！”

纪秀眉哼声道：“他来的正好，我正想斗斗他了。”袁巧娘道：“别自寻烦恼，你还不是千面客的对手。”纪秀眉一怔道：“我真不明白，你到底在玩弄什么玄虚！”一连三掌，逼得袁巧娘跳移跃闪，勉强避过。

袁巧娘大声道：“你再不走，我要大叫了！”

纪秀眉变色道：“好，袁巧娘，你狠！”

她是个武学大行家，凭她个人武功，单打独斗也许尚能支持下去，但以一人对数个大魔头，她晓得没几个回合，便会落在人家手里了。

纪秀眉是个聪明人，一念及此，跃身欲退。

身形一掠，人已远走。

夜已深沉，星冷月移。

一盏孤灯，散射着一蓬昏黄的光晕。

袁巧娘平静的和衣躺在床上，双目凝视着屋顶，脑海中意念起伏，许许多多往事一一闪现出来！

时光流逝，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只听屋外响起了一连串碎细的步履声！

她眉宇皱了皱，不用说，她已知道是谁了。

夜里传来对方哈哈的酒呵声，嘴里还哼着不干不净的小曲，看样子他是乘兴而来！

他轻轻的敲了敲门，门根本没有拴，上拴也没有用，袁巧娘知道逃不了这一刻，干脆大方地等他来！

她低幽地道：“进来吧！”

海冬青将门推开，闪现在她的床前，他满面通红，双目似要喷出火来一样，望着床上的袁巧娘哈哈大笑。

袁巧娘道：“你笑什么？”

海冬青笑道：“你不嫌我老！”

袁巧娘冷淡地道：“门主吩咐的事情我敢嫌吗？”

海冬青哈哈大笑道：“千面客真有两下子，居然能调教出你这样的弟子，啧啧，我海老爷可真羡慕死了！”

袁巧娘道：“你可不能死，我们门主还要仰仗你的大力呢！”

海冬青嗯声道：

“要我死，哈哈，除非是你能使我欲仙欲死！”

袁巧娘虽然在江湖上浪迹多年，听见对方说出这样卑俗的言语，也不禁面红耳赤，她已抱着牺牲到底之心，银牙一咬，道：

“海老爷子，你很冲动！”

海冬青贪恋地瞪着一双眼珠子，在袁巧娘身上直打转，藉着几分酒气，他伸手去扯袁巧娘的衣衫。

袁巧娘忸怩一声，道：“慢来，慢来！”

海冬青笑道：“小宝贝，你这身嫩皮细肉还真对我的胃口……”

他是花道中的老手，也是个人老心不老的怪物，对付女的手段也较与众不同，唯因今夜酒灌足了，脑子里晕沉沉的，一见意中人横卧，不由得欲念中烧，登时有种不能克制的感觉，对海老爷子来说，这现象少有……

袁巧娘轻轻解开了胸扣，隐隐露出亵衣，掩掩遮遮的令海冬青心旌神摇，她嗲声嗲气地道：“别急，你先脱衣等着我……”

海冬青见她起身去，急忙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腕。

他嘿嘿地道：“你到哪里去？”

袁巧娘轻轻推开了海冬青的手，轻笑道：

“我先净个身，你先躺着……”

海冬青嘿嘿地道：

“小娘子，你想的还真周到……”

他哪里想到其他方面，迅快把全身衣服脱的精光，赤裸裸的躺在床上，耳边，已传来阵阵水声……

那是戏水的声音，听进海冬青的耳中，更增加了他的性欲，他急喘喘的道：“快点嘛——”

袁巧娘笑道：“急色鬼……”

她用一条大毛巾围着全身，双手放在背后，缓缓而神秘的走近床沿，朝海冬青嫣然一笑……

那一笑含着太多的韵味，迷得海冬青心花直放……

他伸手扯掉袁巧娘身上的大浴巾，露出两个浑圆动人的双峰，一摇一摆，令海冬青神摇心颤！

袁巧娘媚声道：“你要什么？”

海冬青迷着双目，喘道：“你！”

袁巧娘伏在他怀里，道：“我给你！”

底下那个“你”字方逝，一股寒光倏从她的身后飞了出来照着海冬青的小腹之处射去。

变生肘腋，谁也没有料到会有这一招。

海冬青啊了一声道：“你！”

他纵然武功盖世，在两人贴面近身的刹那，他也无法应付这种突然的变化，腹上立刻挨了一下重击——

那是一柄尖锐的匕首，全根刺了进去！

袁巧娘冷笑道：

“姓海的，你做鬼也风流呀——”

海冬青颤声道：“你好毒！”

他想运集全身功力，奈因伤的地方是小腹之处，丹田无力，气也难以运提，颓然地叹了口气……

额上汗渍颗颗滴落下去！

袁巧娘恨声道：“你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吧！”

海冬青颤声道：“告诉我，你为什么杀我！”

袁巧娘不屑的道：“你真不知道？”

她伸手拿过旁边的衣衫，缓缓穿着！

海冬青喘道：“我不明白……”

袁巧娘轻轻摸了一下自己那身洁白的肌肤！

她轻叹道：“你可以仔细的看看我！”

海冬青痛苦的道：“我快死了，哪还有兴趣！”

袁巧娘得意的道：“别忘了，你虽然没有亲过我，可也赔上一条命，你是聪明人，能多看几眼，也不枉白来一趟！”

海冬青恨道：“好贱人，你好可恶！”

袁巧娘不屑的道：“姓海的，你们男人都像条狗，闻到肉味就想沾一口，我们女人也就利用你们这种心理！”

海冬青悲叫道：“贱人，以你施出的方法，决不会是单纯的为了保护你的清白，老夫临死想先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此人不愧是一代枭雄，小腹正插着那柄齐根而入的匕首，犹能忍耐着这

种锥心的痛苦，追问这段事的前因后果，换了别人，只怕早挺不住了！

袁巧娘冷笑道：“你真想知道——”

海冬青喘道：“当然，不然我死不瞑目——”袁巧娘恨声道：

“好，我就让你心服口服！”

她双目含泪欲滴，颤声道：

“你是否去过扬州？”

海冬青全身一震颤道：“去过，那还是十五年前的事了！”袁巧娘嗯声道：“不错，那时你在扬州的什么地方落脚？”海冬青倏地大笑道：

“陶红院，扬州的名妓，小陶红，哈哈……”

袁巧娘恨声道：“小陶红你认识……”

海冬青剧烈的喘了几口气，张口吐了几口鲜血……他苦笑道：“岂止认识，她还……”

袁巧娘怒声道：“你杀了她……”

海冬青惊诧的道：“你说我杀了她——”

袁巧娘道：“难道不是你！”

海冬青喘道：“我有理由杀她吗？”

袁巧娘坚决的道：“有，为了她那本‘玄劫录’……”海冬青大喝道：“我姓海的武功已经可以盖世，还要她那本‘玄劫录’干什么？贱人，你简直胡说……”袁巧娘怒声道：

“别在我面前装狗熊，江湖上谁不知道你有搜集武功秘笈的嗜好，江湖上只要出现一本秘笈或拳本，你总会千方百计的想得到！”

海冬青哼声道：“你对我的性情倒摸得很透彻！”袁巧娘冷笑道：“为了杀你，我早已下过功夫了！”海冬青痛苦的道：“你是小陶红的什么人？”

袁巧娘道：“妹妹！”

海冬青瞪大眼睛，颤声道：

“我该死，我早该想到你，怪不得咱们一见面就觉得很熟呢，嗯，好，我姓海的居然会死在你们姊妹手里！”

袁巧娘大笑道：“你想不到的事情多着呢！”

海冬青吼道：“千面客会替我报仇！”

袁巧娘嗯声道：“他会的，你等着吧……”

话语间，那扇门陡然启开了，只见千面客冷厉地站在门口，一双目光直朝屋子里瞄视！

海冬青喘息道：“老友，我怕不行啦……”

千面客缓步踱了进来，道：“这是怎么回事？”

袁巧娘急忙穿起衣服，道：“启禀门主，属下替你惹祸了……”

千面客哦了一声道：“是你杀了海老爷子！”

袁巧娘半跪，道：“属下该死，属下该死！”

千面客呵呵一笑道：

“老海，本门主忘了告诉你一件事！”

海冬青苦涩的喘着气，道：“什么事？门主！”

千面客道：“我的手下个个都有一身好功夫，不过玩她的人必须在事前要防范她们的攻击，她们固然喜欢接待你，更喜欢能夺了你的命……”

海冬青颤声道：“你……说的……太晚……了……”千面客嘿嘿地道：“不晚，现在说还来得及！”

海冬青一怔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千面客嘿嘿地道：“听说你拥有当今各门派的武功秘笈差不多有三分之一还要多，我们振武门想领袖武林，独步宇内，非你这些秘笈的武功不可，嘿嘿，老海，你愿意……”

海冬青瞪大了眼睛，颤道：

“你原来看上我的秘笈……”

千面客道：“别说的那么难听好不好，我是投你所好，希望你能贡献出你的秘笈，发扬我振武门的精神……”

海冬青吼道：“你作梦！”

千面客嘿嘿地道：

“老海，别逞强了，你如果愿意献出你的秘笈，本门主有把握治好你的伤……”

海冬青大笑道：“千面客，你真能治好我的伤吗？”

他笑的太激烈，一连喷出两道血箭，溅了他一身一脚，脸色刹时苍白，变的狰狞恐怖……

千面客点头道：“能，只要你愿意！”

海冬青摇头道：“我不信！”

千面客嘿嘿地道：“你可以试试！”

海冬青哇地一声吐出一口鲜血，颤道：“我……我……”

千面客伸手拍了拍他，道：

“说，那些秘笈在哪里……”

海冬青瞪大了眼睛，道：“你休想……”

他突然跃身倒地，照着千面客挥掌拍来，但他柔弱无力，这一掌力一点力道也没有，可是千面客却不知道玄虚，吓得跃身疾飘，海冬青身子一匍，人已倒地而死……

袁巧娘道：“他死了。”

千面客嘿嘿地道：“你为什么杀他……”袁巧娘颤声道：“属下是为了报仇……”

千面客哼声道：“是真的吗？”

袁巧娘恭身道：“真的！”

千面客嘿嘿地道：

“不要跟我耍花枪，说，你杀他的原因在哪里！”袁巧娘颤声道：“在……”

千面客怒道：“是不是为了减少麦亮宇的敌手……”袁巧娘急忙跪下，道：“属下不敢，属下不敢……”千面客面上杀机毕露，阴冷地道：

“你干的什么事以为我不知道，袁巧娘，你和纪秀眉联手对付我，我早已赶到密室……”

袁巧娘颤声道：“门主，这是误会呀，纪秀眉虽然和属下以姊妹相称，可是属下却绝无背叛振武门的意思！”千面客道：“你的话我不敢相信……”

袁巧娘恐怖地道：“门主要杀我……”

千面客嘿嘿地道：“也许是……”

袁巧娘吼道：“我跟你拚了。”

她晓得自己与千面客的武功相差十分悬殊，乘千面客尚未发动之际，倏地挥掌朝他拍了出去。

千面客道：“找死！”

仅仅大袖一挥，一股大力从他衣袖里挥了出来，袁巧娘只觉得全身受了一击，一个身子平空飞了出去！她哎呀一声大叫，人已摔倒在地上。

千面客嘿嘿地道：

“振武门里岂能容下你这样的叛徒……”

他一拍手道：“洪虎！”

随着话声，一个汉子走进屋来。

洪虎恭声道：“门主有何吩咐？”

千面客道：“传令下去，本门摆下天罗地网，等那个姓麦的小子上钩。”

洪虎道：“是！”

他转身即去，千面客面上掠过一丝阴笑，目光望着洪虎的身影，一股杀机从眉宇间隐隐透出……

二十

上官素心从黑夜中疾快的闪了出来，她蹑手蹑足的伏在门后，她望着千面客消逝的身影，掩上门，急忙去察看袁巧娘的鼻息！

她手脚冰冷，显然已经死了。

上官素心轻叹道：

“真想不到她会落到这种下场！”

她背着袁巧娘的尸体，想找个地方埋掉，她那灵巧的身子方踏出门口，陡见一个人悄悄的站在那里……

那人沉声道：“谁？你是什么人？”

“洪虎！”

洪虎一震道：“你知道我！”

上官素心淡淡地道：

“门主已交待过了，有事我可以直接找你……”

洪虎一呆道：“你也是振武门……”

上官素心笑道：“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

洪虎怔怔地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上官素心脑海中意念流闪，忖思着脱身之策，她知道像洪虎这种老江湖，自己虽可暂时隐住他，时间一久，必会被他看穿，那时想要脱身就不会这么简单了……

她转念道：“洪虎，门主叫你办的事你都办妥了……”

洪虎一怔道：“这事你也知道！”

上官素心道：“我和门主多年交往，他的任何事情都先和我商量，不信你可问问门主，你只要提到我……”

洪虎木然道：“请问尊姓大名！”

上官素心变色道：“你问这个干什么？”

洪虎怔怔地道：“在下好向门主提起……”

上官素心正色道：“这次门主邀请我等前来万花香，表面上是来共商大计，暗中是要剪除他心腹之患……”

洪虎突然冷笑道：

“这话不像门主的口语了，在下虽然最近才由底下调升上来的，可是对门主的习惯和口语，有着深透的了解，你到底是谁？快从实招来……”

上官素心一呆，忖道：“我什么地方露出马脚来了……”

她自认无破绽，洪虎怎会那么快就发觉自己的漏洞，心中一惊，忙将全

身功力调集双掌之上。

她冷冷的道：“你疯了，居然怀疑起我来了……”

洪虎道：“好，门主惟恐有人混进万花香院里，已暗暗传下切口，你是门主的人，门主不会不告诉你……”

上官素心招手道：“你过来！”

洪虎一怔道：“干什么？”

上官素心低声道：“江湖切口，最忌为外人知道，我怕隔墙有耳，请你附耳过来，我只讲给你一个人听……”

洪虎大笑道：

“朋友，别再玩花招了，本门切口即是手语，用手指的比划互相传递消息，阁下随口胡言乱语，岂不是自欺欺人……”

上官素心淡淡地道：“你知道啦……”

她未料到洪虎居然会那么精明，脑海中意念一闪，右手有若快闪的雷电般，朝着洪虎当胸劈去。

洪虎一跃身形，道：

“你接下吧，别逞强了……”

他身手怪异，式子奇特，上官素心虽然出手甚快，却无法沾到对方一丝一毫，每每出手，几遭反制，上官素心大惊失色，急切间将袁巧娘的尸体放回地上，伸手拔出剑来，一颤剑花，朝洪虎的身上斜刺而去。

洪虎能被振武门门主千面客看上，由下提升上来，自然有一套与众不同的身手，除此而外，还须要有极度冷静的心智，上官素心的破绽一露，他已知道怎样做了。

凌厉的剑法，似浪潮般涌了过来。

洪虎身似游龙，在剑幕中闪移！

只听洪虎喝道：“还不住手。”

谁也没有看清楚他施的什么手法，上官素心只觉全身一震，手足酸麻，傻傻的站立在地上，动弹不得。

上官素心骇然道：“你会邪法！”

洪虎嘿嘿地道：“告诉我，谁派你来的……”

“我！”

自那黝黑的暗影里，突然响起一声冰冷的话声，洪虎身子激灵灵的一颤，尚未回头，他已觉出一柄冷寒如冰的长剑已抵在他的腰背上。

对方的手只要轻轻推进，那柄剑便会齐根而没……

洪虎变色道：“你是什么人？”

那个黑影冷森的道：

“进了万花香的切口是什么？我只要问这个……”

洪虎道：“抱歉，恕我无从奉告……”

那黑影道：“我也抱歉，因为这柄剑不长眼睛，也许它会刺穿了你的背，那时候，你我纵然说出千万句抱歉，也医不好你的剑伤了……”

洪虎骇惧的道：“你不会……”

那黑影冷笑道：“我来万花香本来就是杀人的，为什么不会，别说杀你，就是千面客我也一样的动手杀他……”

洪虎哼声道：“门主如果在这里，阁下只怕不会这么逍遥……”

那黑影嗯了一声道：

“那也不一定，我也许还有另一套方式……”语声一转道：“解开她的穴道……”

洪虎故意高声道：“在下并没有点她的穴……”那黑影哼声道：“别人认不了你用的‘锁心手’，我却清楚你这种手法，姓洪的，再逞强下去，你只有自讨苦吃……”

洪虎一震道：“阁下果然厉害！”

他迅速的挥手解开了上官素心的穴道，上官素心一试穴道，全部畅通无阻，她朝暗中人一拱手，道：“谢啦！”黑暗中的人似乎怕她冲上叫出声来，道：

“找个地方埋了袁姑娘，你也尽了力了……”

上官素心低声道：“是！”

她背起袁巧娘的尸体一纵身，直朝黑夜奔去。

洪虎冷冰地道：

“朋友，你和振武门已结下了不解之仇了！”

那黑影冷声道：“我不相信你敢告诉贵门主！”

洪虎一怔道：“为什么？”

那黑影道：“你不明白千面客的善疑病吗？他会相信你是在这种情形下放了来犯的敌人吧，洪虎，别傻，千面客不会饶了你……”

洪虎沉思道：“姑娘，听你的口气，你对门主知之甚详……”

那黑影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当然了解他……”

她用剑抵了抵洪虎的背，又道：

“别回头，当心宝剑无情！”

洪虎那敢轻易乱动，他站在那里，久久不闻有声，方一回头，那里还有半丝人影，他心中一骇，道：“她到底是谁？”

不错，她是谁？是纪秀眉？还是……

阳光懒散的从云层里芒射出来，一座似凉篷般的茶亭，与土地庙相隔成邻，朝凉亭里的两个劲装黑衣汉子注视。

不多时，有两匹快马朝这里奔来，只见马上两个雄阔健硕的汉子朝凉亭里的两个汉子一施眼色，跃下马来，四个人同时朝一个白面书生行去。

大树下的两个叫化子同时一震，脱口道：“芮公子……”

芮诗纯对四个黑衣汉子正眼不瞧一下，他独个儿挥舞着折扇，朝凉亭里行去。

只听当中那个汉子嘿嘿地道：“朋友，请留步！”

芮诗纯冷淡的道：“你叫我！”

那汉子嘿嘿地道：

“除了你，我不知道还会有谁值得我亲口叫唤……”

芮诗纯淡淡的道：“有事吗？”

那汉子道：“敝上有请芮朋友……”

芮诗纯道：“在下与贵上素昧平生……”

那汉子哼声道：“你却是麦亮宇的朋友！”

芮诗纯轻笑道：“当然，麦少侠和在下最称莫逆……”

那汉子道：“敝上已有命令传下，振武门和姓麦的仇不戴天，凡江湖朋友都请不要插手，否则就是和振武门过不去……”

芮诗纯哦了一声道：“你的意思是——”

那汉子道：“如果芮朋友肯就此回头，袖手不管，在下等备有一份薄酬，算是振武门一点小小心意……”

芮诗纯笑道：“假如在下不答应呢？”

那汉子变色道：“芮朋友，你不会自找麻烦吧……”

芮诗纯道：“那可不一定！”

那汉子哼了一声道：

“敝上已有交待，凡和姓麦的有关系者，俱先礼后兵，请他不要淌这个浑水，如果对方不能接受，嘿嘿，我等只有不客气……”

芮诗纯淡淡地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汉子道：“古奇！”

芮诗纯嗯了一声道：“原来是辽东古家的弟子！”

那汉子得意地道：

“难得芮朋友也知道我们辽东古家……”

芮诗纯神色一变，道：“辽东古家都是铁铮铮的汉子，有哪个会和振武门扯上关系，你身为古家弟子，不知长进……”

古奇怒道：“朋友，在下不需要你来教训……”

芮诗纯笑道：

“若不是看在古家数代忠良，你要我说我还懒得说呢……”

古奇淡声道：“姓芮的，你别太狂了。”

“呛”地一声，一溜剑光闪了出来，辽东古家素以剑法见长，古奇虽然年岁不大，却已得辽东剑法真髓，长剑一颤，顿见功力。

芮诗纯道：“你想打架？”

古奇道：“门主已有命令，若不听劝服，自以为武功盖世之徒，一律格杀，姓芮的，你已在格杀之列……”

芮诗纯大笑道：“你们门主也太狠……”

话语间，他身形一移，足下交叉而立，手中折扇一合，斜插在腰里，那股沉凝的样子颇有名家之风。

大树下的两个叫化子眼看双方要动上手，双双施了个眼色，每个人都拾起一棍打狗棍朝这里跑来。

其中一个叫道：“他妈的，谁在这地方打架！”

另一个也叫道：“有我狗子在这里，谁敢动手……”

芮诗纯轻笑道：

“有狗子和阿毛在这里，谁敢动手！”

古奇面沉如水，道：“振武门和丐帮素来井水不犯河水，希望二位别自找麻烦，破坏本门和贵帮的友谊……”

阿毛骂道：“放你妈的粒弯屁，你他妈的带了人在我阿毛的地盘上打家劫舍，也不先烧根香打个招呼……”

古奇怒声道：“这是你的地盘……”

阿毛一瞪眼道：“怎么？难道还是你的……”

古奇道：“虽不是我的，但也不是你的！”

阿毛哼声道：“姓古的，辽东古家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家族，古家出了你这样的材料，恐怕把你个老祖宗的脸都丢光了……”

古奇叱道：“叫化子，你找死！”

辽东剑法在武林自成一格，素以轻灵快速见长，古奇此刻愤怒难制，长剑一飘直往阿毛的身上削去。

阿毛挥起打狗棒，道：“我先接你一招试试。”

他挥起打狗棒迎着对方的剑招，施了一招“恶狗拦路”，这一招是脱自边狗挡道，欺负路人的形态上，一施出来，立刻将古奇的长剑封了出去。

古奇一惊道：“这是什么招式！”

他没有想到一个年岁轻轻的叫化子居然有这么深的功力，辽东剑法讲究速度和灵巧，而这叫化子的打狗棒比他快速几分。

阿毛道：“你奶奶的开裆裤，屎尿直弦啦！”

古奇大怒道：“你找死！”

双方功力差不多，动起手来互不相让，但见剑棒齐飞，人影晃动，一时间尚无法分出高下。

芮诗纯道：“狗子！”

狗子恭声道：“有何吩咐！”

芮诗纯道：“麦相公有命，快传讯少林寺，请寰宇三英的老大梅仙和二姊欧阳映雪来万花香，共诛千面客！”

狗子道：“遵命！”

古奇突然一声长啸道：“大伙上……”

旁立的三个黑衣汉子闻言正中下怀，抽出剑来向芮诗纯和狗子扑去。

只听一冷笑道：“统统退下！”

古奇和三个手下闻声急忙跃身而退，只见蓝小星负手站在那里，朝芮诗纯斜睨道：“你姓芮？”

芮诗纯淡淡地道：“不错。”

蓝小星道：“麦亮宇的事你要插手？”

芮诗纯道：“义不容辞！”

蓝小星嘿嘿地道：“你不后悔？”

芮诗纯大笑道：“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蓝小星哼声道：“如果我是你，立刻让到别的地方去！”

芮诗纯一笑道：“可惜在下十分不识相！”

蓝小星道：“那很不幸！”

余音缭绕，蓝小星手里突然冒起了一股白雾，芮诗纯哪里料到对方有此一招，欲避不及，只觉眼前茫茫一片，鼻息服进了不少白烟！

芮诗纯啊了一声道：“你！”

蓝小星嘿嘿地一声道：“拿下！”

他一扬手，一股深厚大力陡然拍了出去，重重地击在芮诗纯的身上，芮诗纯哪经得起对方这一击，陡地一张口吐出一口鲜血，一个身子平直飞了出去。

古奇叫道：“拿下送回万花香！”

两个黑衣汉子急奔过去，抓住了芮诗纯。

阿毛叫道：“狗子，抢人！”

狗子因距离蓝小星不远，那蓬白烟他也吸进一点，只觉脑子里昏沉沉的，四肢无力，阿毛一叫，他苦笑道：“阿毛，我不能动！”

阿毛挥着打狗棒朝那两个汉子扑去，只听蓝小星嘿嘿一笑，撩起手掌照着阿毛拍去。

阿毛只觉全身一震，肌骨间仿佛散了一般，他哼了一声，满嘴鲜血，脸色刹时苍白，身子剧烈的颤了颤。

他颤声道：“你好狠！”

蓝小星嘿嘿地道：“回去告诉麦亮宇，芮诗纯我已带回万花香，他如果想姓芮的活着，最好归顺振武门，投效门主！”

阿毛叫道：“放你妈的屁！”

蓝小星冷笑道：“我要杀你容易了，你最好别自讨苦吃！”

他瞪了狗子一眼喝道：“狗子，把阿毛送到姓麦住的地方！”

狗子哼声道：“呸，要你吩咐！”

他自知绝非蓝小星的对手，扶着阿毛一拐一拐的离去，蓝小星望着他俩的身影，不禁发出一连串得意冷笑！

当阿毛把土地庙旁，芮诗纯落入蓝小星手里的经过说一遍后，麦亮宇那舒展的眉宇间，顿时罩上一层寒云！

他在屋里踱着步，一时不知该怎么样？

唐氏姊弟也拿不出适当的主意，只有干着急！

麦亮宇沉思道：“蓝小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阿毛苍白的道：“他是多年前的江湖魔头，这次不知怎地会被千面客请出来……”

他受伤颇重，说完这几句话，人已跟着喘息起来。

麦亮宇递给他几颗药丸，道：“把这个服下，很快疗好你的伤势！”

阿毛道：“这个？”

麦亮宇道：“这是千年雪莲，有起死回生之效！”

阿毛却不过麦亮宇一片好意，急忙服下，他不便多说话，盘膝坐在地上，运功疗伤！

突然，屋外传来一声敲门声！

麦亮宇一怔道：“请进来！”

房门一开，只见梅仙和欧阳映雪双双站在门口。

麦亮宇大喜道：“大哥，二姊！”

梅仙喜道：“我们连夜赶来，唯恐错了机会！”

麦亮宇道：“小弟正准备请丐帮朋友前往少林寺通知你们！”

梅仙道：“我得到消息也恨不得早点到这里，听说那个老魔头已来了万花香，这事咱们可得小心应付！”

说着和欧阳映雪走进屋内。

麦亮宇点头道：“大哥说的不错。”

梅仙道：“你是否已有应敌之策！”

麦亮宇沉思道：“我在等一个人的消息！”

梅仙一怔道：“消息，等谁？”

麦亮宇道：“袁巧娘，她负责传递千面客的消息！”

梅仙眉宇一皱，道：“你信的过她？”

麦亮宇淡淡的道：“她已决心改过向善！”

梅仙哼声道：“女人的心，小人的口，她说的谁又知道是真是假，万临时有了变卦，那时候……”

麦亮宇一怔道：“大哥不信任她？”

梅仙道：“并不是大哥不信任她，咱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

无，愚兄只是以防万一！”

麦亮宇点头道：“大哥说的也是，不过目前有点麻烦！”

梅仙一震道：“什么麻烦？”

麦亮宇皱眉道：“芮诗纯被蓝小星掳走了！”

梅仙哼道：“蓝小星！”

麦亮宇道：“大哥认识他？”

梅仙沉思道：“宇弟，咱们可能遇上麻烦了，蓝小星十年前和海冬青同时享誉江湖，不知怎的同时失踪，现在又同时出现，这其中显然有股不寻常的关系！”

麦亮宇一震道：“你认为海冬青和他们在一起？”

梅仙点头道：“海冬青和蓝小星最称莫逆，有一个出面了，另一个也不会在旁边袖手，依我看他也来了万花香！”

麦亮宇道：“依我看这两人根本不要担心，担心的是千面客，这个人变化多端，防不胜防！”

这时，屋里人影一晃，上官素心已扑了进来，她朝屋里的人扫了一扫，目光落在麦亮宇的身上。

她沉痛的道：“麦公子，袁巧娘死了！”

麦亮宇一震道：“死了，她怎么死的？”

上官素心道：“千面客杀的！”

麦亮宇怔了怔地道：“千面客，他为何对她下手！”

上官素心道：“他发现袁姑娘背叛振武门！”

麦亮宇哦了一声道：“不会呀，那要有证据才可以！”

上官素心叹息道：“她杀了海冬青！”

梅仙大惊道：“什么？袁巧娘杀了海冬青！”

上官素心点头道：“不错。”

梅仙竖起大拇指道：“了不起的本事，江湖上能杀死海冬青的人不会太多，不管袁巧娘用的什么方法，却给我们除了个大敌！”

麦亮宇道：“上官姑娘，你有没有看见纪秀眉！”

上官素心道：“她还在万花香，要不是她救我，我也脱不了身！”

梅仙沉恩道：“宇弟，这是咱们要下决定的时候了！”

麦亮宇道：“但听大哥吩咐！”

梅仙嗯了一声道：“为了怕夜长梦多，咱们最好来个措手不及的进攻万花香，看看千面客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麦亮宇道：“可是芮诗纯尚落在他们手中！”

梅仙点头道：“为了免除后顾之忧，最好能把芮诗纯救出来！”

麦亮宇道：“这很困难！”

梅仙道：“宇弟，不管怎么说，救人如救火，这里面以你的轻功最好，乘今晚夜色灰朦，你要设法救人！”

麦亮宇道：“小弟早有此意！”

梅仙道：“那很好，今夜三更你先去万花香救人，不管成功与否，明晨鸡叫以前，你如果还不回来，我们便去万花香支援你，那时千面客，不朝面也不行了！”

麦亮宇一跃身，道：“那我去！”

随着那细碎的话声，他像个飘浮在空中的幽灵，一眨眼间，人影已杳，

只看得屋中诸人俱目瞪口呆。

一片漆黑，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沉寂的万花香，已沉睡在梦乡之中！

一道人影像一阵风似的朝一栋屋子里扑去。

两个黑衣汉子在夜风里打瞌睡，那道黑影在两人身边一晃而过，可怜，这两个守夜人连察觉都没有！

咚，咚，咚！

三更刚过，夜里传来击鼓之声！

那道黑影突然停在门槛旁边停立不动，他似乎听见有步履声传进来，一纵身，落在墙角的暗处，只见两个汉子背着长剑，巡视着各处朝这里行来，他们发现守夜者正打瞌睡，于是，他们踢了他两脚，守夜者慌悚而醒！

巡夜者叱骂几声，嘻笑而去！

那黑影艺高胆大，身形一弓，已射入大厅之内，他悄悄地从左侧长廊行去，在画栏雕栋的窗棂间，他深沉着的停下身子。

窗棂里透出一丝清晰的黄光，藉着灯光斜映，一个肤色晶莹的少妇正在浴盆里洗着身子！

那黑影急忙闪退，他不想偷窥妇人沐浴的香艳景色，但他忽然发现一个醉汉歪歪斜斜朝这里行来！

屋里的少妇似已听见这汉子的声音，叫道：“是死鬼吗？”

死鬼？天下那有名叫死鬼的人，除非是！

那汉子唾了地道：“金翠，你这烂蹄子等不及啦！”

那少妇啐了一口，拿起浴巾遮住了身子。

她嗙声嗙气，道：“朱彪，我等你好久了，要是等那老鬼回来……”

朱彪哈哈笑道：“金翠，你别瞎担心，那老东西今晚你就是拉他上床，他也没有心情了，嘿！嘿！”

金翠讶异的道：“那是为什么？”

朱彪指着金翠道：“你们娘们只知道倒在床上向男人使威风，告诉你，金翠，今夜洪虎那老小子正被吓破了胆，听说门主十分震怒，一定要找袁巧娘的尸体！”

说着已推门进屋里，朝金翠调笑。

金翠一怔道：“袁巧娘，她怎么啦？”

朱彪道：“她已被门主处死了，奇怪的是她尸体会突然不见了，门主发了一阵大脾气，如果不是蓝小星抓了一个回来，门主还不会消气！”

金翠啊一声道：“抓的什么人？”

那黑影似乎一震，凝耳细神的听着。

朱彪想了想道：“好像姓芮！”

金翠道：“姓芮！”

那黑影冷冷一笑道：“金翠，你没记错，他真的姓芮！”

他隐藏在暗里，突然开口说话，顿时把朱彪和金翠吓得胆寒心惊，要知道他俩干的是见不得人的事情，自认是极端的秘密，今夜突然被别人撞见，那心情当真是笔墨难述，两人惊得手脚发软，几乎要跪了下去。

朱彪的酒意全醒了，颤声道：“你是什么人？”那黑影冷冷地道：“你别管我是谁？我只想问你几个问题！”

朱彪道：“你有什么目的，请尽管开口，在下为了息事宁人，也许冒点

险，替你把问题解决！”

这个人倒有几分自知之明，干脆利落。

黑影道：“很好，那我要请阁下帮点小忙了！”朱彪道：“请说，请说。”

黑影双目其寒如水，道：“我只要姓芮的！”

朱彪一震，道：“你要救人？”

黑影点头道：“不错，朋友，你相当聪明！”

朱彪摇了摇头：“朋友，我说出来你会失望！”黑影哦了一声道：“会吗？我倒愿意听听！”

朱彪道：“那姓芮的听说和一个姓麦的有相当关系，门主特别交待给金翠的汉子，严加守护，不得有失！”黑影哦了一声道：“金翠的汉子？”

朱彪嗯了一声道：“洪虎！”

黑影淡淡地道：“这不困难呀，阁下只要说有事先找，将他引出去后，救人的事便全交给我了……”

朱彪摇了摇头道：“我和洪虎一向不和，他不会理我！”黑影不屑的道：“当然，你奸淫人妻，别期望别人对你好！”

朱彪尴尬的苦笑，他目中凶光突然一闪，倏地一脚飞了出来，这一招双方距离太近了，在他认为自己这一下绝对万无一失，但他估计错误了，眼前的人太强太厉害了，只听那黑影一声冷笑道：“朱彪，你该先问问我是谁？”

砰地一声，朱彪被踢倒地上，痛苦的站都站不起来。

朱彪颤声道：“是的，我该先问问你！”

那黑影道：“在下姓麦，贵门主最头痛的人！”

朱彪颤声道：“麦亮宇！”

麦亮宇哈哈一笑道：“不错，你总算还知道我！”

朱彪颤声道：“麦大侠，我带你去地牢！”

朱彪哪敢再吭声，向金翠交待几句便领着麦亮宇朝地牢方向行去！

两只松油火炬燃烧的冒着浓烟，将那阴暗而湿冷的地牢照得更加阴森而恐怖，几个牢卒不停的走着，注视着每个黑暗的墙角，唯恐有人混进来！

一道大铁门使这里与外面恍如隔成两个世界！

“咚咚！”

一连串敲击声迅速的传进大牢之中，一个黑衣汉子不耐烦的朝外面嚷嚷地道：“什么人？”

听有人叫道：“是王天发兄吗？在下朱彪！”

那个王天发哦了一声道：“你这醉猫今夜干嘛跑来这里！”

朱彪道：“不用提了，天发兄，我今夜手气不太好，全身家当输光了，为了找个地方打发打发！”

王天发把门轻轻启开，道：“进来可以，可不能乱闯！”

朱彪这才跨进来，王天发一眼看见他身后尚跟着陌生少年，不禁怔了一怔，问道：“他是谁？”

那少年一笑道：“在下和洪虎是好朋友！”

朱彪连声道：“对，对，他是洪虎的朋友！”

王天发沉声道：“洪……”

底下的话尚未说出口，他已感觉出一柄锋利的长剑已抵在他的腰眼之处，他吓得神色一变，再也不敢吭声，耳边已传来冷冷的话声道：“姓芮的在哪里！”

王天发颤声道：“在十二号牢房！”

那少年冷冷地道：“带我去！”

王天发瞪了朱彪一眼，朱彪急忙往后跑，但他的身子才动，穴道已被麦亮宇一指点中站在那里动都动不了。

麦亮宇低声道：“别动歪脑筋，我的长剑没长眼睛！”

王天发连声道：“是，是！”

他和一个陌生人走在一块，虽然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可是那人和王天发有说有笑，谁也没有料想到这人正在劫牢，俱都没有理会。

十二号牢房前王天发停下了身子，道：“是这间！”

麦亮宇朝黑暗的牢房里一瞧，只见一个人跪伏在一张破床上，由于光线太暗，居然看不清那是谁？”

他沉声道：“姓芮的吗？”

王天发苦笑道：“这牢里只有他一个姓芮！”

麦亮宇道：“打开！”

王天发苦涩的道：“朋友，你知道门主知道了，我会杀头！”

麦亮宇哼声道，“开门！”

王天发无奈的掏出锁匙，缓缓的启开了房门，麦亮宇将王天发朝里面一推，两人同时进了牢内。

床上的人用一张破被子盖住头，麦亮宇道：“芮兄！”

他伸手去拉那床破被子，陡见一道寒光朝身上射来，这种迅快地变化谁也没有料到，谁也不易闪避这突然的暗袭，麦亮宇在这刹那，一个大旋身，那道寒光贴着他的身边而过，钉在铁栅上，地落在地上。

床上的人已一跃而起，大叫道：“朋友，你上当了。”

麦亮宇不屑的道：“我早该料到会有这一招才对，不过，为时不晚，在下相信下面你不会再占上风了！”

那人哈哈大笑道：“朋友，你还想再走出去吗？”

麦亮宇朝那人略一打量，道：“你大概就是洪虎！”

洪虎大笑道：“不错，在下还没讨教！”

麦亮宇道：“在下姓麦！”

洪虎全身剧烈的一颤，他虽然想像到来人一定是个极厉害的人物，却想不到对方就是门主极欲拔除的人物。

他颤声道：“你就是麦亮宇？”

麦亮宇点头道：“不错，告诉我，你们把芮诗纯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洪虎嘿嘿地道：“麦朋友，他只怕已不在人世了！”

麦亮宇神色一变，道：“什么？你说什么？”

洪虎狠声道：“门主已有交待，凡与我振武门过不去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姓芮的正在格杀之列！”

麦亮宇大声道：“好，洪朋友，今夜我要你们这些狂凶暴徒偿命，振武门从此在江湖上除名！”

王天发大声道：“你在我们地盘里还敢张狂！”

此刻牢里的人俱闻声围了上来，个个手持长剑，躲在牢房之外，王天发仗着人多势众，胆气一壮，抽出剑来朝麦亮宇冲了过来。

剑光一起，迅快的劈了过来。

麦亮宇叱道：“让一边去。”

他手掌轻轻一挥，一股大力兜空劈了过去。

王天发的长剑尚未递到对方的身上，已被一股大力击劈在身上，他啊了一声，人已撞到墙壁，登时血肉模糊的倒地而死。

洪虎大声道：“快通知门主！”

牢房外的那几个汉子闻声转身要跑，只听一个人嘿嘿冷笑道：“有我姓蓝的在这里，量那小子跑不掉！”

蓝小星带着两个汉子一摇一晃的行了过来。

他阴沉的突然把那牢门一锁，登时就将洪虎和麦亮宇关在牢房之内，洪虎一震大叫道：“蓝大哥，你放我出来！”

蓝小星嘿嘿地道：“洪虎，麦朋友总得拉个垫背的！”

洪虎变色道：“你！”

麦亮宇不屑的道：“这是贵门的规矩？连自己人都不顾了！”

洪虎震怒道：“蓝朋友，门主知道了会不高兴。”

蓝小星哼声道：“杀一个强敌，牺牲一个你又算得了什么，洪虎，你与姓麦的小子死在一块，可说是十分的荣幸！”

洪虎气的全身抖颤，气的欲冲出去，奈何铁门已关上，他空有一身功力，挥起一掌打在铁栅上，道：“他妈的蓝小星！”

蓝小星嘿嘿地道：“姓麦的，你知道我是谁？”

麦亮宇冷冷地道：“一个二十年前的跳梁小丑，有什么了不起！”

蓝小星怒说道：“我和海冬青当年都曾受那五个老混蛋的气！”

不用说，他指的是麦亮宇五位恩师。

麦亮宇哈哈大笑道：“怪不得你投效振武门，原来是要报仇！”

蓝小星道：“不错，老夫要报当年之仇！”

麦亮宇招呼道：“阁下何不进来痛痛快快地打一场？”

蓝小星冷笑道：“我何必和你动手，小子，我有更好的办法对付你。”

他举掌轻轻拍了一下，只见五六个大汉抱着一捆捆的干柴和稻草进来，通通堆积在牢房的外面。

洪虎颤声道：“你要干什么？”

蓝小星嘿嘿地道：“烧死你们！”

洪虎愤愤地吼道：“你好狠！”

麦亮宇不屑的道：“他妄想烧死我们，洪虎，别担心！”

那一捆捆的柴火堆好之后，两个汉子立刻划火柴点燃了柴草，一股浓烟烧了起来，熊熊火光陡现！

“住手！”

只听得一声娇呼，一道人影疾掠而来，一挥剑，那两个汉子已被刺杀倒地，蓝小星一掌拍出喝道：“什么人？”

那黑影挥剑攻来道：“姓蓝的，立刻放人！”

麦亮宇啊了一声道：“纪秀眉！”

纪秀眉披着发丝，一边挥剑疾攻，一边道：“令主别怕，我先收拾姓蓝的！”

她也未免把蓝小星看的太低能了，他能在三十年前纵横江湖，雄霸江湖，自然有其不凡的武功基础，纪秀眉数招一出，顿知道自己估计全错了，对方不仅功力深厚，对敌经验尤其丰富，几招下来，自己已感受到压力奇重！

蓝小星冷笑道：“贱丫头，我要你躲过五招就不算好汉！”

手掌一番，已凌空劈了出去，他落掌虽然走空，纪秀眉也不禁被打得全身摇晃，长剑几乎脱手。

纪秀眉咬着牙，忖道：“我必须硬挺下去。”

一连三剑，剑剑都攻蓝小星的要害，蓝小星身形旋动，有若飘浮的幽灵，令她捉摸不定，纪秀眉那疾劈的几剑顿时招招落空。

蓝小星突然一个抓出，道：“去你的！”

麦亮宇大叫道：“快闪！”

但纪秀眉发觉得太晚太晚了，她只觉全身剧烈地一颤，一时胸口登时被蓝小星的手指抓裂碎开来。

她痛苦的一声大叫，道：“令主！”

血肉横飞，那一爪连纪秀眉的肠子都拉出来了。

麦亮宇大吼道：“姓蓝的，你拿命来！”

他自己也不知道何以会有那么大的神力，双手硬生生的将铁栅拉开，身子一缩溜了出来，恼怒无比地站在蓝小星面前。

蓝小星一怔道：“你怎么出来的？”

麦亮宇哼声道：“老东西，你拿命来。”

蓝小星哈哈地道：“好，我倒要看看你那五个鬼师父能教出你什么样的高招。”

他双手交错，缓慢地推出一掌。

麦亮宇也伸出一掌道：“我就试试你的功力！”

双方的手掌刹时交接在一块，两股大力一触，双双身子震动，蓝小星步履一个踉跄，一股鲜血从他嘴里流了出来。

他喘声道：“好小子，你果然厉害！”

他急切间抽掌欲退，麦亮宇恨透他抓死纪秀眉，一脚飞了出去，踢在蓝小星的小腹上，他啊了一声倒在地上，脸色苍白地瞪着麦亮宇，缓缓而倒！

洪虎恨声道：“我真想给他一剑！”

话声方逝，他面上刷的抽搐了一下，瞪着一双恐怖的目光，望着缓缓走进来的千面客。

千面客冷冷地道：“你居然敢叛门主！”

洪虎颤声道：“门主，我！”

麦亮宇冷冷地道：“这不能怪他！”

千面客制止道：“麦亮宇，咱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先摆在后头，老夫要先清理一下门户！”

他转头瞪着洪虎，喝道：“你还不自尽！”

洪虎抗声道：“门主，是蓝小星逼我！”

“住嘴！”

他手掌仅仅一撩，一蓬血雨洒出来，洪虎那庞大的身子顿时支离破碎地倒在血泊里。

“劈空幻影斩！”

室外传来一连串步履声，只见梅仙和欧阳映雪、上官素心等仗剑冲了进来，他们一看麦亮宇安然无恙都松了口气，但当他们目光落在纪秀眉的尸体上时，一时呜咽而起，俱簌簌落泪！

梅仙瞪着千面客道：“好一招劈空幻影斩！”

千面客嘿嘿地道：“你能晓得劈空幻影斩，可见得颇有根基！”

梅仙冷冷地道：“你又叫尹育纯！”

千面客哼声道：“不错。”

麦亮宇恨声道：“尹育纯，你还不跪下受死！”

千面客嘿嘿地道：“你想凭五老玉令来威胁我，姓麦的，那你错了，当年那五个老东西管不了我，你也是妄想！”

麦亮宇闻声大怒道：“住嘴！”

他长吸一口气，沉声道：“你对五位恩师这样不敬，可见你已丧心病狂，本令主也不必再念师门之谊，要替师门清理门户！”

千面客道：“老夫是振武门门主，你是什么东西！”

梅仙怒声道：“宇弟，让我先会会他！”

欧阳映雪道：“大哥，由小妹来！”

麦亮宇大声道：“大哥，小弟奉师命要亲手除去此人，诸位请替小弟招呼着，谁要敢上来帮忙，便格杀勿论！”

梅仙不放心地道：“宇弟你！”

麦亮宇正色道：“师门之命不可违，大哥，你放心！”

千面客嘿嘿地道：“小子，你别后悔，老夫是一门之主，并不是太省油的灯，你们要是怕失手，不妨全上来！”

麦亮宇冷笑道：“老匹夫，你也未免太抬举自己了！”

两人是艺出同门，身形一展，展开绝世身手，互相进攻着，由于两人身手太高太快了，旁边的人只觉两条人影愈走愈快，最后谁也分不清谁是谁？

掌声呼呼，劲气激动，回荡流旋！

梅仙叹道：“好高的身手！”

随同一声巨响过后，两个人影刷地一分，麦亮宇一个踉跄，差点没站稳，梅仙上前道：“宇弟！”

千面客却像一棵大树一样，缓缓地倒了下去，一脸的鲜血，他像恶事做尽，颤声道：“麦……你……”

麦亮宇冷冷地道：“你可认罪！”

千面客颤声道：“你那一招叫什么？”

麦亮宇道：“一念之间！”

千面客颤声道：“怪不得，怪不得，想不到师父对我还留了一手，天绝我，天绝我，这是我该得的报应！”

说完一翻眼，两腿一伸，气绝而死。

梅仙叹道：“一代枭雄总算伏法了！”

麦亮宇叹道：“他自毁前途，恩师痛心自悔，深觉他罪孽深重，所以命我务除此人，唉，他算是我的大师哥，我虽然是代师行法，可是我内心却比谁都痛苦！”

梅仙拍拍他的肩头道：“宇弟，别难过了，咱们先安葬了死的，一切恩怨俱了，你我兄弟可以快活山林，共寻山泉之乐！”

屋外传来鸡鸣，天已亮了！

黑夜即去，满天的阳光照耀着大地！

美好的世界已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全书完）

